武俠世界



$2.00

723



· 特別介紹 ·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蓋世太保** 馬雲·著



希特拉和他的手下猛將們生死之謎，成為歷年來世人爭論的話題。納粹黨特務警察蓋世太保突然出現在世界各大城市，其中一名落網者被迫說出希特拉尚在人間的內幕，原來當年蘇軍所發現的只是希魔替身的屍體而已。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請閱鐵拐俠盜故事之「蓋世太保」，自有分曉。該故事是期刊出，敬請購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北面是高高的太華山．大部份是冰雪所封．就算是盛暑的時光．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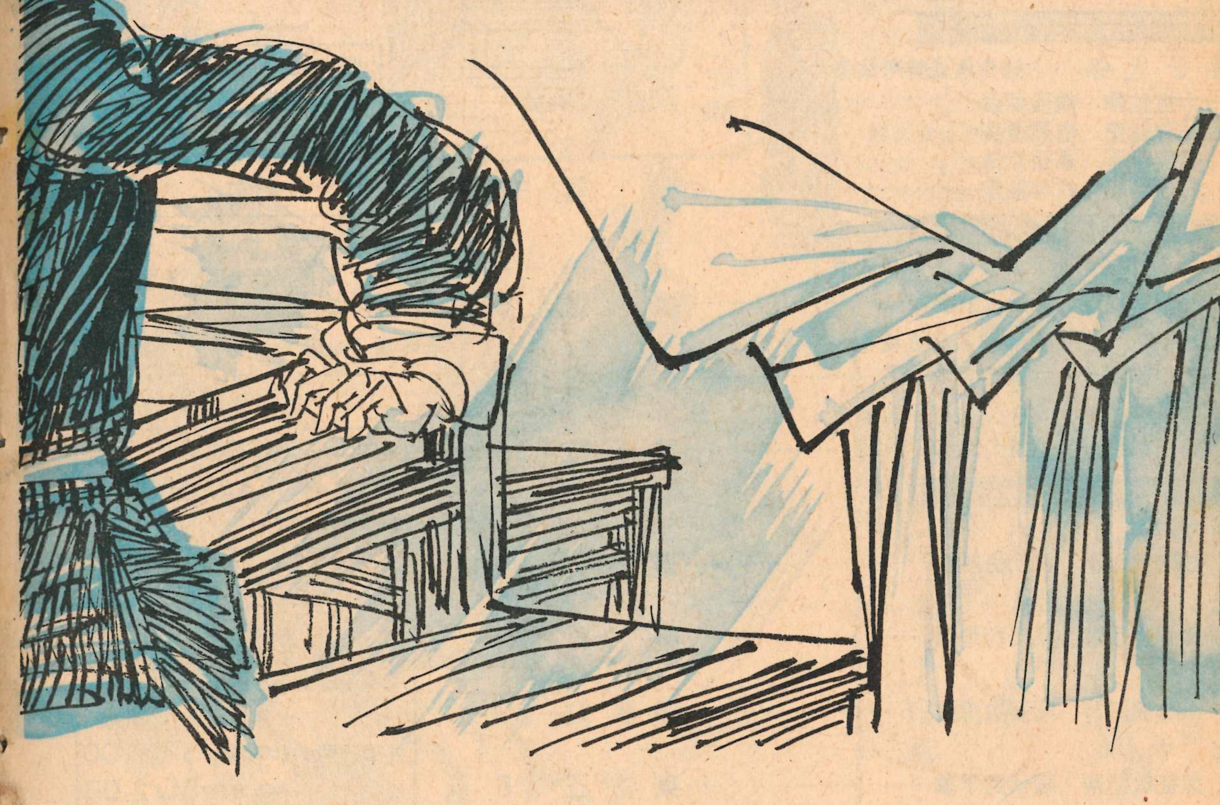
第72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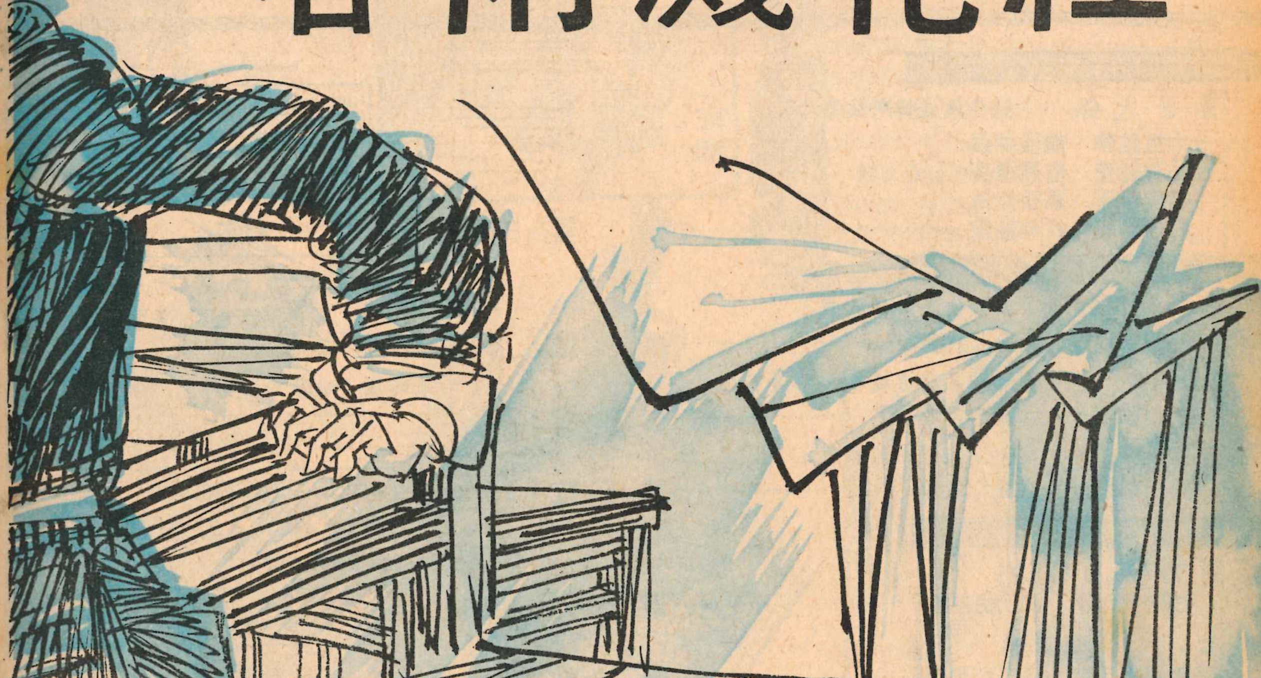
· 每册港幣二元 ·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奇情鬥智技擊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春雨濺花紅





春臨大地暖　鳳鳴百家寒

春天代表一年的開始！

春天使大地解凍復甦！

春天使枯木再發，使禿禿的楊柳枝椏，吐出了嫩葉——一點點綠的新生！

春天是一種新的希望——一年之計在於「春」！

春陽暖烘烘的，足可使你那顆「古井無波」的心再次的激起靑春的漪漣，春陽解新雪，使龜裂的田陌爲之滋潤！

春情如火——

春心蕩漾——

春風廣被——

春城無處不飛花——

春來，春去，春遲，春暮，愛春，惜春，嘆春，詠春，憐春，踏春，憶春，探春……

春色惱人眠不得，春花秋月何時了？春雨濺花紅，春江花月夜，春風得意馬蹄忙，春回大地，春光明媚……

唉唉……太多了，太雜了，一時眞是說個不完，這個世界對於「春」實在太厚愛了，相形之下，秋和冬也就太冷落了，在煎熬過長久的嚴冬之後，人們渴望着春的來臨，有如大旱之望雲霓，春天總算不負衆望，它悄悄的降臨了——

於是——「春江水暖鴨先知」，當搧動着雙翼的鴨羣，飛撲向池塘，水花四濺的一剎那，你可以確定春天到了，你哪，大可以摘下頭頂上的那頂老皮帽，身上的老棉襖也該換上啦！面對着迎面的朝陽，伸上一個懶腰，高讚着：「好一個春！」

×　　×　　×

小夥計「柱子」把窗扇子支起來，一片春陽照進來。

簷邊上那一溜百十來根冰枝子，在艷陽下可都溶化了，滴滴打打的滴着水珠子——「滴水穿石」這個譬喻還眞不錯，沒瞧見麼，順着瓦簷一溜下去，地面上全是小土坑兒，算算時間，這個店坊開張總有好些年頭了。

店坊不大，却有個漂亮的名字——「迎春坊」，初初一聽，你還眞摸不準它，是個酒館呢，還是個客棧？還是個豆坊？油坊？

其實呀，你還都沒猜錯，它啥都是，也賣酒也賣吃的，也供客人打尖過夜，也搾油，也磨豆腐！

春天到了，每年這個時候，「迎春坊」總得發上一回利市，那些個做皮貨生意的人，都從關外回來了，總有百十來口子吧，都住在他這裏。

這些人把新從野獸身上剝下的獸皮，在這裏重新整理一下，支上架子，晒的晒吹的吹，然後捶，磨，刮，搓，使之柔軟，包的包，裹的裹，製成皮統子……

別瞧着這些事簡單，作起來總得個把月。

手上有貨，腰裏再有錢，苦忙了一個冬天，來到了迎春坊這麼一閒，一暖和，這些個大爺，可就有點懶得動彈了，整天價的吃喝玩樂，磨菇够了，才得另轉碼頭！

「迎春坊」有陳年的好酒，有上好的佳餚——風乾的鷄，陳年的腿，別處難得一嘗的野味，他這裏全有，鹿脯，凍兎子，你哪！熱上一塊，撕下一條來，就着老白乾，那種滋味，可就不用提了。

迎春坊可也不是一般的小店所能比的，這塊招牌，在這裏豎了總有十七八年了。

提起「迎春坊」，可就會想起坊主左大海，外號「火眼金剛」的左大海，早年聽說是關外的一個山大王，後來洗手散夥改邪歸正之後，就在這裏生了根，開了這麼一個買賣！

也許是以往他的那麼一點盛名，再加上他生財有道，反正從一開張到如今，他這裏生意可就沒歇過！

在這窮地方，一年有半年被冰雪封凍的地方，能够保持住像樣的一個生意，說起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過去附近另外有兩家客棧，都因爲無法與「迎春坊」競爭而歇業了，現在「迎春坊」就成了這「冰河集」上的一枝獨秀，被譽爲第一塊招牌，應該是不爲過之。

×　　×　　×

冰河集全集不過有千百戶住家，其中半數務農，半數是獵戶，兩邊穿過那遼闊的冰河，是大片的原始林子，裏面飛禽走獸多的是，要是再想獵大的熊或是値錢的海龍或是紫貂，那可就得出長城，往關外，也近得很。

北面是高高的太華山，大部份爲冰雪所封，就算是盛暑的時光，

山的頂部，仍然積着一層厚厚的白雪，它是處於天山的一個支脈，起伏的山陌，就像是一條舒開長爪的大鱆魚，盤延在這裏，足有百里之遙！

東邊是通向內陸的驛道，驛道上有很深很深的車輪溝痕，只適於行走驛馬所拉的那種大車，外地來的小車子，常常在道上擱淺——那可就頭痛了，所以說冰河集永遠是保守的，人的性情，就像它的地形一樣，對於外來的一切，都存着排斥的意思！

——倒是南面，算是最富庶的一塊土地了——

那裏長年的種植着莊稼，小麥，春麥，雜粮，甚麼都產，每到春夏時候，這片廣大的地方，永遠是碧綠色的！

這裏風和日麗，鳥語花香！

在地形上，它和冰河集是連在一塊，可是却並不屬於冰河集這個地方，包括那裏的居民和冰河集也有顯著的差別，好像不是生活在一個體系上似的！

這個地方叫「青松嶺」，有居民萬戶，比起冰河集來，青松嶺可就富庶多了。

要說「青松嶺」和「冰河集」有所關連，捨棄了那條相通的松石道路，可就沒有了。

松石道就像是一座長橋，啣結着這兩個先天就不平等的兄弟鄉鎮，使它們維持着僅有的一點關係，否則要是依照這兩個地方的人情來往，恐怕早就鬧翻了。

冰河集是個窮哥哥，青松嶺就像是個闊弟弟，弟弟雖然有錢了，可是哥哥却窮得有骨頭，有志氣，決不開口向弟弟借錢，弟弟要是眼裏還有這個窮哥哥，就該主動的攀結照顧哥哥，否則哥哥不便高攀，那可就不大好相處了。

× ×

新春的朝陽，照射着青松嶺上的第一大戶「譚」家的玻璃碧瓦，却也同時照顧到了冰河集上的那第一塊招牌——「迎春坊」！

「譚」家是青松嶺上第一大戶，「迎春坊」也算是冰河集上唯一的一個富家買賣，這兩個地方偏偏相隔得那麼近，一個在道這頭，一個就在那頭，當中連結的就是那條頗富人情味道的「松石道」了。

「迎春坊」的坊主「火眼金剛」左大海，在冰河集是頭一號人物，平素目高於頂，誰也看不在眼裏，可是他却不敢得罪對面的那個大戶「譚」家，甚至於還得時常陪着小心！

譚家老爺子的出身來歷不詳，平素不常出門，他家大業大，爲人也還不差，只是也許是個性太孤僻了，也許是所有的富人都是這個樣子，總之，他既很少與一般人攀交論往，你就很難去瞭解他！

「火眼金剛」左大海對姓譚的非但外表敬畏，簡直是心悅誠服！

就算是這麼一點關係吧，姓譚的還算看得起他，每年這位闊老太爺總會照顧左大海幾千兩銀子的生意！

左大海自己也兼帶着從事皮貨生意，他的皮貨可不像那些子皮貨生意人，要千辛萬苦的運到內陸才能脫手，他只銷售給一家人——譚家！

只憑譚家一家人——甚至於只譚老爺子一個人，嘴皮動一動，說聲：買啦！譚家的管事賬房胡先生就坐着車來了，有多少要多少，臨去的時候，白花花的銀子賞下來，有多沒少！

左大海自己落了實惠不說，凡是跟左大海站得近一點的皮貨商人，也算是「禿子跟着月亮走」——沾光不少。

左大海敬畏譚老爺子的原因，起碼表面上看起來是因爲如此，至於實在是不是如此，可就沒有人知道，可只有當事者自己心裏有數了！

× ×

「迎春坊」內外整理煥然一新，爲的是迎接着關外來的那一幫子皮貨生意人。

樓下食堂裏，十來張桌子，擦洗得白淨淨的，五六個小夥計忙得團團轉，用雞毛擦洗爐台，最能去腥羶油膩，左坊主抽着長旱烟，子羔皮袍子一角摺在腰帶子上，露出他內着繭綢子紮腿內褲，他不時的前後指點着。

五十出頭的人了，看上去還是硬朗得很，臉上既沒皺紋，嗓門兒尤其是大得驚人，他這裏拉着長腔咳嗽一聲，十來丈以外都能聽得清清楚楚的。

城門上來了消息，第一輛驛車已經進關了，滿頭流着汗的小夥計——郭順，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一進門沒瞧見門坎兒，上來就摔了個大馬扒！

左大海皺皺眉，道：「這是幹什麼來的，年還沒過完是怎麼回事？」

郭順爬起來，紅着臉道：「當家的，車來啦！一共是七輛大車，人比往年還要多！」

左大海由不住喜上眉梢，道：「啊——這麼快？」

豈止是他一個人高興，櫃上的二管事徐立，賬房王麻子，還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闆娘子「黑馬蜂」花四姑，連帶着六七個小夥計一股腦的全都跑出了迎春坊！

脚下踏着剛剛溶解的冰塊，少不了還有股子冷勁兒，尤其是貼着地面由冰河那邊吹來的風，就如同是小刀子刮，小剪子絞般的疼痛！可是大家夥却是笑嘻嘻的！

車輪子軋軋有聲的壓過驛道，濺起春泥片片，車道上的溝痕裏冰花，變成了兩列大水溝，車輪壓過去，水花濺起老高！

趕車的要着大响鞭，「叭！叭！」比鞭炮還响。

可不是嗎，前後是七輛大車，一路洒邐着像是條大長虫似的游到了近前！

碧空如洗，遠天只有幾朵子白雲，太陽的光不熱，暖暖的，只能剛好把冰化開，人呀來回的跳着脚，總希望把殘留在身上最後的一點冷勁兒也清理乾淨！

那些個黑老鷹，在天上盤旋着不去，呱！呱！不停的叫喚着，像是舉行一個特別的歡迎儀式似的！

冰河集家家大門都開了，無論是小夥子，大姑娘小媳婦，老頭老太太，都像迎接甚麼似的，人人臉上帶着笑容歡迎着一年一度，唯一來到這裏的這幫子客人！

皮貨商人裏，有的是他們每年的老朋友！

這些個闊朋友，也都捨得花錢，一醰子關外的「老二白」或是一件小皮褂，一盒子粉，或是胭脂，在冰河集的人來說，

就是難得的好禮物。

當然，這其中也有男女的情懷，苦守了整個寒冬的大閨女，又可以再次的看見情郎了，那些個闊綽豪邁的皮貨商，看起來總是那麼神氣，與本地郎相形之下，可就褪色了。

大車蜿蜒而近——

第一輛大車的車把式——「老叫驢」，最拿手的是他那一手大响鞭，鞭梢兒抖開了，像是西洋數字的一個「八」字，頭尾兩聲鞭响，能傳出一兩里去！

車到了，「老叫驢」神氣得跟甚麼似的，第一個跳下車，你瞧瞧他皮褂子袒着，鬍子嘴咧着，向着迎上來的左大掌櫃的拱着手——

「大掌櫃的好啊……我給你帶生意來啦！」

「謝謝！謝謝！」四隻手一接觸，老叫驢掌心裏，可就多了十兩重的一大錠銀子！

「哈哈……」

老規矩了，彼此心照不宣，送的人不心痛，受的人更實惠！

緊接着第二輛，第三輛……所有七輛車都來了！

左大海每一輛車照例都有些彩頭，車把式嘻得嘴都闔不攏，自動的幫着卸貨，七輛大車下來了六七十個大小夥子，每一個都興高采烈的。

集上的人都圍攏過來，叫着嚷着，瞧瞧這份兒熱勁兒哪！冰河集整年沒這麼熱鬧過了。

左大海親自照顧着生意，認識的人一個個打着招呼，不認識的更得攀攀新交！

客人一個個進了坊，大車卸下來，驢子馬都拉到了號裏，天可過了晌午了。

客坊裏新的忙碌才剛開始，老闆娘花四姑親自監厨，殺雞宰羊，臨時請來的七八個大小夥子，忙的團團亂轉，花四姑親自指點着，她對這幫子客人的口味，摸得清清楚楚，一盤子一盤子端出去，都挺像個樣，都準能博上一個「好！」字！

食堂裏，左大海雙手端着一碗「老二白」一桌桌親自敬酒！

反穿着貂皮褂子的蓋雪松，無異是這夥子人裏的一個頭兒——

此人三十二三的年歲，還是個光桿兒，沒有娶妻，人長的魁梧，據說一身功夫更是好樣的，大家夥管他叫「賽呂布」，小夥子有股子豪邁勁兒，年歲不大，多年來已掙下了上萬的家當。

左大海對於這個人破格的青眼招待！

拍着他的肩，左大海大笑着道：「行，兄弟，眞有你的，人是人，貨有貨，來，乾了這碗酒，老哥哥給你討個大媒，甚麼樣的閨女，兄弟你只管挑吧！」

說着，一仰頸子，把滿滿的一碗酒，喝了個精光！

「賽呂布」蓋雪松爽朗的一笑，一碗老二白，喝了個點滴不剩！

「兄弟！」左大海搶回話題，還是那一句話：「年歲不小啦——兒子不說，可把孫子給躭誤了！」

「左老哥你笑話了！」——提起這碼子事，蓋雲松兩彎濃眉可就由不住攏在了一塊兒！

苦笑了一下，他挺不自在的道：「月老不牽綫，媒婆不說親，東一次忙，西一次趕，可就躭擱下來了！」

「難道冰河集，青松嶺，這麼些個大閨女，兄弟你一個都看不上？你到底要挑甚麼樣的？」

「我——」蓋雪松欲言又止的笑了笑——挺漂亮的小夥子，尤其是那一嘴牙，一顆顆就像玉米似的，又整齊又白！

「不提這檔子事啦——」

「好吧！」左大海轉過話題兒，道：「這一趟生意怎麼樣？不錯吧！」

座上另一個朋友——「黑虎」陶宏哈哈大笑道：「敢情！總算沒有白忙和，光是熊皮，咱們就剝了三十來張，別的就更別說了！」

「好！」左大海哈哈大笑了幾聲，道：「眞該恭喜各位了！」

「黑虎」陶宏指着蓋雪松，說道：「掌櫃的，你該恭喜咱們當家的，那隻橫行雪山的白魔王，這一次可栽在我們的頭兒手裏了！」

左大海怔了一下，繼而不勝驚喜的道：「眞的？皮剝下來沒有？」

「白魔王」是一隻出了名的大白熊，多年以來橫行雪山，附近居民人畜，莊稼受害至劇，這麼些年地方懸賞，官家徵獵，獵人死了十幾個，就沒有聽說有一個人能夠偎近「白魔王」身邊的，這時乍聞「白魔王」死了，而是死在「賽呂布」蓋雪松的手裏，怎不令人既驚又喜？

「賽呂布」蓋雪松很高興的點着頭笑道：「不過是湊巧罷了，活該那個畜牲該死！」

「這可是大喜事，兄弟，你知道不知道？」左大海瞪着一雙大眼道：「如果眞是白魔王的話，凉州府的賞銀就有一千兩銀子，那張皮更不得了，有人願出價五千兩銀子呢！」

「是麼？」蓋雪松側着眼睛一笑說：「那是我聽錯了，我還以爲有人出一萬兩銀子呢！」

左大海登時楞了一下，道：「你是聽誰說的？」

「是不是都無所謂！」蓋雪松喝下了碗裏的酒，慢吞吞的道：「反正我也不急着賣！」

「火眼金剛」左大海哈哈一笑，說道：「是啊——拿着猪頭，還怕找不着廟門嗎？」

笑得可是不大自然，他這裏剛一收氣的當兒，就聽到門外小夥計「柱子」吆喝道：「客來——」

左大海怔了一下，道：「這會還有客？不可能呀！」

在座各人心裏也都怔了一下，因爲關外大車就只這麼一撥子，絕不會再有第二撥，這麼長遠的荒凉道上，放單那簡直不可能，要不就是本地的客！本地客還用得着投店住宿嗎？

左大海情不自禁的同着二管事徐立，賬房王麻子，三個人快步迎了過去。

暮色裏，可不是有個人來了麼，沒乘車，是騎的馬！

那人孑然一身，披着單薄的一身紫色長衣，頭上戴着同樣顏色風帽，風吹衣揚

•遠遠看過去，眞是說不出的英姿颯爽•只是看起來別有一種單寒蕭索的感覺！

來客騎着一匹長毛的瘦馬，馬色純黑•看上去似乎和馬上客同樣的單薄。

落日餘暉，映照着這一人一騎，好快•不過是眨幾下眼皮的工夫，已到了店門前！

馬蹄踐踏着雪泥，春風吹飄着長衣，那個人放慢了坐騎，用着輕快步，一逕的向迎春坊前行近！

二管事徐立，早先追隨左大海，也是有鼻子有眼的道上好漢，看到這裏，却禁不住讚了聲：「好俊的人物！」

左大海透着希罕的道：「這個人難道是關外來的？」

徐立瞇着眼道：「錯不了——」

說着他就首先迎上去，伸手就去拉那匹黑坐騎的口鐶，却沒想到對方那匹大黑馬，看上去瘦瘦的，還是眞厲害，看見有人要動牠，兩隻前蹄霍地揚起來，唏聿聿長嘶着，張開嘴就向徐立手上咬！

徐立當然不會被牠咬上，可也嚇了一跳！

「好傢伙！」他嘴裏叫着，一隻右手由黑坐騎的左面頚子繞過去，「叭！」的拍了牠一巴掌！

那匹黑馬吃他這麼一拍，頓時收斂多了，雙蹄放下來，嘴裏一個勁兒的打着噗嚕。

馬上客笑着說道：「不妨事，我看着牠！」

一面說，一面翻身下馬——這當兒徐立注意到對方足下是一雙靑雲緞子的薄底快靴，上面竟是不沾一些泥土！

其實何止是那雙鞋，包括對方全身上下，連那領曳地的紫色長衣，看上去都是那麼乾淨，一塵不染！

小地方，這般講究乾淨的客人實在是不多見！

紫衣客人一隻手拉着馬，走到了迎春坊門前，左大海雙手抱拳道：「兄弟左大海！歡迎歡迎！」

三個人這才看淸了來客三十左右的年歲，白淨的臉皮，眉長而秀，目深而淸，很詳和的一種讀書人的氣質，雖是長途跋跛，可絕不像江湖人物，身上更沒有那種風塵之色！



馬背上還馱着這客人的行李捲兒，是用綠色的油綢子包紮着。

聽了左大海報名之後，紫衣客點頭含笑道：「左當家的大名久仰，不敢當，不敢當！」

「客人您貴姓？」

「啊！我姓桑——桑樹的桑！」

「桑先生是從關外來的麼？幹什麼發財啊？」

桑客人點點頭道：「不錯，是關外來的，作皮貨生意，談不到什麼發財！」

一聽是作皮貨生意的，左大海和徐立少不得要多看上他兩眼了——毫無疑問，這是一張生臉，從來不曾見過的生臉兒！

左大海心裏透着希罕，再看看他隨身的行李，不過是那麼一個行李捲兒，一個革皮荅褳，這能裝多少東西？

馬牽到了槽裏！

客人讓到了屋裏！

姓桑的客人大概沒想到裏面會有這麼多人，詫異的看了一眼，就在角落裏的一張位子坐了下來。

大家夥的眼睛，情不自禁的多看了他幾眼。

一個單身的客人，又沒帶什麼皮貨，左大海雖然心裏有點奇怪，可也不太注意他，再說，滿屋子的貴客，還等着他照顧呢！

姓桑的客人卸下了披穿的那件紫色長衣，裏面是皂色的一件長衫，單單的，這個天穿這種衣服是太早些了。

他摘下風帽，才看見他頭髮留得很長，結挽了一條挺粗的短髮辮像馬尾巴般的，下梢是散着，由左面肩上搭下來，說不出的有一股子後俏味兒！

大概是路上受了些風寒，由前上額到後面髮根，紮着一條三指寬的靑綢帶子，襯着他畧微消瘦的臉，眞有三分的病容。

行裏捲兒和皮荅褳，放在他面前桌子上，店夥計柱子上來問他要什麼吃，他討了兩角酒，要了一個小火鍋，叫了兩個火燒。

酒菜很快的來了。

桑客人慢慢的喝着酒，眼睛却由窗外望去。

暮色裏，天空飛着幾隻大禿鷹，低空盤旋着，嘴裏「茲——茲——」的叫着。

天邊是醉人的紅霞，映襯着遠處譚家的琉璃瓦，燦生出一片五彩斑爛。

——他的那雙眸子，像是盤算着什麼似的，看着，看着……似有無限的心事，苦澀的老二白，一杯杯的灌到了喉嚨裏！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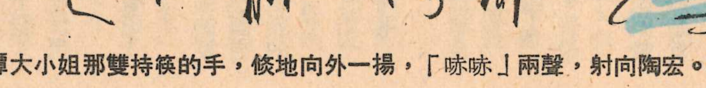
食堂裏的客人，已到了酒意闌珊時候，累了一天，也該休息了。

二管事和兩個夥計，招呼着大家夥上樓歇息，客人陸續的散開，倒只有中間桌上那個帮客頭子「賽呂布」蓋雪松和三五個同夥還沒上去！

「火眼金剛」左大海和「黑馬蜂」花四姑，夫婦倆個在桌上陪着！

那個娘兒們，兩隻勾魂眼，吊梢着，似有意又似無意的不時的向着姓桑的身上瞟着——

「蓋爺是慣走關外的，可看見過這主兒沒有？」黑馬蜂眼角向着姓桑的那麼一捺！



譚大小姐那雙持筷的手，倏地向外一揚，「哧哧」兩聲，射向陶宏。

姓蓋的早就留意上這個人了。

搖搖頭，他吶吶道：「沒見過，他是幹什麼的？趕攷的舉子？」

「噗——」一笑，自己也認爲這句話太滑稽，不可能。

左大海一笑，說道：「兄弟，你這話就生了，這位桑朋友還是你們一個道上的呢！」

「怎麼說？」

「也是幹皮貨的！」

「哦——」蓋雪松又打量了桑先生幾眼，搖了搖頭，說道：「不像！當家的，你弄錯了！」

「是他自己說的！」

「他是唬你的！」蓋雪松對於自己一雙眼自信得很，再次的搖搖頭，道：「不像，不像！」

花四姑撇了一下嘴，道：「我看着也不像，瞧瞧那一身，那像是幹粗活兒的？哼——第一次見面，憑什麼拿瞎話搪塞人呀！」

「妳——」左大海嘆息着：「一個坤客娘兒們，少批評人家，妳準知道人家是幹什麼？他就不興是個買家？」

女人瞇縫着那雙勾魂眼，緩緩的點着頭——

「這話倒有八成像，就許他是個買家！嗯！我瞧着也像，行李捲裏，準都是銀子！」

「哧——」左大海側視着自己的老婆：「銀子，妳就認識銀子，又看出人家都是銀子啦！」

花四姑把眉毛一挑，就要跟她漢子頂嘴，可是眼睛却看見了一件新鮮事——

「嘿！看看誰來啦——」

用不着他招呼，在座的人都看見了。左大海比她先看見。

蓋雪松又比左大海更先看見！

全座兒的人都看直了眼，倒還只有角上那個姓桑的獨自個還埋頭喝酒！

——他豈能沒看見？只是他有心事，一心不能二用！

——也許他根本就不認識對方——可是這地方不認識對方來人，可就太少了。

× ×

偏坐在白銀扣花馬鞍子上的大姑娘，十九二十來歲，水汪汪的一雙大眼睛……長而黑的一頭秀髮，披散在後面肩上，那麼白嫩的一張臉盤兒，半遮在一襲火狐的披風裏——

那襲皮披風，由馬鞍上長長的曳下來，也像剛才來的那個紫衣客一樣的，長長的垂下來，都快挨着了地面！

姑娘鬢邊還插了一朶鮮紅的山茶花，花漂亮，人更漂亮，那匹坐馬原是胭脂色，如此一來，遠看有如一朶紅雲，刹時間已來到了眼前。

看到這裏，「火眼金剛」左大海禁不住一下子站了起來：「譚大小姐——」

他低低的叫了一聲，臉上現出了無比的欽慕表情！

所有人的眼睛都被這位大小姐的風采吸引住了，在這裏方圓百里，誰要不知道譚大小姐這個人，他準是個聾子，說要看不出譚家大小姐的天姿國色，他準是個瞎子！

儘管是住在同一個地方，要想常常瞻仰這位大小姐的芳容，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譚家是個大宅子，光花園就有十來畝大小，怎麼玩兒都够了，就在裏面騎馬，地方也不會嫌小！除非是大小姐那天動了雅興，想出來狩獵，本地人才算能有機會一瞻她的芳容！

左大海見過了她幾次，都是在那個時候——

那時譚大小姐騎在胭脂馬上，手挽雕弓，箭壺裏滿插着白羽雕翎箭，丫嬛僕從一大堆，架鷹的架鷹，喚狗的喚狗，只看見大小姐似笑不笑的美麗姿采，人人的心眼裏，都在卜通！卜通的跳着！

這麼標緻，金枝玉葉的大姑娘，別說是邊城小鎮了，就是中原內陸，杏花江南也都少見！

還很少見大小姐獨個兒出過門兒，這會子她是幹什麼來啦？

胭脂馬在迎春坊門前停了下來，譚大小姐一隻手在鞍子上輕輕的這麼一按，就像是疾風裏的一片火雲，輕飄飄的已落在了階前！

就只是這麼的一手輕功，已够驚人的了。

小夥計柱子，不待吩咐，已恭敬的拉開了門，兩隻像他們老闆一般紅的火眼，瞬也不瞬的盯着對方看個沒完，就差一點流哈拉子了！

譚大小姐像是跟誰賭氣似的，寒着那張清水臉，把火狐披風撩起來向頸子後面一扔，大刺刺的走了進來。

食堂裏所有人的眸子，硬是轉也不轉一下的盯着她看——

就連那位新來的桑姓客人，也不例外，不過他只看了一眼，却又把眸子轉開，琢磨他的心事去了。

「火眼金剛」左大海和他老婆「黑馬蜂」花四姑，不約而同的攏了過來！

左大海嘻着臉，上來先哈了一下腰：「大小姐這是什麼風吹來着，怎麼今天想着光顧小店了？」

譚大小姐沒精打采的瞧着他，嗔道：「怎麼不歡迎是不是？」

「那裏……那裏！」老左一個勁的搓着手，他這麼大歲數了，還是那麼一個老毛病，看見漂亮的女人就臉紅，連說話的聲音都變了腔。

黑馬蜂伶牙俐齒的在一旁帮腔道：「大小姐這是說那裏話兒？只要您不嫌棄，我們請還請不到呢！」

譚大小姐那雙水汪汪的眸子，情不自禁的轉到了「黑馬蜂」花四姑的臉上。

女人見了女人，總顯得親熱一點！

「我知道妳——」譚小姐微微笑着說：「妳就是花四姑花大姐是吧！」

黑馬蜂一笑道：「啊唷！大小姐眼睛裏還有我們這一號！可眞難得，花四姑就花四姑得了，大姐可担當不起哩！」

「這是什麼話！人嘛，還不都是一樣的，兩個眼睛一個鼻子，誰也不比誰多些什麼！」

她一面說着，拉開一張櫈子道：「花姐姐請坐下說話吧！」

花四姑那份得意可就不用提了，却不敢眞坐，只是瞧着笑，左大海忙道：「大小姐要妳陪着說話，妳就坐下來吧！」

黑馬蜂這才坐下來，一笑道：「大小姐是要吃些什麼吧？」

「可不是嗎！我肚子正餓呢！」

「怎麼，府裏還沒開飯？」

「唉——」譚小姐輕輕嘆息了一聲，眼圈暑暑的有些兒發紅的道：「我跟家裏嘔氣，想出來吃！」

「是是……」花四姑嘴裏說着，可不敢再往下問！

「我跟您點幾個菜，」四姑扳着手指頭說：「風乾鷄，油炆筍，金鱔銀絲，水磨羊肉，再來個……」

「够了！羊肉不要了，我一個人那吃得了這麼多！」密髯的睫毛往上一撩，那雙剪水瞳子，可就不由自主的瞧見了對面座頭上的那位體面姓桑的客人了。

像是有點出乎意外——和其他每個人的觀點一樣，這個地方，有這種文靜體面的人物，是不常看見的。

她那雙大眼睛在姓桑的身上轉了轉，又轉到了其他桌子上！

花四姑道：「再來個甚麼湯？」

譚大小姐道：「清淡一點的！」

花四姑連忙道：「這麼吧，豌豆苗豆腐湯？」

「好——就這樣！」

譚小姐笑笑，露出雙頰上輕輕的一對梨渦，那雙眼睛可就情不禁的又瞟向了姓桑的！

黑馬蜂回過身來，順着她的眼睛看了一眼，笑着道：「是個外鄉生客，也是幹皮貨生意的。」

「誰呀——？」譚大小姐裝着不知道似的！

「這個人！」花四姑偷偷的向着姓桑的指了一下。

「啊——」譚小姐的臉上紅了一下：「管他呢！」

黑馬蜂不理她，還接下道：「這個人姓桑，看上去挺乾淨俐落的不是嗎，不像咱們這個地方的男人，一個個那像煤炭行裏的掌櫃的似的！」

「噗——」大小姐笑出了聲，趕忙又綳着小臉。

「好啦！」花四姑站了起來，說道：「我到厨房給你張羅菜去了！大小姐妳少等吧！」

譚大小姐微笑點着頭，她手裏一直把玩着一根花斑竹的小馬鞭，一隻潔白的素手，高高的提起來，看着小馬鞭打着轉兒，含有幾分稚氣，她天眞的注視着那根馬鞭，頗能自得其樂！

左大海已回到了中間的桌上，却意外的發現到「賽呂布」蓋雪松一雙瞳子，瞬也不瞬的直看着譚家小姐，他身邊的夥伴「黑虎」陶宏，還有一個叫「常山蛇」季本立的，這兩個傢伙更是瞪目張嘴，看直了眼了。

左大海是深知這位譚大小姐的脾氣，生怕鬧出亊來，當時忙用胳膊肘子向着蓋雪松身上碰了一下。

蓋雪松突的一驚，恍若夢中驚醒——

左大海一笑，舉碗道：「喝酒！」

蓋雪松昔日挺爽朗的性情，却也現出

了三分不自在，俊臉微微一紅，舉酒一飲而盡！

左大海壓下嗓子來，道：「這一位怎麼樣？」

窨笑了一下，蓋雪松用手指頭沾着碗裏的酒，在桌上寫下「天姿國色」四個字，順手擦掉，微微一笑，笑得那麼凄凉！

左大海低聲道：「不單是這裏，只怕挑遍了甘凉道上，也找不出第二人，你猜是誰家的千金？」

「是……？」

左大海沉笑了一聲，沾着酒寫了個「譚」字！

蓋雪松一驚，道：「譚雁翎？」

聲音大了一點！

正在玩着小馬鞭的譚小姐，霍地側過臉來，凌人的眼神兒向着這邊望過來！

蓋雪松趕忙低下了頭！

左大海嘿嘿一笑，站起來道：「小姐，菜還沒來？」

譚小姐眨着眼睛，上下的打量着蓋雪松這個人，却也發現到了「黑虎」陶宏，和「常山蛇」季本立，發現到這兩個人的賊眉賊眼，臉上可就不大樂，總算她還不大願惹亊，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就把臉也轉了過去。

偏偏那「黑虎」陶宏，不知道對方的來路，看看着兀自放聲大笑了起來。

這番笑聲，眞是笑得好沒來由，由於聲音太大，全座震驚！就連那邊冷座上的桑姓客人也禁不住回過頭來！

本來就不高興的譚大小姐，更不禁臉上罩出了一片慍色！

左大海吃了一驚道：「陶老弟，你怎麼啦？」

陶宏笑聲一頓，大聲道：「這才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毫不費工夫，左大當家的，你剛才不是說過了，要給咱們蓋兄弟作個大媒，現在可是有了——」

左大海，蓋雪松聞言大吃一驚！

蓋雪松急叱道：「不要胡說！」

陶宏一怔，遂笑道：「怎麼，兄弟，這個你還——？」

話聲未完，就見那邊座頭上的譚大小姐霍地站起來，一聲叱道：「住口！」

那雙持箸的手，倏地向外一抬，「哧——哧——」兩股尖風，空中的筷影，就像是一雙出弦的箭，直向着座上的陶宏臉上飛來。

「賽呂布」蓋雪松就在陶宏身邊，見狀大吃一驚，總算他眼明手快，右手急出，用掌緣自斜面把靠近自己這邊的一根筷子劈落在地！

逃過了左面可逃不過右面，只聽得「噗！」的一聲剩下的那根筷子，就像一把刀子般的，深深的刺進了陶宏的右腮！

陶宏「啊唷！」一聲，一招手，用力的拔下了筷子，一股子血順着臉直淌了下來！

這般皮客，平日走到那裏，都被人像祖宗一樣的供着，再加以「黑虎」陶宏本人又是一個練家子，衆目之下，在一個女人面前，他豈能吃這個虧？

怪叫了一聲——「好個賤人！」陶宏一隻手在桌面上用力一按，身子「呼！」的一下子飛竄了出去！

左大海見狀，急得重重的跺了一下脚道：「糟糕！」

看來已太晚了！

「黑虎」陶宏身子撲下的時候，也正是那位譚大小姐坐下的一刹那，後者若無其事的正由筷子籠裏，重新的又抽出了一雙筷子——

就在這彈指間的工夫，陶宏孔武有力的一隻拳頭，已向着譚大小姐頭頂上擂下來！

「賽呂布」蓋雪松雖不識對方這位姑娘的身手如何，可是只憑對方之父「譚雁翎」三個字，他就可以絕對斷定這個姑娘一身功夫差不了！

「黑虎」陶宏自己出言無狀，怨不得人家生氣，這時再不見風轉舵，只怕結局更討不了好，此刻見狀，大吃了一驚，大聲道：「陶三哥，還不住手！」

用不着他操心，譚家大小姐早已防到了有此一手，是以，就在陶宏的拳頭落下的一瞬之間，就只見譚小姐的嬌軀倏地一個轉身！

雙方的勢子，成了臉對臉！

就在這個時候，她手裏的筷子，不偏不倚的向上一抬，正好夾住了陶宏落下的拳頭。

陶宏膀大腰圓，雄糾糾的一條漢子，一隻胳膊像個柱子般的粗細。

譚小姐嬌柔得如嫩柳扶風，那雙抬起的手，露出的半截手腕子春藕般的細白，更何況她只是以手裏的一雙筷子夾接住對方的拳頭！

陶宏一連用了幾次力，都休想把拳頭壓下分毫，非但如此，他就是想收回來，甚至於動一下也是萬難。

一時間，陶宏那張黑臉，脹成了猪肝顏色，臉上靑筋暴跳，黃豆大的汗珠，一顆顆滾圓滾圓的順臉直下，無論他施展多大的力量，也休想能掙開譚小姐的那雙筷子！

一旁的左大海嚇得怔了一下，他深深的向着譚大小姐打了一躬，道：「大小姐，不看僧面看佛面，原諒這位兄弟的孟浪，在下感激不盡！」

譚小姐冷冷笑道：「左老闆，這不關你的事，這個人言出無狀，我要給他點顏色瞧瞧！」

左大海急道：「這個……」

偏偏陶宏不思自量，他的右手在對方筷子力夾之下動彈不得，左手却是閒着沒事，霍地掄起，再一次的向着譚小姐頭上擊下去！

譚大小姐秀眉一剔道：「好！」

只見她那隻夾着筷子的手，霍地向上一翻一送，一聲叱道：「去！」

陶宏倒是眞聽話，整個身子騰雲駕霧般竄了起來，向着敞開的窗外摔了出去！

「砰——叭——」在爛泥地裏打了個滾兒，站起來簡直就像是個泥人兒。

這時「黑馬蜂」花四姑正端着菜出來，見狀嚇了一跳，趨前道：「譚大小姐，這是怎麼回事？」

譚大小姐這一瞬，好似怒氣全都消了，望着窗外那個泥人，她微微的笑了一下，看着花四姑，說道：「沒事兒，他自己找的嘛！」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炫財張鐵網　露功懾雄豪

失足千古恨！

回首百年身！

他，年紀不大，二十幾歲，但深沉得像是一位百歲老僧。

他，沒有潘安子都之貌，但山嶽般的五官上，凝結着鋼鐵般的堅毅，太陽般的熱烈，春風般的和熙，嚴冬般的冷峭，天使般的仁慈，鱷魚般的殘酷。

那是一張高高懸掛在夏夜空中的臉譜，四週雖然照耀着成千成萬，精芒四射的明星，叫人看去，總覺得他是那樣的深邃，迷離，飄忽和不可捉摸。

說來，他就是一個謎，永遠猜不透的謎。

現在，他正頹唐懶散的把自己失落在金粉銷魂的長安城內。

時間已過晌午，茶樓酒館開始熱鬧了，他無精打采的踏上了天香樓的樓梯。

長安天香樓，不但是長安第一樓，而且也是天下第一樓。

因爲，它不但樓蓋得最高最大，華麗絕倫，而且，天下美味，南北一統，應有盡有，只要你叫得出名字，天香樓就沒有做不出的菜。

可是，這裏的東西更是貴得嚇死人。

不過，這裏的東西雖然貴得嚇死人，甚至，也常常眞有人嚇死在樓上，但是，花得起銀子的人，有的是，所以，天香樓的生意，照樣「客滿」。

門前穿着高雅，舉止有禮的迎賓執事，向他打拱欠腰的行禮如儀，道了一聲：「大爺，你早！」

聲音是那樣的平板，既不熱烈，也沒有感情，更沒有誠意，由此可見，他在他們眼中的身份，雖不致被歸入被嚇死之類的顧客，也不過是普普通通之中的普普通通而已。

他對這種冷漠的歡迎，一點也不在意，只自我知足的慢吞吞的一步一步向上走去。

這時樓上已經上有六成座，靠窗子附近的座頭都已被人佔先了，他只有在一個角落裏，找了一張桌子。

他屁股還沒落座，一副笑臉，一份菜單，已出現在他面前，道：「大爺，想喫點甚麼？」

他不加攷慮的道：「大鹵麵！」

「大鹵麵……。」

他冷然加强語氣道：「大鹵麵。」接着馬上從懷中揑出一把銀票，總有六七十張。

堂倌看了那把銀票，先自倒抽了一口冷氣，暗自忖道：「乖乖！都是十萬兩五萬兩的……。」

他一張一張翻下去，擺身價似的讓那堂倌看了個目瞪口呆，然後，從底下抽出一張十两銀子的銀票，向桌上一放道：「你們的大鹵麵是一两銀子一客，小費加一，共一两一錢銀子，請你找回八两九錢銀子。」

那堂倌早被他那一大把銀票照得不分東西南北，雖說能上天香樓來吃東西的人，個個身上都有兩文，但一掏出來就是上百萬兩銀票的人，他還是第一次見到。

那堂倌嚥了一口口水，欠着腰道：「大爺，你先收着銀票吧，小的就去替你把大鹵麵送來。」

那人道：「先付後吃，是我自己的規矩，把銀票拿去。」

天香樓可沒有先付後吃的規矩，可是那客人身上銀票太多了，堂倌不敢多說半句話，連聲應着：「是！是！是！」

大鹵麵來得又快又好，而且另外多了一壺香氣四溢的鐵觀音。

那堂倌堆着笑臉道：「你大爺用過大鹵麵，再嘗一嘗小號特製的鐵觀音，你大爺就會發現其中別有風味。」

那人道：「這鐵觀音多少錢一壺？」

那堂倌欠腰道：「這是小的孝敬你大爺的，不收費。」

那人點頭道：「謝了！」

那堂倌望了手中找回來的八両九錢碎銀子一眼，緩緩送給那人道：「大爺，這是找來的銀子。」

那人接過銀子，向懷中一收，便埋頭自顧自吃他的大鹵麵，再不理會那堂倌。

那堂倌等了一下，看來是毫無希望了，暗暗「呸！」了一聲，走了開去。

想不到這位身懷巨欵的大爺，原來是這樣一個吝嗇鬼，偷鷄不着，失把米，倒白送了他一壺鐵觀音了。

那堂倌看看一肚子氣，正難受的時候，背後一隻手伸來搭在他肩頭上道：「他給了你多少外賞？」

那堂倌回頭一看，是同事小汪，苦笑一聲，道：「屁！」

小汪噗哧一笑道：「這是第三次了，昨天是小陳，前天是小朱，這人倒有意思得很。」

那堂倌怒氣一冲道：「你們爲甚麼不早告訴我一聲。」

小汪笑道：「要早告訴了你，他不就喝不到你的鐵觀音了麼？」

身形一轉，接着眼睛一亮，又道：「你看，這才是眞的大手筆來了。」說着，搶步向樓梯口剛現身的三位客人迎去。

這三位客人，兩老一少，老的年紀已在五十以上，少的只有二十來歲，都是一身光鮮打扮，高視闊步，臉上放射着傲人的富貴味兒。

迎上去的，也不止小汪一人，原先看似已經有了戶頭的座位，也空出來了。

一陣小小的騷動之後，又漸漸恢復了正常。

這時，那吃大鹵麵的客人，已經吃完了大鹵麵，更品評着那堂倌免費送的鐵觀音。

天香樓的東西雖然貴得嚇死人，但是有一個人所難及的規矩，那就是客人落座之後，吃得再少，也絕不請你讓座，只要你高興，你可以坐到打烊爲止。

當然，這種客人很少，不過，也不是沒有，像那位吃大鹵麵的朋友，就是不到打烊不走的客人。

他昨天如此，前天如此，不知他今天是否還是如此？

他這一両一錢銀子，可花得一點不寃，一坐就是好幾個時辰，可說值回座位錢了。

正當他一面品茗，一面欣賞衆生像之際，忽然桌前來一位瘦小老人，悄悄道：「朋友，公共場所，財不露白，你要小心了。」

那人一抬眼，那瘦小老人却藉勢坐了下來，接着又道：「小老兒常昆，請教尊姓大名？」

那人微微一皺眉頭，愛理不理的道：「李中元。」算是沒有過份給他難看，說出了自己姓名。

常昆四海的一笑道：「原來是李爺，久仰，久仰。」

隨後李中元沒有答他的話，目光一轉，看到別的地方去了，顯明的表示了「不歡迎」的意思。

常昆司空見慣的笑了一笑，道：「李爺，你是初來小地方長安吧？」

李中元頭也不回的「嗯！」了一聲，暗笑一聲，罵道：「你這類臭虫，找到你李爺身上，算是瞎了眼了。」

常昆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換了任何一個人，定必自己識趣，打退堂鼓了，可是這位常昆生來皮厚，努力不懈的道：「長安這地方五花八門，奇天下之奇，絕天下之絕，李爺如果有意尋勝探密，在下願効微勞，爲李爺嚮導。」

李中元緩緩收回目光，盯在常昆臉上道：「你甚麼事都辦得到？」

常昆道：「除了天上的月亮，凡是長安城中所有的人事物，在下敢在你李爺面前誇一句海口，只要你李爺捨得花錢，在下就能叫你李爺心滿意足。」

李中元一拍腰際道：「五百萬両，够了不？」

早年的銀子值錢，五百萬両銀子，可是一個叫人聽了魂都要嚇掉的數字。

常昆可不就被嚇得張大着嘴兒，半天回不過神來。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如果五百萬両不够，過幾天我就可以再湊五百萬両。」

常昆心跳如雷，吃吃地道：「够了，够了，就有五百萬両也足够了！」

李中元忽然話聲一凛道：「不過，我花銀子，可要花在刀口上，一分銀子，就要一分貨……像這裏的大鹵麵要了我一両一錢銀子，如果不再送一壺鐵觀音，那就太不公道了。」

最後一句話，聲音大得全樓可聞，全樓也確然爲之一怔，所有的眼光都一齊向他們桌上射來。

那櫃上掌櫃的，更是虎虎一站而起。

不知是李中元腰纏巨欵的氣勢嚇住了他，還是那常昆的背影令他討厭，迅快的一皺眉頭，又充耳不聞的緩緩自己坐回去了。

常昆這時的態度變得更是恭順有禮地道：「是！是！是！你說得是，小的同有此感，所以小的每次來，也只叫大鹵麵，外帶鐵觀音一壺。」

李中元一面點頭而笑，一面從懷中又取出那一大把銀票翻動着。

常昆眼快心快的一五一十替他合計着，計算下來，足有五百零三萬両之多。

這時，全樓都鴉雀無聲的瞪眼看着他數銀票。

李中元翻來翻去的從銀票子中選出兩張十萬両的銀票，向桌上一放道：「常昆，先給你二十萬両帶在身上替我開支。」

常昆小心翼翼的收妥銀票，欠身道：「大爺……」

李中元揮手道：「以後稱我公子。」

常昆應聲道：「是！公子，你有甚麼吩咐？」

李中元道：「馬上去替我準備一座宅第，二個保鏢，前來回話。」

常昆怔了一怔，道：「公子，你……。」他眞不敢相信，李中元竟糊塗得一見面就交給他二十萬両銀子，而且，放心的叫他獨自一人去替他辦事。

李中元目光一凝道：「你辦不了？」

常昆一凛道：「當然辦得了。」

李中元道：「那你爲甚麼還不去！」

常昆欣然色喜，欠身道：「是！」飛也似的，轉身下樓而去。

二十萬両銀子，似乎就這樣被常昆輕輕易易騙去了，一時，議論紛紛，整個大樓頓時陷於嗟嘆，迷惑惋惜與驚詫之中。

說他豪邁大方嗎？他却精打細算，只吃一両一錢銀子的大鹵麵，同時還打盡主意，計算人家一壺鐵觀音。

說他視錢如命嗎？他却毫無心機，出手就是二十萬，甚至連常昆是甚麼人？住在那裏都不知道，糊塗透頂，除了他老兄，普天之下，只怕再找不出第二位了。

不管別人是用甚麼眼光看他，他却怡然自得的東看看，西看看，對那二十萬両銀子，毫不担心。

不遠處，那位年輕公子，忽然帶着二位老人，向他桌前走來，雙拳一抱道：「長安有幸，荷蒙李公子駕臨觀光，不知可容小弟自我介紹，一盡地主之誼。」

話聲一落，不待李中元開口，接着便自報姓名道：「小弟李愷，與公子五百年前，原是一家，今日有幸識荆，幸甚！幸甚！」

李中元見李愷一片熱誠，情不可却的勉强抱拳還禮，道：「失敬！失敬！」

李愷道：「公子單人獨坐，何不移駕一談，兄弟也好稍盡地主之誼。」

李中元笑道：「這個……。」

李愷哈哈大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況小弟與公子本是同宗，公子萬望賞臉。」

他口中說着，兩位老者已是一齊動手，把他左右一挾，暗中用力，臉上笑呵呵的道：「公子，請啊！請啊！」

李中元被推推拉拉的離開了自己座位，這時，那邊掌櫃的已不待吩咐，便親自指揮着四五個堂倌重新替李愷擺了一桌酒席。

桌上擺了成套的純銀餐具，閃閃的發着誘人的光芒。

最初，李中元顯得又驚惶又忸怩，三杯老酒下肚之後，也就有說有笑了。

一陣天南地北交談之後，李愷笑着問道：「中元兄，你身上帶着這樣成百萬的銀票，自己也不担心麼？」

李中元一怔道：「担甚麼心，這長安城大地方，可是有王法的地方啊。」

李愷微微一笑道：「兄台說得不錯，這裏是有王法的地方，可是，財動人心，明的沒有人敢向你動手，暗地裏可就很難說了。」

李中元被說得面現不安之色，道：「兄弟倒沒想到這一點。」

李愷道：「小弟倒有一個法子，可以爲吾兄分憂。」

李中元道：「甚麼法子？」

李愷道：「存到錢莊裏去，由錢莊替你看管這些銀票，你不就可以高枕無憂了麼？」

李中元點了一點頭道：「這辦法倒不錯，既可拿利息，又不怕人打主意，……這裏的錢莊殷實可靠麼？」

李愷哈哈一笑道：「中元兄，不是小弟說，這長安地方的錢莊如果不可靠，那就普天之下，再沒有可靠的錢莊了，中元兄，你如果信得過小弟，小弟倒可替吾兄略盡棉力。」

李中元道：「愷兄，你家可是開錢莊的麼？」

李愷道：「不是，但小弟與本城各大字號常有來往，對於錢莊底蘊，非常清楚，你的銀票存進去，包你穩如泰山。」

李中元一笑道：「好極了，那就有勞愷兄替兄弟找五家殷實錢莊吧。」

李愷微微一怔道：「要五家？」

李中元說道：「存放一家，小弟實在不放心，如果分存在五家，那就更是安全了。」

李愷放聲大笑道：「中元兄所見甚是，高明，高明，……但中元兄剛才爲甚麼那樣粗心大意，隨隨便便就交給那常昆二十萬両銀票？」

李中元嘴角含笑道：「我想他不會就此滿足區區二十萬両銀子。」

李愷猛然一震，舉目重新打量了李中元一陣，笑得非常澀苦地道：「中元兄，眞是眞人不露像，大智若愚，小弟失敬了。」他是眞的重新估計這位眼前人物了。

李中元一轉頭，笑道：「愷兄，你看，常昆不是回來了麼？」

常昆不但回來了，而且身後還跟着兩個鐵塔般的彪形大漢，走在樓板上，只壓得樓板吱吱作響。

常昆見李中元與李愷同座共席，微微一愣之下，搶步走到席前，先向李中元欠身一禮，然後向李愷一抱拳道：「小的見過公子。」

李中元笑道：「兩位認識。」

李愷點頭道：「大家都是『天香樓』的常客。」

李中元一打量那二個彪形大漢道：「事情都辦好了。」

常昆欠身道：「幸不辱命……這位是王强，那位是李霸。」

李中元一點頭，王强李霸跨步向前，抱拳唱了一聲：「諾！」道：「王强李霸參見公子。」

李中元揮手喝退了王强李霸，緩緩起座，向李愷一抱拳，說道：「有謝盛情欵待，小弟就此告退，適才所言之事，有俟回音。」

李愷拱手相送道：「李兄好走，明日此時，小弟當爲吾兄在此設宴接見五大殷實錢莊東主，屆時請賜駕光臨。」

李中元點頭道：「好，就此一言爲定。」當先帶着常昆等三人下樓而去。

李愷眼前早已失去了李中元人影，但他的目光，却還是一直盯在呑沒李中元的樓梯門口，呆呆的失了神。

「公子！」一位老者皺着眉頭，輕輕呼喚着他。

李愷神思一歛道：「我們回去。」

另一位老者一怔道：「公子，你今天不是還約了倩姑娘麼？」

李愷微一猶豫道：「成老，那你就留

在這裏，向倩姑娘說，半個月後，我再約她吧。」

那被稱爲成老的老者欲言又止的，點頭道：「是。」

李愷一揮手，帶着另一位老者在全樓迷惑的目光注視之下，出了天香樓。

李愷帶着那老者出得天香樓，走到不爲人注意的大街上，李愷腳下一慢，微微一側身子，那位老者察情知意的跨上一步，悄聲道：「公子，有何吩咐？」

李愷目光流轉之下，口動頭不回的道：「去盯着那老小子，別讓他不知天高地厚，打草驚蛇。」

那老者回轉身形，便獨自去了。

李愷也不再在外面留連，轉過一條寬敞的巷道之內，進了一座氣派非凡的大宅第。

李愷穿堂而過，直向後花園奔去，最後停在一座竹樓之前，伸手叩動着外牆月門的門環。

門環在寧靜的空中發着清脆碰響之聲，門內很快的就有人問聲道：「誰？」

「鐵姆，是我。」

「我」不能肯定的代表「誰」，但說話的聲音，却証實了「我」，月門一閃而開，現出了一個雞皮白髮的老太婆，瞅着一雙老花眼，面帶訝然之色道：「公子，有甚麼事，叫你這樣急急忙忙。」

李愷沒答她的話，却問道：「太姊呢！功課完了沒有？」

「甚麼事？自己進來吧！」竹樓之內已飄出一股柔而有勁的話聲，那正是他大姊的聲音。

李愷神色一肅，應了一聲：「是！」跨步越過一小片草地，上了竹樓。

竹樓上陳設簡單，所有傢具也都是竹製，八張竹椅子上，已經坐了有四個人。

一個長髮披肩的秀美女子居中而坐，另外三個都是雞皮白髮的老太婆。

那秀美女子見了李愷，只微微一揮手道：「三弟，你先坐下。」

但那三個老太婆，却都站起了身子相迎。

李愷先回了三位老太婆的禮，語氣沖和的道：「三位姥姥請坐。」竟然非常客氣，沒有了在外面時那股凌人之氣。

各自坐定之後，李愷順着那女子的目光道：「大姊，今天天香樓來了一個人，行徑非常奇特，特來報與大姊知道。」

一個老太婆忽然笑口接道：「三公子，你摸清楚了那人底緒沒有？」

李愷道：「沒有……。」

一語未了，那老太婆又是一笑道：「我說三公子呀，你是……。」

那女子微微一顰秀眉，揮手道：「銅姥，老三不是沉不住氣的人，他必有所見，別打岔吧。」

李愷受了那女子當面讚許，頗爲得意的笑了一笑，於是，把「天香樓」遇見李中元的事，詳詳細細說了出來，最後，作結道：「小弟因見那李中元裝得不老不嫩，破綻百出，倒令人莫測高深，不敢輕易出手摸他的底了。」

那女子微微頷首，道：「小心得是，……你看，他如果有意要再裝得像一點，你能不能裝得出來？」

李愷沉吟了一下道：「小弟認爲他不難裝得更像一個土財主。」

那女子道：「那他爲甚麼要裝得這樣四不像呢？」

李愷道：「依小弟的看法，他可能有二種用心，一種是眞的想騙過某些人，另一種則是誠心來向某一些人挑戰。」

那女子點點頭道：「你這看法，很有見地，咱們要小心着他。」

李愷道：「所以小弟不敢擅自作主，有俟大姊吩咐。」

這時，忽然另一位老太婆插嘴問道：「他的武功底子如何？」

李愷道：「雙城二老試過他一下，他的反應，是絲毫不懂武功，但我不是這樣想。」

那老太婆一笑，說道：「老婆子願聆高論。」

李愷道：「常言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他身上帶着五百多萬兩銀票，要沒有相當的身手，只怕也沒有機會活着來到長安。」

另一個老太婆一皺眉道：「你看他那些銀票會不會是假的？」

李愷道：「這就很難說了。」

那女子揮了揮手，要他們停止討論，心中已有成竹地道：「現在胡猜亂想，徒亂人意，老三，你先生準備一下，第一，把明天的約會時間地點，改動一下，改到我們自己這裏比較好，第二，去告訴你二姊，明天趕回長安來。」

李愷領命，告辭出了竹樓，自去安排不提。

却說，李中元隨着常昆出了天香樓，常昆引他走進一座古廟似的大宅第之內，這時，更還有着不少工人，在清洗打掃。

常昆請他先進入一座別院之內，這座別院既也是臨時整理出來的，但陳設得還不錯，顯得常昆很會辦事。

常昆請李中元在別院書房之內坐定後，一欠身道：「公子，你暫請休息片刻，小的稍後再來請公子察看全宅。」說着，便要轉身退出書房。

李中元一揮手道：「且慢，我還有話要問你。」

常昆欠腰道：「是，請公子吩咐。」

李霸依命施爲，一掌下去，把鵝卵石劈成十四塊。

李中元臉上堆起一層笑容道：「常昆，你們計劃好了沒有？」

沒頭沒腦，問得常昆一怔道：「公子，你說甚麼？」

李中元一笑，說道：「計劃甚麼，你該自己知道……哼！你去把王強李霸叫進來。」

常昆心驚而不怕的把王強和李霸叫到了李中元面前，只見李中元面前書桌上已經放好了四塊拳頭大的鵝卵石，也不知他是甚麼時候帶進來的。

李中元伸手一指桌上鵝卵石道：「王強，你試劈一塊鵝卵石我看看。」

王強與常昆彼此之間，在外面已經有過商量，這時便不廢話，伸手取了一塊鵝卵石放在地上，一掌劈了下去，那塊鵝卵石竟被他一掌之力分成了八塊，散在一地，這份掌力，確有相當火候。

李中元不加批評，微微一笑道：「李霸，看看你的。」

李霸如法施爲，一掌下去，把鵝卵石劈成了十四塊，看來比王強更是厲害。

李中元臉色依然不變，還是那樣淡淡的笑着。

李中元的臉色不變，常昆的臉色却開始在變了，正當他信心動搖的時候，李中元又指着一塊鵝卵石道：「常昆，現在看看你的。」

常昆心中一凛，欠身道：「公子，小的不會武功。」

李中元含笑道：「不可能不會武功吧，我看你兩手瘦不露筋，指節形如駝峯，一身鷹爪功力非明已經有了八成以上火候，……哈哈！哈哈！你常大俠是深藏不露，我只有拋磚引玉了。」

李中元不但說的是行話，而且一語中的，只聽得常昆全身只打冷震。

不要動手，憑他這份眼力，常昆已是差得太多了。

李中元話聲一落，右手一伸一縮，輕輕的在一塊鵝卵石上撫了一下，看來那鵝卵石分毫無損，但是當李中元向那鵝卵石吹出一口氣之後。

常昆與王強李霸三人都被驚得目瞪口呆，傻了。

這是甚麼神功？

鵝卵石碎如齏粉不說，那張油光水滑的漆桌面，竟然也還是油光水滑，絲毫無損，這就叫常昆王強李霸他們不敢想像了，因此，雙腿也在打着抖了。

李中元忽然面色一凛道：「三位放明白一點，三位如想在本公子身上動甚麼壞腦筋，你們自己該知道是甚麼樣結果。」

王強李霸兩人是瞪着眼，張着嘴，腦子一片空白，不知怎樣開口說話了。

常昆到底比他們強得多，漸漸從驚惶之中控制住了自己，欠身道：「小的有眼不識泰山，冒犯公子之處，尙望公子高抬貴手，放過這遭，小的願意認罪。」

李中元臉色一緩，道：「你願認甚麼罰？」

常昆道：「小的願負責公子這座宅第的一切租金陳設費用。」

李中元臉上又有了笑容道：「這也要不少錢呀，你出得起麼？」

常昆道：「不瞞公子說，小的個人目

……皆邦女子的目

李愷道：「變城二老試過他一下，他

是負担不起，但小的還有不少朋友，可以大家分攤。」

話聲一頓之後，接着馬上就從身上取出李中元給他收的銀票，雙手送給李中元道：「公子，你老的銀票，小的絲毫未動，就請公子收回。」

李中元一揮手道：「銀票你收着，本公子還有話說。」

常昆手中握着銀票，送又送不出去，收又不敢收回，楞着道：「公子，你有甚麼話，儘管吩咐就是。」

李中元道：「本公子聽說長安地方，臥虎藏龍，高人奇士，不知其數，單只地面上混混的就有『大風』，『竹林』，『七虎』三帮之多，你在那一帮，請你亮亮字號。」

常昆自忖逃過了今天一關，以後可還得在長安地面上混，今天不說，還有明天，想瞞也瞞不下去，當下，一硬頭皮，光棍地說道：「小的身在『大風』，列位第五。」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原來是管事五爺，失敬了。」

常昆連連躬身道：「見笑，見笑。」

李中元臉上笑容忽然又是一收道：「你們大風帮的大爺可是虎頭鐵拐翁超？」

常昆訝然道：「公子都知道！」

李中元一揮手道：「去，告訴你們大爺，這二十萬兩銀子，算是本公子賞給你們『大風』帮……。」

一語未了，外面人影一閃，跨步走進一個清潔伕，截口道：「大風帮不受無功之祿，公子盛情敝帮心領。」聽他的語氣，就知他是「大風」帮大爺虎頭鐵拐翁超本人。

李中元站起來抱拳一笑道：「來人敢情是翁大爺。」

虎頭鐵拐翁超早就隱身暗中，對剛才李中元顯露的那身功力同樣看得心驚胆戰，知道這次可自己找上自己的麻煩了。

李中元再這樣一送，就是二十萬兩銀子，虎頭鐵拐翁超更是全身直冒冷汗。

這種狠脚色的錢，他「大風」幫可受不下，誰知道他打的是什麼主意，大風幫第一次瞎了眼，第二次可不能自掘墳墓。

虎頭鐵拐翁超不能讓常昆把銀票帶回去，一錯再錯。所以只有挺身而出。

他雙拳一抱道：「不敢，在下虎頭鐵拐翁超，前來拜候李公子。」

李中元伸手讓客道：「請坐！」說着，自己同時坐回自己椅子上。

虎頭鐵拐却沒有坐下去，再次一抱拳道：「敝幫老五，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公子，翁超……。」

李中元放聲大笑着截口道：「翁大爺，你這說到那裏去了，你們常五爺替本人準備了這樣一座大宅第，好迎好待，這算是冒犯麼？……哈！哈！哈！請坐！請坐。」

不揭開糞坑蓋，當然見不到糞坑內涵，李中元這樣一說，虎頭鐵拐翁超他們縱然存心不善，縱然你知我知，心照不宣，可就不能再揭自己的糞坑了。

虎頭鐵拐翁超有口難言，心中對這位李中元更是提心吊胆，眉頭暗皺，強打哈哈。一笑謝了坐。

李中元這時也不再和他打啞謎了，簡明的道：「翁大爺，我想和你提一位朋友，不知你認不認識。」

虎頭鐵拐翁超步步為營。小心謹慎的道：「在下釜底游魚，不敢語海，如有欠聞之處，請公子海涵。」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這位朋友提起過你翁大爺，你翁大爺不會不認識。」

虎頭鐵拐翁超泛着疑訝的目光，道：「在下洗耳恭聽。」

李中元道：「高冲……。」

虎頭鐵拐翁超猛然雙目一睜，跳了起來道：「公子，你說的可是山東高冲？」

李中元點了一點頭，虎頭鐵拐翁超接着又道：「他正是在下師兄，公子在那裏見到他的？」

李中元道：「過二天，他也就要到長安來了……。」

話聲微微一頓，望了常昆一眼，接着又道：「想不到誤打誤撞，我們倒先見面了。」

虎頭鐵拐翁超一聽李中元是他師兄朋友，顧慮盡去，心情一鬆，顯出了他英雄本色，敞聲大笑道：「公子，在下說句老實話，現在我才真的放心了。」

李中元也笑道：「那你也可以收下那二十萬兩銀子了。」

虎頭鐵拐翁超一撈道：「公子，你為什麼一定要送我們二十萬兩銀子，大風幫頗有自知之明，實在受不起公子這份重禮，公子有什麼事，但請吩咐就是，大風帮一定為你公子赴湯蹈火，在所不計。」

李中元道：「事情當然有麻煩貴帮的地方，但貴帮總不能餓着肚子替我辦事吧，皇帝還不差餓兵呢，你收下了吧！」

虎頭鐵拐翁超想了一想，既然有師兄的面子，這二十萬兩銀子，就是燒紅了的銀汁，吞下去縱然腸破肚裂，也就只有腸破肚裂了，當下硬着頭皮，一抱拳道：「那麼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謝過公子了。」接着一揮手，命常昆收好銀票。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翁大爺的是條漢子，……。」

眉頭微微一皺，輕聲道：「暗中有人採查來了，我們有話以後再談。」

話聲一落，接着面色一肅，轉向常昆道：「常昆，話就這樣說定了，整個的園子，我要完全種上梅花，總共是三百株，每株五錢銀子，三五一百五十兩銀子，種好之後，我要親自數數，少一株我要扣一兩銀子……。」

這時，虎頭鐵拐翁超已在李中元暗示之下，站在常昆身後，算是常昆帶來的園丁，他也很會做作，忽然打斷李中元的話，反問道：「公子，五錢銀子一株梅花的價錢，小的不與你爭論，可是少種一株，公子就要扣一兩銀這有點說不過去吧。」

李中元扳着面孔道：「你要怕本公子扣你一兩銀子一株，你不要少種不就行了麼？」

虎頭鐵拐翁超道：「小的明白公子的意思，可是小的也絕不願偷工減數少給公子梅花，可是，公子一口氣要三百株，這數字，小的怕一時找不全，所以……。」

李中元搖搖頭道：「不行，少一株，我就要扣一兩銀子，你認為吃虧了……」

頭一轉，轉向常昆道：「他不包，你去再找一個人來。」

虎頭鐵拐翁超咬牙頓脚道：「好，公子就照你說的辦，小的包了。」

李中元一笑道：「我想這筆生意，你最少也要賺我一百兩銀子，你要不包才怪哩！」

虎頭鐵拐翁超啼笑皆非的抱拳道：「公子眞行，小的佩服了。」說着轉身出了書房。

李中元又在後面大聲囑咐道：「記着，每株梅花的樹齡都不得在五年以下。」

虎頭鐵拐翁超這時人已走出書房，沒有再答理李中元，却悻悻的在一棵四季紅上「呸！」的吐了一口濃痰，同時口中發着冷笑之聲，咒罵道：「好小子，你現在神氣，到了晚上，老子要叫你哭都哭不出來……。」

話聲未了，驀地有人在他肩頭上輕輕拍了一下。

虎頭鐵拐翁超猛然一回頭，身後可不正站着李愷隨身二老之一的成奇。

這時，虎頭鐵拐翁超眞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他驚訝的不是成奇的來到，而是不明白李中元怎樣知道來的不是他「大風」帮的手下而是外人。

李中元眞神！

成奇望着失神發楞的虎頭鐵拐翁超，微微一笑道：「翁大爺，想必你也知道老夫是什麼人，我們借一步說話如何？」轉身向一叢花樹之後走了過去。

虎頭鐵拐翁超隨身跟到花樹之後，雙拳一抱道：「成爺有何見教。」

光棍眼裏不夾砂子，成奇一口道破了他的身份，他就應有一帮大爺的氣概。

成奇道：「咱們都是長安地面上的人，老夫想打開天窗說亮話，請問你翁大爺一句話，尚望你翁爺能賞臉見教。」

虎頭鐵拐翁超一笑道：「成爺好說，請！」

成奇道：「翁大爺，你是不是準備今晚就動那隻肥羊的手？」

虎頭鐵拐翁超微露不悅之色道：「在下懂得規矩，不勞你成爺關照。」

成奇啞然而笑道：「翁大爺，你雖然懂得規矩，但却看錯了人哩！請問你，你們三大帮，平時也做了不少生意，老夫可曾說過半句話，插過半隻脚？」

虎頭鐵拐翁超道：「平常的小油小水，你成爺自然不放在眼裏。」

成奇道：「區區五百萬兩銀子，同樣還不能叫老夫自貶身價。」

虎頭鐵拐翁超疑惑的望着成奇，道：「那你成爺的意思是？……」

成奇面色一整道：「老夫沒有什麼意思，但我們公子有幾句話，要老夫轉致你翁大爺。」

虎頭鐵拐翁超笑了一笑道：「貴公子有什麼話。」

成奇道：「敝公子希望你翁大爺能沉住氣，三思而行，不要給你自己惹來殺身之禍，『大風』幫滅幫之危。」

虎頭鐵拐翁超臉色微微一變道：「貴公子……。」

虎頭鐵拐翁超眞想問個明白，可是成奇却身形一轉，丟下一句話道：「這是敝公子的一片好心。聽也在你，不聽也在你，敝公子無意擋你翁大爺的財路，你自己估量着看吧！……。」

話聲未了，身形已起，越牆而去。

虎頭鐵拐翁超轉身回到李中元書房，朗笑一聲道：「公子，高！你眞高，外面可不眞來了人。」

李中元含笑道：「什麼人？」

虎頭鐵拐翁超道：「本城李公子隨身之一的成奇。」

李中元微微一皺眉頭道：「這李公子是什麼來頭？」

虎頭鐵拐翁超道：「說起這位李公子，倒是令人莫測高深，他三年前，才舉家遷來長安定居，那時，我們三帮都動過他的腦筋，結果都落了個灰頭灰腦，尚幸他不為已甚，大家也相安無事了。」

李中元道：「他家裏有些什麼人？」

虎頭鐵拐翁超道：「三年前他們初來長安時，老員外和老安人都還在健在，現在就只剩下一位寡婦住在家中了。」

李中元道：「那李公子，平時為人如何？」

虎頭鐵拐翁超道：「疏財仗義。上至官府衙門，下至三教九流人緣都不錯。」

李中元道：「他家治何生理，還是完全靠祖宗餘蔭過日子？」

虎頭鐵拐翁超道：「他生意上有很好的收益。」

「做什麼生意？」

虎頭鐵拐翁超道：「他沒有自己的獨資生意。但長安幾家大宗生意，都有他的股份。」

李中元一笑道：「他不是保的暗鏢。出的乾股吧？」

虎頭鐵拐翁超道：「這個我們也查過，他倒是出的眞本錢，做的道道地地的生意。」

李中元忽然話鋒一轉道：「你們長安三大帮相處得如何？」

虎頭鐵拐翁超老實地道：「平時小小的不愉快，當然難免，好在各有各的地盤，又立下了一個互惠的規矩，還能相安無事。」

李中元微笑道：「什麼互惠規矩？」

虎頭鐵拐翁超道：「平時收入不算，凡是外來橫財，只要超過五萬兩銀子，就得提出四成分分。」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看來他們現在是眼巴巴的等着你送銀子去了。」

虎頭鐵拐翁超訕訕的笑道：「這次只有叫他們空等了。」

李中元忽然道：「我想會會他們二帮的大爺，你便不便於安排？」

虎頭鐵拐翁超因不能動李中元的手，正苦於無法向「竹林」「七虎」二帮交待，聞言之下，欣然道：「這太好了。」

李中元站起來，送走了虎頭鐵拐翁超，此後，他安份守己的再沒有出什麼花樣，直到第二天李愷來拜訪他。

李愷是二件事併在一起辦，一件是禮貌上的拜訪，第二件便是說明改變宴會地點的理由，並且親來迎接李中元。

李府宴會設在第三進花廳之內，五家錢莊來了十個人。分成二桌。（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七代劍

秦紅・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與黑龍八駿遇，越西鴻率衆截殺，激鬥間，越西鴻拖出海書耶靈柩，詎棺中突傳出語聲，嚇得越西鴻急忙率衆逃去。戚明星等繼續趕路，車行一日，薄暮時抵達磐安縣，找一家客棧歇宿，戚明星堅持要看守靈柩，黑龍八駿扨不過他，只好進入客棧，戚明星則隨車在車房中歇宿，端木煌數度要爲他代看守棺木，均被拒絕，只好作罷，午夜，戚明星正闔目趺坐用功，突見一店伙，自客棧向馬房行來，說是奉端木煌之命，送來一碗餛飩，戚明星伸手接過，命店伙回去覆命代謝——

＊＊＊＊＊＊＊＊＊＊＊＊＊＊＊＊＊

禪唱驚巨寇　嬌喝鎮飛狐

戚明星縮回車廂，端着餛飩吃起來。

他對三花娘子已無懷疑，連帶着對黑龍八俊亦無疑心，所以對他們送來的食物，放心就吃。

吃完餛飩，他把空碗放在一邊，復閉目打坐，可是一會之後，他忽然感到胃部不適，口中發淡，心中大驚，暗叫道：「不好，莫非餛飩有毒？」

此念一生，再睜開雙目時，便覺眼前天旋地轉，神智頓時迷糊了！

他的頭勾下，昏迷過去！

俄頃，剛才端餛飩來的夥計倏然在馬車前出現，他撩開篷簾，看看業已昏迷的戚明星，面上浮起一抹詭笑，然後以從容不迫的動作牽馬套上車子，登車坐下，一抖韁繩，朝牆門駛去。

「喂，客官，您何處去呀？」

一個夥計追了出來。

假夥計見他追上來，便摸出一錠銀子往他手上一塞，低聲說道：「不要驚動我那八位同伴，我有事要出去一下，馬上回來。」

客棧夥計一看銀子重足五兩，神智也登時迷糊，不覺停住脚，望着手上的銀子發楞起來。

假夥計於是直駛出門往東街上馳去。

開到一處十字路口，他把車子拐入北面街道，駛過一段路，再拐入西面街道，立時催馬疾馳。

不久，已駛至西城門下。

這時，城門尚未關閉，他很順利的驅車通過城門，便順着官道向前飛跑。

約莫馳行半里，道旁突然跳出三條人影，一齊迅捷的躍上馬車，其中一人開口笑道：「師弟，眞有你的，果成功了！」

假夥計沒答腔，飛車直進。

又一人問道：「有沒有人追上來？」

假夥計一搖頭道：「沒有。」

那人笑道：「痛快，叫黑龍八俊栽了一個大跟斗！」

另一人在車中沉聲道：「且慢高興，提防黃雀在後！」

那兩個人不敢再開口，假夥計亦默默的駕車猛馳，疾駛數里路，轉入一條通往方岩山的小路，再行二十餘里，已到方岩

山下。

這座方岩山，因絕巘壁立如城，故又名方城山，山有羊角洞，山上怪石嶙峋，形勢頗爲險惡，相傳越王失國而保此。

假夥計將馬車開上一條入山的山路，繞嶺曲折約行一刻多時來到一座山洞前。

山洞形狀很怪，洞口長而彎曲，乍見很像一隻巨大無比的羊角嵌在山壁上。

假夥計將車停住，跳了下來。

那三人也跟着由車內跳出，月光照上他們的臉，只見他們年紀自三十到四十不等，個個體形雄壯，生相驃悍，一個背插雙刀，一個背插鐵鞭，另一個未佩帶長兵器，但腰上掛着一隻飛魚袋，內插數把柳葉刀。

他們下車之後，那年紀最長背插雙刀的中年大漢便朝山洞大聲道：「師父，我們回來了！」

山洞中，隨有一老人携杖而出。

這老人，滿頭白髮，顎下留着一撮山羊鬚，相貌瘦削，嘴巴尖尖，身穿一襲灰袍，一望之下，會使人連想到老山羊！

他走出山洞，目注馬車，口中發出一聲山羊般的破嗓怪笑道：「很好，瞧不出你們師兄弟眞有一套，把他拖出來吧！」

原來，這老人名號叫「山羊公」左丘谷，乃是當今武林有數的高人之一，早年原是橫行大江南北的獨行大盜，老來便退隱於此，眼前四人是他的徒弟，大徒弟叫「雙刀掩日」譚沛，二徒弟「鐵鞭斷流」石三才，三徒「飛星摘月」鹿瑞虎，四徒「雪上飛」單天雄，已克紹箕裘，成了浙境孺婦皆知的巨盜。

這時，大徒弟「雙刀掩日」譚沛聞言之下，立時將車中的戚明星拖了出來。

山羊公將戚明星上下打量一番，含笑問道：「這小子便是鐵船帮『十三鷹』之一的戚明星？」

譚沛答道：「不錯，他於去年叛離越西鴻，在沙漠上殺了十二鷹，越西鴻重賞擒他治罪，不想此次竟被大殺俠海書郞看中，立他爲繼承人。」

二徒弟「鐵鞭斷流」石三才接口道：「今早越西鴻率領麾下高手在世雅鎭上攔截他，不知怎的，越西鴻正要開棺尋劍，忽然縮回了手，帶着麾下高手，匆匆的走了。」

山羊公目光一凝，道：「哦，有這等事？」

鐵鞭斷流石三才道：「是的，弟子等因見黑龍八俊寸步不離，未敢立刻下手，後來跟到磐安縣城，四師弟心生一計，冒充客棧夥計，端一碗餛飩給他吃……」

他將經過詳述一遍，隨即取出一條繩子，將戚明星綁在洞右一棵枯樹上。

山羊公問道：「那一口『無鋒』寶劍呢？」

雪上飛單天雄答道：「弟子一直未見他佩帶，可能藏在車上。」

山羊公道：「搜搜看！」

雪上飛單天雄應聲上車搜尋，但搜遍整個車廂，却未尋着寶劍，便向山羊公禀道：「師父，寶劍不在車上。」

山羊公道：「那必是在棺中，把它抬下來。」

飛星摘月鹿瑞虎走上前，帮着單天雄將棺材抬下，然後自飛魚袋中抽出一支柳葉刀，插入棺蓋縫隙，要將棺蓋扳開。

就在這時，他和單天雄突然同時「哎呀！」驚叫一聲，一齊倉皇後退！

山羊公吃了一驚，急問道：「怎麼回事？」

鹿瑞虎和單天雄各自抬起右手，目望手背，駭然大叫道：「暗靑子！有人發出暗靑子！」

不錯，他們的手背上，各中了一支暗器！

但暗器竟是兩支草莖！

草莖長約七寸，却像長針一般貫穿了他們的手掌！

山羊公一見之下，面色大變，一頓手中木杖，瞋目厲聲道：「何方鼠輩暗箭傷人，給我滾出來！」

其實，他是色厲內荏，因爲他知道能够發出草莖貫穿人的手掌的人，絕不是鼠輩，而是頂兒尖兒的人物。

「阿彌陀佛！」

一聲淸悅的佛頌未了，但見人影一晃，在他們面前已出現了一位老和尙！

這老和尙非別，正是法明禪師！

山羊公面色又是一變，乾笑一聲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法明禪師，久違！」

法明禪師風度泱泱的微笑道：「左丘施主別來無恙。」

山羊公神色一沉，道：「大師乃是一代武學宗師，今日竟然暗箭傷人，不怕折了你的名頭？」

法明禪師含笑道：「此爲貧僧對付宵小畧施薄懲的手段，算不得暗箭傷人。」

一旁的雙刀掩日譚沛和鐵鞭斷流石三才一聽此言，勃然大怒，撤出兵器便要動手。

山羊公喝住他們，回望法明禪師冷笑道：「敢問大師此來何意？」

法明禪師道：「海書郞一世英雄，死後應受到尊敬，貧僧不容許有人侵犯他的遺體。」

山羊公道：「老夫並無侵犯他遺體之意。」

法明禪師道：「開棺便是侵犯。」

山羊公面上浮起一抹譏嘲之笑，緩緩道：「大師之意，眞在保護海書郞的遺體麼？」

法明禪師頷首道：「然！」

山羊公「哼！」的一笑道：「只怕也在那口『無鋒』寶劍吧？」

法明禪師微笑道：「貧僧若想要那口寶劍，早就拿了，何待此時！」

山羊公仰天大笑道：「老夫久聞大師一直欲殺海書郞以爲武林除害，而今海書郞業已死亡，大師却說要保護他的遺體，此言其誰能信！」

法明禪師正色道：「海書郞生前雖然殺人無數，然尙不失爲正派人物，貧僧雖有除他之意，却無嫌惡之心！」

山羊公悍笑道：「老夫只想要他那口寶劍，亦絕無傷害他遺體之意。」

法明禪師沉聲道：「施主以爲劍在棺中？」

山羊公點頭道：「不錯！」

法明禪師道：「就算劍在棺中，貧僧亦不容許施主取去，天下異寶，有德者居

之，你們師徒可不配！」

山羊公面容一獰，目中殺氣迸射，道：「大師是要橫加阻撓？」

法明禪師頷首道：「正是。」

山羊公一頓木杖道：「那只好領教領教了！」

法明禪師忽然笑了起來，道：「施主已洗手退隱，今日爲一口魔劍而損生，寧非太不值得？」

山羊公不答，向四個徒弟使了個眼色之後，立即欺身進杖，喝道：「廢話少說，接招！」

木杖一掄，挾雷霆萬鈞之勢，橫掃而出！

法明禪師手中禪杖畧抬，以「登山進香」之式，垂直迎架來勢。

但聞「拍！」的一响，雙杖已碰擊一起。

法明禪師身形穩若泰山，未曾晃動一下，山羊公則反被震退一步。

在他來說，這並非意外，他早就知道不是法明禪師之敵，其所以仍要動手，目的在纏住法明禪師，好讓徒弟們去奪劍而已。

所以一退之後，隨又變招再出，木杖倒抬而起，猛挑法明禪師下腹丹田！

法明禪師微微一笑，禪杖突地舞了一圈，很輕易的便將他的木杖碰開，然後乘勢點出，也攻擊他的丹田大穴。

山羊公不及招架，慌忙再退一步。

法明禪師舉步直欺，禪杖連發三招，又將他迫退數步，笑道：「施主成名不易，莫如就此罷手。」

山羊公暴吼一聲道：「放屁！」

木杖一緊，搶招疾攻。

他一生爲盜，能够活到七八十歲而不死，亦足證明一身武功非比尋常，此刻發橫進招，攻勢之凌厲，亦令人目悚心驚。

法明禪師見招破招，冷靜而從容，好像與他「兒戲」似的。

但雖然如此，他一時也無法將山羊公擺平下來。

雙刀掩日譚沛和鐵鞭斷流石三才亦知師父非法明之敵，而剛才師父那一眼色，他們也已瞭然其意，故一見師父發動猛攻之後，立時雙雙跳進棺邊，動手便要開棺取劍。

那知他們剛剛跳進棺側，忽似被毒蛇咬了一口，也「哎呀！」大叫一聲，倉皇暴退。

山羊公聞聲大吃一驚，當即一掠飛開數丈，落足於一顆巨石之上，驚問道：「怎麼了？」

譚沛和石三才也舉起右手，震駭欲絕的瞪着手背，顫聲道：「師父您看！」

與鹿瑞虎和單天雄的情形如出一轍，他們的手背上也各被一支草莖貫穿了！

這等功夫，名叫「摘葉飛花」，非有一甲子功力之人，是絕難辦到的。

山羊公這才知道强敵環伺，自己師徒對於海書郞的寶劍，已無染指之望，當下一揮木杖，大喝道：「點子扎手，咱們走吧！」

身形破空飛起，望山中疾遁而去。

譚沛，石三才，鹿瑞虎，單天雄見師父逃了，那敢逞强，也一齊拔步便跑，師徒五人一眨眼便消失於山中深處。

法明禪師目送他們逃走之後，卽走到洞右那棵枯樹下，解去戚明星身上的繩子，再走入羊角洞中，端出一盆淸水，往戚明星臉上潑下，隨手扔掉盤子，笑了笑道：「牛鼻子，咱們也走吧！」

禪杖往肩上一荷，飄然而去。

而戚明星，臉上經涼水一潑之下，不久便悠悠甦醒，當他發覺自己躺在一處陌生的山上時，不禁大吃一驚，忙的一翻身跳了起來。

他吃驚的環望周遭的一切，暗忖道：「這是甚麼地方？我怎麼在這裏？」

視線瞥及被抬出車廂的那口棺材，他的心頭陡地一跳，連忙上前察看，發現棺材未被破壞，於是很自然的又想到藏在車座下的那口寶劍，又急急忙忙的跳到車前，抬起車座，伸手摸入。

他頓時放心了。

因爲，寶劍尙在！

他取出寶劍看了看，又將它藏入車座下，皺起眉頭困惑地道：「這是怎麼回事？寶劍未失，棺材亦安然無恙，對方要的是甚麼呢？」

想起自己是在吃了那碗餛飩之後，突然昏迷不省人事的，頓時有所領悟，又自言自語道：「是了，那夥計必是賊子冒充的，他迷倒我後，卽將馬車開到此處，他可能以爲寶劍藏在棺中，故要開棺搜索，而就在那時候，突有一人出現擊退了那賊子，潑冷水把我救醒……可是，救我之人是誰？他那裏去了呢？」

他轉頭望着那座山洞，心想救命恩人可能就在洞中，於是舉步走入。

洞中很黑，但隱約可見裏面有不少日用器具，他不敢太深入，住足開聲道：「喂，有人在麼？」

「救命！」

洞內深處，突有一女人呼救！

戚明星爲之一愣，運目望入，却不見那女人在何處，乃又開聲發問道：「妳是誰？」

「我……我是嚴員外的女兒，請救救我！」

戚明星甚爲驚疑，再問道：「姑娘是怎麼到這裏來的？」

那女子哭道：「我是被『雪上飛單天雄』那賊子刼來的，他要向我父親勒索十萬両銀子……」

戚明星訝然道：「雪上飛單天雄何許人？」

那女子哭哭啼啼道：「他是『山羊公左丘谷』的徒弟橫行江浙一帶的强盜！」

戚明星一聽「山羊公左丘谷」六個字，暗吃一驚，忖道：「原來我是落在『山羊公左丘谷』的手裏，這樣看來，剛才擊退『山羊公』之人，必是「三花娘子」了，但她爲何不救洞中這位姑娘？」

他一邊思索，一邊運目四顧，發現右方洞壁上掛着一盞油燈，當卽摸出身上的火摺子，將油燈點亮起來。

燈光一亮，洞中情形更爲淸晰，只見洞窟頗爲寬大，正前方擺着一張石床，床左有一扇鐵門，通入洞中深處。

戚明星取下壁上油燈，走近鐵門，推開門閂，開門走入，發現洞道彎彎曲曲，不知其深幾許，他邊入邊問道：「姑娘妳在何處？」

那女子的聲音從七八丈深的洞內傳出道：「我在這裏，請快來救我！」

戚明星循聲走入數丈，見到了幾間洞室，他打開每間洞室察看，發現都是供人睡臥的房間，忖度必是山羊公師徒睡臥之室，當打開最後一間洞室時，才發現那姑娘瑟縮於洞室的一角，正在那裏飲泣。

看到她的情形，他不禁面上發紅，大爲尷尬。

她年約二十出頭，容貌頗爲俏麗，體態更是婀娜迷人，但是全身只穿着一件褻衣，露出一身雪白的胴體！

戚明星連忙放下油燈，脫下自己外衣扔給她，說道：「快穿上去。」

那姑娘又是羞急又是感激，匆匆忙忙的穿上他的外衣，掩遮了半裸的嬌軀，這才屈膝一福道：「壯士救命之恩，難女沒齒不忘……」

戚明星打量她問道：「姑娘被刼幾天了？」

那姑娘低首悲泣道：「已有三天。」

戚明星道：「他們有沒有傷害妳？」

那姑娘不答，只是哭着。

戚明星「唉」的一嘆道：「碰上山羊公師徒，姑娘能檢回一命，已可說是叨天之幸了！」

那姑娘哭道：「可是，我……我怎麼有臉回去見人？不如死了的好！」

說畢，便欲撞壁自盡。

戚明星身形一閃，擋在壁前，正色道：「姑娘若要死，剛才就不該求救，如今我救了妳，妳却反要自盡，這不是開玩笑麼！」

那姑娘見自殺不成，不禁掩面大哭起來。

戚明星問道：「妳家在何處？」

那姑娘哭着道：「在磐安縣城……」

戚明星道：「令尊知道妳被刼麼？」

那姑娘點頭道：「知道，只不知我在這裏。」

戚明星道：「山羊公師徒要勒索十萬兩銀子，令尊答應了沒有？」

那姑娘道：「答應了，據那姓單的賊子說，我父親正在到處籌欵，大概後天就可湊足十萬兩銀子。」

戚明星轉身走出，道：「走，我送妳回去。」

那姑娘移步跟出，問道：「請問你……貴姓大名？」

戚明星道：「妳不必知道。」

那姑娘道：「救命之恩，豈能不報，還請恩公留下尊名，以便來日報答。」

戚明星不答，一直走到洞外，將棺材抬上馬車，才向她說道：「上車，在下這就送姑娘回去。」

那姑娘看到那口棺材，面上露出恐怖之色，問道：「那死者是誰？」

戚明星道：「是我的一位親戚，姑娘不必怕，這世上最不可怕的就是死人！」

那姑娘舉目四望，又問道：「那位和尚哪裏去了？」

戚明星一怔道：「和尚？」

那姑娘道：「不是有位和尚麼？我聽見他打敗了山公羊師徒五人……」

戚明星心中暗驚，追問道：「姑娘怎知他是個和尚？」

那姑娘道：「我聽見他唸了一聲『阿彌陀佛』，後來，山羊公又稱他爲法……法……」

戚明星道：「法明禪師？」

那姑娘道：「對了，是法明禪師！他好像很厲害，三兩下就將山羊公師徒打跑了。」

戚明星暗暗吸了一口氣，暗忖道：「他們果然在跟踪我……」

那姑娘見他皺着眉頭，忍不住問道：「你跟那位法明禪師不是一道的？」

戚明星搖搖頭。

那姑娘又問道：「那麼，你是怎麼到這地方來的？」

戚明星不作解釋，一指馬車道：「妳上車吧，我送妳到城門口，然後妳得自己回家去，因爲我不想再入磐安縣城，我有事待辦。」

那姑娘忽然一噘櫻唇，放刁道：「你不告訴我姓名，我不上車！」

戚明星皺眉道：「妳知道我的姓名沒用，今生今世，妳我不可能再有見面的機會。」

那姑娘執拗道：「我一定要知道！」

戚明星不禁苦笑道：「好吧，我姓戚名叫明星，過去曾是個比山羊公師徒更可怕的人物！」

那姑娘忽然笑道：「原來你就是戚明星！」

戚明星一愣道：「姑娘也聽過我這個人？」

那姑娘舉手一指他身後，含笑道：「是他告訴我的！」

戚明星掉頭望去，並不見有人站在身後，情知被她捉弄了，再回頭看她時，竟見她已飛躍於夜空中，正朝山中縱去，觀其身法，輕功竟甚不弱，不禁大出意外，失聲道：「咦，原來妳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

這時，那姑娘已掠出十來丈遠，聽了

戚明星眼看端木煌等也不是天山飛狐勾兆旗之敵，便持齊眉棍加入戰圈。

戚明星的話，脆笑一聲道：「戚明星，救命之恩，容後圖報，現在我要去找山羊公師徒算帳！」

語落，人亦遠去不見！

戚明星發楞着，暗忖道：「這姑娘看來十分精靈刁鑽，不知怎的竟落入山羊公師徒手裏……」

他呆立了一會，然後上車坐下，驅車掉頭，尋路下山而來。

由於天黑路不熟，行駛了將近半個時辰，才駛出方岩山，到了大路上。

就在馬車開上大路之際，驀聞對面大路上蹄聲如雷而至！

戚明星眉頭一皺，煩惱地道：「哼，竟有這麼多人想要奪取寶劍不成？」

話聲甫落，來騎已出現在眼底下。

他一看來騎共有八匹之多，一顆緊張的心才放鬆下來，面浮笑容道：「原來是他們！」

原來，來的是黑龍八俊！

他們疾馳而至，一見戚明星迎面開車而來，連忙一齊勒住坐騎，老大端木煌驚喜的問道：「戚明星，你沒事麼？」

戚明星也停住馬車，笑了笑道：「原來有事，現在沒事了。」

端木煌道：「三花娘子通知我們你被刼，到底是怎麼回事？」

戚明星便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端木煌透了一口氣道：「想不到山羊公也來插上一手，這老傢伙聽說很難對付，這次若非法明禪師現身相救，你恐怕完了。」

戚明星淡淡一笑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我戚明星若是命不該絕，自然有人相救，不過，法明禪師這次現身擊退山羊公，目的並不在救我。」

端木煌也明白法明禪師的目的，點了點頭，面呈凝重地道：「你想擺脫他和風雷眞人，只怕不容易……」

戚明星微笑道：「不要緊，你們只要能護送我到海門我自有辦法擺脫他們。」

端木煌也笑道：「不錯，到了海上，他們就無法跟踪——你還回不回磐安？」

戚明星道：「不，要是諸位沒有東西留在客棧，咱們這就動身吧。」

黑龍八俊都沒有東西留在客棧，於是八人又保護着馬車，連夜取道東行。

端木煌緊靠着馬車而行，含笑問道：「你剛才說的那個姑娘，她有沒有留下姓名？」

戚明星道：「沒有，她開始自稱是嚴員外的女兒，但那是扯謊的。」

端木煌道：「她長的什麼模樣？」

戚明星道：「年約二十出頭，體態容貌均屬上乘，輕功很是不錯。」

端木煌道：「右頸上，有沒有一顆黑痣？」

戚明星道：「我沒注意。」

端木煌道：「她可能是『江湖浪女』慕容燕……」

戚明星微微一怔，道：「江湖浪女慕容燕？」

端木煌笑道：「這個女子，你沒聽說過？」

戚明星搖搖頭道：「沒有。」

端木煌道：「她出現武林已有三四年

，據說無父無母，亦不知師承何人，輕功十分了得，但很任性，從不以爲自己是個女子，什麼事都敢做，因此大家就送給她一個『江湖浪女』的綽號。」

戚明星一哦，笑道：「所謂什麼事都敢做，指的是哪些？」

端木煌道：「她雖不是淫娃，但如看中一個男子，却肯自薦枕席。」

戚明星失笑道：「這還不是淫娃？」

端木煌道：「不是，她氣質很高貴，你若與她相處一回，就知她與一般淫娃大不相同。」

戚明星顧而笑道：「閣下莫非曾與她有過一度春風？」

端木煌點點頭，有些不好意思的笑道：「是的，去年我們在某地邂逅，當她知道我是黑龍八俊之一時，就拉我去酒樓喝酒，我們喝得酩酊大醉，然後……嘿嘿，總而言之，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她已飛了，床頭留下一箋，留言『勿再找我，否則取汝之命』！」

戚明星笑道：「果是個『浪女』！」

端木煌搔搔頭，苦笑道：「你知道，我們黑龍八俊一向放蕩不羈，可是跟她的作風一比，自感遜色多多。」

戚明星道：「不過，我見到的那個姑娘如是她，那麼她找上山羊公的徒弟，未免眼界不高矣！」

端木煌道：「如果是她，我敢說絕不是她自己找上門的，可能她碰上山羊公的四個徒弟，不敵而被擒。」

戚明星道：「閣下對她！是否戀戀難忘？」

端木煌道：「正是，我很想再見她一面，那怕挨刀子也不妨。」

戚明星又復大笑。

談笑中，車抵一鎭。

戚明星問道：「這是何處？」

在前領路的老二公孫强答道：「此爲壺鎭，距海門尙有兩百餘里，要不要在此歇脚？」

戚明星道：「半夜三更，找客棧不方便，還是繼續上路吧！」

於是，八騎一車，經壺鎭而出，繼續東行。

但甫出鎭街不久，在前領路的公孫强忽然停住坐騎，回頭笑道：「各位，有收買路錢的來啦！」

衆人擧目望去，果見前面路上，有個白衣人挺立於馬路中間！

白衣人年約三十五，六歲，身材頎長，腰懸一劍，白面無鬚，如果不是生就一雙鷹鈎鼻，看上去還頗英俊的，鷹鈎鼻使他形成了一張高傲冷俏的面孔，一張不討人喜歡的面孔。

他靜靜挺立於路上，雙目半閉微睜，薄嘴微露笑意，有一種「目空一切」的氣派。

公孫强首先向他拱手，笑問道：「老兄要收買路錢是吧？」

白衣人嘴唇微掀，冷然一哂道：「站開，叫戚明星過來回話！」

公孫强原也是傲骨天生之人，一看對方態度驕傲，心中大怒，當下飄身下馬，擧步迎上去，笑嘻嘻的道：「老兄可眞有種，居然敢在我公孫强面前賣狂！」

語音未了，但聞一聲龍吟響起，旋見一道劍光迅若閃電般奔向白衣人胸前！

「錚！」

白衣人右腕一揚，劍亦脫鞘而出，直豎於胸前，架住了公孫强的一劍，姿態瀟洒至極！

戚明星一見之下，面色微變，連忙一跳下車，上前道：「公孫兄且請退下，容在下與這位朋友說幾句話！」

公孫强一發覺對方劍術不凡，好勝之心更强，那肯後退，但見他掄劍如飛龍翻騰，倏忽間已攻出七八招，與白衣人惡鬥起來。

白衣人守多攻少，但態度異常沉着，對於公孫强的凌厲攻勢，應付起來竟是綽綽有餘。

而且，從他面上所露的冷峻殺氣上看，他似乎正在尋找機會，準備給公孫强致命的一擊！

戚明星越看白衣人的劍法，越覺自己料的不錯，當下，拉着端木煌退到一邊，低聲道：「端木兄快命令弟住手，遲恐無及！」

端木煌却不覺得白衣人有多可怕，聞言詫異道：「怎麼呢？」

戚明星神情沉重地道：「在下如未看錯，此人必是『天山飛狐勾兆旗』！」

一提起「天山飛狐勾兆旗」這個人物，普天之下，可說沒有一人能面不改色。

因爲，他和「大殺俠海書郞」一樣，出道迄今尙未敗過一仗，兇狠則更在海書郞之上！

黑龍八俊雖是年輕一輩的傑出人物，但和名滿天下的勾兆旗一比，却還差得很遠，故端木煌一聽白衣人是勾兆旗時，面色大變，急忙上前喝道：「二弟速退！」

誰知喝聲未了，突聞白衣人長笑一聲，手中長劍倏然一揚，一道耀目的劍光冲天而起！

公孫强好像遭遇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整個人頓被拋起三四丈高，跌出五六丈外。

端木煌等大吃一驚，欲待上前搶救之際，公孫强已然「蓬！」的一聲，跌落地上！

只見他身子落地之後，隨卽一翻而起，但只站起一半，旋又向前撲倒！

原來，他腹部已中了一劍！

端木煌七人大驚失色，急忙一齊跳去，扳轉公孫强的身子，發現他腹部的劍傷長達五寸，深則剛好到達腹膜，只要再深入一分，便將腹破腸流，這不知是他運氣好，或則是白衣人出手有分寸，但雖然不致於死，傷勢也夠重了。

楚偉、谷秀全、干寶通、仇德善、宮漢卿、戎龍六人一看公孫强傷得這樣重，登時個個怒火迸發，一齊霍地站起，長劍同時出鞘，向白衣人圍了上去。

端木煌喝道：「老七留下，救治老二要緊！」

原來黑龍八俊的老七宮漢卿頗諳醫術，對於治療外傷更是拿手，他聽了端木煌的話，便卽納劍歸鞘，轉去自己的坐騎，自革囊中取金瘡藥等物……

這時，端木煌也已仗劍向前，與楚、谷、干、仇、戎五人將白衣人圍在核心。

戚明星忖度白衣人如是「天山飛狐」的話，端木煌六人仍非其敵，故連忙上前勸道：「端木兄請聽在下一言——」

端木煌截口厲聲道：「別說了！就算是千年老狐狸，我兄弟也要討敎討敎！」

長劍一振，發招便攻。

其餘五人亦同時出手，六把利劍勢如萬道刺芒由四面八方攻向中央的白衣人。

好個白衣人，身手確然了得，只見他仰天狂笑一聲，身形倏閃，長劍連揚，但見劍光連續閃動數下，一片「錚錚」銳響中，竟已將攻到圍身的六把劍先後磕開！

繼之，劍光再度閃動，劃起一片令人眼花繚亂的劍網，向四下洒去。

端木煌六人竟無法化解，被迫得往後倒退。

戚明星一見此情，更斷定黑龍八俊不是白衣人之敵，當卽跳上車座，探手自車廂內抽出齊眉棍，掄棍大喝一聲，上前助戰。

於是，七人攻打一個，刹那間鬥成一團。

白衣人好像長着三頭六臂，對於攻到前後左右的每一劍，均能一一化解，毫無忙亂之象！

不過，由於戚明星的加入助戰，他已不像開始那樣予取予求，無暇再運劍反擊了。

雙方激戰良久，戚明星和黑龍八俊雖然略佔上風，却傷不到白衣人分毫，七個人好像在攻打一個影子似的，招招落空！

再戰片刻，白衣人突又長笑一聲，身形驀地冲空五丈，再於空中一折身，竟然飄落於馬車頂上！

戚明星和黑龍八俊正待再度圍上，忽聽得附近有個女人的聲音響了過來：

「住手，不要再打了！」

這聲音，對戚明星和黑龍八俊都很熟悉，他們一聽就知是三花娘子到了，故他們沒再動手，而掉頭向聲音來處望去。

三花娘子的紅轎，不知何時已停在數丈外的路上，轎門仍然深垂，二婢及四轎伕仍侍立於四側！

白衣人顯然是因發現三花娘子到來才脫離戰圈的，這時就站在車上大笑道：「三花娘子，妳來何爲？」

言語神態，仍極高傲跋扈！

三花娘子吃吃脆笑道：「我來，是爲保護他，你呢？」

白衣人道：「我來弔喪！」

三花娘子笑道：「兔死狐悲乎？」

白衣人點頭道：「不錯！」

三花娘子道：「此外，還爲了那口寶劍？」

白衣人怒道：「放屁！」

三花娘子笑道：「不要生氣，既然不是爲了那口寶劍，彼此就好說話了。」

語聲微頓，接着道：「戚明星，回答他的問題！」

戚明星持棍朝他一躬身不亢不卑地道：「尊駕莫非是『天山飛狐』勾大俠？」

白衣人冷傲的答道：「正是，他臨終之前，可曾提起過我？」

戚明星道：「有的。」

天山飛狐勾兆旗面上微現笑容道：「那麼，我和他之間的關係你已知道了？」

戚明星道：「是的。」

天山飛狐道：「他是怎麼死的？」

戚明星道：「中了百花瘴毒。」

天山飛狐道：「我要開棺看看！」

戚明星搖搖頭。

天山飛狐怒道：「爲甚麼？」

戚明星冷冷道：「在下不容許有人凌辱他的遺體。」

天山飛狐眼睛一瞪道：「誰說我要凌辱他？」

戚明星道：「不然，就沒有開棺的必要。」

天山飛狐眯起眼睛，陰惻惻地道：「小子，你自信阻止得了？」

戚明星沉着地道：「試試看。」

天山飛狐大笑一聲道：「好，我空手接你十招，十招之內，我若不能奪下你的齊眉棍，便算你勝！」

說畢，納劍回鞘，跨步立定。

戚明星毫不示弱，掄棍便要攻出。

轎中的三花娘子忙道：「且慢動手，勾兆旗你聽奴家一言。」

天山飛狐笑了笑道：「妳說吧！」

三花娘子道：「奴家聽說你和海書郞曾經數度較技，結果都不分勝負是麼？」

天山飛狐點頭道：「不錯！」

三花娘子道：「你一直想擊敗他，是否？」

天山飛狐又點頭道：「正是！」

三花娘子道：「目的何在？」

天山飛狐冷笑一下道：「無他，山無二虎，世無二雄故也！」

三花娘子笑道：「動機很單純嘛！」

天山飛狐道：「是！」

三花娘子道：「既然如此，如今海書郞已死了，天下已唯你獨尊，你又何必跟死人過不去？」

天山飛狐道：「我沒有此意！」

三花娘子道：「不然爲何要開棺？」

天山飛狐道：「我不相信他已死亡，故要開棺確定一下。」

三花娘子笑哦一聲道：「原來你以爲他僞死，你爲甚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天山飛狐道：「在我的觀念中，他是一隻不死鳥，我不相信他就這樣死了！」

三花娘子道：「奴家見過他的遺容，他的的確確已經死了。」

天山飛狐一哂道：「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三花娘子笑道：「打個賭如何？」

天山飛狐微怔道：「賭甚麼？」

三花娘子道：「你賭他未死，奴家賭他死了，然後由你開棺驗視，如果他還活着，奴家便任由你處置，如果他已死，那麼我只要你跪在我轎前，磕三個頭，喊一聲『娘』卽可，敢不敢？」

天山飛狐摸摸下巴，沉吟良久，忽然笑道：「聽妳這樣說，倒可以確定他已死了……」

三花娘子道：「你如不敢賭，就請上路吧！」

天山飛狐道：「我要弔祭他一下，然後就走。」

說着，探手入懷取出一隻小小的酒葫蘆和一隻酒盅，抬目凝注戚明星道：「小子，把棺木抬下來如何？」（未完）

新派奇情武俠小說

獨孤紅·文
盧令·圖

神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山得莫言指出百花城主贈給他的一式三招刀法並非軒轅刀法，而是殘缺門左手刀法後，頴悟了其中的奧秘，即動身再往百花城探查究竟，臨走前，因不欲莫言同往冒險，覷機點了莫言穴道受制。無法動彈。只有靜臥屋頂以俟穴道自解，未機忽聽樓下傳來二少女談話聲，莫言聽出是蕭棲梧主僕口氣，遂揚聲招呼，將江山行止及目的說出，蕭棲梧決往百花城助江山，三人離開梅家廢宅，遇彭剛與潘朋，向蕭棲梧探聽江山下落，蕭棲梧不明對方來意，向趙剛詢問——

明施擒龍計 暗展縱虎謀

潘朋冷哼一聲道：「老夫相信他不認識『雙鳳門』的人，他要是認識他就沒那麼大胆了！」

蕭棲梧訝然道：「潘護法這話……」

彭剛道：「本門找的只是江山，跟姑娘妳沒關係，本門也不想多牽連別人，姑娘要是知道江山現在何處——」

蕭棲梧道：「我不說過了麼，我是江山的朋友，二位有什麼事找我也是一樣。」

只聽潘朋沉聲說道：「小小年紀個女孩子家懂得什麼，江山那小畜生擄去了本門公主。這件事找妳也是一樣麼。」

蕭棲梧微微一怔旋即說道：「這位潘護法說話可眞和氣啊，那要看江山是不是擄去了『雙鳳門』的公主，要是眞的我照樣能担當。」

潘朋道：「自然是眞的，憑『雙鳳門』的聲威及老夫二人的身份，難道還會無中生有，血口噴人不成？」

蕭棲梧道：「『雙鳳門』在武林中的聲威不小，二位在『雙鳳門』中的身份也不低，無中生有，血口噴人相信還不至於，沒弄淸楚眞象便魯魯莽莽的大興問罪之師倒有這個可能。」

潘朋臉色一變道：「妳——」

莫言剛才還有點滿頭霧水，現在聽蕭棲梧這麼一說，立即恍然大悟，忙道：「貴門那位公主可是女扮男裝化名黃君？」

彭剛一點頭道：「不錯，那就是本門公主。」

莫言忙笑道：「二位，誤會，誤會，這也是個大誤會，二位可知道，江山也在找貴門那位公主……」

彭剛目光一凝道：「怎麼說，江山也在找本門公主？」

「可不，」莫言道：「二位不知道，貴門那位公主前些日子確實跟江山在一起沒錯，可是兩天前貴門那位公主跟江山結伴上『梅嶺』『史祠』查一件事，貴門那位公主告訴江山她有事出去一下，讓江山在史祠裏等她，那知她這一出去就沒再回『史祠』。」

彭剛道：「這個老夫知道，那是本門這位潘護法奉門主之命把公主召回去。」

莫言爲之一怔道：「怎麼說，那是貴門主下令把貴門那位公主召了回去，唉，江山還以爲是誰把她擄了去，一直都掛着心……」

蕭棲梧也道：「旣是這樣，貴門怎麼還找江山要人？」

潘朋道：「他追上我們用那卑鄙下流的手法又把本門公主擄了去，本門怎麼不該找他要人！」

蕭棲梧，莫言俱為之一怔，莫言詫聲說道：「怎麼說，江山他又追上你們把貴門公主擄了去？」

蕭棲梧道：「這麼說二位是追他一直追到了此地？」

潘朋道：「可以這麼說！」

莫言搖頭道：「不對，不對，這你們就是無中生有，血口噴人了，江山在離開『史祠』後就一直在找那位黃君，沒離『揚州』多遠就碰見了我，一直到一個時辰之前才跟我分了手，而且到現在為止他還不知道黃君就是『雙鳳門』的公主，擄去貴門公主的人怎麼是他？」

潘朋目射寒芒逼進一步道：「你說誰無中生有，血口噴人？」

莫言道：「明明不是他，你們硬指是他，這不是無中生有血口噴人是什麼？」

潘朋勃然色變，閃身欺了過來，探手就抓。

蕭棲梧道：「慢着，把事情弄清楚之後再動手不遲。」

她輕抬柔荑，那水葱般一把玉指點向潘朋的掌心，看似緩慢，其實奇快無比，根本就不容潘朋變招。

潘朋神情一震，飄身退了回去，驚異目光直逼蕭棲梧，沉聲說道：「女娃兒，妳是……」

蕭棲梧道：「江山的朋友，至於我的姓名，那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我得代江山弄清楚這件事，請答我問話，照這麼說貴門公主是在被貴門主召回的半路上被人擄去的？」

潘朋一招被逼回，一時沒敢再躁進，一點頭道：「不錯。」

蕭棲梧道：「貴門公主被擄的當時，二位都在場麼？」

潘朋沒說話。

彭剛道：「在是在，不過，老夫二人跟一個隨從都被藥物迷昏了過去，並不知道。」

蕭棲梧微微一怔道：「這麼說二位並沒有親眼看見江山擄人？」

彭剛雙眉微皺，道：「不錯。」

蕭棲梧道：「那麼二位怎麼跑到『揚州』來找江山要人？」

潘朋冰冷說道：「那下五門的蒙汗藥是下在山泉裏，老夫二人醒來之後在上流找到一對男人穿着薄底快靴的腳印，本門公主進入江湖以來認識的人不多，又是跟江山剛分手，不是他是誰？」

蕭棲梧淡然一笑道：「我再請問一句，找江山要人之舉，是二位擅做主張，還是奉了貴門主的令諭。」

潘朋道：「公主這趟出遊，是由老夫二人率衆隨從護駕，老夫二人，自有責任找回公主，不過，老夫二人已派人回報門主了……」

蕭棲梧微一點頭道：「那就好，我不妨再告訴二位一句，江山沒有擄人，擄人的也不是江山，二位職責所在，心裏為難，乃屬人之常情，也可見二位對『雙鳳門』耿耿忠心的一斑，原無可厚非，只是二位太莽撞，太冒失了，像二位這種要人法，到那兒也說不通，我奉勸二位一句，二位要眞心急主難，還請改變方向，另覓途徑，要不然貴門公主倘有什麼失閃，二位日後可難見貴門主。言盡於此，失陪！」

她轉身要走。

彭剛突然說道：「姑娘請留一步！」

蕭棲梧回過了身。

彭剛沉聲道：「我二人生死事小，本門公主安危事大，姑娘可以保證江山眞沒有……」

蕭棲梧道：「我可以以『長恨客』三個字担保。」

莫言毅然道：「我莫言也可以押上這條老命。」

彭剛臉色一變道：「姑娘是『長恨客』的蕭姑娘？」

蕭棲梧道：「不錯，正是蕭棲梧。」

彭剛轉望莫言，道：「你是『風塵三奇』中的莫言？」

潘朋一聲怒笑道：「弄了半天原來是……南宮家的人跟莫騙子的話豈能相信，那姓江的有你們這種朋友又豈會好到那兒去？險些被你們誆了，把江山交出來！」

閃身撲向蕭棲梧。

翠吟冷叱一聲道：「你敢罵我家姑娘，我打爛你的嘴。」

她飛身迫了上去。

蕭棲梧沒想到翠吟會出手，翠吟怎麼會是「雙鳳門」護法的對手，她一驚就要出聲喝止，但却已經來不及了。

只聽潘朋一聲沉喝：「小小丫頭也敢逞強，給我滾。」

他單掌一抖翠吟驚呼聲中踉蹌暴退。

蕭棲梧大驚失色，忙迎前扶住翠吟，這當兒潘朋已跟着撲到，蕭棲梧一雙美目之中電閃冷芒，抬玉手一連拍出三掌。

顯然姑娘她已動了肝火，存心不讓潘朋逃出手去。

潘朋身為「雙鳳門」護法，一身技藝自非等閒，他一連化解了蕭棲梧兩掌，然而蕭棲梧這第三掌尤其快速，簡直賽過迅雷奔電，潘朋那第三招還沒來得及出手，她那第三掌已帶着勁風當胸拍到。

潘朋大驚，暗一咬牙急挪身，砰然一聲，蕭棲梧那一掌正中右胸，只差一點便中心窩，饒是如此也够潘朋受的，他張嘴噴出一口鮮血踉蹌後退，要不是彭剛扶得快他那一交非摔在地上不可。

潘朋性情暴烈，自成名以來從沒有落敗過，前些日子受挫「江山」掌下，心裏早就蹩着火，所以他恨上了「江山」，如今又傷在蕭棲梧纖纖玉手之下，他那受得了？厲喝一聲，不顧內傷掙脫彭剛的扶持，瘋狂一般二次撲向蕭棲梧。

彭剛大驚，伸手一把沒抓住，雙方距離近，就這一抓落空的工夫，潘朋已撲近蕭棲梧，他還沒出口，蕭棲梧已一指點出，只聽潘朋霹靂般一聲大吼，張嘴又是一口鮮血，身軀往後一仰，砰然倒地，兩眼緊閉，臉色慘白，寂然不動。

彭剛心胆欲裂，一步跨到，出指飛點潘朋前胸四處大穴，然後抱起了潘朋，抬眼望向蕭棲梧，鬚髮微張，兩眼冷芒暴射：「彼此並無深仇大怨，妳出手……」

蕭棲梧嬌靨上罩着一層濃濃寒霜，冰冷說道：「你可看見他是怎麼對我這個侍婢的，我留他一條命在已屬便宜。」

彭剛一點頭道：「好，蕭棲梧，『雙鳳門』記住妳這句話！」

轉身騰起，去勢如飛，兩個起落就不見了。

莫言忙上前一步道：「翠吟姑娘傷得怎麼樣……」

蕭棲梧臉色稍緩，道：「謝謝老人家，不碍事，肩上中了一掌，所幸沒傷着肋骨，過一兩天就好了。」

只見翠吟臉色發白，雙眉緊皺，右手撫着左肩，看樣子相當疼痛。

蕭棲梧道：「翠吟，這也是給妳個教訓，幸虧他出手不太重，要不然妳這隻胳膊就別想要了，下次沒我的話絕不可再不知天高地厚的亂出手了，聽見了麼？」

翠吟滿眼淚光低下了頭。

莫言道：「翠吟姑娘也是衞主心切，姑娘怎麼忍心再怪她……」

苦笑一聲接道：「說來說去都怪我這名聲不好，我要不報莫言這兩個字，不就什麼事也沒有了麼，其實我坑的騙的都是些歪道兒上……」

蕭棲梧道：「老人家，先說來歷的是我，蕭棲梧這三個字還不是一樣，但求仰不愧，俯不怍，又何必計較世情之毀譽褒貶，咱們已經躭誤不少工夫了，快走。」

莫言老眼微睜，一點頭道：「說得是，但求仰不愧，俯不怍，又何必計較世情之毀譽褒貶，謝謝姑娘，莫言受教了。」

大步行去！

× × ×

日暮時分，落霞滿天。

「百花城」前來了一個洒脫俊逸的年輕白衣客，是楚雲秋！

在「賽刀會」的時候，「百花城」城門大開，城外三山五嶽，四海八荒豪雄畢集，萬頭攢動，何等熱鬧？

而今，「百花城」城門緊閉，四外空蕩寂靜，除了那陣陣歸鳥低空掠過之外，再也難看見什麼，再也難聽見什麼。

楚雲秋老遠望見那緊閉的城門就皺了眉，如今他一雙眉鋒皺得更深。

難道說如今的「百花城」成了空城。

「百花城」的人沒有理由撤走。

「百花城主」也沒有理由捨棄這片基業！

楚雲秋猛吸一口氣，揚聲發話：「城上那位在，江山求見城主，請開城！」

怪了，他這句話剛說完，兩扇巨大的城門在隆隆聲中緩緩打開了，當門而立的，是個腰佩長劍，戴銀色面具的瘦高白衣人，只他一個人，再沒有看見第二個人，從城門望進去，裏頭也是一片寂靜空蕩！

楚雲秋悄悄有些詫異。

那白衣人冷電般目光掃了楚雲秋一下，旋即側身退後一步。

楚雲秋沒有猶豫，邁步走了過去，他進了城，那白衣人又關上了城門，道：「往裏去就是，自有人給你開城，自有人引你去見城主。」

楚雲秋沒說話，大步往裏行去。

那白衣人沒說錯，內城有人開門，禁城也有人開門，只是除了那開門的就沒多看見一個人。

進了禁城，那開禁城的白衣人陪着楚雲秋往那座宏偉的宮殿行去。

楚雲秋很輕淡地問了一句：「『百花城』怎麼大異往昔？」

那白衣人淡然答了一句：「你錯了，應該說『百花城』大異『賽刀會』時期，『百花城』平時就是這樣。」

楚雲秋沒再問什麼。

那白衣人也沒再說什麼。

進入大殿，大殿裏空蕩寂靜，一個人也沒有，連燈也沒點，顯得有點暗。

楚雲秋負手背後，淡然說道：「『百花城』可眞是大異『賽刀會』時期啊！」

那白衣人沒說話，跟沒聽見似的，逕自垂手肅立。

轉眼工夫之後，殿後一扇門裏走進來一個人，正是那位「百花城主」，只他一個人。

他進殿一怔，旋卽斂聲朗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你回來了，好極了，好極了！」

說話間他走過來落了座，目光一凝，上下打量楚雲秋，道：「莫非你沒找到我要你找的人？」

楚雲秋道：「要是沒找到，我也就不會來見城主了。」

百花城主兩眼冷電暴閃，道：「妙極了，你辛苦了，他現在……」

楚雲秋道：「城主可否讓我先談談另一件事？」

百花城主道：「可以，可以，當然可以，現在你是本城的貴賓，稍時我要好好的欵待你，談什麼，你說吧！」

楚雲秋探懷取出那一頁三式刀法，道：「請問城主，這是『軒轅刀法』，還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

百花城主身軀一震站了起來，目中冷電直逼楚雲秋，道：「誰告訴你這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我要你找的那個人麼？」

楚雲秋道：「你要我找的那個人，為什麼你會以為是他？」

百花城主道：「你認不出，你要認得出當初你不會要，而且你當時就會質問我，武林之中認得出這種刀法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楚雲秋道：「你忘了，你要我找的那個人既瞎又啞。」

百花城主道：「我沒有忘，我怎麼會忘，可是除了他……」

楚雲秋道：「是誰認出這是『殘缺門』『左手刀法』的，這並不重要，我已經知道這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你也已經承認了，這就够了，你是什麼用心，我明白，我可以不計較，可是有件事我必須要弄清楚，你也必須據實告訴我，你是不是『殘缺門主』？」

百花城主道：「你先答我一句，我要你找的人如今是死是活！」

楚雲秋道：「活着，我對你起了懷疑，而且在我沒有明白是非曲直之前，我也不會隨便為你殺人。」

百花城主兩眼寒芒一閃，道：「這麼說，你是不想知道你要找的那個人的住處了！」

楚雲秋道：「我要找的那個人還在人世麼？」

百花城主仰天大笑，震得大殿裏嗡嗡作響：「好，好，好，我認為咱們該換一個地方談談！」

他這句話剛說完，楚雲秋倏覺站立處往下一陷，他做夢也沒想到「百花城主」會在這地方施鬼域伎倆，要提氣時已來不及了。一個身軀如飛墜下，剛落下一人多深，只聽頭頂砰然一聲，下陷的翻板又合上了，沒有一點縫隙眼前馬上漆黑一片。

楚雲秋的身軀還在不停地往下落，他唯恐下面另有什麼歹毒埋伏，猛提一口氣使身軀緩緩飄落，同時運功護住了週身大穴。

緩緩的飄落中，腳下碰着了地，很平坦的地，他落地凝立，靜等各種可能的變故，豈料等了半天却是一點動靜也沒有，並沒有意料中的歹毒埋伏。

這當兒他兩眼已可辨物了，只見立身處是一個丈餘見方，方方正正的石室，四壁，連地上都是一塊塊的靑石砌成的，既光滑又乾淨。

仰望頭上，約莫四五丈高，別說有個蓋蓋得密不透縫，就是沒有那塊蓋，想憑一口氣中途不換氣借力竄上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楚雲秋知道，他算是陷在這兒了。

他也知道，越是處在陰黑的環境裏越要保持鎭靜，急亂於事無補。

現在頭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脫困，明知道不容易，可是他不能不勉力試試，他也不能放棄這希望。

他認為脫困的唯一一條路在上頭，也就是從那處掉下來還得從那兒出去。

一念及此，他吸一口氣抬眼上望，兩腿微曲，剛要騰起。

忽聽左上方「小小」地一聲輕响，隨見一道燈光射了進來。

楚雲秋忙提眞氣，閃身貼向左邊石壁，同時抬雙掌護住頭胸。

他抬眼上望，只見左上方石壁上開了一個小方洞，燈光就是從那個小方洞裏射進來的，就在這時候，百花城主的話聲從那個方洞裏傳了進來：「這個地方怎麼樣，是不是比上頭舒服些。」

楚雲秋道：「你好不卑鄙。」

「卑鄙？」百花城主笑道：「兵不厭詐，這四個字你可懂？」

楚雲秋道：「不管怎麼說，我被你坑在了這兒也只有認了……」

百花城主笑道：「那怕你不認！」

楚雲秋道：「你打算把我怎麼辦。」

百花城主道：「這個等會兒我自會告訴你，現在我要答覆你一問，你問我是不是殘缺門主，我可以告訴你，我就是殘缺門主。」

楚雲秋臉色一變道：「你應該讓我早點兒知道。」

百花城主笑道：「讓你早知道怎麼樣，你好把父親所習『左手刀法』的那筆帳扣到我頭上。」

楚雲秋大吃一驚，閃身離開左邊石壁驚喝道：「你怎麼說，你知道我是誰？」

百花城主笑道：「當然知道你是誰，你不姓江，也不叫什麼江山，你姓楚，叫楚雲秋，『神手書生』楚凌霄的兒子，不會錯吧！」

楚雲秋道：「你怎麼知道……」

百花城主道：「說穿了不值一文錢，因為你長得很像楚凌霄，你頭一回到『百花城』的時候，我第一眼就認出了你！」

楚雲秋道：「那時候你為什麼不當面點破？」

百花城主道：「剛才我不已經告訴你了麼，我不能讓你把楚凌霄所習『殘缺門』『左手刀法』的那筆帳扣在我頭上。」

楚雲秋道：「聽你的口氣，好像你知道當年引誘我父親改習『左手刀法』的是誰？」

百花城主道：「我當然知道，想習我『殘缺門』『左手刀法』的人都得有人引荐，我身為門主，焉有不知道引荐的人是誰的道理？」

楚雲秋道：「是誰？」

百花城主道：「按理，我不該告訴你，可是看在你我同仇敵愾份上，我願意告訴你，引荐你父親改習我『殘缺門』『左手刀法』的那個人，你已經見過了。」

楚雲秋先聽得一聲「同仇敵愾」，再入耳一句「已經見過」，馬上就想到是誰了，他的心頭一震道：「你可是指那『殘廢老人』？」

百花城主道：「不錯，就是他，可惜你已經找到了他却又當面錯過！」

楚雲秋冷冷一笑道：「你把我當成了三歲孩童。」

百花城主道：「怎麼，你不信？」

楚雲秋道：「我當然不信。」

百花城主說道：「我有欺騙你的理由麼？」

楚雲秋道：「當然有，你想讓我帶你殺他！」

百花城主笑笑道：「楚雲秋，你是個聰明的人，現在我還用得着假你之手殺他麼？不錯，頭一回我確有假你之手殺他的意思，那是因為他也是你的仇人，應該算不得我用什麼計謀欺你。」

楚雲秋道：「那麼當初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他就是引誘我父親改習『左手刀法』的人。」

百花城主道：「當初我要是告訴你這個，勢必暴露我的身份，一旦暴露了我的身份，你還會相信我的話麼？」

楚雲秋道：「那麼現在……」

百花城主道：「現在我並不計較你相信不相信了，是不？」

楚雲秋道：「那麼你又為什麼用那三招『左手刀法』害我，你跟我並沒有什麼仇怨……」

「不錯，」百花城主截口道：「我跟你並沒有什麼仇怨，可是父債子還，楚凌霄欠我的應該由你來償還，所以我把那三招『左手刀法』佯稱『軒轅刀法』給了你，憑你的一身武功，當不至於死在搶奪這三招刀法的人手裏，可是終有一天你會死在這六招刀法之下，到那時我兵不血刃，手不沾腥就把你父親欠我的要回來。」

百花城主的話聲倏轉狠毒，道：「你父親欠我一隻手，欠我一爿基業！」

楚雲秋道：「我父親欠你什麼？」

楚雲秋道：「你這話……」

百花城主道：「你可知道我的左手是怎麼斷的？你可知道我『殘缺門』為什麼遷來『百花城』？」

楚雲秋道：「難道說我父親毁了你的左手，毁了你『殘缺門』的基業？」

百花城主道：「一點不錯，你的父親不找引荐他的人，反而遷怒於我，周瑜打黃蓋，這能怨得了我麼？」

楚雲秋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百花城主說道：「在你父親被圍攻之前。」

聽他這麼說，顯然他並不知道當年被圍攻的不是「神手書生」楚凌霄，他既然不知道這件事，自然也就不會知道楚凌霄現在的下落。

楚雲秋當然不會傻得告訴人家，他道：「我父親做的事，我這個做兒子的，不便評論是非，不過，你把這筆債算到我頭上……」

百花城主道：「不該麼？」

楚雲秋道：「你有你的理，我怎麼說你也不會放我出去，我只有認了，你告訴我，那引誘我父親改習你『殘缺門』『左手刀法』的人究竟是誰。」

百花城主「咦」地一聲道：「我不是告訴你了麼，就是我讓你找的那個殘廢老人。」

楚雲秋道：「我問你他是何許人，武林中的那一個？」

百花城主道：「你不必問他是誰，即使你知道他是誰又能怎麼樣？」

楚雲秋道：「問問總可以，臨死之前落個明白不好麼？」

百花城主道：「臨死之前落個明白固然好，可是我不能告訴你，因為他奪了我的愛妻，毁了我的家，我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他是誰。」

楚雲秋道：「這是為什麼？讓人知道他是誰，對你……」

百花城主道：「對我自然不好，要不然我就告訴你了。」

楚雲秋道：「對你有什麼不好？」

百花城主道：「那是我的事，跟你沒關係。」

楚雲秋道：「難道說你還怕一個將死的人？」

百花城主道：「話不是這麼說，縱然你是個將死的人，可是你終是個人。」

楚雲秋道：「我知道他是誰，你信不

信？」

百花城主道：「是麼，那你還問我幹什麼？」

楚雲秋道：「原來你是不信。」

百花城主道：「我的年紀比你大一倍有餘，你却把我當成三歲孩童。」

楚雲秋道：「他是『揚州』梅家的梅凌烟，可對？」

百花城主詫道：「梅凌烟？你為什麼說他是梅凌烟？」

楚雲秋道：「你知道梅凌烟麼？」

百花城主道：「當然知道，武林世家，『江南』首富，我要是不知道，豈不是太以孤陋寡聞？」

楚雲秋道：「是他麼？」

百花城主道：「我要說不是，恐怕你不會相信，所以我乾脆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你說他是誰他就是誰好了。」

楚雲秋道：「你倒眞莫測高深啊！」

百花城主道：「楚雲秋，我沒工夫再跟你說話了。我要走了……」

楚雲秋忙道：「慢着，你再答我一句，那殘廢老人為什麼會落得那等模樣？」

百花城主道：「這我可以告訴你，我毀了他的容，剜了他的眼，割了他的舌，斬了他的手，恨只恨我沒有廢了他的兩條腿！」

楚雲秋心頭一陣震顫道：「你還不解恨麼？」

百花城主道：「不把他碎屍萬段，挫骨揚灰，難消我心頭之恨！」

一頓接道：「我不再說了，我要帶着我『百花城』的劍手找我的仇人去，我要手刃他，至於這座『百花城』，今夜三更就會爆炸，我埋在地下的炸藥不少，只一下就會讓整座『百花城』灰飛湮滅，變為平地，這又是我一片基業，好在這回是為埋葬你，我心裏還好受點兒，言盡於此，再見了，楚雲秋。」

「叭！」地一聲，那個小洞又合上了，燈光也沒了。

楚雲秋聽得心神狂震，他猛提一口氣貼牆騰身拔起，到了三丈左右處，他翻腕掣出他那把小玉刀，猛力一下拔起了石壁，一隻手抓着刀把換氣借力再騰身，看見已到頂上翻板，暗聚眞力，猛揚雙掌，全力施為向着頂上劈了出去。

只聽砰然一聲巨响，震得四壁為之顫動，頂上的翻板未動分毫，楚雲秋却被他疾旋四溢的反震之力震了下來，幸虧他匆忙中提氣，要不然非摔傷不可。

楚雲秋一擊未奏效，反而差一點傷了自己，他怔在了那兒，這一怔人也漸漸趨於平靜，他知道自己已凶多吉少，可是他更明白急亂並沒有用。定過神來，他低下了頭，這一低頭不要緊，他一眼瞥見左邊石壁下不知道什麼時候多了一些沙土。

他心中一動忙伸手摸向左邊石壁，他摸着了，他看見了，有一塊青石邊緣砌的土掉了，露出個洞，而且有風從那個洞裏吹進來。

楚雲秋心頭一陣狂跳，這必然是剛才他那全力施為的一擊震出來的。

百花城主剛才就在隔壁，不正表示隔壁是個通外頭的地方？

楚雲秋騰身又起拔下了他那把小玉刀，沿着那塊青石邊緣的縫隙一點一點的扎，一點一點的挖，頓飯工夫之後終於把一塊青石挖了下來。

石壁上一個一尺見方的洞，風從這個洞口往這邊灌，那邊跟這邊一樣，也是黑忽忽的，不過楚雲秋可以看出那是條彎曲的甬道，盡頭不知道有多深，不知道通往何處。但既然有風那就表示一定有地方通外頭，這就行了。

甬道裏沒有人聽聽也沒有一點動靜。顯然，百花城主已走了多時了！

楚雲秋矮身輕輕鑽了過去。

到了石壁這邊這條甬道內，他連停都沒敢停便順着甬道往前奔去，東彎西拐一陣之後，前面突然出現了一綫光亮。

不是天光，是燈光，現在是夜裏，即使是十五月圓也沒這麼亮，自然是燈光無疑。

有燈光的地方就該有人，楚雲秋立即凝力運功減低了速度。

近了，他看清楚了，那絲光亮是從前面不遠處左邊石壁上射出的，到了近前一看，原來是兩扇虛掩着的石門，光亮是從門縫裏透射出來的。

凝神聽聽，石門的那一邊沒有什麼動靜，似乎是沒有人，沒有人的地方怎麼會有燈，難不成是臨走忘了熄燈了？

楚雲秋心念轉動間抬手緩緩推開了兩扇石門，門開了，好大的一間石室，地上是紅氈，頂上是琉璃宮燈，傢俱擺設無一不精美，無一不豪華，只是太零亂了，似乎是被誰翻過，東西扔得東一排，西一排的，地上都滿了。

楚雲秋沒工夫進去細看，早一步離開這座「百花城」就多一綫生機，他轉身要走，却一眼瞥見衣裳堆裏露着一樣東西，那是幅畫，露着一半，不是別的畫，是幅畫像，而且是幅女子畫像。

楚雲秋現在對女子畫像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忍不住一步跨了進去。

從衣裳堆裏拉出那幅女子畫像一看，他不禁怔住了。

畫像上的女子，絕美，譽之為國色天香，風華絕代毫不為過，穿一身玄裝，雲髻高挽，環珮低垂，淺淺含笑，儀態萬千，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畫上題的有一首詩，是一首七絕：「夜半春雷驚夢殘，覺來淚痕猶未乾，雲裏尺素難託寄，一軸小影盼君憐。」

上欵是四字「凌霄密藏」，下欵是九字「含烟於甲午年春二月」。

這不就是「歸元寺」那老和尙說的那幅畫像麼？

老和尙沒騙他，確有這麼一幅畫像，照畫上那首題詩看，這畫中女子含烟不但是乃父的紅粉知己，而且兩個人的關係還相當親密，只是，這幅畫像現在怎麼會落在「百花城」裏？

難道說當日以百顆明珠代價，讓樂無畏遠赴「漢陽」誆去這幅畫像的不是梅凌烟，是這位「百花城主」？

不對，樂無畏說那人說話是「揚州」口音，而這位「百花城主」並不帶一點「揚州」口音。

而且「揚州」梅家廢宅，水榭牆上發現的那闕陸放翁的「釵頭鳳」，分明是梅

凌烟寫下的，上欵有個「含」字，也極有可能是「含烟」兩個字，照這麼看梅凌烟跟這叫「含烟」的女子很可能也有關係，也就是說當日以百顆明珠代價讓樂無畏遠赴「漢陽」歸元寺騙去這幅畫的，十九是梅凌烟，那麼這幅畫像如今怎會在「百花城」裏？

難道說那殘廢老人不是梅凌烟，這「百花城主」才是梅凌烟，「百花城主」所說的奪他愛妻，害得他家破人亡就是指當年梅家遭遇的變故！

楚雲秋好不容易本來明白了，這麼一來他却又糊塗了。

他想整理思路靜靜的想下去，奈何他不敢多待，無暇多想，定了定神把那幅畫像往懷裏一塞，翻身撲了出去。

他飛身疾馳，轉眼工夫之後，他聽見了虫鳴還有蛙鳴，顯然已離出口不遠，他精神一振加速撲了過去。

拐過了一個彎，他看見了一個漆黑的洞口，一陣陣的風就是從這個洞口裏吹進來的。當然，那是出口！

眼看到了出口，楚雲秋反倒減低了速度，緩下了身法。

洞口長着一片雜樹，枝葉相當茂密，楚雲秋凝神聽了一下之後，撥開枝葉竄了出去。

出洞再看，這個洞口是在「百花城」後的一條土溝裏，緊挨着「百花城」的城牆，他毫無阻攔地逃出了「百花城」，但他却不敢多停留，因為他還沒有脫離險地，能炸毀整座「百花城」的炸藥威力自是相當大，不離遠一點恐怕仍難免被震威波及，是故他一出洞口就翻上土溝，往夜色中飛掠而去。

這時候在「百花城」裏一座高高的瞭望硼上，正有一個人在看着他，看着他從那個洞口出來看着他翻上土溝飛掠而去。

這個人赫然是「百花城主」！當他望着楚雲秋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夜色裏之後他忽然笑了，却笑出了聲，笑得洋洋得意！

× ×

楚雲秋一口氣奔到了一處山脚下，他不知道他跑出了多遠，但他自信已脫出了震威範圍。

他並不累，可是他坐下來，他要靜靜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夜涼似水，羣星閃爍，這地方四野無聲，聲響在樹間，該是想事情的好地方。

他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從新整理思路。如果「百花城主」就是「殘缺門主」是梅凌烟的話，那殘廢老人又是誰？「百花城主」說那殘廢老人就是引誘乃父改習「左手刀法」的人，這話可信麼？

他認為可信，只因為「百花城主」料定他必死，不可能再對他有虛言假話。

「百花城主」的話可信，可是他對他自己的推測却又起了疑問！

他懷疑梅恨天是「揚州」「梅家」的後人，也就是梅凌烟的兒子，假如「百花城主」是梅凌烟，他又怎麼會以「殘缺門」那套「左手刀法」害他自己的兒子。

那麼，是「百花城主」不是梅凌烟，還是梅恨天不是梅家後人，不是梅凌烟的兒子？

要是「百花城主」不是梅凌烟，他何來這幅畫像，除非當初讓樂無畏去騙這幅畫像的不是他，那麼讓樂無畏去誆那幅畫像的又是誰呢？

他不想還好，越想竟越糊塗！

就在他越想越糊塗，越想越煩躁之際，他忽然瞥見一條人影在二三十丈外疾閃而逝，身法奇快。

他霍地站了起來，打算走過去看看，可是他身軀才動便又停下來了，因為他突然想到不該多管閒事，也沒工夫多管閒事，早要搶在「百花城主」前頭找到那殘廢老人才是正經。

一念及此，他就要走，驀地一聲慘呼從適才黑影疾閃而逝方向傳了過來。

他心頭一震，顧不得再想正經，提一口氣飛身撲了過去。

二三十丈距離轉眼間，到了適才黑影疾閃而逝處，他一眼便看見前面十丈左右處地上倒臥着一團黑影，他騰身又撲了過去。

到近前再看，地上倒臥的是個黑衣人，四肢橫伸，面向上倒臥。正眉處有一個血洞，還在汩汩地往外冒血。

好狠，好辣的手法這是誰下的毒手？

楚雲秋剛蹲下去，忽然目閃寒芒又站了起來，抬眼望着五六丈外一片矮樹叢冷然發話：「敢做就敢當，不必縮頭縮尾，出來說話。」

這句話剛說完，那片矮樹叢裏傳出一聲冷叱，一條矮小人影帶着一片勁風撲了過來，人還沒到一縷破空之聲便已襲到！

楚雲秋從那一聲冷叱中便聽出來人是個女子，再覺出那縷破空之聲襲的是他的面門，馬上明白地上這黑衣人是死在來人這種還不知道是何物的暗器下。

他先一低頭，一縷勁風從頭頂掠過，緊接着來人已撲到，楚雲秋沒再躲，抖手一掌揮了出去。

一聲驚呼，那條矮小人影在半空中滾翻倒射，一個凌空跟頭落地，踉蹌幾步才拿樁站穩。

楚雲秋這一掌是用了五成眞力，那是因為在沒有明瞭眞象之前他不願傷人，要不然來人非傷在他掌下不可。

楚雲秋一掌擊退來人之後立即冷然說道：「一個女兒家出手怎麼這麼狠毒。」

「住口，」那矮小人影是個黑衣蒙面女子，一個黑布罩罩住一顆烏雲螓首，只在兩眼處挖了兩個洞，只聽她冷叱一聲道：「殺你們這種毫無人性的惡徒就得用這種手法，我還嫌便宜呢。」

閃身又要撲！

楚雲秋一怔忙道：「慢着！」

那黑衣蒙面女子道：「你用不着說什麼了，我要你死得比他更慘。」話落，人已撲到，一隻雪白的手掌當胸便抓。

楚雲秋側身躲過，道：「妳恐怕誤會了，我跟地上這個人不是一路的。」

那黑衣蒙面女子冷笑一聲道：「你把我當成三歲孩童，不妨告訴你，我殺他就是為引你們上鈎的。」

旋身一掌拍了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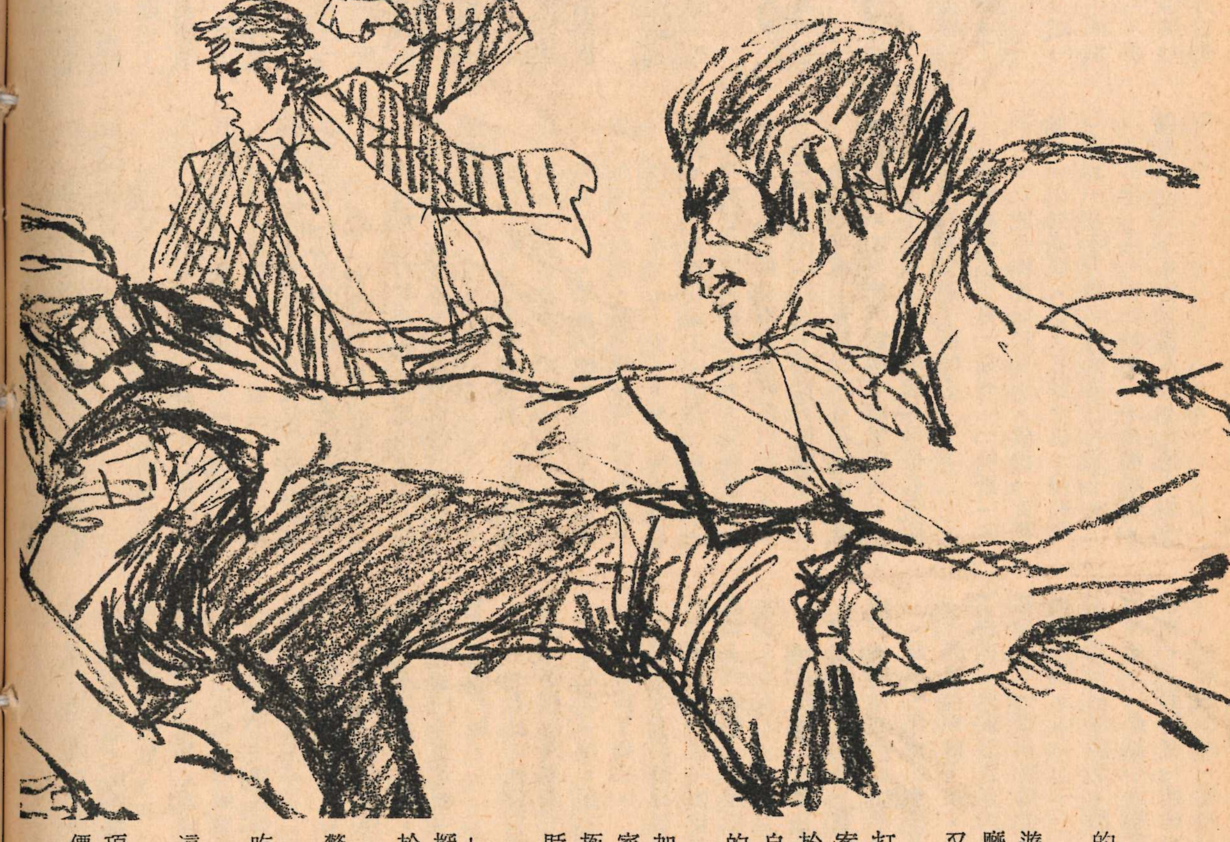
楚雲秋硬迎一掌，砰然一聲又把黑衣蒙面女子震得踉蹌暴退，道：「就憑我這兩掌，我若跟地上這人是一路的，妳早就傷在我手下了！」

（未完）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王蜀蓉·圖

蓋世太保



大批賊贓 競價拍賣

特警組人員突然奉到密令，調查各地盜賊頭子紛紛雲集本市的眞相。於是阿生又要忙個不了。

許多年來世人就給某市冠上一個「自由天堂」的美譽，跟着遊客雲集，又再加上一個「購物天堂」的稱號，連同原來的「什麼之珠」，也眞可以稱得上「銜頭多於一切」。可是，實際情形又如何？

自由的確是太自由了，喜歡殺人的便殺人，喜歡打刼的也有打刼的自由，萬一不幸給警方捉住，送上法庭，法官當然亦有判案的自由。假如犯罪者够運，判入教養院，甚至就此無罪省釋，於是他仍然可以「還我自由」，繼續下去，他自然仍然可以自由自在地一再刼殺，只要不是殺到法官大人那兒去，機會仍然是有的，問題是要看運氣。

說到「購物天堂」嗎，這美譽早已消失於無形。政府爲了增加收入，市長早就變了「營業經理」，他的唯一任務就是多替祖家賺多幾個銅板。於是創先加租加稅，甚至炒地皮，無所不用其極。物價既然激漲，偏偏那個窮鬼祖家的幣值一日不如一日，一貶再跌，試問又有什麼辦法不弄至百物飛漲，人不聊生呢？

所謂繁榮，進步，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眞正認爲這是「天堂」的，相信只有罪犯們。難怪國際性的犯罪集團，紛紛派人到來探索一下，最近特警組的情報指出，東南亞各地的罪犯們已會師於此，到底他們是「交流經驗」呢、抑或召開「業務會議」？

阿生奉命率領一班特警深入調查其中眞相，結果却令他大感驚愕！

阿生的師父呂偉良是個老江湖，在當地三教九流社會中非常吃得開，所以阿生要找尋一些線索，許多時都可以從心所欲。

但是，根據阿生搜集的資料顯示，幾乎令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這是眞的。

原來當地一間「賊贓公司」日前曾向東南亞各地秘密發出一項通告：有一批十分貴重的贓物，將在這家公司的地下拍賣場競價拍賣。

「賊贓公司」並非空中樓閣，只要稍爲留心一下刼殺案的新聞，就不難找到答案。舉個例吧，一間建築公司的新樓地盤裏，突然來了一批大漢，他們備了貨車，午夜開到地盤來，綑綁看更人，將數噸重的鐵枝運走。請細心想想：假如沒有專門收購賊贓的公司，你和我都不致愚笨到去偷這麼笨重的東西。

盜賊生涯是一種免費生意，既然無須成本，自然十分便宜，於是賊贓公司「平買平賣」，仍然有利可圖。加上年來當地施法者大洒法雨，青少年犯罪率直線上升，其業務鼎盛乃意料中事。但是，主持業務的人竟然發展到通知海外行家，也可謂狂妄已極！

阿生獲得這線索後，也半信半疑，想不到在稍後時間，又接得國際刑警的消息，指出一名巫華混血兒巴索，他是S埠的黑社會頭目，正秘密化名到當地旅行。國際刑警要求密切注意此人下落。

阿生收到巴索的正面和側面照片之後，帶人趕到機場埋伏。一班來自S埠的航機着陸後，不久就看見照片中的人由閘口出來。

阿生不動聲息，只暗示下屬跟踪和監視。他的目的是要給點耐性，看看巴索將與什麼人接觸，但是，奇怪的是：根本沒有人接機，巴索一直走到馬路邊去。這時才看見一輛漆上「笛兒坑旅遊公司」的大房車，匆匆開了過來，停在巴索的面前。

巴索與車內人輕輕點頭，立卽竄進車廂中去！

阿生也急忙示意助手把車子開來！

那旅遊公司的房車之內，似乎只有司機一個人，此外就是巴索。

阿生對助手說：「跟踪前面那輛旅遊公司的大房車，但不要迫得太近，以免引起他們的注意。」

助手叫丁丹，他比起另一名特警小林似乎矮小，但爲人更加精警。

旅遊公司開車到機場接客是常見的事，只因爲這個人有問題，所以才引起阿生的興趣。這時候，車子已開入一條繁盛街道。

由於馬路上的交通情況根本無法加以控制，所以丁丹所駕駛的汽車不經不覺又迫近那輛房車。只是他們所跟隨的行列不同而

巳。

前面路口又是紅燈，各車被迫停了下來。

阿生這時看見司機把一張咭片交給巴索。這本來又是最常見的現象，旅遊公司本來就有許多七彩繽紛的導遊印刷品，專向遊客派發。但現在却因爲巴索是個問題人物，連帶那司機也受到阿生的注意。

汽車拐了幾條街，終於在一家大酒店門前停了下來。

酒店侍應生立卽跑出來將車門拉開。巴索只提着一個占士邦型的公事箱，行李非常簡單。

巴索下了車，那輛大型房車立卽開走了！

阿生一邊下車，一邊對丁丹說：「跟踪那司機，這裏交給我，同時用無線電通訊器通知處長！」

阿生這邊剛剛把車門關上，那邊丁丹已將車子迅速開走。

阿生再放眼望向那邊，巴索已經進了酒店之內。

阿生希望處長及時派人來，但是，等了將近半小時，連人影也不見一個。

奇怪的是：連丁丹也不見回來。

阿生正在焦急萬分之際，却又看見巴索由酒店裏出來了。

一名酒店侍應替他叫來一輛街車，阿生情急之下，也想召來另一輛街車跟踪他，可是，突然開到他身邊來的並非街車，而是一輛銀灰色的汽車，駕駛汽車的人並非別人，正是「鐵拐俠盜」呂偉良——他的師父。

坐在他身旁的人就是「迷你女賊」林愛莉。他們剛巧開車經過附近，離遠看見阿生，想過來看看，想不到阿生一坐上車就叫呂偉良趕快開車追踪前面那輛街車。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知道阿生的職務是什麼，因此呂偉良亦毫不考慮地，把車子開出。

林愛莉這時才問阿生：「到底又出了什麼事？」

「本來我的任務不得向外人透露，但你和師父當然可以例外。」阿生說，「有個S埠的人跑到本市來了，國際特警認爲他有問題，通知我們跟踪他！」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他們爲什麼不拘捕他呢？」

「根據我們的情報，各地黑人物紛紛齊集到本市來，我就是奉命要查出他們到底攪什麼。」阿生說。

前面一輛街車已駛入紅燈區。

紅燈區內，酒吧林立。那輛街車就停在一間酒吧的門口。

巴索付了車資，下車進入一間酒吧之內。途中他曾向街車司機出示過一張咭片，因此阿生知道這可能是「笛兒坑旅遊公司」的汽車司機給他的那一張。

「有人約他在這裏見面。」阿生說着已推開車門，「我現在就要入去看看。」

阿生說完已舉步走向那間「寧靜海酒吧」。

呂偉良過去許多時與徒兒合作，但現在阿生已是國際特警的身份，他的新拍檔却是「迷你女賊」林愛莉。

林愛莉喃喃地說：「會不會又有什麼國際陰謀夾在其中？」

「很難說。」呂偉良道：「這個世界的人往往爲了金錢和慾望，任何事情也可以做出來，而且不顧後果及道德問題。」

「我們須要等他嗎？」

「當然，阿生還年輕，許多時經驗不足，因而吃虧，如果你不反對，我想入去看看。」

「我也跟你一起去！」

呂偉良笑道：「你看淸楚沒有？那是酒吧，不是餐室啊！」

林愛莉呶着嘴說：「難道女人不可以進入酒吧嗎？」

「問題是：這兒是紅燈區啊！」呂偉良拍拍她的肩膊道：「聽我說，在這裏等一會兒。」

呂偉良說完下了車，進入酒吧之內。

櫃枱之前有兩個熟悉的背影，其中一個是阿生的，另一個是巴索的。巴索曾經在離開街車進入酒吧的一段時間內，被呂偉良看淸楚了他的衣着和身形。

巴索正與一個陌生人在交談，阿生就坐在他隣近，顯然在竊聽對方談話內容。

阿生能否在這種距離之內竊聽到一切，呂偉良不知道，但過去阿生却替呂偉良在「萬能拐杖」中裝置一種隱形天線，能在五丈範圍之內，將對方的談話加以錄音，所有巧妙的電子儀器就在杖管之內。因此，這時呂偉良正用得着。

呂偉良也叫了一杯酒，阿生已經發覺他，却沒有過來招呼。

阿生隱約可以聽到那人是用英語與巴索交談的。內容有些古怪！

巴索道：「……不！消息絕對可靠，否則我不會跑到這兒來。」

因爲阿生進來時，他們的交談已經開始，所以早些時說了一些什麼，阿生聽不到。

那人說：「我的老闆對這些事不知是否有興趣但我今晚仍然把你帶去看看。」

「這是一宗大買賣，他如果答應我，可以從中獲得巨利。」

「爲什麼你不在S埠想辦法？」

「那兒條件所限，第一，富翁沒有這裏那麼多，第二，警察太空閒了，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讓他們知道，那就麻煩。」

那人說道：「這件事我先要回去跟老闆商量一下。」

「好極了。」巴索說：「我們能見面談談，相信你老闆一定會感到興趣。」

「今晚你參加我們的拍賣會吧？」

「不怕坦白說，我只想參觀。」

「讓我試試老闆的口氣……」

巴索突然摸出一張鈔票，那是一張二十元面額的美鈔，塞到那人的手中去。說道：「盡力想想辦法，將來你的好處比這些起碼多一百幾十倍以上。」

那人毫不客氣地納入口袋裏，說道：「你在酒店等我的電話。如果老闆沒有意見，我就帶你去見他。」

「有機會參觀你們的拍賣會倒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能有機會與你老闆合作，更加是一件好事。」

二人的談話還未了結，但是，以後所談的已經無關重要。

阿生付了賬離去！

呂偉良也在數分鐘之後離開了酒吧。

師徒二人先後回到汽車裏，林愛莉急不及待地追問他們。

呂偉良經驗老到，担心等會兒巴索他們出來時會碰見他們，因而引起疑心，所以叫林愛莉首先把車子開走。

阿生不加反對，因爲從偷聽到的內容，一切關鍵應該在今晚。

「今晚有個拍賣會，這與我收集的情報相符合。」阿生喃喃自語地說：「但是，巴索那傢伙又在打些什麼鬼主意呢？」

呂偉良剛才在酒吧中並未親耳聽到巴索和那人的談話，因爲他的萬能拐杖只開動了自動錄音系統作「定方向」的錄音。

所謂「定方向」是指定錄下某一角度的聲音，例如剛才在酒吧中，巴索和那人所坐的方向在呂偉良東南方，呂偉良開了掣之後，只須把「萬能拐杖」的頂端朝向東南方擺放，五丈以內的談話聲卽可錄入袖珍聲帶之內。

現在呂偉良就把聲帶重播了一次！

這小巧的儀器是阿生爲他師父設計的，聲浪一經擴大，彷彿兩個人隔住咪高峯談話。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聽完了這聲帶中的錄音之後，自然都明白了。

呂偉良問阿生：「你打算怎樣做？」

阿生說：「先要向處長報告，由他決定採取何種行動。」

林愛莉道：「我做了好幾年盜竊生涯，就沒有見過有人胆大到把賊贓公開拍賣的。」

林愛莉過去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迷你女賊」，但是，她與「鐵拐俠盜」都有個共同之處，就是只刼不義之財，而且從來不入私囊，把所得送往慈善機構，而那些慈善機構又不是只徒有虛名的，必須是眞眞正正有表現的。

呂偉良說：「我本來想帶你去見識一下，但是又怕影響阿生他們執行任務。」

「爲什麼？」林愛莉說：「我們可以不跟他招呼，而且眞正參加拍賣。」

「不！這也沒有用的。」呂偉良笑道：「我這個跛子在江湖上有許多朋友，他們很容易認出我這商標——鐵拐杖。」

林愛莉想了想，又說：「你本來就無須這支拐杖，也可以用義腿走路，爲什麼不可以不用拐杖，化裝入去看看？」

呂偉良苦笑道：「我似乎是習慣了，沒有拐杖雖則可以用義腿走路，但是，走起路來，多少總有些蹩脚，一步一拐的，你說多難看啊！」

阿生也說：「是的，愛莉姐，其實，除了師父之外，你也有不少人認識，爲了我，你們最好不要去，否則，便會打草驚蛇！」

林愛莉不作聲。但是，呂偉良却可以看得出她有些不高興。

×　　×

晚上，八時半。

巴索在酒店的房間裏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一個男子，聲音很沙啞。

「你是巴索先生嗎？我是丘二虎。」

「丘大哥，在下聽過閣下的大名了。」

巴索能操多種方言，這時他是用當地言語跟對方交談的。

「少說客氣說話，談談我們的生意經吧！」對方那男子又說：「我的手下已駕車來接你，五分鐘後你到酒店門口等候，那車子是淺棕色的豪華大房車，車牌編號是『SS四二四』。我已考慮過你的建議，請將一切參考資料携來！」

「好的。」巴索有點喜出望外，因爲他整晚所等待的，就是這個電話。

五分鐘後，巴索已到了酒店門前。

侍者曾問他須不須要叫一輛車，但巴索表示朋友開車來接他。

他挽住那個占士邦型的公事箱，站在馬路一旁，一輛編號「SS四二四」的大型豪華房車開到跟前。穿制服的司機，把後面車門拉開，讓他登上汽車之後，才坐回司機位去。

這是裝置有空氣調節的汽車，一切設備非常豪華，單看排場已經沒有人懷疑這是賊黨首領的汽車，還以爲是名流紳士派來迎接貴賓的。

司機無須巴索吩咐，已將車子開走。

巴索曾企圖與司機交談，但是，後座與司機位之間的一塊隔聲玻璃已經自動升高，直透車頂！

巴索雖然也是一名老江湖，但處此環境底下，也難免有些心驚胆戰。

他試將車門推動一下，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有一種沙啞的聲音自車頂透出：「巴索先生，不要驚慌，我們只爲安全着想，並非對你不利。」

與此同時，巴索已經扳動了門掣，發覺門已下了暗鍵，無法推動。

那人又說：「我的汽車在後面跟踪住你，現在你要逃也逃不了。但是，如果你有大生意要和我談談，你就無須恐慌。」

巴索回頭張望，果然見到一輛客貨兩用車跟在二丈以外。

那聲音又自頭頂傳來：「巴索先生，你不要害怕，幹我們這種行業的人，不得不小心的，萬一你是警方的人，叫我們如何應付？所以，我的一切安排，你必須諒解，切勿怪我無禮。」

巴索苦笑一下，聳聳肩。他想說話，但不知對方是否能聽到，但他終於說了：「閣下可是丘二虎先生？」

「是的。剛才我在街上打電話到酒店去給你。你的心中一定有許多疑問，是不是？」丘二虎道。

「不！我只是覺得驚奇！」巴索苦笑道：「爲什麼你們不核對一下我的證件，却諸多懷疑？」

「證件？」丘二虎格格大笑道：「證件是可以假冒的，你不會不知道吧？」

巴索不作聲，透了一口氣！

丘二虎又透過無線電傳聲器：「你何必這樣？巴索先生，你要保持冷靜和輕鬆，許多客人想我親自來接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你却例外，因爲你是我的財神啊！」

「你的手下已對你說了一切情形？」

「是的。」

「你有興趣嗎？」

丘二虎道：「如果沒有興趣，我又怎麼會找你？」

「你爲什麼不當面和我談談？」

「先證明閣下身份沒有問題再說。」

巴索笑道：「你眞小心！」

「小心駛得萬年船，這對你可能不便，對我們却是十分必要的。」

車子直駛郊區。

在巴索的腦海中，丘二虎的手下們一定機敏過人。起碼丘二虎給他的印象已是十分難得。

當然，巴索本身也是個黑道中人，他應該明白此中處境。一不小心，便可能落入警方羅網之中，所以他的小心安排，只有表現出他的審愼！

汽車一前一後，終於開到一處樹林中停了下來。

在那處樹林包圍之中，有着數輛汽車停放着。因此，在車燈燈光照射下，變得如同白晝。

巴索有些害怕，這種情形還好發生在異地，如果發生在S埠，他一定以爲是他的仇家採報復手段，雖然他的仇家一樣可以在異地採同一手段，但機會已經減少。

有二名大漢走了過來。

巴索可以隱約看見，附近數輛汽車之內，均有人監視着！

一名大漢很有禮貌地笑道：「巴索先生，請讓我看看閣下的證件。」

巴索伸手口袋，立卽遭反對。那大漢道：「請先讓我看看！」

巴索明白，他是担心自己有槍，於是把雙手高高舉起。讓那大漢自頂至踵的搜索了一遍，直至滿意時才放下了手。

巴索笑道：「我卽使有三頭六臂，在這種環境之下也不敢妄動！」

那大漢道：「老闆要我們小心，沒有辦法，請多多原諒。」

後面一輛客貨二用車停在附近，那大漢所講的老闆，可能就是那個聲音沙啞的人。

巴索又打開公事箱讓他看了一遍，證明沒有槍械那客貨二用車的車門才打開。

大漢把巴索引領到客貨二用車之內，介紹道：「這位就是丘先生。」

巴索打量一下那老年人，只見他咬住烟斗，戴着一副老花眼鏡，不禁問道：「你閣下就是丘二虎先生麼？」

丘二虎輕輕一笑，道：「難道還有假冒的？」

大漢又對丘二虎道：「老闆，一切已驗過了，他確是來自S埠的巴索先生。」

客貨二用車之內，佈置得有如一間客廳。既有空氣調節，也有厚厚的絨簾遮住了車窗，使車內光線不致外露。

一個小小酒吧設在車廂一角，沙發和几子都是十分名貴的。

一名秘書小姐美艷動人，陪伴在丘二虎身旁。此外還有些儀器。

巴索看得口呆目定！他本身也是黑社會中人，但從未見過一位黑色頭子有這種豪華的設備。

丘二虎笑道：「我們可以談談閣下的生意了。」

「你不帶我參觀拍賣會麼？」巴索問道。

「你不是對我手下講過，對拍賣會不感興趣麼？」丘二虎道：「你又說有一件大生意跟我談談。到底是什麼生意？」

巴索想了想，道：「還是先看看拍賣會的情形再說好嗎？」

「你的主意似乎不堅定。」丘二虎道：「到底你是要和我談生意，還是參加拍賣？」

巴索道：「老實說，我的靈感來自閣下的拍賣會，我想：你老兄能將收購的賍物公開拍賣，自然有許多門路。」

「對了，我的客戶都是有錢的人，大大生意也可以做得起。」

「我也風聞此事，所以，才由老遠跑來。」

「那你還懷疑什麼？」

「我並無懷疑，只是覺得先看看拍賣會的情形，對我的信心可能加强。」

「好吧！」丘二虎終於擺擺手示意他的手下說：「開車回地下拍賣場，叫大家散去，只留回一輛車子保護我就够了。」

大漢把車門掩上。車內並無第四個人，只有丘二虎和他的女秘書，此外便是巴索。

但是，巴索却知道這客貨二用車的前面，有數名持槍大漢和司機在一起。

車子開動了。

丘二虎又笑道：「我知道你心裏正在想着一些甚麼，你怕這是警方的圈套，對嗎？」

巴索尷尬地一笑：「我們都担心中計，對嗎？」

丘二虎道：「如果我是警方人員，立卽就可以動手奪過你的手提箱，相信一切秘密盡在其中。」

「是的。」巴索又說：「但我也不是個傻瓜，如果這樣容易上當，我現在應該還留在S埠的監獄之內服刑才對。」

「聽你口氣，這手提箱也是有機關的。」丘二虎盯住巴索手上的手提箱笑了笑，「可以讓我看看嗎？」

巴索道：「這是業務秘密，只要我安全，你遲早總會見到裏面的資料。」

車子行了差不多二十分鐘，終於停了下來。

當車門打開時，巴索才發覺這又是一幢非常寬濶的花園洋房。

丘二虎下了車，攤手把客人請下來！

他的女秘書走在最後。

後面一輛滿載槍手的汽車也停在一丈以外。單是看見丘二虎的排場，已令到巴索又驚又喜。他驚的是：對手來頭太大，會不會把心一橫，把自己吃了個清光？——例如中途出賣了他，不與他分肥，這就够了。

喜的却是丘二虎分明是個非常有辦法的人，跟他合作，成功機會極大！

在胡思亂想中，丘二虎已催促巴索跟他併肩一起走進去！

屋內並無異狀，這與一般富有之家並無兩樣。

但是，進了內部之後，丘二虎帶住巴索到了地牢下面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地牢之內，人頭湧湧，簡直像個市場一樣，雖則有空氣調節也感到不大好受。

拍賣會顯然已告開始了，那個拍賣人十分有經驗，透過咪高峯的聲浪，聽來仍然感到十分動人而又緊湊，因此出價的人，往往給他這聲音吸引住，情不自禁地多出一些錢去競投！

丘二虎傲氣地說：「他是全市一流拍賣員，以前是做官的，我出高價把他請了回來。」

巴索看見那些賊贓之中有不少貴重物件，但也有家庭用品和機器等物，眞的是五花八門，無所不有。有些古董競價之高，更是出乎意料之外。除此之外，一般來說，都是十分便宜的，有些比起市面售貨店的價錢起碼平了三份之一。

丘二虎又把巴索引領入一間會客室，說道：「現在你還有甚麼懷疑嗎？」

巴索當然再也沒有什麼懷疑了。但是他說：「這裏說話可以絕對保密嗎？」

丘二虎似乎也明白了他的意思，揮揮手，把身旁的保鏢撤走，只留下那個女秘書。他說：「有甚麼話你不妨直說。」

巴索把手提箱打開，特製的鎖掣確是與別不同的。因此丘二虎絕對相信如果不明白其中奧秘，極可能引起焚燒或爆炸。

丘二虎看見巴索把一疊文件取了出來，放在几子上，然後揀出一幀陳舊的照片，指示給丘二虎說：「你先看看這些東西，它就是我們的寶藏了。」

丘二虎瞥了一眼，出奇地瞪住巴索，問道：「這是甚麼東西？」

「潛水艇！」巴索答道：「你難道連艇水艇也沒有見過嗎？」

「潛水艇我當然見過，但是，這些東西難道也是贓物麼？」

「這當然不是賊賍，但却可以令我們發大財。」

丘二虎怔了一怔：「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巴索笑道：「我怎麼會開玩笑，這是眞的，否則我也不會由老遠的地方跑到這兒來。」

「一艘潛水艇而已，又不是遊艇，誰敢出價把它購下呢？」

「對不起，我還沒有說明白，難怪你這樣說，你一定誤會我談的只是這一艘潛水艇，對嗎？」

「難道潛水艇之內，還有其他貴重物品麼？」丘二虎問道。

巴索笑了笑，神秘地說：「大約有一批價值五百萬元的貨品在內。」

「五百萬？」丘二虎呆了一呆！

「是的，請你細心聽清楚，我指的是潛水艇內所載的物品。」

「到底是甚麼東西？」

「水銀、鎢和鎂。時值約在五百萬元左右。」

丘二虎又問：「你說的這一艘潛水艇到底在那裏？」

「在一百二十英尺下面的海底。」

「你這玩笑越開越大了，別說一百二十英尺，卽使只有二十英尺，恐怕我也無能爲力。」

「你又誤會了我的意思。」巴索說道：「我並非叫閣下去做這件事，只是用投標的方式，招商打撈。」

「你以爲我手上有這種人才嗎？」

巴索道：「聽說本市做什麼生意的人都有，且富有的人亦最多。不過如果閣下有興趣，根本不必讓外人知道這件事。」

丘二虎想了想，說道：「你這些資料是從那兒得來的？」

「這照片是一個德國人給我的，他叫卡爾特，是個潛艇機械員，據說，有一艘德國儎貨潛艇於一九四五年開往日本，當時德日是盟國，艇中儎了七十噸水銀，此外還有罕見金屬鎢和鎂，最保守估計，時值五百萬元之價。該潛艇成功地避過了大西洋及印度洋的英國艦隊，抵達日軍佔領下的馬來亞海岸對開的海底。艇上人員一時得意忘形，就在高呼慶祝之際，給一艘英國潛艇以魚雷擊中，該潛艇立卽斷爲兩截，沉入馬來亞海岸對開的百多英尺海底之下。」

丘二虎不禁又問：「那個德國人怎麼知得這麼清楚？」

「因爲卡爾特就是該艘潛艇的機械員啊！」

「但是，你不是說，潛艇已一分爲二麼？」

巴索說道：「是的，根據記錄，當時該編號U八五九號潛艇，艇上人員三十六人，就只有卡爾特和另外兩個人能够逃生。事後他們分別爲日軍救上岸，到今卡爾特尚在人世，所以這情報絕對可靠。」

丘二虎笑道：「你的故事非常之動聽。但是我有個疑問，爲什麼卡爾特不去進行這件工作？卽使二一添作五，和打撈公司對分，他仍可獲得過二百餘萬元的酬勞。對嗎？」

巴索說：「他確實一直如此盤算着，可惜沒有一間公司有這種把握。在無絕對把握前，他是不肯輕易說出正確方位。」

「然則，他又怎肯對你說？」

「不怕坦白對你說吧，我也只是代他物色理想的合作對象。」巴索說道：「詳情我也不大清楚。」

丘二虎笑道：「你怎會認爲我是個理想人選？同時你既然不知詳情，萬一那個叫卡爾特的德國人說謊，我們又如何可以保證收穫？」

「你放心吧，卡爾特不會說謊的。要不是我對他有十足信心，決不會爲這件事傷透腦筋。」

「這眞的是一宗別開生面的交易。」丘二虎沉思着說：「讓我仔細考慮一下，過兩天給你答覆好嗎？」

巴索說道：「時間無多，你最好明天給我作出決定。否則，我祗好去找別人合作了。」

「好吧！明天中午我再來酒店找你。」丘二虎說。

巴索想了想，又說道：「丘老前輩，爲什麼你不想想另外一個更好的辦法？」

「什麼辦法？」

「就是在拍賣會中出主意，讓第三者替我們想想辦法，豈不更妙嗎？」

丘二虎這時才看出巴索的眞正用心，他並非認爲他是個理想人選，祗不過利用今晚這個別開生面的拍賣會而已。因爲今晚的拍賣會不但集中了當地的「偏門人物」，也有不少來自外地的大小撈家。

丘二虎回心想想，反正這件事的收穫如何不能保證，何不乾脆賺些佣金便算？

於是巴索又被丘二虎帶到他的地下辦公室去，同時丘二虎也召來更多助手，開始集中研究巴索手提箱中的潛水艇資料。

看見丘二虎如此認眞，巴索似乎更加

有信心了。

外面的拍賣會已經進入高潮，大批賊贓被買家出價買下。

丘二虎就在這個時候親自登上講壇，宣佈一個哄動的拍賣消息。

他隆重其事地說：「各位請留步！本人現在宣佈一項新奇的拍賣，希望大家踴躍出價。但我要聲明，這次所拍賣的，並非老鼠貨，而是三十三具骷髏骨……」

果然是令人驚奇的語調，丘二虎話未說完，人聲已掩蓋了他的聲浪。

丘二虎一再敲響那個木槌！人聲才逐漸靜了下來。

他又說道：「這三十三具骷髏骨是在一艘潛水艇之內的，這艘潛水艇則在一百二十英尺的海底之下。除了這些死人骨頭之外，還有七十噸水銀和若干罕有金屬——鎢和鎂，總值約在五百萬元左右，一切參考資料都在這裏，各位有興趣的，不妨過來看看。」

人聲由哄動而變爲議論紛紛。

有人說：「一艘潛水艇，三十三具骷髏骨，竟然也拍賣，眞够新鮮。」

又有人說：「這可能是戰畧物資，丘老二眞有辦法，竟然連這些也經營了。」

更有人紛紛到拍賣桌上參閱那些圖片和資料。

現場上有些已經競價賺得贓物的人本來要離去了，現在也暫時留下來，看看這次別開生面的拍賣結果如何。

擾攘一番，丘二虎又繼續拍賣。

許多人已經看過了那些資料，但一致認爲不够澈底，更難了解眞實情況，所以都不敢出價，加上沒有實物在場，底價又是數以百萬計，就更難引起人們的興趣。因此，丘二虎祇好改期再拍賣。

人們紛紛散去，祇留下巴索一個外人在這地下拍賣場之內。

丘二虎對潛水艇的事逐漸覺得有趣，所以對巴索垂詢甚詳。

直至深夜，丘二虎才令人用車子將巴索送返酒店去。

巴索獨個兒返回酒店房中，剛亮了燈，立即發現一個陌生人在着。

那是一名持槍大漢，他坐在沙發上，態度極之輕鬆。他看見巴索驚呆之際，忍不住笑道：「別太緊張，我祇是來談生意的。」

巴索看見他把手槍當作玩具一樣，在手中飛舞轉動，快速的動作，令人看得有點眼花繚亂。

巴索鎮靜下來後問道：「你是誰？」

「我叫布倫。」那人站了起來笑道：「我知道閣下叫巴索，來自S埠，剛從丘二虎的秘密拍賣場回來，我有說錯嗎？」

巴索呆了一陣，心裏想：這不是警探還是誰呢！

他趁那人在踱步時轉了身之際，就想奪門而出去；但是，那人立刻又把他叫住：「不要走！警探在外面恭候着你呢，傻瓜！」巴索獃在一旁！

那人轉過身來，盯住巴索笑道：「你眞糊塗，怎麼不知道本市警方已經監視着你？」

巴索乘機向那人問道：「難道你不是警探麼？」

「當然不是！」那人又說：「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叫布倫，是來談生意的。」

「談什麼生意？」

「你在拍賣場提及的。」

「你怎麼會知道？」

「我也是由丘二虎的秘密拍賣場回來的。」布倫說道：「那裏人太多，也太複雜，所以我不得不回來這裏等候你。」

「你既然不是警方的人，又怎麼會知道外面有警探？」巴索問道。

「我剛才由窗口下望，發覺有人一直跟踪住你，至今爲止，這些人仍然留在酒店門外一輛汽車中，如果你不相信，何不過來看看？」

巴索走近窗前，布倫輕輕揭開厚簾，由罅縫中指示街道旁邊一輛汽車讓他看，果然見到車中和汽車旁邊都隱約可見人影幢幢。

巴索回頭又問：「閣下到底是那一方面的朋友？」

布倫笑道：「在商言商，只要你有錢賺，何必查我來歷？」

「老實說，我不是爲了選擇可靠對手何必跑到這兒來？」

「我是屬於一個國際性機構的，我們的生意做得很大，範圍亦十分廣泛。」

「正當商業機構嗎？」

「如果是個正當商人，又怎麼會到丘二虎的地下拍賣場去？」

「那就是說：你們也是做非法生意的，對了吧？」

布倫苦笑道：「何必追究這些？總之，我們有辦法協助你打撈沉沒的德國潛艇就是。」

巴索半信半疑，問道：「你用什麼保證？」

「你問得特別，正如你信任的丘老二問你一樣，相信你也不能提出保證，令他確信那潛水艇之中有着這些貴重原料。」

巴索想想也是道理。但是他仍然說道：「我如何可以知道你不是警方的人？」

「簡單不過，如果沒有我，你將難以發覺一直受到警方的監視；如果我是警方人員，又怎會向你提示？」

巴索無話可說了。

二人分別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巴索沉思着說：「剛才在拍賣場時，相信你已看過那些資料了？」

「是的，否則，我又怎麼會感到興趣？」布倫道。

巴索問道：「你有辦法幫助我們打撈嗎？」

「當然有，只要你們提供足够的資料，讓我們找出沉船的正確位置，大洋船我們亦一樣有辦法將它打撈上來，何况只是潛水艇？」

「那好極了，我們可以作進一步的連絡。」巴索說着就站起來送客。

但是，布倫却說道：「我相信我是唯一可以幫助你安全返回S埠的人。」

巴索怔了一怔：「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立刻跟我一齊走，否則，即使你能逃過本市警方的監視，相信也無法逃過丘老二的手下追踪。」

「我這次是持有合法證件入境的，自然不怕警方的監視。」

布倫冷然一笑道：「那你就錯了，你以爲本市警方是個呆子嗎？你這次用假名洗明，護照也是假的，本市警方自然都知得一清二楚，但是，他們不作聲的原因，是想偵查出你此行的眞正用意。現在他們還是一步也不放過你，假如他們向丘老二採取行動的話，相信丘老二也一樣不會放過你。」

巴索心裏果眞吃了一驚，眼前這陌生人似乎知得非常澈底，甚至連他的眞姓名叫巴索，護照上所用的假名洗明也知得這麼清楚，看來他眞的有點來頭。

巴索不禁問道：「你用什麼方法帶我離開這裏？」

「我的辦法可多着呢，問題是你所提供的資料是否可靠，以及我們之間的條件。」布倫道。

「資料是絕對可靠的，因爲提供資料的人已經殘廢，他目前在S埠，我們已談妥了，一切收益除了給一部份歸打撈者之外，其餘的便歸我們所有。」

「我可以跟他當面談談嗎？」

「當然可以。」

「那我們一齊走吧！」布倫這時才由沙發站了起來。

「到那裏去？」巴索問道。

布倫說：「我先設法令你離開這裏，然後一齊與你到S埠去。」

「你用什麼方法，可以轉移警方的視綫？」

「我如果沒有十足把握，也不會跑到這裏來冒險。」布倫一邊說，一邊已將几子上巴索那個手提箱挽住，走向門旁！

巴索匆忙跟了過去，取回手提箱。布倫沒有與他爭奪，只是笑道：「裏面只不過是一些資料，你又何必這麼緊張。」

巴索說道：「你不會明白的，這箱子如果處置不當，好容易引起爆炸。」

布倫笑道：「你的設計眞周全。」

二人離開那間房，走廊上剛巧沒有人，他們迅速閃到對面一間房間裏去。

布倫一切顯然都是事先有了計劃的，他帶着巴索入內，房間裏已有二名男子等候。這兩個人對巴索的出現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但是巴索却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他們是誰？」

布倫一邊關上門，一邊說道：「戴鴨咀帽那位叫黃平，是一位著名的化裝師，面上有疤痕那個叫勞德，是一位神槍手，都是我請回來的。」

巴索雖然冷靜下來，但是對於布倫這種安排實在感到無限驚奇！

布倫對他說：「巴索先生，時間無多，我們趕快動手吧，否則，萬一警方要對你採取行動，我們就可能無法逃脫。」

巴索在一張化粧枱之前坐了下來，由黃平爲他化裝。

與此同時，布倫與勞德分別注意着房間外面的動靜。

× ×

特警組人員曾假扮侍役，潛入巴索的酒店房間裡，安裝了一套極之敏感的無綫電竊聽儀器。接收儀器就在那輛小型的客貨二用汽車之內。

車子是漆上了一家洗衣店名字的。一直停在酒店附近的馬路旁邊，看來並不受人注意。

一名戴上耳筒的特警，由巴索進入酒店開始，就一直留心竊聽房間裏的情形。

但是，他並未聽到任何談話的人聲。大約在巴索重回酒店後的三兩分鐘左右，聽到開門聲，吹口哨聲、關門聲以及開水喉聲等等。

照竊聽的過程聽來，巴索應該最後上床就寢了。

阿生駕車趕到，一名特警人員把剛才所見和竊聽到的情形向他報告。

這時候，阿生的助手丁丹跑到酒店旁邊去，仰首往上望。看見酒店上面許多窗口都隱約有燈光透射出來，有些雖有厚簾遮掩，仍然可以見到燈光掩映。丁丹根據位置推算，知道那一些窗口是屬於巴索居住的房間的。

照看那房間裏仍然燈光火着，巴索不可能把浴室和寢室的燈亮着睡覺的。

丁丹回到阿生身旁，阿生正在重覆聆聽竊聽儀器中錄下的聲帶。

根據負責竊聽的特警說：巴索這時候可能已經睡着了。但是根據丁丹的觀察，巴索顯然還未睡覺。否則室內不可能到處有燈光。

其實阿生未聽取兩份不同的報告之前，心裏已經感到可疑。因爲那卷由竊聽儀器中拆下來的聲帶，聽來有些古怪。

阿生憑他的經驗，覺得這麼新式的儀器不可能有這麼重的雜音。因爲車子四周雖然是馬路，但是聲帶是附在竊聽儀器中自動錄音的。照理不可能把附近的雜音也都錄了入去。

再仔細聽清楚，聲帶中的聲浪並無高低遠近之分，這又表示了什麼？

阿生突然醒覺了，他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糟糕！我們中了計！」

「中計？」在場的其餘特警們都感到驚愕不已！

「是的，巴索已經發覺了我們安裝的無綫電竊聽儀器。」阿生說着又問：「誰負責把竊聽儀器放進去的？」

一名特警在旁說：「是我。」

「你把儀器放在那裏？」

「放在沙發椅底下，另一具在燈罩上面。」

「但是剛才的聲浪並無遠近之分。本來浴室中的水喉聲較遠，開門聲較近才對。」阿生說：「看情形，有人把聲帶在房中播放，讓我們聽得莫名其妙，以爲巴索仍然留在房中。」

丁丹亦以爲然。阿生吩咐各人守住屋前屋後，他帶住丁丹進了酒店中去。

阿生向管房的出示了身份，然後悄悄開了巴索房間的門。裏面果然空無一人。

酒店侍役也證明巴索已經回來了，爲什麼不見了他？阿生大吃一驚！

在衣櫃之內，阿生搜到了一具袖珍錄音機，一卷聲帶已經播放完了。特警組人員偷偷混入安裝的二具敏感電子儀器，正放在衣櫃一角。這些竊聽儀器分明是被人從椅底和燈罩上面移入衣櫃去的。

換句話說：他們計劃已澈底失敗！對方實在比起他們高強得多。

阿生不知道這個「對手」是另有一帮人，還以爲巴索如此神通廣大。他們向酒店侍役查詢，侍役們都說只見巴索返入酒店房間，從未見他離去！

當然，巴索可以化裝，亦可以悄悄由窗口或太平梯逃出去的。

酒店之內可供搜索的地方都搜過了，根本沒有巴索的影子。

阿生迫於無奈，只有硬住頭皮，向任處長報告這件事的經過。

當阿生由酒店裏面出來時候，他師父呂偉良的車子已停在那裏。

呂偉良的身旁當然少不了林愛莉的影子。他們正站在路旁，傾聽着一名特警組人員的描述。大家既然明知他是一位正義的俠盜，又是阿生的恩師，自然無須再顧忌什麼了。

阿生忐忑不安地走了過來，呂偉良問他：「你可知道巴索到過什麼地方嗎？」

「到過丘二虎的賊贓拍賣會。」阿生說：「我們曾經神秘跟踪他。」

「你們爲什麼不在拍賣會中拘捕他？」林愛莉插口問道。

阿生說：「本來要動手的，但處長認爲時機還未成熟，而且我們已查出巴索另有任務，並非前來競價購買賊贓那麼簡單。另一方面因爲參加秘密拍賣會的人太多，他們並不一定是壞人，只是貪便宜的一羣。萬一因爲秩序大亂，或者有人開槍拒捕，很可能造成嚴重的意外事件。」

「那麼，我們立刻去找丘二虎！」林愛莉說着已經跳上車去！

呂偉良也知道丘二虎就是「斬崩刀」丘天龍的弟弟，這傢伙刑滿出獄後，已不再犯案，警方調查結果，也證明他做的是正行生意。想不到他却暗中做着買賣賊贓的生意。

阿生奉命候在現場，等待任如重抵達，因此呂偉良只好和林愛莉駕車離去！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喃喃地說：「巴索此行目的是出售一艘潛水艇，這到底是怎麼攪的？」

林愛莉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和日本都有不少戰艦潛艇沉沒，如果要一一打撈，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據我所知，其中亦有不少儎有金銀財寶的，例如日軍的貨輪白龍丸，就在二次大戰末期，日軍將近大崩潰的時候，儎着大批金條離開東南亞一個港口，奉命開返東京。但是，途中却被盟軍的水雷擊沉。」

「他們爲什麼要跑到這裏來？」

「也許S埠找不到理想合作人選。」

「我們在這麼深夜裏，如何拜訪丘老二？」

林愛莉想了想，說道：「你不妨明訪，我設法在暗中監視。」

「你知道他的新居處嗎？」

「當然知道，就在貴族路七零九號一幢花園洋房之內。」

「嘿！一個犯案纍纍的江洋大盜，也可以住到貴族路去，爲什麼人們還稱那兒爲高尚住宅區？」

林愛莉道：「那是因爲人們不明白『高尚』二字的定義。以爲高尚就是富有的意思，其實眞正解釋相差十萬九千里。」

車子轉眼間已閉進了一條又長又靜的闊大街道去，這就是貴族路。

一幢幢花園洋房，層數不高，但佔地甚廣，而且環境幽美，樹影婆娑，的確是理想非常的居住地方。可惜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享用，也不是有錢的人個個都可以享用，要不是家財過百萬，亦須每月能付出數千元租金，才可以住進去的。

呂偉良把車子的速度減慢，讓林愛莉悄悄下了車，然後停車於七零九號門外。

他知道這是寂靜地帶，所以只亮了車頭燈，閘門立即開了一個小孔。

有人問了出來：「先生你幹什麼？」

呂偉良探首車窗外：「我想見見丘先生——丘二虎先生。」

「你貴姓？」

「小姓呂。」

「呂先生，這麼深夜了，請你明天再來吧！」那人說着就要把小窗門掩上。

但是，呂偉良高聲說道：「快些告訴丘老二，說我跛子呂偉良來了，否則你小心自己的狗腿！」

那人聽到「呂偉良」三字，呆了一呆！吶吶地說：「請你等一等！」

小窗門雖然關上了，但顯然門內人已去通知他的主人。

不足三分鐘，丘二虎親自披着睡袍出來開門，打躬作揖地把呂偉良請入去。

「我知道老兄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到底又有什麼指教？」丘二虎笑嘻嘻地說。

如果不知道過去呂偉良鋤強扶弱俠義行徑的人，當然會感到難明究竟。心裏一定會覺得奇怪：爲什麼丘二虎對呂偉良如此敬畏呢？

但是，如果了解「鐵枴俠盜」呂偉良縱橫湖海歷史的人，自然就明白到這不是偶然的事。由「斬崩刀」丘天龍未死，以至他弟弟丘二虎登場，呂偉良一直跟他們苦苦糾纏。從不讓步！這些舊事相信愛看「鐵枴俠盜故事」的老讀者都明白，在此不再重覆了。

且說二人一邊併肩走進屋內，數個人影如影隨形地，亦步亦趨，他們都是丘二虎的保鏢，但呂偉良對他們却視若無睹。

呂偉良一邊說道：「丘老二，我和你都收山了，對嗎？老實說，我和你都不想再鬧事。」

「是的是的。」丘二虎說：「過去的恩恩怨怨，何必再談？你老兄已收山，我也老了，近年來許多朋友都知道我做的是正正當當的生意。」

呂偉良橫瞪他一眼：「這些生意是否正當，我們暫且不去談它，反正我你心知肚明就是了。」

「嗯……」丘二虎怔了一怔又陪着笑臉道：「你這麼深夜到來，想必有事？」

「是的，就是爲了你那些正當生意上的一位朋友，他來自S埠，叫巴索，希望你告訴我，他在那裏。」呂偉良說道。

丘二虎又是一呆！他早想到呂偉良這不速之客一定有事才來找自己，却想不到原來是這種事。

丘二虎還沒有想到應該如何作答，呂偉良又問道：「巴索有沒有告訴你，他準備返回S埠？」

「沒有，他沒有這意思。」丘二虎終於答了。

「不怕坦白對你說，要不是因爲巴索是個國際特警要跟蹤的人，你今晚的拍賣會大概不能有完滿結果，甚至現在你本人亦在警局裏問話落案。說到這裏，相信你也總該明白我的意思了。」

「是的，巴索這次由S埠來找我，確實有點事情要與我商量。但是現在，他可能不須要我了。」

「是什麼事情？」

「嗯……他要我帮忙推銷一批貨。」

「一批貨？什麼貨？」

丘二虎聳聳肩，把手一攤：「當然是老鼠貨。」

呂偉良忍不住笑了起來：「想不到我這麼坦白，你竟會把我當作小丑。其實巴索此行的目的，阿生已經查得一淸二楚了。只是他的手下一時疏忽，才會給他逃脫了。」

丘二虎這時已走到了屋前，表情十分尷尬，說道：「既然你已經知道，我也不怕說得淸楚些，他想出售一艘沉沒了的潛艇。」

「你們談妥了嗎？」

「還沒有。」丘二虎說：「只是初步接觸。」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他可能知道被人監視，亦可能被人秘密綁架。無論怎樣也好，如果你有他的消息，請通知我，可以嗎？」

「當然可以。」丘二虎又笑道：「我們是多年好友嘛，這些小事，我一定記在心裏。進去喝杯酒嗎？」

呂偉良往屋內瞥了一眼，又說道：「不，太夜了，改天再來拜候！」

花園裏一片黑暗，只見牆頭之上隱隱約約有燈光。呂偉良不知道林愛莉是否已經悄悄偷了進來。然則，她這時候該躲在一處黑暗地方。

丘二虎又陪着呂偉良透過水坭通道，沿着大閘內那邊走出去！

那幾名保鏢一直亦步亦趨的，小心監視着呂偉良，但呂偉良却瞧也不瞧他們一眼。

直至丘二虎親自送呂偉良登上了汽車，他們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丘二虎怔怔地獃在門旁，他的手下紛紛圍攏過來，一齊瞪住呂偉良的車子離開了那條街道。

丘二虎却喃喃自語地說：「巴索那傢伙到底又在弄什麼玄虛？」

丘二虎的一名手下問：「我們會不會有麻煩？」

丘二虎說道：「我想暫時不會的，以後就難說了。」

有個年靑力壯的，爲了表示他對丘二虎的忠心，却說道：「他媽的，剛才只要他妄動一下，我就會對他不客氣。嘿！」

丘二虎不但不欣賞他的忠心，却說道：「你是新來的，難怪你不知道這跛子的厲害，不要說你們這幾個，就是再多幾個，他亦不會把你們放在眼內。像今夜裏這種單刀赴會的情形，在他的生命中也不知道出現過多少次了。他一直以來就是這麼胆正命平，視死如歸。要不是如此有胆有色，他的大名也不會响遍江湖了。」

各人陪住丘二虎走進屋內。丘二虎看看壁上的電鐘，已是深夜二時。他示意各人去休息，自己却回到房間裏去，閉上了房門，把一些圖片和文件攤在燈下細看。

這些圖片和文件就是巴索携來的一部份。他對沉沒的潛水艇由毫無興趣變得興趣濃厚。現在更加因爲呂偉良那一番說話，令他對巴索這個人的來龍去脈也充滿了神秘感。

圖片中的潛水艇是德國在二次大戰中沉沒的，這點似乎沒有疑問了。但是，艇內所儎的，到底是什麼？可能正如巴索提供的資料，裏面只是一些罕有金屬，不過亦有可能是更爲名貴的物質。否則，怎麼會引起這許多人的興趣呢？

就當丘二虎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然有人由黑暗處撲出，用手槍指住他：「不要動！這是一支實彈滅聲手槍，我在這裏恭候了許久啦！」

丘二虎闖蕩江湖的日子也不算淺了，對於手槍子彈他認識也深，就是對方的態度和語氣，他也分別得出是否够鎭靜。

眼前這個來歷不明的男子顯然是個老手，他不但態度冷靜，身手也非常迅速，他看見丘二虎雙手高擧，立刻一個箭步衝前，將放在桌上的圖片和文件取去！

丘二虎一動也不敢動，因爲他看得出那是一支實彈手槍，而且配有滅聲筒，加上這槍手顯然是有備而來，如果他有什麼不測，外面的保鏢們可能還在夢中。

神秘男子又喝令他背向牆，雙手按在頭上，然後用一幅枱布將他的頭部蓋住，警告着說：「如果你呼叫或者妄動，我會亂槍把你殺死。由現在開始，你要在心裏慢慢的計算，一秒鐘一下，直至數完一百下爲止，然後才准將枱布揭開。」

丘二虎完全處於被動。他從來沒有這樣被人對待過，心裏不免在暗自生氣，偏偏形勢又如此不利，如果他反抗，對方沒有理由不開槍的。因此，他只好獃在牆角，動也不敢動。

那男子越窗而出，迅速竄過花徑，滿以爲可以由原路撤退，豈料他剛躍過那幅圍牆，另一條黑影也緊隨着他一躍而過！

丘二虎這幢花園洋房的圍牆，足在丈二以上，再加上鐵蒺藜，一丈五英尺總差不多了。但這兩個人一先一後，身形極之美妙，都輕易越過了那幅圍牆，可見絕非泛泛之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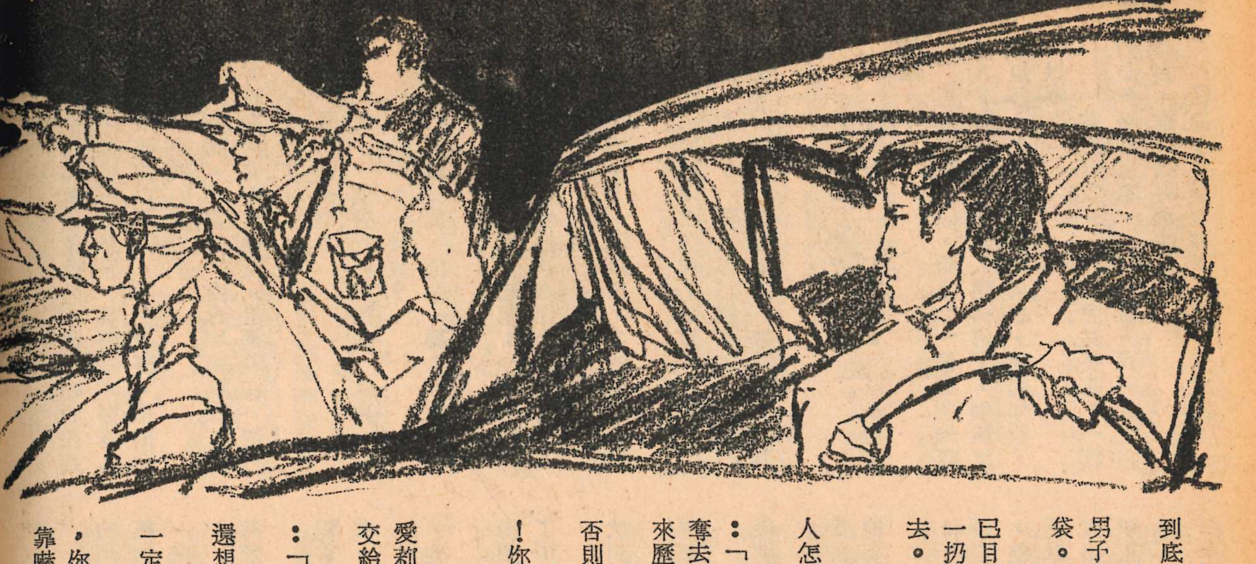
最先着地的，是剛才要脅丘二虎的神秘男子，緊隨着他一躍而出的，則是個女人，她並非別人，正是「迷你女賊」林愛莉。

林愛莉雙足剛着地，那神秘男子已發覺情形不對，正擬自懷中拔出手槍，林愛莉已爭先飛出一脚，登時把他踢得往後仰倒！

一輛銀灰色汽車之內，竄出另外一個人影，他正是「鐵枴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把鐵枴杖伸了過去，及時壓住了那倒地男子的手腕，使到他無法拔槍，林愛莉已急急衝到，俯首彎腰，把他口袋裏的手槍奪在手中，順勢把他的衣襟抓住，自地上揪了起來！

林愛莉担心丘二虎的手下會追出來，不由分說，就把那神秘男子推入呂偉良的汽車裏去。



呂偉良非常有默契，也沒有追問這人到底是誰，便首先把車子開出！

林愛莉在後座裏，把槍咀壓在那神秘男子的腰間，然後伸手搜他的另一個內衣袋。潛水艇的圖片和一些文件盡在其中。

林愛莉剛才躲在丘二虎的花園裏，早已目睹一切，所以現在亦無須多問。順手一扔，把這些東西扔到呂偉良身旁的座位去。

那男子一言不發，態度冷靜異常。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你把這人怎樣處置？他到底是幹什麼的？」

林愛莉一邊監視着那男子，一邊答道：「他躲在丘老二的房間裏，伺機下手，奪去了那疊文件和圖片。嘿！看情形大有來歷。」

呂偉良道：「他大概是個大買家吧！否則，何必冒這種險？」

林愛莉用力推了一下那支手槍：「喂！你爲什麼不出聲？」

那男子橫瞪她一眼，什麼都沒有說。

「你不是啞巴，爲什麼不講話？」林愛莉又說：「你再不說話，我就只有把你交給警方。」

「交給警方又怎樣？」那男子終於說：「我所做的事，連警方也不會相信。」

林愛莉道：「但我目擊一切過程，你還想抵賴麼？」

「小姐，我勸你別管閒事，否則，你一定會後悔莫及的。」那男子說道。

林愛莉忍不住哈哈大笑：「眞想不到，你也會懂得這一套，我就是偏不怕人家靠嚇……」

話猶未完，呂偉良就說道：「愛莉，他不是靠嚇，他的同伴追來了！」

就在這一刹那間，那男子出其不意地揮拳相向，林愛莉一手格開，持着手槍順勢還擊，槍柄重重敲打在他的頸骨後面，那傢伙登時軟倒下去，像一具死屍般，堆在座椅之上。

呂偉良這時已從望後鏡中發現後面那輛車子越追越近。林愛莉迅速由後面彎腰走到前面呂偉良的身旁來。

呂偉良按了幾個按掣，只聽得一連串自動機器的活動聲，四個車門自動上了暗鎖，車窗玻璃紛紛往上推動，自動空氣調節開始活動了，前後座之間的一塊防彈玻璃也緩緩上升，把車廂分隔成兩半。

林愛莉不禁問道：「爲什麼你不把車子開快些？」

是的，如果呂偉良想擺脫對方，只要把車子開快一些就行。以這車子的性能，相信再加快一些，也不大成問題的。但是，呂偉良却沒有那樣做，只是與對方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既不讓它越過，也不企圖擺脫他們！

呂偉良笑了笑道：「想釣大魚，現在正是好機會啊，何必着急？」

車子轉了彎，後面的車子也跟着開了上來！

這條街道又闊又大，而且路燈也多。但無論如何，到了這個時候，街道上的商店都已經關上大門休息了。因此變得靜悄悄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現在看得更淸楚了，那是一輛德國名廠汽車。照這牌子汽車的性能，它要越過呂偉良的汽車，照理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果然，那車子的速度加快了，呂偉良也只好把速度加快。彼此的距離雖然越拉越近，但仍然無法越過呂偉良的汽車。

如果是一般牌子，相信這班神秘人物早已可以達到目的。無奈呂偉良的特製汽車也是德國訂製的，性能非常優越。

兩車在寬闊的馬路上展開了一幕競逐，附近的人家都睡在夢鄉中，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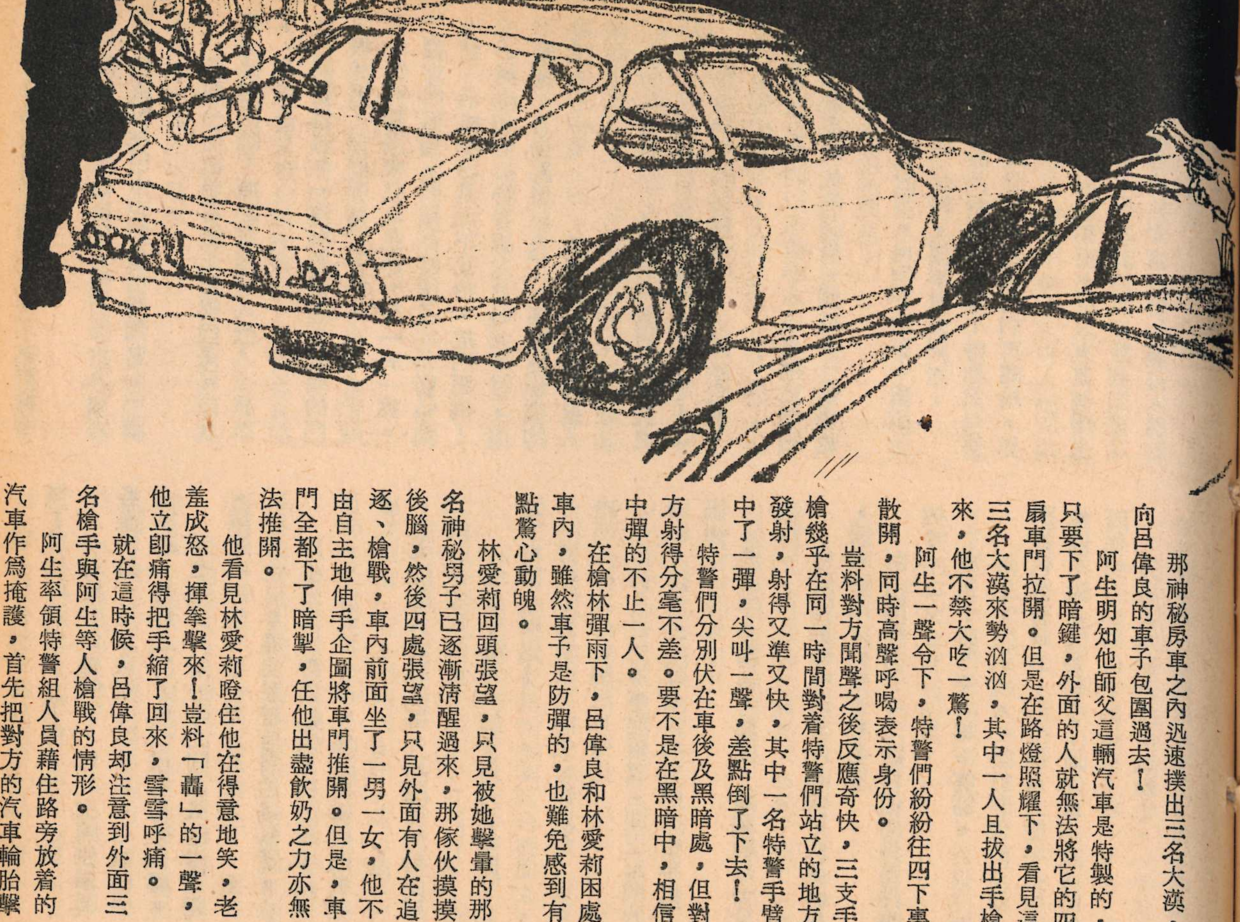
一條長長的街道，轉眼間已經走完。又拐了一個彎，車子開入另外一條大街。現在林愛莉總算明白了，原來呂偉良有意帶他們墮入陷阱，因爲阿生率領的特警組，就在附近一間酒店外面。

兩輛車子轉眼間已開至酒店附近，但是，呂偉良却沒有停車，眨眼之間便在阿生等人眼前掠過。由於二車速度奇快，立即引起特警組人員的注意。他們都認得走在前面的一輛汽車就是呂偉良的。

當時阿生正與一特警在酒店之內調查巴索突然失蹤的眞相。一名特警人員進去將剛才的情形告知阿生，阿生立刻親自駕車追蹤。

但是，阿生等人的車子剛要開動，呂偉良又開着那輛銀灰色的汽車趕到，後面一輛房車接踵而至。

呂偉良看見時機成熟，立即把速度稍爲減慢，後面步步緊迫的汽車以爲有機可乘，開足馬力越過了呂偉良的汽車，「刷」地一聲，把車子打橫停在呂偉良汽車的前頭，呂偉良也只好把車子停了下來。



那神秘房車之內迅速撲出三名大漢，向呂偉良的車子包圍過去！

阿生明知他師父這輛汽車是特製的，只要下了暗鍵，外面的人就無法將它的四扇車門拉開。但是在路燈照耀下，看見這三名大漢來勢洶洶，其中一人且拔出手槍來，他不禁大吃一驚！

阿生一聲令下，特警們紛紛往四下裏散開，同時高聲呼喝表示身份。

豈料對方聞聲之後反應奇快，三支手槍幾乎在同一時間對着特警們站立的地方發射，射得又準又快，其中一名特警手臂中了一彈，尖叫一聲，差點倒了下去！

特警們分別伏在車後及黑暗處，但對方射得分毫不差。要不是在黑暗中，相信中彈的不止一人。

在槍林彈雨下，呂偉良和林愛莉困處車內，雖然車子是防彈的，也難免感到有點驚心動魄。

林愛莉回頭張望，只見被她擊暈的那名神秘男子已逐漸淸醒過來，那傢伙摸摸後腦，然後四處張望，只見外面有人在追逐、槍戰，車內前面坐了一男一女，他不由自主地伸手企圖將車門推開。但是，車門全都下了暗掣，任他出盡飲奶之力亦無法推開。

他看見林愛莉瞪住他在得意地笑，老羞成怒，揮拳擊來！豈料「轟」的一聲，他立即痛得把手縮了回來，雪雪呼痛。

就在這時候，呂偉良却注意到外面三名槍手與阿生等人槍戰的情形。

阿生率領特警組人員藉住路旁放着的汽車作爲掩護，首先把對方的汽車輪胎擊破。三名槍手知道上當，惟有且戰且退。

納粹餘孽　借屍還魂

呂偉良見狀，担心他們乘別的汽車逃去，那時候一場心血便會白費，因此立即開車追了過去！

三名槍手情急之下，紛紛把槍頭指向呂偉良的汽車，無奈這看來普通的汽車，竟然刀槍不入，有如裝甲汽車一般。

後面那名歹徒不知道呂偉良這車子如此厲害，惟有伏下頭來，以免被槍彈擊中，豈料一枚子彈也沒有射入車廂之內。

三名槍手也發覺呂偉良這車子性能特殊，但已浪費了不少子彈。

呂偉良把車子衝過去，阿生率領特警組人員分頭追來！

另一方面，警方已接到報告，派人前來協助。一時之間，警車聲此起彼伏，三名槍手心知不妙，却又無計可以突圍。

呂偉良明知對方逃不了，但是在這一刹那之間却暗暗吃了一驚！

他的車子性能雖然優越，無奈却沒有武裝設備。那是由於歷年來他們師徒二人利用這特製汽車，配合他們的身手，簡直有如猛虎添了翼，故此不得不在某些案件中讓車中秘密公開。

就是因爲風頭太勁，於是引起某些人向當局提出質問：到底像呂偉良師徒二人這種平民階級，是否有資格配備武器？

呂偉良爲了避免夏維探長左右爲難，終於同意，將車子裏的武器拆除，只可以留下噴霧器以及防衛性的設備。

因此之故，目前呂偉良想對那三名槍手展開攻擊行動，也不可能。

他呆了一呆，不由自主地說：「糟糕！這一回可能是趕狗入窮巷！」

林愛莉看見這情形也明白到呂偉良何故叫「糟糕」！在目前這種情形底下，誰都可以想到對方將會怎樣做！

果然，三名槍手入屋之後，迅速登樓，他們留下一人殿後，另外二人向二樓一個住宅單位敲門！

時在深夜——實際已是凌晨時份，附近居民早已被剛才的槍聲吵醒。

過去突然之間聽到槍聲，可能是一件大新聞。但是現在市民聽慣了。盜賊橫行霸道，絕對不把警察放在眼中，由外地高薪請來的法官却喜歡唱「人道」高調，於是有槍在手的差大哥認爲以其上演「捉放曹」，不如「就地解決」以免害人害己。

「治亂世用重典」，冷靜地想想，警方的做法是情有可原的，因爲亡命之徒手中必有利器，你不殺他他便殺你。但是一些未被光顧過的自稱「上流社會」的人，却又在大談人道。

其實說穿了，可能是他們的兒女或子侄輩有不少已淪爲刼匪，既不能教誨於前，惟有設法庇護於後。

由於大部份警務人員忍無可忍，故此開槍事件已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市民聽得多，自然亦見怪不怪，懶得去理會。

且說那住在二樓的一戶人家，只有一對夫婦和一名獨生子住在這單位裏，本來

一家三口俱被槍聲吵醒，想不到這時還有人來敲門。

陳氏夫婦披衣出視，他們那十九歲大的兒子陳波却已走到門後高聲問道：「誰人？」

外面一名槍手答道：「我們是警方人員，快開門吧！剛才有個賊人跑入這裏來了，是不是？」

陳波答道：「沒有這回事，我們的門戶很謹愼，你們弄錯了。」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砰」的一聲，子彈穿門而過，門鎖登時毀了，「隆」然一聲一名槍手已是急不及待，把門踢倒！

阿生和他的特警組人員心知不妙，奮不顧身，首先亂槍射殺了一名擋在梯間的槍手，正待衝上時，其餘二名槍手已退入屋內！

一人高聲叫了下來：「你們不要迫虎跳牆，否則我們會把這裏的人都殺死！」

阿生果然給他嚇得呆了一陣，立即下令停止開槍！

事實上此時一名槍手亦已將陳波制服，用手槍指住他的腦袋，問道：「這裏總共住了多少人？」

陳波照實說了。他剛從睡夢中驚醒，眞的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那槍手於是對陳波道：「叫你父母高聲對下面的人說吧，如果他們再開槍，你就會死去！」

陳氏夫婦年逾半百，就只有這個獨生子，他們怎敢不從？於是分別竄到門後及窗前，高聲要求外面街道上的警方人員不可放槍！

阿生等人明明是佔盡了上風，現在却為了避免傷及無辜，不得不按兵不動！

一名槍手倚在門後，與阿生隔住梯間遙遙相對。他看見對方不搶攻，心裏已明白在這一刹那之間，他們已把局勢扭轉。

雖然他們明知一時之間無法闖出重圍，但起碼眼前不致會死於亂槍之下。至於以後又如何？那就要看他們的運氣了。

阿生示意特警們把受重傷的槍手抬了出去，企圖救回一命，無奈那傢伙已氣絕身亡！

大隊警員趕到現場，用照明燈射向那二樓的住宅單位。

一批身穿避彈衣的警員衝至梯間，立即又被阿生喝退！

阿生不想用市民的生命作賭注，回頭走到呂偉良的特製汽車旁邊。

呂偉良也覺得事態嚴重，開了車門的暗掣，讓阿生把那名被困車內的槍手拉了出來！

那槍手一點也不恐懼，態度顯得十分冷靜。

林愛莉把奪得的文件和圖片交給阿生，同時把剛才的情形約畧說了。

阿生問那男子：「誰指使你做這件事的？」

那男子笑了笑，却不答話。

阿生十分生氣，一拳打向他的下頷，那傢伙倒向車旁，阿生撲過去雙手抓住了他的衣襟，又要動手！呂偉良却在這時候叫住他：「阿生，別這樣！」

那男子的口角流出血來！

阿生那一拳雖然沒有打下去，却狠狠地說：「你小心聽着，如果你不說話，我可以活活把你打死，因為老子不是一般警察！」

那男子看見阿生這麼認眞，剛才臉上的笑容頓失。

夏維探長聞訊亦駕車趕到了現場，他看見這僵局也吃了一驚！

一名高級警官正用警車上的擴音器向那二名槍手招降！

附近一帶的居民都被吵醒了。

有些人居高臨下，俯視街上，但見路燈照耀下，軍警林立，想起剛才槍聲卜卜，差點兒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呂偉良覺得他誘敵之計，只成功了一半，但發展到目前這個地步，實在令他深感不安。萬一傷及無辜，良心上就更加難過。為此，他和林愛莉悄悄由人叢中消失了。

阿生目的要查出對方那男子的眞正身份，無奈那傢伙一句話也不肯說。

阿生搜遍了他的口袋，却也找不到任何證件，反而一名特警却在呂偉良汽車的後廂之內，找到一些燒燬了的文件——那是一本小册子。但灰燼也被人加以踐踏，分明是企圖毀滅證據。

不過，在另一方面，另外一名特警已在死去的槍手身上找到一份證件，也是一本小册子，上面除了死者的半身照片之外，還有一些記錄和簽名。

阿生雖然沒有機會進去正式學校，但由於他勤奮好學，加上工作上的須要，他已對一些日常應用的英文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但是，眼前他所見到的，就決計不會是英文。

夏維探長接過那小册子一看，便對阿生說道：「這是德文。」

「德文？」阿生呆了一呆！

夏維翻閱着小册子，一邊又說：「是的，這的確是德文；這份是納粹黨特務警察的證明文件。這死者顯然是一名蓋世太保！」

此語一出，在場的人無不愕然！

如所周知，蓋世太保是二次世界大戰時候納粹黨的秘密警察，權力之大以及手段之毒辣，早已聞名於世；想不到時至今日，這輩餘孽還留在人間。

阿生翻過封面細看，一個熨金的納粹標緻，在路燈照耀下閃閃生輝。

次頁是死者的半身照片，加蓋了水印，右下角有一個簽字式，左上面則是編號；如果不是故意誇大，這六個位的數目字，就表示死者的同黨數以十萬計。

如果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超過十萬名「蓋世太保」絕對令人相信；但時至今日，這數目多少也會令人感到懷疑。

不過無論如何，眼前這四個都是同道中人，則似無疑問。

突然之間，阿生看見那男子把一些東西拋入口中，他大吃一驚，急忙衝了過去，一手鉗住他的牙床外面，令到他的口腔無法闔攏，右手朝準他的腹部重重地擊了一拳！

那傢伙「喲」的一聲，不由自主地嗆咳了一下！一些大如指頭的東西隨即由口中吐了出來！

二名特警分別捉住那男子的手臂，令

到他完全無法動彈。

阿生蹲在地上，用手電筒照射，發覺那沾了涎沫的小小膠囊已有少許破裂，一些黃色的液體正由裏面流了出來。夏維探長看見這情形也心感不妙，忙叫人把那傢伙送往洗胃。

但是，那人却格格大笑，這時候他竟然自動說話了，而且說得非常大聲。

那傢伙歇斯底里地狂叫道：「希特拉萬歲！納粹黨萬萬歲！」

這瘋狂的呼叫聲在此時此地夜深人靜之際，顯得份外响亮！

在那邊窗口，立刻引起一陣反應，正在二樓要脅着陳波的槍手，也在唱和！

阿生眼看被俘的槍手面色蒼白，鮮血不斷由嘴角流出，知道他已經中毒過深。在場的警方人員也不知道如何可以挽救他的生命。

那小小膠囊雖則吐了出來，但是這傢伙依然難逃一死，可見那些液體必是一種劇毒。

各人在毫無辦法中，目送那傢伙軟倒地上，最後終於氣絕身亡！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穿過了警方的封鎖綫，悄悄潛登那幢樓宇的天台。

一名警官也在稍後時間，把呂偉良的行動偷偷告訴了夏維探長。

夏維通知阿生，阿生這時才如夢初覺，同時也為之吃驚不已！

夏維却說：「現在我們來不及制止他們了，惟有引開對方的注意力，以利便他們的行動吧！」

阿生也覺得夏維言之有理，接過警官的話筒，透過擴音器與那二名槍手談判。

站在窗口後面的一名槍手，一手箍住陳波的頸項，一手持槍指住他的頭部，高聲對下面說道：「你們如果有人開槍，我先殺了這青年……」

話也未完，陳氏夫婦已呼天搶地的叫了下來：「你們千萬不可開槍，否則我們一家三口便會死在這裏！」

下面的警方人員其實早已知道他們有人質在手，又怎麼會開槍？

只是這時候阿生等人知道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冒險由隣居天台爬了過去，所以設法吸引住他們的視綫，讓呂偉良和林愛莉方便行事而已。

呂偉良和林愛莉這時已抵達了這幢三層高舊樓的天台，他們知道屋內的槍手只有二名，一名倚窗而立，一名緊守住二樓大門入口處，那麼，陳宅後面應該是眞空的了。於是二人便悄悄溜到天台後面去。

幸好這是舊式唐樓，由天台俯視下去，可以見到二三樓後面的天井與廚房之間，連窗花鐵枝也沒有，只是廚房與屋內走廊之間有一度木門隔開而已。這可能是昔日的盜賊遠遠不及今日的猖狂之故吧！

呂偉良往下打個手勢，已將萬能枴杖的一個活扣拆開，鈎住牆緣，攀着鐵杖緩緩而下。

萬能枴杖內的鋼索可以自由伸縮，呂偉良多年以來早已習慣了如何控制。轉眼之間，他已落入二樓的廚房之內，輕按暗掣，上面的活扣解開了。

至於「迷你女賊」林愛莉，她的四肢齊全，由水管攀下去是輕而易舉的事。

呂偉良畧施小技，輕輕一撬，那度木門的門閂便已拉開！

也許是由於夜深人靜的關係，那輕微的聲浪也感到十分刺耳。

於是外面立即有人高聲喝問：「誰？誰在裏面？」

有如驚弓之鳥的，當然是那二名槍手！他們顯然覺得有些不大對勁。

陳氏夫婦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大驚小怪，這裏眞的只住了我們一家三口，此外並無別人。」

威脅住陳波的槍手問道：「那麼，為什麼會有聲音？」

陳波非常機警：「可能是老鼠，我家廚房時常有許多老鼠的。」

但是，槍手們仍然有點不放心。守住大門的一個說：「你小心點，讓我進去看看，有什麼不對勁，你先殺了那小子！」

說着，那傢伙已穿過走廊跳了入來。

但是，他剛按亮了電燈，後面立即有人揮動鐵杖，迎頭痛擊！

那傢伙「哼」也不哼一聲，便倒了下去！

林愛莉担心他那笨重的身軀會弄出沉重的倒地聲，連忙伸出雙手扶持着他，讓他緩緩地躺在地上。

呂偉良沒有理會林愛莉，竄向走廊那邊，靠近窗口的一名槍手正要問他的同伴有什麼發現，街道下面的阿生等人已用擴音器對他說話。

就在他稍為分散了注意力的一刹那間，呂偉良的萬能枴杖又發生了威力，低沉地發出「卡察」一聲，一枚麻醉銀針在燈光底下只感到銀光一閃，根本就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那名要脅着陳波的槍手突然之間感到頸後微微發癢，還以為了蚊虫刺了他一下隨即渾身痲軟無力，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陳波一直僵呆着，動也不敢動一下，直至現在，他也好像發夢一樣，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因為既沒有槍聲，也未聽到人聲，到底那槍手為什麼會突然之間倒了下去？

陳氏夫婦不知道另一名槍手在裏面到底如何，他們可能嚇呆了，依舊木然站立在那兒，不敢妄動！

直至到呂偉良出現，陳家三口才如釋重負。他們雖則不知道此人來歷，只要不是剛才見過的槍手就有可能是便衣警探。

呂偉良還未有機會解釋，林愛莉已首先奔了過去，俯首彎腰，把墮在地上的手槍拾起，她顯然是担心槍手會突然甦醒過來。

大局已定，呂偉良臨窗揮手，招呼着阿生和警方的人。於是各人迅速湧上來！

陳氏夫婦揑了一把汗，擁抱着他們的兒子，痛哭流涕，不知是喜是悲！

阿生這次學乖了，下令將二名昏倒的蓋世太保澈底搜索，再加以綑綁，然後才將他們救醒。

夏維探長雖然是警探首長，他却知道任如重這老頭兒的怪脾氣，所以阿生要理的事，他絕不敢過問，只有從旁協助。

眞的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呂偉良和夏維是由「死對頭」而變成「老友記」的，夏維可以說自小看到阿生長大成人，想不

到時隔不久，到了今天這小子的超然地位竟然淩駕自己之上。

當然，特警組是世界性的安全組織，警察只是地方性的，所以特警組的事務連當地市長也不過問，而夏維只不過是一名探長而已。

在那二名槍手的身上，也搜出了「蓋世太保」的證件。至於由林愛莉檢獲的二支手槍，都是性能良好的簇新出品，並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舊東西。

呂偉良和林愛莉雖然鬆了一口氣，但是「蓋世太保」的被發現，却令到當地警方和特警組人員大為震驚！

尤其是特警組，他們既是世界性的安全組織，對於這項發現就格外緊張。

呂偉良和林愛莉至此本來已交代妥當，可以走了，但是，「納粹黨」和「蓋世太保」這些的名詞却深深吸引着他們，把他們留了下來。

任如重本來已睡了，但巴索的突然失踪，却令他不能不親自趕來處理，現在更加發現這類戲劇化的事情，令到這位老人家想休息也不可能。

夏維探長對於這類國際性的案件雖然很少處理，但是像他這年紀的人，對於二次世界大戰的事蹟，多少也總知道一些。

他半信半疑地說：「納粹德國已經戰敗，希特拉早已死了，蓋世太保這種組織早已經解體，到底這班傢伙又在玩什麼把戲？」

呂偉良道：「只要他們醒來，相信一切都會明白。」

那一邊，一名特警組人員已將一名蓋世太保救醒，根據從他身上搜出的證件的記錄，此人叫沙甫，是一名懂得多國言語的德國人。

任如重親自審問沙甫：「你到底是替誰工作的？」

「你沒有看見嗎？我的證件上有元首的簽字。」沙甫冷冷地說。

「什麼元首？」

「就是我們偉大的領袖希特拉！」

任如重翻閱着那本小册子，發出日期却是一九七一年的。

他盯着沙甫說：「你不是開玩笑吧？你以為我是個傻瓜嗎？」

「你以為你是什麼？」沙甫輕輕一笑，「羅斯福，邱吉爾和史太林都像你這類人一樣，自以為聰明，其實他們也是傻瓜一名而已，只有我們的元首才是這個世界的統治者。」

「你簡直是胡說八道。」任如重說：「希特拉已經遠在一九四五年自殺身亡，你們到底是屬於那一個犯罪組織的？」

沙甫嘿嘿地說：「你既然不相信，我也懶得跟你說下去！」

說着，他就想坐下來，但給阿生一把抓住了衣襟，把他整個兒揪了起來！

阿生狠狠地說：「你最好小心點聽着！我們的拳頭一定比你的嘴巴更硬，你不合作，老子就不客氣了！」

沙甫瞥了阿生一眼道：「你是什麼東西？」

阿生咬牙切齒地說：「老子是國際特警，你也聽過這名堂麼？」

沙甫怔了一怔！

任如重道：「你別以為我們會把你送上法庭，你再不說眞話，我們就只好使用我們自己的方法。」

沙甫一言不發地，呆站在一旁。

這時候另一名蓋世太保亦已醒來。他是美國人，證件與沙甫的一模一樣，有他本人的照片，也有各種簽字式，只是發證日期更近，是一九七二年才發出的。這可能表示他只是個新人。

在現場上擾攘一番之後，任如重令人將二名蓋世太保帶返總部偵詢。

事情至此總算告一段落了。但是，「蓋世太保」這可怕的名詞，立即就成為報紙的大好題材。於是翌日不少報章對此事大加渲染。

一些上了年紀的外國人對「蓋世太保」這名詞的感受，直如中國人心目中的「閻羅王」。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吃過苦頭的人，聽來就更加敏感。

消息轉眼間傳遍世界各地，國際特警組織對這件事更為重視，紛紛要求任如重盡快把詳細報告寄發到國際特警總部。

其實任如重當晚回到他的辦事處之後，已漏夜對二名蓋世太保展開嚴密偵訊，而特警總部附近一帶，更是戒備森嚴。

那個美國人洛信似乎比較合作，那可能是由於資歷較淺，以及民族特性較為誠坦之故，他沒有另一名蓋世太保沙甫那麼固執。

任如重從洛信口中知得很多，但最令他難以置信的，就是希特拉這個神化的傳奇人物。根據洛信說，希魔至今尚在人間。證件上的簽署也是他親自寫上去的。

但是，從歷史上記載，二次大戰將近結束時，蘇軍攻入柏林時已發覺希特拉在他的地牢總部中自殺身亡。

這是不可能的事。但洛信却言之鑿鑿，甚至說出他本人加入納粹黨時，也親眼見過這位納粹黨首領，當時在場的，還有希魔的助手波曼。

美國人也是最好奇的人，正如洛信這一類青年，他並不澈底了解納粹黨的本質，但是為了好奇，却加入了納粹黨，進一步接受訓練，就此成為蓋世太保。這一類美國青年到處都是，他們起初是人云亦云，後來便是弄假成眞。例如吸毒，反戰暴動等等，便是這班好奇青年的傑作。

但是，希特拉和他的助手波曼怎會尚在人間？任如重澈夜對這二名蓋世太保展開疲勞審訊。他們被隔離問話，但所得結果完全一樣。

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希特拉未死，一九四五年被蘇軍發現死於地牢總部中的，只不過是希魔的替身而已。

至於希魔的助手波曼他已是個七十餘歲，斑斑白髮的老人。他至今仍是忠心耿耿的納粹副首領，始終忠於希特拉。

根據洛信的口供說，波曼親自主持着蓋世太保的訓練工作，全力協助希特拉策劃着「第三帝國」的復興大計。這似假疑眞的供詞，令到老練如任如重，一時之間亦無法分出眞假。

任如重親自率領着特警組人員，通宵工作，把所得資料作出報告，趕緊送往國際特警總部。

至於當地警方人員，則奉命搜索其餘

漏網的「蓋世太保」。

警方相信奉派至當地的「蓋世太保」數目在十八人以上，除了死去二人以及被俘的兩個之外，餘黨顯然已將巴索挾持。

夏維探長已通知所有機場海關及出入口檢查站，留意巴索和「蓋世太保」們的行踪。同時特警組亦已知會S埠的國際特警，以防這班人利用偷渡或者假護照返回S埠去了。

任如重是個與別不同的老頭兒，他澈夜不眠，看來還是精神奕奕。

他仔細翻閱着林愛莉奪回的「潛艇資料」，又傳訊了黑頭子丘二虎，覺得這件事很奇怪，為什麼納粹餘孽這麼重視這艘沉沒了的潛艇？

表面看來是為了財富，因為要復興第三帝國，必須大量經費。但是，積集錢財的方法有很多，何必這麼辛苦發掘到海底去？

任如重越想越不對勁，立刻又召集他的主要助手到他的辦公室來。

忙足了一整晚，阿生滿以為至此總算告一段落，大可以返去休息了。但是，就當他準備離去之際，又接到了一項特殊的使命。

任如重在與各助手討論過「潛艇資料」之後，獨獨留下了阿生。

他對阿生說：「這是考驗你的時候了，也是你揚威於國際特警隊伍的一個最好機會。」

阿生心裏却說：這時候最好讓我睡一覺。

他心裏儘管怎麼想也好，却不敢說出口。因為他是個受過訓練的特警之外，還是「鐵枴俠盜」唯一嫡傳的弟子，怎可以在上司面前如此放肆。

任如重又對他說：「我要你立刻帶個人趕往S埠去一次。」

「去S埠？」阿生呆了一陣，「到那兒去幹什麼？」

「從種種跡象看來，巴索已被他們押走，極可能已經離開了本市。」任如重說：「根據洛信的口供，昨晚深夜時份，蓋世太保頭目布倫，率領他的助手勞德和化裝師黃平，躲在酒店裏一間房，伺機刼持了巴索。由於巴索手上一部份潛艇資料落在丘二虎手中，所以布倫才派人潛入丘二虎家中去，把文件和圖片奪回，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却給林愛莉伏擊得手，結果現在又落入我們手中。但我看過這些資料之後，認為這只不過是副本。換句話說，仍有正本保存在另一些人的手中。當布倫發覺他的手下失手之後，想必押着巴索秘密離開了本市，逃往S埠去。由於他們如此重視這艘沉沒了的潛水艇，我覺得其中必然大有道理，你必須與當地特警連絡……」

任如重說到這裏，又站了起來。

他走到一列文件柜前，架起眼鏡，搜出了一個文件夾來。翻開了之後，又說：「我這裏有一份關於納粹黨副首領的波曼的報告，這是由國際特警總部分發到各地特警組的秘密文件之一。編號是：MP七一九九二〇，是總部的統一編號。如果你要看詳細資料，到了S埠之後，當地特警組手上也有一份副本，只要說出這編號，相信他們就會給你看個明白。」

「這文件對我們有所幫助嗎？」阿生說。

「可能有的。」任如重道：「我們一定要設法找出眞相，因此一方面要證明波曼是否尚在人間，希特拉是否已經去世，另一方面又要查出蓋世太保打撈沉沒潛艇的眞正目的是什麼。」

阿生也走了過來，指指他上司手中的文件，說道：「可以讓我看看麼？」

「當然可以，但你只有十分鐘時間。」任如重看看腕錶，一邊把文件夾交到阿生手上，一邊又按着枱頭上的通話機。

他吩咐他的秘書道：「立刻替阿生訂兩張機票，我要他乘搭中午一班客機往S埠。待他選好助手之後，叫人為他們二人準備好入境護照——要平民護照，當然要用假名。」

他的秘書在通話機裏答了話，任如重便咬住烟斗，回到阿生的身邊來。

阿生這時已開始翻閱着那份國際特警的秘密文件。

根據這些文件指出：希特拉的助手波曼，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近結束時，挾帶着一時難以估計的財富，從柏林廢墟中逃出。

又根據國際特警歷年來所蒐集的資料，包括阿根廷政府的國家卷宗在內，都顯示出波曼未死。但時至今日，國際特警組人員仍然無法可以找到這個納粹首領的下落。這追踪工作至今仍在進行。

文件中又指出：波曼曾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由義大利熱那亞乘船抵達阿根廷。當時的執政者，正是最近重返阿根廷的貝隆。

秘密文件中甚至還列出儎着波曼的輪船名稱，那艘船叫做「其奧萬尼號」。

當時波曼所用的護照是由梵諦岡的「無國籍人簽證處」所發出的。護照上的名字是「哥爾斯坦」，出生地點則寫上了「華沙的比奧特科夫」。編號是「〇七三九〇九」。

資料又說：當時的阿根廷獨裁者貝隆及其妻伊娃，曾協助波曼求得梵諦岡的護照，其所得代價竟高達二億美元。

由此可見：波曼如果眞的尚在人世的話，當時他携離德國的財富，當遠遠超過此數，而數目自當以十億美元計。但實際上亦無人確知其詳細數目。

阿生看到這裏，把文件夾交回他的上司。

任如重說：「你大概已了解到這件事的重要性了。波曼如果尚在人間，希特拉自然亦有可能尚生存這世界上。我們亞洲區特警可能對此事感到陌生，但歐美各地的特警們，一直以來都在追查這件事的眞實性。」

阿生年紀還輕，他對於二次世界大戰的事，實在所知不多。但他的上司任如重這老頭兒，曾先後任職於歐美各地的特警組織，自然知得較多。

任如重又對阿生說道：「希特拉之死，還有蘇軍可以證明，但波曼却一直列入失踪者的名單。也就是說：沒有人可以證明波曼已經死去。因此，在紐倫堡的戰犯法庭中，曾作缺席審判，波曼已被判了死

刑。這就是國際特警所以要追踪他下落的原因。」

阿生實在已疲乏不堪，但工作却令他重新振奮起來。一想到這是一件國際性的大事，他就忘記了一切疲勞，在接過訓令之後，跑到外面去。

在相連着任處長辦公室的秘書室中，他發現丁丹仍在等候着他。於是他告訴秘書小姐，就選用丁丹做他此行的助手。

他帶着丁丹轉進武器管理室，選取他們應用的新式武器，其中有不少看來好像日用品，實則却是殺人於無形的可怕的東西。

阿生在總部內準備好一切之後，正想返家一次，但秘書小姐已把護照送來。那位漂亮的秘書小姐說：「處長叫你們立即出發，時間無多了。當你們抵達機場時，我們的人會把機票交給你。祝你順風！」

阿生對於這類事情已經習慣了，往往一接到命令，便得立即出發，不管是打風落雨，總之就是任務至上！這種滋味雖然並不好受，但對於一些愛尋刺激和喜歡冒險的人來說，却是另有一番感受的。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撥個電話返家，把行踪告訴他師父呂偉良。

他的任務和行踪都是保密的，但他的上司任如重從來不阻止他與呂偉良連絡。這大概是因為任如重澈底了解呂偉良的為人之故。

阿生帶着丁丹，悄悄離開了特警總部，前往機場。

在車子行駛途中，阿生和丁丹分別翻閱護照細看，這時他們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名字。

阿生護照上的名字是「彭亨」，此行是「旅行考察」，丁丹則是他的私人秘書。護照上夾着一些鈔票在其中，還有旅行支票和一些地址。都是準備他們到達S埠時應用的。

要不是有着許多問題困擾着，阿生差點就在汽車裏睡着了。

這也難怪的，由昨晚到現在，阿生連閉上眼睛的機會也沒有，更加不要說到睡覺了。

丁丹也像阿生一樣，只是他獃着等候阿生的時候，倚着沙發睡了片刻而已。這時候雖則疲倦得很，但想到去遊埠，便覺得充滿了刺激。於是所有的睡意也都消失了。

困擾着阿生的問題實在多着，例如到了S埠之後如何展開工作？與誰連絡？會不會因為環境陌生而遇到重重困難？

諸如此類的問題，令到阿生不得不作好心理上的準備。但實際上幹他這種工作，往往又不到他想怎樣便怎樣的。

到了機場，一名特警打扮成一名商人的模樣跟他打着招呼。

特警是任如重的另一名得力助手勞根，四十多歲的年紀，資格比阿生老。

勞根一邊陪着阿生走向閘口，一邊把機票交給他和丁丹。

勞根又低聲對阿生說：「S埠的特警組人員可能派人到機場接你。萬一沒有的話，你就依照那張紙上面寫着的地址，去找他們的連絡人。地址就夾在那本護照中，見到了嗎？」

阿生說：「見到了。」

勞根又說：「你到達S埠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與當地特警組人員，設法找出巴索這個人的下落，我們相信他已被蓋世太保挾持着，返回S埠去了。」

「這些事情我都明白了。」阿生道，「有件事我想拜託你。」

「什麼事？」勞根問道。

「離開總部時，我曾致電師父，他可能還未醒來，所以聲音有些模糊。」阿生沉吟一會，又說：「不知是否我神經緊張，也想到他可能在當時受到威脅，所以說話有點不由自主。」

勞根知道阿生有時還很孩子氣，呂偉良既是他的恩師，也是他的父兄一樣，所以阿生每次出外執行任務時，總覺有點依依不捨。

因此勞根安慰他道：「你放心吧，這可能只是你的幻想，像呂先生這種人，他不會被人乘虛而入的。」

「但是，當時他說話含糊，我以為只是他還未醒來。現在越想越覺得有些不大對勁。」阿生又說：「所以我希望你回頭幫我一個忙，最好抽空再打個電話到我家中去，能去一次當然更好了。」

勞根無可奈何，只好說道：「好吧，回頭我就替你去看看呂先生。」

阿生與丁丹進了閘口，他們一樣像一般飛機乘客，接受檢查，看來並無任何特別之處。

勞根看着他們進了閘口，才離開了機場。

× ×

呂偉良自從阿生加入特警組之後，便經常一個人住在居處，因為阿生往往為了工作不睡在家中。有時林愛莉知道阿生不在，也會來陪陪他；但是，他們畢竟是未婚男女，為了避免鄰居及親友們的閒言閒語，林愛莉很少在呂家渡宿。

將近天亮時，呂偉良送林愛莉返家後，回來便倒頭大睡。

突然一個電話撥到他家中，那是一個陌生人的聲音：「你小心聽着！你的愚蠢行為已令到我們損失了二名同伴，現在你的林小姐在我們手中，如果你不依足我的說話去做，你將會後悔莫及！」

呂偉良從噩夢中驚醒，還未回答，聽筒中又傳來了林愛莉的聲音：「偉良，我被他們捉住了，你要依他們說話去做，否則他們會殺我。」

林愛莉好像還想說些什麼，但是，聽筒中又傳來剛才那陌生男子的聲音。顯然的，有人強行將電話聽筒奪了過去！

那陌生男子又說：「現在你放下電話之後立即就去開門吧！我的人已候在門外。你要記住，不要讓狗兒亂吠，把牠困入房間裏去！」

呂偉良變成了被動，他從來沒有這樣聽從別人的擺佈；但為了林愛莉的安全，他只好照做了。

「多利」莫名其妙地被困入阿生的睡房之內。

呂偉良跑出去把大門拉開，果然有個人站在外面。

呂偉良把他請進來。這傢伙四下張望

了一遍，似乎有些担心。

呂偉良說：「狗兒囚在房間裏，這裏除了你之外就只有我，放心說話好了。」

那大漢仍不放心，四下裏看了一次，最後才回到客廳裏坐了下來。

呂偉良苦笑道：「閣下大概就是蓋世太保！」

大漢面目呆滯地點了點頭：「是的，想不到你會把我們的計劃破壞。」

「什麼計劃？」

「如果不是為了你，這時候我們已經離開了本市。但是現在，我們不但損失了兩個人，而且也沒有辦法可以離去。」

呂偉良問道：「然則，你們想怎麼樣呢？」

「你的女朋友已落入我們手中，現在你只有一個辦法可以令到她安全脫險，就是設法帮帮我們的忙，將功贖罪。」

「你以為我是移民局長麼？」

「你雖然不是移民局長，但你有辦法的；我們已查出你的來頭甚大！」

「你過獎了。」呂偉良說：「其實你們的來頭也不小，辦法也多得很，何必來找我？」

那大漢說道：「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虫，如果我們有辦法，又何須找你？聽說你是江湖中人，對於那些見不得光的專家都十分熟悉。總之，你要設法令我們安全離境，否則，你的女朋友就有問題。」

「你們打算到那裏去？」

「S埠。」

「有多少人？」

「三個。」

「好吧！我試替你們想想辦法。」

「時候無多了，你不能說說便算數，應該為你女朋友着想。」

就在這時候，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呂偉良正想過去接聽，那大漢却攔住他，警告着說：「你先聽我說清楚，在講電話的時候，不要講暗語或給對方一些暗示，這只不過為了你的女朋友安全設想，勿謂言之不先。」

那個電話正是阿生打來的，呂偉良為了林愛莉的安全着想，果然不敢給阿生任何暗示；但阿生事後也覺得師父的語氣有些古怪，無奈公務在身，無法抽空回去看個明白，只有拜託勞根。

當勞根到達呂宅時，呂偉良已經和那個蓋世太保出去了。

他們沒有找錯對象，呂偉良的確是在當地湖海中人面最熟的人。

他們扣押着林愛莉，呂偉良也從電話中知道阿生已去了S埠，這些原因都足以令到呂偉良樂於帮助這班蓋世太保到那兒去！

呂偉良找到專幹偷渡的人，但是那名蓋世太保還不放心，他通知頭目布倫前來接洽。

布倫就是從酒店中把巴索擄走的蓋世太保，也是這次行動的最高負責人。

呂偉良對他們說：「這是最可靠的『蛇頭』，別說這麼三個人，三十個人他們也有辦法。」

當地人士稱「偷渡客」為「屈蛇」，「蛇頭」就是指專幹偷渡生意的人。這一類人多數是水上人家，自然也會滲入一些黑勢力。

布倫滿意了，他願意付出雙倍價錢，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快。於是船家派出一艘快艇，把他們送到S埠去。

呂偉良以為林愛莉可以脫險了，但是布倫却要他們的人安全抵達S埠才放人。

布倫說：「萬一我們的人未平安抵埗，你出賣我們時，怎辦？」

呂偉良有點啼笑皆非，他在江湖上的道義是著名一時的。但是在這班蓋世太保面前，他竟然作了小人也不知道，心裏眞不好受！

本來他不想出賣這班人，但是，想起阿生也去了S埠，可能又是為了這件事，於是他決定把消息秘密傳給任如重。

呂偉良一邊在蓋世太保的監視下，把消息秘密傳給任如重，一邊在等候着林愛莉的消息。

他從來沒有這樣處於下風，受人制肘，完全處於被動。那不過是因為林愛莉的安全計而已。

任如重獲得消息之後，知道巴索已被蓋世太保押往S埠，不問可知，完全與潛水艇有關。這麼看來，那艘沉沒了二十多年的潛艇，在納粹黨的心目中，一定非常重要。到底是為了錢財呢，還是為別的？

無論如何，任如重已決定用國際特警專用的密碼，將這項重要情報通知國際特警的世界總部，自然S埠的特警也在同一時間收到了這項情報。

呂偉良心裏儘管有着無比的憤怒，這時候也得忍耐着，等候林愛莉平安歸來。

一名蓋世太保如影隨形地，跟隨着呂偉良，但呂偉良仍然可以把情報傳遞給特警組人員。那完全是因為勞根受了阿生的拜託之後，由機場駕車至呂宅時，找不到呂偉良，心裏已經感到有些不妥。

當時勞根派了一名特警在呂宅附近監視，他本人則趕返總部向任如重報告。

當勞根重返呂宅附近時，那名特警對他說，呂偉良已經返家，而且還有一個人陪同。

勞根心感不妙，於是設法與呂偉良接觸。他的辦法就是利用電話。

勞根在電話中伴作收賬員，但當呂偉良接聽電話之後，他又低聲說：「我是勞根，呂先生，你方便嗎？如若方便的話，我馬上來收取這個月的賬欵。」

呂偉良聽到勞根這名字，就知道他的來頭。因此會意地說：「你當然可以上來的，但我有朋友在着。」

「那麼，晚一點吧！」

「好吧，一小時之後你來收好了。」

呂偉良掛線之後，那名蓋世太保走過來問道：「誰打電話給你？」

呂偉良笑道：「士多店，洗衣店等處的收賬員，每個月這個時候都會來收賬的，還有我的朋友們，每天的電話最少也有十個八個，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担心，起碼担心十次八次。」

那大漢呆了一呆：「你別忘記林小姐的安全。」

「所以你無須顧慮什麼，只要林小姐在你手中，我就不會佔到上風。」呂偉良又說：「不過，你們這樣違反諾言，我十分反感。」

那名蓋世太保道：「明天黃昏左右，我們的交易便完成，你又何必焦急？」

呂偉良只苦笑一下，便轉進洗手間去。但是，那名蓋世太保却跟着他！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難道你也要跟進來麽？」

那傢伙苦笑聳肩：「老實說，我担心你會要花樣。」

「只要林小姐一天在你們手上，我也沒有辦法。坦白說句，我不想她受到絲毫傷害。」

「好吧！那麽，洗手間先讓我用一用。」那傢伙說。

呂偉良自然明白他的用意，他並非眞正要使用洗手間，只是想看看洗手間之內是否有什麽機關罷了。因此，呂偉良把手一攤，讓他先進了去！

那名蓋世太保入內之後，呂偉良正好利用這時間把紙筆取來。

當他再次回到洗手間門前時，那名蓋世太保也由裏面出來了。

呂偉良一邊進去，一邊說道：「你可以在客廳等我，如果有電話找我，叫他五分鐘後再打來吧！」

說完他就把洗手間的門關上。

呂偉良當然不是眞正要用洗手間，他迅速用紙筆把這次事件草成簡短的報告。

不及三分鐘，呂偉良便由洗手間出來。他發覺那名蓋世太保仍然緊守崗位，屹立在門前，心裏不禁暗地吃了一驚！

還好洗手間的門沒有門縫，相信這傢伙未必能知道呂偉良剛才在裏面幹些什麽，否則就不堪設想了！

半小時後，勞根已化裝成一名收賬員來到呂宅。他看見呂偉良的面色，心裏已經感到不妙，無奈呂偉良一直向他遞眼色，示意他切勿輕擧妄動。

勞根因爲早有了準備，把一張賬單交給呂偉良。呂偉良依了上面的數目付了錢，那份匆匆草成的情報，就夾在鈔票中送出！

任如重收到這份情報之後，因爲投鼠忌器，不敢採取行動，但却暗中派人監視一切。

同時在另一方面，S埠的國際特警組人員，亦已收到情報，注意巴索和「蓋世太保」頭目布倫的行踪。

阿生這時亦已經抵埗，他與丁丹下機之後，到一家酒店去。

侍者由一名國際特警化裝成的，他傳達了上司的命令，要阿生在半小時後到一家商行去一次。

國際特警組織是世界性的，自由國家一致認爲這是安全的保證。不過，它並不是一般國際刑警，一般國際刑警是由當局警方兼任的，而「國際特警組」却是近乎國際性秘密警察的組織。

因此，阿生對於「侍者」的說話，一點也不會感到驚奇。

侍者有着國際特警組的證件，阿生分辨得出不會是假的。

阿生和丁丹稍事休息之後，便離開酒店，僱街車到一幢辦公大厦去。

大厦之內有着許多商行的辦事處。阿生要找的是一間名爲：「歐亞貿易行」。這家商行規模不太大，職員也只有十個人左右而已。他們看來很忙！

阿生道明來意之後，侍者爲他傳達。一分鐘後，有人帶他們進了經理辦公室。那位經理六約只有四十歲，他一邊招呼阿生和丁丹在辦公桌前坐了下來，一邊看着手上一些文件——其實那是阿生和丁丹的照片。

阿生和丁丹說了一些暗語，認明是「特警組」的人，雙方這才開始說話。

那位「經理」只不過是S埠特警組的一名頭目，他叫何培。

何培說道：「自從我們接獲國際總部的密令之後，已展開追查卡爾特這個人的下落。」

「有他的消息嗎？」阿生問道。

何培說道：「暫時雖然沒有他的消息，但是他的身份已獲得德國領事館方面的證實。卡爾特確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潛艇中的一名機械員。該潛艇被盟軍擊沉之後，大部份人員死去，只有三兩名僥倖獲救，而卡爾特便是其中之一。」

「巴索的身份，相信你們一定最清楚。」阿生又說：「他有沒有消息？」

「沒有。」何培說：「他只是個流氓吧了。」

這時候，林愛莉被蓋世太保抓去作人質的情報未到達，所以何培並非說謊，而是時間上的問題。

阿生是乘坐飛機抵埗的，以時間計算，呂偉良這時候剛好爲蓋世太保們安排偷渡工作。

呂偉良從來沒有這樣被人制肘過，但這一次爲了林愛莉的安全，他變得一籌莫展。

阿生最後被何培帶往當地的特警總部，會見地位與任如重相同的負責人丘文。

丘文的年紀有五十多歲了，他正在研究各種關於二次大戰時期的納粹資料，其中包括「波曼報告」，這份報告在國際特警的秘密檔案中的編號是：MP七一九九二零。此外還有一些由德國領事館交來的資料。

丘文表示當地警方已協助他們，四出找尋卡爾特和巴索的下落。

阿生忽然間感覺到自己此行不知所爲何事，變得毫無目的，正是可有可無。但無論如何，丘文等人對他們非常客氣。他們受到十分熱誠的接待。

由丘文主持的一次秘密工作會議中，阿生和丁丹都應邀參加。

就在稍後時間，透過國際特警的電報網，當地的特警組已收到布倫挾持着巴索，乘快艇潛回S埠的消息。丘文大爲興奮，立刻帶同阿生等人，乘坐直昇機出海，凌空觀察。

阿生認爲只可暗中窺伺，而不可操諸過急，否則卡爾特就更難找到。

S埠的海上巡邏隊已獲得知會，故意網開一面，讓偷渡的快艇順利入港。

希魔手下　幕後指揮

儘管由勞根率領的國際特警一直在暗中保護着呂偉良，但是，呂偉良的身邊還是有着一位不速之客。

呂偉良爲了林愛莉的安全，一直容忍

着。他跟那名蓋世太保越來越熟絡了。

那傢伙其實就是化裝師黃平。

在刼走巴索的過程中，蓋世太保頭目布倫，曾經把黃平和另一名助手帶入酒店中去，當時替各人化裝，逃過特警監視網的，就正是這個人。

呂偉良不但要制止愛犬「多利」，還要以禮相待這位「貴賓」。

他們一起進食，一起生活，靜心等待着布倫和巴索等人平安抵達目的地消息。

呂偉良明知任如重已獲得他傳出去的情報，現在只看他們的做法，如果特警組爲了建立功績，將布倫等人一網成擒的話，那麽，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就可能被犧牲了。

雖然呂偉良非常信任任如重，任如重也一直十分敬重這位俠盜的爲人。但是，有時很難說的，誰敢保證大局不起變化？

黃平也開始感到焦灼。照時間推算，布倫和巴索等人應該抵達S埠了，除非已經失了事。

呂偉良失眠了一晚。翌日天還未亮，就給黃平吵醒。

黃平說道：「快點起來吧，我們要走了！」

「走？走去那裏？」呂偉良弄得一頭霧水，「他們到達S埠了嗎？」

「我不清楚。不過，剛才我在客廳裏接聽了一個電話，是我們的人打來的，他們要我把你一齊帶走。」黃平說：「請你合作些，快些洗把臉，時候無多了。」

呂偉良忽然覺得自己有如監犯，苦笑一下，由床上翻了下來。

黃平和衣睡在客廳中，現在他寸步不離地，跟隨住呂偉良。

呂偉良一邊更衣，一邊問道：「你的同黨到底想怎麽樣？」

黃平說道：「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們發覺附近還有特警組的人在暗中窺伺，除非你能跟我一齊平安離開這裏，擺脫他們，否則，你和我只有同一命運，你的女朋友可能更糟了。」

呂偉良心裏一凜：「蓋世太保」果眞是名不虛傳，特警組的行動也給他們看穿了。

呂偉良只好裝蒜地說：「你們怎麽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黃平說道：「我也不大清楚，總之我的上司要我跟你悄悄由後門離去，當然，我必須爲你我二人化裝，這樣對大家都更爲安全。」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依了他的說話去做。

二人最後由後門悄悄離去。呂偉良不知道勞根這班「特警組」人員有沒有發覺他們的行踪，總之，他們在附近一處街口踏上了一輛街車，便匆匆駛往海傍大道。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到底把我帶往那兒去？」

黃平聳聳肩說：「我也不大清楚，但到了海傍，就有答案了。」

街車停下來，一輛大卡車候在那裏。

黃平等到街車開走了，才由路旁帶着呂偉良登上了那輛大卡車之內。

車內佈置有如一個辦公室，一名年已六十的外國人坐在辦公桌後面，二名槍手分立其旁。呂偉良看見這情形，心裏難免又吃了一驚。

黃平把鋼門掩上，伸出右手向那外國人行了一個「希特拉」式的納粹軍禮！

車內有空氣調節，外國人後面有個納粹徽號——「十」字上下左右皆彎曲的形狀！

外國人攤攤手，很有禮貌地對呂偉良說：「請坐！」

呂偉良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黃平站在他身旁。

外國人用手杖敲着他背後的鋼板，後面應該是司機的座位。當他敲了兩下之後，車子緩緩開動了。

呂偉良心裏想：難道是布倫等人不能平安到達S埠麽？還是出了其他意外？爲什麽他們要把自己帶到這兒來？現在又往那兒去？

外國人態度愼重，呂偉良不知道他的來頭，但看情形可能是納粹黨中的重要人物，會不會是希魔的助手波曼？——呂偉良心裏這麽想。

車子雖然在行進中，却十分穩定。外國人終於說話了。他說：「呂先生，謝謝你帮了我們一個大忙，使到我們的人能安全到達S埠。」

呂偉良悄悄鬆了一口氣。布倫等人既然安全抵達S埠，爲什麽他們還不放走林愛莉，反而把他也「請」來這裏？

呂偉良正在呆想中，外國人又說：「關於閣下的來頭，我早已聽過了。想不到你果然是個有辦法的人，將來我們第三帝國能够復興，全部依靠像閣下這一種熱心人士。」

呂偉良忍不住說：「既然你要我代辦的事已經辦妥了，爲什麽你們還不釋放我的女朋友？」

「你放心吧！你的女朋友在什麽地方都是一樣的。」外國人說：「現在我們就帶你去見你的女朋友。但有一個附帶條件，你必須答應我們。」

「什麽條件？」

「我們在這裏，正是人地兩生疏，許多事情進行起來難免碍手碍脚的。」

呂偉良道：「上次你們要我代僱快艇，這次大概想租用飛機了，是不？」

「不！」外國人笑道：「我只想要求你協助我們去做一件事。這件事你一定辦得到的，只是你肯不肯加以援手而已。」

「你們的花樣眞多，老實說，我們江湖中人一向重視諾言，怎麽你們納粹黨說過的不算數？我答允代辦的事已辦妥了，但你們却沒有實踐諾言。」

外國人道：「我沒有說過不放你女朋友，只是你必須聽我說下去。」

「好吧！請你說下去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發生過許多不幸的事情，最可怕的，就是潛艇沉沒這一類悲劇了。飛機在空中出了事，飛行員可以跳傘逃走，但潛艇在海底航行時，萬一遇襲失事，就只有死路一條。尤其是在戰爭時期，即使機件發生故障，亦無人可以施以援手，艇中的人員只有活活地等死。你想想，那是多麽可怕的事？」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難道你想我替你打撈沉沒的潛艇麽？」

「對了，就是這意思。」外國人說。

呂偉良眞想不到對方答得這麼快，更加想不到答案也會這麼樣。

外國人又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日兩國有許多潛艇沉沒在大海之內，一直未有人加以打撈。時至今日，儘管人們追求金錢的慾望高漲，還是沒有人去動這方面的腦筋。其實，如果肯從沉沒的艦艇中打主意，比起開發金鑛更加有意思。」

外國人說到這裏，把一張照片給呂偉良看。

呂偉良不明白他的意思，只看見照片中所顯示出來的是一艘貨輪，上面漆了一些日本字。

呂偉良道：「這不是德國貨輪吧？」

外國人說：「對了，這不是德國船隻，而是日本的，它就是著名白龍丸的外貌，你有聽過『白龍丸貨輪』的故事嗎？」

呂偉良搖搖頭。

外國人道：「在二次大戰末期，日本皇軍明知大勢已去，於是把他們歷年來在東南亞各地搜刮到的黃金，鑄成金條，裝箱運回日本。當時負責儎運黃金的，就是圖中這艘日本貨輪——白龍丸。但人算不如天算，就當白龍丸離開港口之後不久，便遭盟軍擊沉。」

呂偉良笑道：「你們納粹黨對於海底的財富似乎越來越入迷了。」

「是的，這點我不否認。」外國人說：「這個世界一切講錢，有了錢，辦起事來就快捷妥當，所以，我們的工作方針之一便是打撈有價值的沉船，希望藉此增加我們的財富。」

「可惜你們找錯了對象，我不是打撈專家，對這種事，一無所知。」

「但是，我們知道你在本地是個十分吃得開的人。你只要肯答應，不怕找不到合作的人。」

呂偉良心裏想：這倒沒有說錯，要找合作的人，他確是有辦法的。他半開玩笑地問：「如果我答應了，是否我的女朋友可以立即恢復自由？」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我們還可以合作。」外國人說：「不怕告訴你，這只是一個開始，往後還有許多沉船值得我們去打撈的。但最麻煩的事情就是：我們不能光明正大進行，故此許多人力物力必須就地取材——找人合作，我們只能提供技術和新式儀器，推測出正確位置之後，便由你們提供人力打撈。」

「然則，如果我找到人與你合作，我可以獲得多少報酬？」

「合作者可以得三成你也有一成。」

「你們坐享六成，也十分化算啊！」

外國人笑道：「我們開支甚大，如果你們沒有我們的技術，是很難成功的。」

呂偉良問道：「現在你要帶我到那兒去？」

「先見見你的女朋友，證明我們很有禮貌對待她，然後再談合作吧！」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車門打開，這是一處郊外地方。可惜呂偉良在晨光矇矓底下，根本看不出這是那一區。

呂偉良被帶着走進一條小徑。黃平陪着他走。

呂偉良忍不住問：「他是誰？」

黃平低聲道：「他就是最近派來的高級負責人列治曼將軍。」

「不是波曼嗎？」

「不…波曼地位比他高，年紀也比他更大。」

列治曼回過頭來，對呂偉良說道：「歡迎閣下來到我們的臨時總部。如果你能加入我們，相信第三帝國的目標，就會更早實現。」

呂偉良苦笑道：「我不是攪政治的人才，但講到發財，我反而很有興趣。」

列治曼道：「只要你對任何一件事情有興趣，我們成功的機會就大增。」

各人到了一幢農舍之前。

附近有人放哨，看情形這是眞的有可能就是納粹黨的臨時總部。

呂偉良入到屋內，一些德國人與列治曼招呼，同時以德語交談。

大部份是亞洲人，包括本地人和日本人，他們看來都是受德國人指揮的。但每一個人都會講英語，有些還會講生硬的本地話。

呂偉良被人招呼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不久之後有人把林愛莉帶了出來！

林愛莉看來是剛剛睡醒，身旁有個女子陪伴着她。

呂偉良走過去問道：「愛莉，你怎麼樣了？」

「還好。」林愛莉嘆了一口氣，「你怎麼也來了？」

「本來是來迎接你回去的，但現在要看我們是否合作下去。」呂偉良又問：「他們有沒有難爲你？」

「還算客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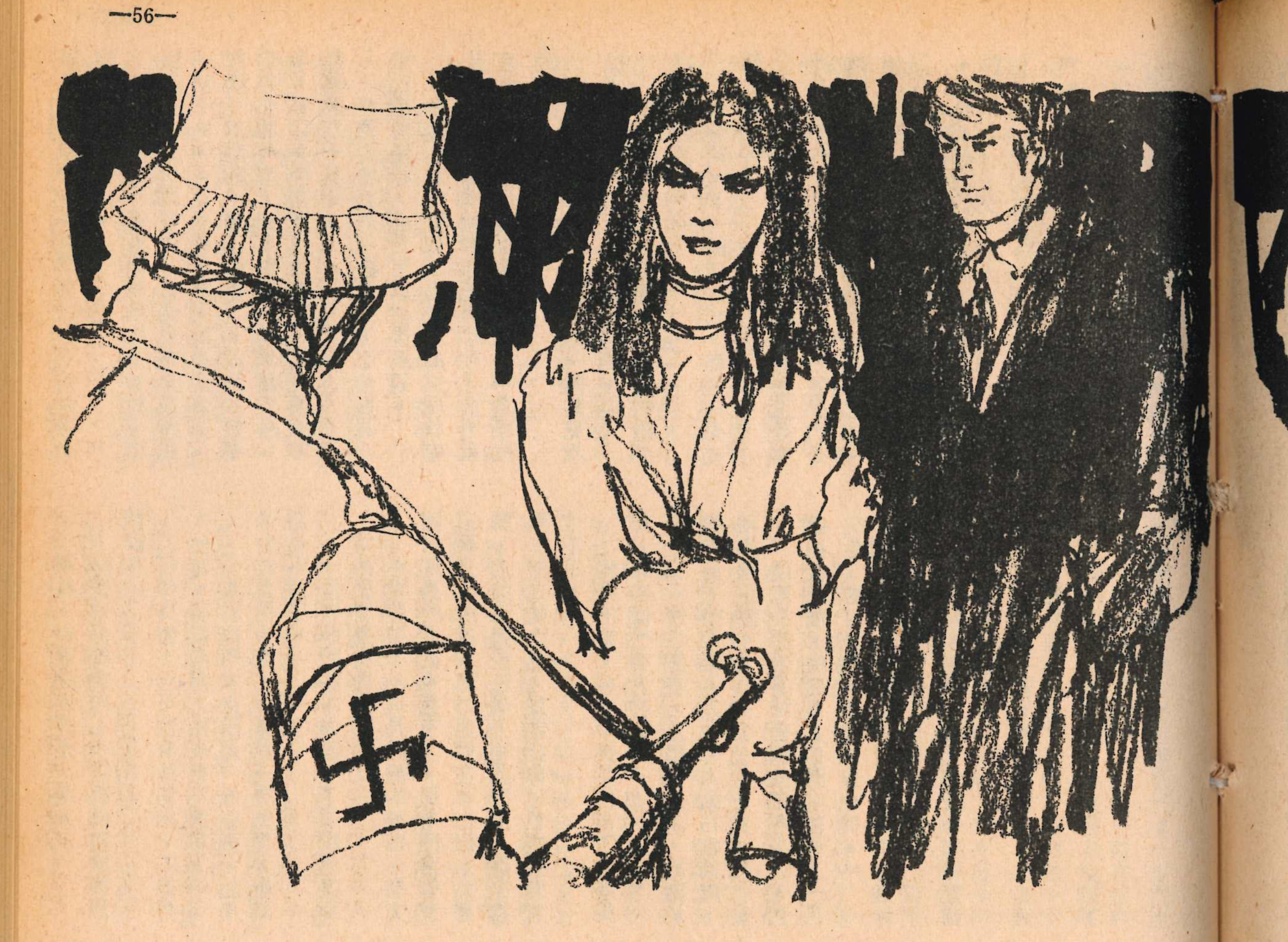
身旁那女子插嘴道：「何止客氣？我們一直把你當作貴賓。」

呂偉良回頭問列治曼：「你是否相信我？」

列治曼向他的手下望了一眼，莫名其妙地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呂偉良道：「我答應和你們合作，但我不喜歡監犯式的生活，我的女朋友當然也不喜歡。」

列治曼道：「你要我們絕對信任你，



那是不可能的，萬一你出賣我們，如何補救？」

黃平也道：「是的，我們知道夏維探長是你的好朋友。」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然則，難道只叫我用電話找朋友來跟你們合作麼？」

列治曼說道：「那又不必，但我一定要派人與你們在一起。」

呂偉良心裏想：如果他們派人寸步不離地跟在左右，實在也有許多不便之處，但是，如果不答允他們，相信亦很難獲得自由。再仔細看看前後左右的人，每個槍手都荷槍實彈，那些槍械看來都是十分新式的，憑他們二人的力量，要一下子闖出重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呂偉良的目的還要深入調查，希望進一步了解這個組織的眞正內幕。

因此他道：「好吧！你就派人跟我們回市區去，我相信可以順利地爲你挑選到理想的人選。」

列治曼道：「慢着，我們先談清楚一些細節問題，否則你也不知道我要找些甚麼人。」

呂偉良於是和林愛莉眞眞正正的，變成這屋子裏的貴賓受到各人熱誠的欵待。

各人在進早餐時，列治曼把他須要的人才和裝備說了一遍。

看來他們對這次打撈工作非常積極，只是未見談及S埠那邊的情形。

吃過了早餐之後，列治曼似乎還要親自處理一些事，不過他們對呂偉良和林愛莉的行動，却不加以限制。二人既然可以自由行動，便乘機跑到戶外去溜躂！

附近一帶荊棘滿佈，槍手們荷槍實彈，看來外人要闖入這地區可不容易。

樹上隱隱約約也有手持望遠鏡和機關槍的哨兵，一時之間，呂偉良和林愛莉都無法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林愛莉低聲道：「怪不得他們這麼大方，肯讓我們自由行動，看這情形，想闖出去也不容易。何況這裏到底距離市區多遠也不知道，沒有交通工具，如何可以逃走？」

呂偉良道：「愛莉，老實說，我不想逃走，你覺得這班人是不是就是爲了尋寶那麼簡單？」

「是的，他們全是希特拉的忠誠信徒，這點當無疑問。但是，難道就爲了打撈一艘沉船，而興師動衆跑到這兒來設下臨時指揮部嗎？」

「毫無疑問，他們是納粹黨徒。」林愛莉道：「據那名納粹女黨徒碧芝的透露，同樣的尋寶工作，正在世界各地展開。這也沒有甚麼奇怪，他們須要經費的，能夠增加財富，經費自然充足。」

呂偉良束着眉梢道：「不知怎的，我在直覺上一直就覺得這件事絕不簡單。」

「阿生怎麼樣了？」

「他去了S埠，就是不知道他們能否發現布倫和巴索等人的下落。」

二人邊行邊談，不經不覺又拐進了一條小徑。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邨」之際，突然有人向他們呼喝！

一名身穿軍服，手纏綉上納粹徽號臂章的人，走過來用槍指住他們！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都是懂得槍械，

而又够冷靜的人，他們竟然也不知道這支槍的來歷和欵式。

這支槍的外型很似美軍的卡賓槍，但決不是卡賓槍的欵式，當然也不是最新式「M16」。從那梭子彈夾的長度看來，起碼可以容納十顆子彈以上。如果一定要形容它的外型，倒有點似「神槍獨行俠」中，史提夫麥昆所用的佩槍，長度看來不會超過二十英寸。

從彈道特長這一點看來，它的性能一定比手槍優越，必然可以射得更遠。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並非給這傢伙嚇呆，而是給那支槍深深地吸引住！此外就是那一身草綠色的軍服，簡直是一名原庄的德軍。

呂偉良苦笑聳肩，說道：「差點兒我以爲自己活在二十多年前的時代。」

那靑年人却一派正經道：「你們跑到這兒來幹甚麼？」

林愛莉道：「隨便走走，難道這兒是禁區麼？」

「小姐，你倒沒有說錯，這兒正是禁區！」靑年人說，「要不是我知道你們是列治曼將軍的朋友，相信你們最少已有一個人被殺！」

呂偉良道：「你既然知道列治曼將軍，請叫他帶我們出去吧，老實說，我們迷了途。」

「你回頭走好了。」那靑年人說，「我的同伴知道你們是貴賓，不會開槍。」

二人無可奈何，只好回頭走。

樹林中的確佈了不少槍手，他們十分巧妙地隱藏在一些天然障碍之中，要不是小心觀察，很難發覺那是一個人。

林愛莉低聲說道：「這裏爲甚麼要設禁區？」

呂偉良道：「可能有些秘密，不想外人知道。所以我說這件事絕不簡單。」

「其實他們本身已是一個秘密，如果希特拉眞的未死，看來第三次世界大戰爲期也不遠了。」

「他們既然在本市設下了這秘密基地，爲甚麼還要我從中協助？」

林愛莉道：「這是僻靜的郊區，警方連市區裏的匪徒也抓不了，那有閒情管到這裏來？所以我認爲他們在本市還未站穩腳，尤其是對於江湖上一些門檻，還未摸得一淸二楚之前，就非找你這種老前輩幇忙不可。」

話猶未完，樹林中突然傳出了一些聲音，那邊似乎有人在演講。

二人停住脚步，放眼望過去，隱隱約約看見一些人影。其中一人站在較高處，用英語演講。

呂偉良想看看那邊到底有多少人，正擬拄杖趨前，突然有人低聲叫住他：「呂先生，請等一等，不要騷擾他們。」

把呂偉良低聲叫住的，當然不會是林愛莉。

這個人的突如其來，其實令到林愛莉也不禁吃了一驚。

二人回頭一看，他並非別人，正是列治曼那老頭兒！

他笑嘻嘻地走過來，身旁當然少不了二名精壯的槍手陪伴。

呂偉良不禁向列治曼問道：「他們是甚麼人？」

「他們全是年靑的納粹黨員，也是這個世界的未來統治者。」列治曼得意洋洋地說，「他們都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並非市井流氓之類。」

林愛莉心裏想：好大的想頭，竟然要統治這個世界！

「我的助手們正在對這班靑年人展開思想訓練，這是必經階段。下一步就是軍事行動的訓練，然後才分門別類地甄選。我們要好好地去利用這班人的天才。」列治曼說。

林愛莉忍不住道：「看來你們的計劃眞龐大！大概你們已經在這裏過了不少日子了。」

「是的，不瞞二位，我們的蓋世太保老早已到達這裏活動。」列治曼說，「我是最近才秘密到達本市的，我覺得他們做得不錯。就是本地一些三教九流不够熟悉，所以以後還須要二位多多幇忙！」

「我也希望有這種機會！」呂偉良爭先說道：「老實說，我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對金錢和財富，却有着濃厚的興趣。」

「難得你這麼坦白，其實對於閣下的背景，我們早已查過了，否則，我們也不會找你幇忙。」列治曼又道：「在目前這階段，我們確實須要你這種人才！」

列治曼一邊說，一邊帶着呂偉良和林愛莉向住另一條小徑走！

太陽雖然越升越高，却無法透視這密林之中的一切秘密，難怪他們選擇這兒作爲基地了。

轉彎抹角的，終於又回到那間農舍。

列治曼對那幾名德國人吩咐了一些說話之後，便帶着呂偉良等人，走進停在附近的大卡車去！

現在呂偉良有機會看淸楚了，那是一輛漆上雪糕公司名稱的卡車，外型看來亦跟雪糕的汽車一模一樣。

列治曼，呂偉良和林愛莉之外，便是一些納粹黨徒，他們有本地人，也有外國人。

車內是一間辦公室的裝置。另一角有沙發椅，小儿和酒柜等等，看來佈置得十分舒適！

列治曼登車之後，鋼門雖則掩上，但車內有足够燈光和空氣調節，車子開動之後，車內的人是可以感覺得到的，只是無法看見外面的情形。甚至連些微的聲音也聽不到。

呂偉良故意說道：「我們的合作是否已經開始？」

列治曼笑道：「你的女朋友已經回到你的身旁來了，你應該再無懸掛！在今日這社會裏，時間便是金錢，你也希望早日分到利潤吧？」

「是的，你們納粹黨辦事，的確講究效率。」呂偉良道。

林愛莉一直在默默沉思，她希望能憑住冷靜的頭腦，從感覺中發覺這是甚麼地方，例如行車的速度快，轉彎又少的話，那一定是一條十分畢直的高速的公路。但這種情形一直未出現，車子只是極度平穩中行進，在車子裏根本無法了解車外的環境。

列治曼又道：「到了市區之後，仍然

由黃平陪伴二位，希望你們互相尊重，萬一有甚麼差池相信彼此都得不到好處。」

林愛莉的企圖失敗了之後，終於忍不住說道：「你們太大方了，黃平雖然是受過訓練的蓋世太保，但是，如果我們萬一反抗，任他三頭六臂也無濟於事！」

列治曼笑道：「你和呂先生都是聰明人，相信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吧？」

呂偉良道：「有這麼好的發財機會，我們必然合作到底，問題只怕你成功的機會不大。」

「這要看你了，只要你找到理想的合作人，我們成功的機會極大。」列治曼又道：「此外我不妨向你忠告，一個人一生之中難得有一次這麼好的機會，卽使是十份之一的黃金，數目已不少了。」

呂偉良笑道：「你放心吧，我這種人好奇心這麼重，怎麼會中途放棄？」

車子最後在市區一處地方停下來。

黃平陪着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下了車，列治曼的大卡車立卽開走！

三個人站在路旁等候街車時，黃平小心翼翼，四處張望。

一輛計程車掠過他們身旁，呂偉良迅速揮手截停，三個人上了車。呂偉良對司機道：「請你載我到飛鏢俱樂部去！」

司機應諾一聲，立卽開車。

黃平問道：「到俱樂部去幹甚麼？」

「我要找一些熟朋友，打撈工程不是每一個人都懂得的。」呂偉良說話的時候，留心到街車司機的面孔。他從望後鏡中的反應，對這個人似曾相識。

呂偉良終於想起了，他是阿生的同事——特警組人員化裝的。

現在呂偉良明白了，他們一直在暗裏跟蹤着自己，用街車接載這一着十分聰明，可惜呂偉良事先沒有準備，否則他一定寫好一些情報，傳給任如重。

不過，他既然知道了對方的身份是特警，這機會又豈可輕輕放過？於是他故意說了一些關於打撈工程的事，讓那「司機」聽入耳中。

車至「飛鏢俱樂部」，呂偉良付了車資，然後偕同林愛莉和黃平入內。

雖然不是假期，但俱樂部之內，仍然有不少人在走動。呂偉良故意帶他們去喝咖啡，目的是要拖延一些時間，讓剛才那「司機」有時間通知任如重。

黃平却忍不住問道：「你不是說要找個朋友麼？」

「是的，他每天這個時候都到這兒來。」呂偉良又故意看看腕表，「差不多了。再等五分鐘，如果他還未到，我就打電話給他。」

林愛莉半開玩笑道：「你打電話，他可能以爲你去報警。」

黃平瞪她一眼。

呂偉良道：「作爲一名蓋世太保，怎可以連警方的電話號碼也不知道？」

五分鐘之後，呂偉良果然要去打電話。臨行時把黃平一齊邀進了電話間去。

黃平看見他這麼大方，反而沒有了疑心。

呂偉良撥了一個電話號碼——那是任如重數個秘密電話號碼之一。

黃平站在他身旁，小心聆聽着。

呂偉良道：「老傢伙？認得我嗎？」

任如重很快就認出了呂偉良的聲音。他格格大笑地道：「姓呂的，又是你。怎麼啦？聽說你收山了，爲甚麼這麼久也不找老朋友？」

這一派江湖口吻在聽筒中嗡嗡作响，站在身旁的黃平自然也聽到了。

「誰說我收山？」呂偉良道：「現在我就有一宗大生意找你談談。有空嗎？」

任如重果然是剛剛收到了一名特警的電話報告，那特警就是剛才的街車司機，因此他已有了默契。他對呂偉良道：「近來我很忙，生意多到應付不來。如果你要見我，一小時之後到五金大道一七九號吧，我會在那兒等你。」

黃平在旁替呂偉良把地址記了下來。電話掛了綫之後，黃平問道：「他是誰？」

呂偉良一邊跟他走出電話間，一邊說道：「他是專門收購賊贓的，但表面是做五金生意，辦法最多的江湖老前輩。」

「又是一個收購贓物的，他可不是丘二虎吧？」黃平說。

呂偉良笑道：「你不是開玩笑吧？你們跟丘二虎結了怨，我怎敢再去找他？」

他們回到座位去的時候，發覺有個人陪着林愛莉，呂偉良心裏正感奇怪，黃平已經跟他招呼！

這是另外一名蓋世太保，他突然的出現，曾令到林愛莉大感愕然，後來想到列治曼這麼大方，畢竟是也有原因的。

三個人顯然一直被人監視着，他們的身畔大概有好幾名蓋世太保。

黃平把情形約畧對他的同伴說了，只見那名蓋世太保又去打電話，大概是向列治曼報告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等人結賬離開，果然也有人尾隨其後而出，這幾名大漢不問可知，不是列治曼的手下，就一定是任如重的特警。

呂偉良沒有去理會他們，只召了一部街車到五金大道去！

黃平看看腕表，距離呂偉良打電話的時間還不足半小時。因此他忍不住問呂偉良：「這麼早到那兒去幹嗎？」

呂偉良笑道：「枉你幹這一行冒險的職業，連這點常識也沒有。雖然約會在一小時之後，但是，江湖中的風險太大，幹我這一行非時刻小心不可。因此，我不能不提前先去巡視一次。」

「你怕他出賣你麼？」黃平說。

「他當然可靠，問題是收購賊贓的人，隨時有可能出毛病的。」呂偉良說。

街車司機奉命把車子緩緩地開過五金大道，尤其是當經過一七九號的時候。

一七九號是一塊廣大的空地，裏面堆滿了舊汽車，爛鐵桶等物，一片凌亂。一間用鐵片蓋成的小屋，幾乎也被爛鐵掩沒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四處張望了一遍，這才令司機把車子開走！

街車依了呂偉良的吩咐，在大街上一間百貨公司門前停了下來。

黃平出奇地問：「你又要幹甚麼？」

呂偉良一邊下車，一邊說道：「先遊遊公司吧，反正有的是時間。」

黃平陪着他走了進去！

林愛莉看來像一般太太小姐一樣，對任何東西都感到興趣，她每到一處攤位都左看右問。黃平只有陪住呂偉良。

呂偉良低聲說道：「難道你以為我眞有興趣遊公司嗎？我不過發覺一直被人跟蹤。」

黃平忍不住笑道：「放心好了，那是列治曼將軍派來保護我們的人。」

「為甚麼你不早點說？」呂偉良埋怨道：「我差點以為是警探呢。」

黃平說道：「無論如何，我也得佩服你的機智，他們跟得那麼遠，結果還是給你發覺了。」

在百貨公司裏繞一周，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在這過程中，林愛莉與一些售貨員交談，表面看來好像是問問化粧品，試試新裝，其實這些售貨員都是特警組的情報員。於是，林愛莉輕而易舉地，就把收集到有關納粹黨的情報送出。

呂偉良一直在担心一件事，那就是等會兒到達約定地點時，任如重不知是否親自接見，然則，極有可能會露出馬脚。

任如重身為特警首腦，相信「蓋世太保」們對這種人的樣貌多少也有認識。假如等會他以眞面目示人，不難一下子就給黃平認出了。

另一個可能性便是任如重化了裝。但是，別忘記黃平本身也是一位擅長化裝術的蓋世太保，任何巧妙的化裝術，相信亦難瞞得過他的雙眼。

呂偉良想到這裏，難免有點心煩意亂。這也難怪的，他畢竟不是個間諜人才，不像阿生受過訓練，過去的俠盜生涯祇習慣硬碰硬，他很少像現在一樣要演戲。

任如重是個出色的特工頭目，沒有人曉得他作出何種安排，也許呂偉良的担心是多餘的，結果還在未知之數，但呂偉良以大局計，總難免有些心驚胆震。

三個人離開了百貨公司，僱車到五金大道一七九號去。

附近人影幢幢，好些車子裏有人在着。但呂偉良心裏明白，他們未必是任如重的人，也有可能是蓋世太保們。

呂偉良下了車之後，若無其事地，帶着林愛莉和黃平二人入內。

一些舊汽車和爛鐵桶的背後，都隱約有人，這令到黃平也難免起了戒心。

黃平伸手衣襟之內，按住了手槍的把柄，他顯然担心受到對方的襲擊！

呂偉良立即對他說道：「別魯莽，我帶你去的地方，自然保證你的安全。這位是老行尊，對你這陌生人戒備是必然的事，何必大驚小怪？」

黃平只好把手拉了出來！

拐過了一堆廢鐵後面，一名年約六十，但看來十分精壯的老年人，屹立在鐵皮屋門前。

呂偉良看得出，他不是任如重。心裏的疑慮終於放下了！

但另一方面呂偉良又担心這老人的聲調不似電話中的聲音，那時難免又會引起黃平的疑心。

於是他在錯愕中差點說不出話來。倒是對方先伸出手來，含笑盈盈地說道：「呂老弟，很久不見，你好吧？」

「老傢伙，你好？」呂偉良用力握着他的手，表現出一派故友重逢的熱誠。

但是，該怎樣稱呼對方呢？「老傢伙」這稱呼只是比較親暱的叫法，如果要把他介紹給黃平認識，總該有個姓的。

而身旁的黃平，這時正等待着呂偉良替他們介紹。

呂偉良一生闖蕩江湖，任何驚險刺激的場面，他都可以應付得來，就是從來沒有過像現在這種緊張的心情。還好黃平把注意力集中在老者的面孔上，沒有注意到他的呆板表情。

林愛莉不知怎的，竟然一開口就替呂偉良解了圍！

她一派孩子氣地道：「好哇！老麥，你的眼裏就只有一個姓呂的，却忘了老娘啦？」

她怎麼知道他叫「老麥」？

呂偉良想一想就好容易明白，必然是百貨公司裏的「收穫」。當時黃平步步監視住呂偉良，林愛莉却像穿花蝴蝶一樣，大概喬裝成售貨員的特警情報員已跟她取得了默契。

老麥順手從口袋中取出一張名咭，遞了給黃平。眨眼之間呂偉良看不清楚上面印了一些甚麼，但他內心却不能不佩服特警們的迅速安排。連名咭也印好了，那眞的是假也假得十分像樣。

老麥把手一攤，請了各人入內。

鐵皮屋內，到處一片鐵銹的氣味，眞的叫人有些不習慣，但老麥却泰然處之。

入門後抬頭一看，紅色燈泡底下貼了一幀關帝的神像。二名彪形大漢站在一旁虎視眈眈，彷彿神像中的關平與周倉。

老麥對那二名大漢道：「還獃在這裏幹嗎？快給人客斟茶吧！」

二名大漢十足流氓的造型，呂偉良差點兒也以為他們是黑社會中人。

黃平十分小心，連那一杯茶也不敢遞至唇邊，他還不斷留心窗外可見的人影幢幢。

老麥笑道：「放心吧，他們都是我的人。」

呂偉良故意說：「你的陣容越來越大了。」

老麥聳聳肩道：「沒有辦法，你也知道現在這個時代，弱肉強食，國與國之間尚且以武力為談判基礎，本市帮會衆多，如果沒有多少實力，想在本地分一杯羹可不容易啊！」

「好了，現在言歸正傳。」呂偉良說，「關於深海打撈工程，你有興趣嗎？」

「一切有錢賺的生意，我老麥都有興趣。」

「有人提供技術指導，只差在你有沒有這種新式的打撈器材？」

「呂老弟，我的服務範圍之廣，是遠近馳名的，相信你也知道了，問題在乎你付得起服務費用否？」

呂偉良十分愼重地說：「我並非不相信你，只是我們之間，太久沒有交易，我不知道你能否有這麼龐大的工程設備。」

「這也是的——」老麥頓了頓，夾指一彈，他身旁一名大漢踴開了。

那名大漢走到鐵皮屋一角，將一個生

了銹的文件鋼柜拉開，不知道在搜索着一些什麼。

老麥似乎担心人客們等得太過沉悶，他又在說故事。

老麥指住呂偉良對黃平說：「黃老兄，你可知道他的來頭？」

黃平笑道：「他是著名的鐵拐俠盜，但聽說已經收山了。」

老麥豎起大拇指道：「這傢伙的本領眞大，胆子更大。記得有一次他為了救濟一班無家可歸的災民，竟然開口向我借五十萬，你猜我怎樣回答他？」

「倘若沒有抵押品，那怎成呢？」黃平說。

「那又未必，我們江湖上的人物，一向講義氣的。」老麥指指關帝神像說，「當時我開玩笑地說：『呂老弟，這五十萬就當你透支吧，你如果能將市長夫人那串珠鍊取來，別說五十萬，一百萬我也可在一夜之間籌妥奉上。』後來你猜怎樣？」

黃平瞪住呂偉良道：「市長夫人你也敢光顧？」

呂偉良笑道：「我下手的對象決不會是善良百姓，若非貪官污吏，便是為富不仁的紳士名流，決不像是目下一般鼠輩不擇手段，專向老弱下手那麼下流。」

老麥說道：「他倒沒有誇口，市長大人又怎麼樣？反正他老婆那串珠鍊也是祖家一個財團送上的，又不是他掏腰包買的。據說，他祖家某大財團插手炒股票，全靠市長一句話，把價位嚇得狂瀉，於是那財團乘機入貨。豈料不久之後，大市向好，價位有如火箭上升，小市民們才知道上了大當，可惜已經有不少人跳樓！實際得益的，自然是市長祖家的財團。市長夫人那串珠鍊就是厚禮之一，但不久就在歐洲一個地下市場拍賣，其中內幕，相信無須我多講了。」

黃平望望老麥，又望望呂偉良，目光充滿了一派肅然起敬的神采。因為老麥所講的故事，分明是說呂偉良盜得珠鍊之後，由老麥手上賣到歐洲去，然後才會秘密地拍賣。

這時候，那名大漢終於把一叠印刷品拿來了。上面印了一些機械，原來是打撈的船隻和器材。

老麥老眼昏花，須要架起老花眼鏡才可以看得清楚。他對黃平和呂偉良說：「只要你們指出正確方位，一切機器人才，我老麥都有辦法。因為我和歐洲以及日本方面都經常有連絡，不過費用方面——」

呂偉良拍拍他肩膊：「你放心吧！我們不會令你失望的。」

「我不知道你要打撈的是什麼船隻，如果太舊了，我勸你重新訂製一艘還要化算。」老麥說道。

呂偉良瞥了黃平一眼，回頭笑對老麥道：「黃金是不分新舊的。」

「黃金？」老麥眼睛放光了。

黃平說道：「麥老闆，你眞有辦法打撈麼？」

老麥吶吶地說：「老實對你說吧，我並非專家，如果我們談好價錢之後，還得請專家研究一下，因為這不是講玩的。」

「你未知道工程如何進行，又怎麼可以談價錢呢？」黃平說。

老麥道：「那是測驗費用，並非打撈費用。我知道打撈船隻最好的人才來自希臘，這筆費用當然要由你們去負担。」

「聽你口氣就知道閣下是個老行尊。」黃平指指桌上一個封塵的電話，「我可以借用嗎？」

「當然可以。」老麥攤攤手。

黃平撥了一個電話號碼，說道：「告訴列治曼將軍，我是黃平，有事要向他請示。」

電話似乎要接綫。

不及一分鐘，列治曼的聲音出現在那邊。便問：「黃平，怎麼啦？」

「呂先生找到了理想的合作人。」黃平說。

列治曼又問：「可以讓我們見面談談嗎？」

黃平按住講筒問老麥：「我的老闆想立刻會見你。」

老麥瞪住呂偉良問：「他們的意思，你以為怎樣？」

呂偉良拍拍他肩膊道：「一切由我保證！」

於是老麥對黃平點頭道：「好吧！在那裏見面？」

黃平又在電話中向列治曼請示。

列治曼說道：「告訴我，你們現在那裏？」

「五金大道一七九號。」黃平說。

「五分鐘之後，我的活動辦公室在那兒門口等候你們。」列治曼說完就收綫。

黃平放好電話聽筒之後，對老麥說：「五分鐘後我們到門外去，老闆的車子來接我們。」

但老麥說道：「坦白講句，我與你老闆素未謀面，也未摸清你們的底子，一切只信任呂老弟與我多年的交情。」

黃平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說道：「你可以帶同保鏢同行，但希望不要超過兩人。」

「那我就帶兩個。」老麥說。

於是各人出到門外，這時離遠已看見一輛大卡車由街口那邊緩緩開來。

那輛外型像雪糕車的大卡車，呂偉良和林愛莉當然認得。但附近路邊停放着的一些車子，他們也不會陌生。有些顯然是特警組的偽裝車輛，表面看上去都好像沒有人。另外一些有人的車子分明是蓋世太保們控制的。

各人先後登上大卡車於是展開談判。

× ×

在S埠方面，蓋世太保頭目布倫押着巴索，成功地在一處僻靜的海灘登陸。

看來一切非常順利，熟練的船家，一再巧妙地避過了海上巡邏隊，布倫認為呂偉良果眞是個江湖好漢，起碼他沒有介紹錯，船家確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偷渡專家。

布倫和他的助手勞德，押着巴索，潛入市區去找卡爾特——這是巴索所說的故事中的主角。

根據巴索說：一艘編號U八五九的德國潛艇，曾於一九四五年離開德國，當時該潛艇載運了七千噸水銀交給日本——二次大戰時間，兩者是「盟國」。

但是，當該潛艇成功地避過大西洋及印度洋的英國艦隊，滿以為可以安抵當時

由日軍佔領下的馬來西亞海岸了，豈料就在距離馬來海岸對開十五哩處，被英國潛艇「特蘭肯特」號所擊沉。

當時艇上只有三十六人，結果只有卡爾特和另外二名德軍為日本海軍救起。

該潛艇機械員卡爾特已被德國領事館證實，是納粹德國一名海軍。巴索的故事自然亦為布倫深信不疑，否則他也不會千辛萬苦的，跑到這裏來。

但是，巴索現在又轉變口風了，他對布倫說：「坦白告訴你，我並非直接認識卡爾特。」

布倫給他氣得直跳起來：「這話你應該早就說個明白，事到如今，如果你不設法找到卡爾特，就只有死路一條。但是，我們不會讓你輕易死掉的。也許蓋世太保的手段你未聽過，不過你總會有機會見識見識！」

巴索哭喪着說：「我只是受人所託，因為我的朋友知道某市有個江湖人物，他有通天本領，可以協助打撈那艘沉沒的潛艇。」

「於是你就到某市去找那個人，是不？」布倫冷冷地一笑：「其實，丘二虎並非你要找的人才，你可能找錯了對象。」

勞德說道：「某市盜賊如毛，做着丘二虎那種收購賊贓生意的人，又何止一個丘二虎，看情形你十九是找錯了合作的對象。」

布倫說道：「無論如何，到了現在這地步，你只有帶我們去見你的朋友。」

「好的，現在我就帶你們去。」巴索說，「但是，你見到他之後，是否就放我走？」

「當然，你交代清楚就可以走！」布倫說。

於是巴索帶着二名蓋世太保進入市區，在一處十分寧靜的住宅中，找到了一位老華僑。

這老人坐着輪椅，對巴索的出現有些驚奇！

巴索為他們介紹說：「這位是我的朋友洗先生，這二位外國人是——」

布倫截住他說：「我們是巴索先生的新朋友，我叫布倫，他是我助手勞德。」

老華僑扶扶鼻樑上的老花眼鏡：「你們剛抵埗麼？希望你們是我所要找的打撈專家就好了。」

布倫笑了笑，道：「專家則不敢當，但我相信我們會有辦法協助你解決這方面的技術困難。」

「那就好極了，巴索，你有沒有跟他們談過合作的條件？」

巴索道：「談是談過了，但他們希望直接跟卡爾特談談。」

「好的，今晚他會回來的。」老華僑叫洗明，他高聲叫着屋子內的下人出來招呼人客。

布倫有點急不及待地問：「卡爾特現在去了那裏？」

洗明說：「他去了鄰市，今晚一定回來，你們三位且在我這裏休息休息。巴索，你也太辛苦了。」

巴索苦笑道：「我只是為你找到合作人，能否成功，還得看你們！」

一名女工人為三個客人送來了熱帶飲品——椰子汁，洗明叫她拾好客房，準備晚餐。

巴索有口難言，明知布倫他們有槍在身上，既不敢亂說話，也不敢離開他們，以免引起誤會，而招來殺身之禍。

後來洗明推着輪椅進後面去了，巴索才低聲哀求：「你答應過交代清楚之後就讓我走的。」

「是的。」布倫說，「但現在還不是時候，難道你連那份豐厚的花紅也會放棄麼？」

巴索看見布倫沒有那副兇相，心裏稍為安定了一些。他過去雖是一名流氓，但畢竟也是欺善怕惡之流，面對這輩國際殺手，委實也顧忌三分。

晚飯後，各人在院子裏納涼談天，看來半點兒緊張氣氛也沒有。

其實在這屋子四周，早已佈滿了特警，他們一直監視着這幾個問題人物。

原來當地的特警組與阿生等人，於接獲國際總部的情報之後，已監視公海上的可疑船艇。因此，布倫與巴索等人的偷渡所以成功，只不過是當地警方故意張開了一個網口。

由他們登陸之後開始，特警組便一直對他們展開跟踪和監視，可惜他們至今仍然蒙在鼓裏。

入黑之後不久，當地特警隊長何培已經等得有點不耐煩，立刻就要採取行動。

但是阿生勸他別輕舉妄動，否則到頭來便會功虧一簣！

阿生說道：「他們既然在等待卡爾特，我們為什麼不給些耐性等下去？」

特警們是利用「定向微波竊聽儀」作長距離的偷聽，所以布倫等人在洗明院子中的談話內容，都已經被特警錄音。

S埠不愧是個居住環境最佳的都市，街道整潔之外，人們的生活也沒有那麼緊張。

像洗明這種環境幽美的住宅——門前有個小庭院，種植一些花草樹木，在當地多的是。特警組所採用的「定向微波竊聽儀」這種偷聽器材，也只有那麼寧靜的環境才可以適用。

洗明的住宅戶外只有籬笆圍繞，因此特警組的人隱約可以看見在門前的人影。

布倫已經非常審慎，連說話也不敢高談闊論，只是低聲竊竊私議。但透過特警組的新式電子儀器也可以聽得一清二楚。

S埠的天氣炎熱，晚上人們都喜歡在門外納涼。雖則不少住宅裏都裝有空氣調節，但人們到底還是喜歡自然的環境和天然的空氣。

不久之後有個人影在街口處轉過來，特警組人員已經開始注意他。躲在隱蔽處的阿生，透過紅外綫望遠鏡，雖則在黑夜中仍然可以看得清楚那人的面貌。

那是一個五六十歲左右的外國人，他就是卡爾特。

卡爾特的照片曾由國際特警從德國政府的檔案中取得，透過無綫電傳真，世界各地的特警組已收到了這幀照片，所以阿生和何培都見過了。

阿生看見了，何培也在他手中的望遠鏡見到了。

何培說道：「卡爾特終於出現了，我

們動手吧？」

阿生却說：「慢着！他雖然是卡爾特，但我們還要給點耐性，看他的行動。」

這時候，卡爾特已拐進了洗明的住宅，竊聽儀器中傳出洗明跟他招呼的聲音，跟着就是介紹他們認識布倫等人。

何培有些焦急地說：「這時我們還不動手，只怕會失去了機會。」

阿生道：「想釣大魚一定要給些耐性。蓋世太保在S埠似乎還沒有成立分部之類的機構，否則布倫等人抵埗後，納粹黨人一定會出現。因此，我以為我們無須担心他們會溜掉。」

洗宅門前各人已轉進了屋內去。

阿生回頭問何培：「屋內有沒有裝置偷聽器？」

何培說道：「我們已買通一名女工人把儀器放在客廳中，就是不知道會不會給蓋世太保們發現。」

何培身為當地特警隊長，身份地位與阿生相同，他自然也知道納粹統治時代「蓋世太保」的厲害。

阿生示意操縱竊聽儀器的機械員，按鈕打開，果然可以聽到屋內各人談話的情形。

卡爾特對布倫的身份絕不懷疑，以為他真的是打撈專家，因此他們也說得份外親切。

卡爾特說：「我是該潛艇的機械員，當然不會胡扯，一切資料都是真實，問題是在本埠無法找到適當的器材和人才。」

「這方面的事，你無須担心。」布倫蠻有把握地說，「我們在這方面有許多經驗，足以保證你們必有收穫。但是，你是否確知U八五九沉沒的位置？」

「當然知道，最近我還租船出海，潛入海底觀察過，U八五九仍然躺在十五哩外的海底之下，但已分作兩截，而且海沙已掩沒了大半，除非有足夠的儀器，否則很難完成這項打撈工程。」卡爾特說。

「明天，我想你帶我去看看，然後再作決定。」布倫說。

「好吧！」卡爾特說，「至於費用方面——」

布倫立即道：「現在談費用未免太早了。」

洗明也說：「是的，這是一項大工程，讓專家們觀察過再說吧！」

卡爾特道：「那麼，一切留待明天再談。」

卡爾特向各人道過晚安，便推住洗明的輪椅到後面的房間裏去。

布倫低語巴索道：「你想好好賺一大筆花紅，而又保存性命的話，就只有依足我的說話去做，否則大家都沒有好處，明白嗎？」

巴索却担心地說：「你不是打撈專家，我真担心你無法滿足卡爾特的要求。」

「你放心好了，我們做事很謹慎的。」布倫說道：「當我們離開某市之時，那邊我的同伴已進行另一項計劃，他們會把真正的打撈專家找到。總之，依我說話去做，保證你有太多的好處。」

巴索透了一口大氣：「好吧，那麼明天再見。」

各人分別進入客房去休息，竊聽儀器中變得一片沉靜。

阿生默在竊聽儀器旁邊，默默沉思。

何培說道：「明天，他們可能租船出海。」

「是的。」阿生說，「剛才你有沒有聽到？他們顯然還要由別處把專家和打撈裝備運到這兒來。」

「我有些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不派潛水蛙人把潛艇中的東西逐一搬出？而要興師動衆去打撈呢？」

「這種工作不是那麼簡單的，水中有壓力，要潛水人員像你所說那樣去工作，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生說。

「我看我要去準備一下。」

「準備什麼？」

「我要派人在碼頭一帶喬裝為出租船隻的人，看看他們下一步計劃是什麼？」

阿生道：「你的想法很不錯，但是切勿打草驚蛇！」

「你放心好了。」何培說，「我們只留一部份人員在這裏監視就夠了。」

阿生與何培一齊離去。

阿生回到S埠的特警總部去，打了一個長程電話給任如重。他要知道某市的情況，同時，也要把今晚的發現，告訴他的上司。

講完那個長途電話之後，阿生才知道原來「蓋世太保」在他的原居處已設下了基地，他師父呂偉良和林愛莉仍然與蓋世太保們混在一起。

阿生把錄音談話拿去和丘文研究。

丘文也就是S埠特警處長，地位與任如重完全一模一樣。

丘文和阿生討論了一會之後，說道：「他們似乎在千方百計地尋寶。在這裏海岸外既要進行打撈工程，又在某市打撈日本貨輪的黃金。」

但是，阿生却說：「這與波曼檔案中的資料，似乎不大符合。」

「何以見得？」丘文說。

阿生道：「可不是嗎？波曼檔案中指出：波曼曾在戰爭結束之前，把納粹黨蒐集得的財富——包括黃金，藝術品以及珠寶等，偷運出國。單是波曼給予貝隆的報酬已達二億美元之鉅，如果這情報可靠的話，照道理他們是不怕經濟發生問題。」

「你的意思是：他們的目的不在乎沉船中的物資和財富，而是另有目的，對不？」丘文說。

「我正是這麼想。」

「你的想法似乎不合邏輯。」丘文說道，「即使德國潛艇中可能有納粹黨的物件，但是，日本貨輪白龍丸之內，相信決不會有德國人要找的文件吧？」

「……」阿生無言以對。

事實上，阿生只是想到就說，他內心對這件事根本還找不到結論。

翌日一早，卡爾特就帶着布倫等人到碼頭去，租了一艘遊艇出海。

卡爾特知道布倫是德國人之後，份外來得親切了。

卡爾特顯然也是個忠誠的納粹黨徒，所以每談到昔日希魔事跡時，他就會眉飛色舞。

布倫雖然知道卡爾特的思想和立場，仍然不敢表露蓋世太保的身份。

布倫只是感慨地說：「我們德國人和日本人都是十分優秀的民族，相信將來總有一天能再合作。」

「但是，第三國的美夢，將永遠無法可以實現。」卡爾特嘆氣說：「現在我們的國家已一分爲二，作爲一個德國人，你有什麼感想？」

布倫苦笑道：「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像我們一樣一分爲二，其實，這只不過是某些大國的陰謀而已。」

「是的，假如元首仍然生存在這世界上的話，他仍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領袖。」卡爾特說到這裏，突然又放低聲音說：「你有沒有聽過一個消息？」

「什麼消息？」布倫問道。

「有人說希特拉仍然活在世界上，副首領波曼將軍則在南美。」

布倫眞想告訴他：何止聽到，我就是蓋世太保。但是，身旁還有巴索等人，布倫不想說得太多。

遊艇到了海外，布倫在卡爾特的指示下，親自與一潛水蛙人進入海底觀察。

布倫的助手勞德仍然留在遊艇上，他沒有布倫那種忍耐，忍不住問卡爾特：「你爲什麼不回到我們的國家去？」

卡爾特說：「國破家亡，回去又有什麼意思？反正是一樣生活，二十多年以來，我已經習慣了這裏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一直沒有放棄我的念頭——打撈U八五九號潛艇的念頭。」

「爲什麼你等到現在才動手？」

「我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合作人，你知道這項工程是須要不少費用的，我固然無此能力，但我又不想公開，直到不久之前才找到冼明。」

「那老傢伙是誰？」

「他是一名老華僑，沒有親人了，手上却有不少錢。我把打撈計劃告訴他之後，他非常有興趣。」

巴索聽不懂德語，心裏有些煩悶，但遊艇的水手却在傾耳細聽。

遊艇的水手都是何培派出的特警，既然是存心派來做耳目的，自然挑選一些精警而又會聽德語的負責僞裝成水手。

他們都配備了無綫電儀器，與暗中追隨遊艇出海的僞裝漁船保持連絡。那些漁船之上，自然有着不少全副武裝的特警。

不久，海面上冒出一個人來，這配備了氧氣筒的蛙人正是布倫。

跟着另一名職業潛水專家也從水中冒出頭來。

二人攀上遊艇之後，布倫表示已獲睹那艘沉沒了二十多年的潛艇。

由於天淸氣朗，海面上無風無浪，海底之下雖然沙石處處，仍然可以讓他們看見潛艇的輪廓。

據說：那艘斷爲二截的潛水艇，已長滿了珊瑚，也生出了海草。要把它打撈上來，相信仍然要花費不少工夫。但布倫認爲一切不成問題，只要那艘破裂的潛艇確是「U八五九」就行。

他們的德語交談不但聽在特警人員耳中，同時也被隱藏起來的儀器加以錄音。

布倫說道：「在我們公司的打撈隊伍未到達之前，明天我們還要來一次。」

卡爾特道：「你還沒有看得清楚？」

「不！我要帶備海底攝影機，以及海底探射燈等設備來，我們還要進行攝影，測探等等工作。」布倫十足一名打撈專家的口吻。

卡爾特大爲興奮，問道：「你以爲成功的機會大嗎？」

「當然很大。」布倫說，「現在我們就回航，我要通知總公司方面。」

「那麼，費用方面呢？」卡爾特不由自主地問道。

布倫道：「你放心，這次打撈工程雖大，但我們不會收得太貴。第一，因爲我們同是德國人。第二，我們覺得這件事很有意義，並非金錢可以衡量的。」

「但是，我要向冼先生交代啊！」卡爾特說。

布倫想了想，說道：「我要先向總公司報告，預算表稍後我們會交給你，到時你豈不是可以向他交代了嗎？」

卡爾特還不知道布倫的眞正身份，但他內心的喜悅却是難以形容的。

這也難怪，二十多年來的願望，眼看就要達到了，任誰也無法掩飾那份喜悅之情！

當布倫等人的遊艇回航的時候，阿生和何培率領的特警，就乘着機動漁船集中在那處海面，然後派出潛水蛙人，潛入水中看過究竟。

在岸上等候着的特警們，對布倫的監視並沒有放鬆。只是他們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布倫登陸後就去打電報，特警組人員很快就查出電報內文，以及收發人的姓名和地址。

電報是打到某市去給一家商行的，電文內容十分的簡單：——

「一切辦妥，即可付貨。」

S埠特警頭子丘文看了這封電文之後，眞的弄得一頭霧水。

透過無綫電連系，阿生雖然在大海之上，也知道了這回事；阿生和何培都同樣想不到電文後一句的意思——「即可付貨」到底是暗示一些什麼？

無論如何，電文內容和收件人的姓名地址等等，都十分重要，所以阿生要求丘文用最迅速的方法通知他的上司任如重。

任如重收到這情報之後，依然按兵不動，只是派人暗中監視。

這時候，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仍然甘心受到蓋世太保的控制；他們表面上希望發財，實際上不過想看看這班人又要些什麼花樣。

任如重幾乎動員所有手下去做這件事，甚至還要向當地警方借用了一些人。

那個扮演收購賊贓的老麥，本來就是一個高級警官，任如重利用那一小時之內，佈下了這個局，等待列治曼所率領的蓋世太保們，墮進這圈套來，想不到老麥竟然演得似模似樣。

現在列治曼似乎有點急不及待，他在他那「流動辦公室」中召見老麥。

他對老麥說：「我們不能再拖延了，請你告訴我，打撈隊要什麼時候才可以到達？」

老麥意外地一怔：「還未進行測探，

如何可以進行打撈工作？」

列治曼道：「我們剛接到一則可靠情報，日本人正動程前來打撈，如果我們趕不及，將白費心機。」

「你的決定來得太突然了，叫我有什麼辦法？」老麥束着眉梢說。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旁，心裏有數，因爲他們已從特警的神密連絡口訊中，知道了S埠那邊的事態發展，尤其是那封簡短的電文。

他們的連絡方法千變萬化，由於有個「蓋世太保」黃平在旁監視住他們，所以有時他們逛公司的時候，呂偉良和林愛莉往往分道揚鑣，讓黃平不知所從。如果黃平盯緊呂偉良，就由林愛莉和特警人員連絡。互相交換情報。

有時路邊一些報攤也是特警的連絡站，呂偉良和林愛莉在買報紙的時候，已把消息傳遞。

此外在巴士站和許多公共場所，都有着跟踪監視的特警組人員，所以林愛莉和呂偉良雖然甘心受到黃平的監視，但如果他們要連絡特警組，却是輕而易舉的事。

呂偉良這時在旁揷嘴道：「老麥，士急馬行田，我有個辦法，不知可以否？」

老麥問道：「什麼辦法？呂老弟，我知道你是有名的鐵拐俠盜，一向詭計多端，說不定你的辦法比起我們的原來計劃更好。」

列治曼也急忙說道：「是的，你有什麼辦法，不妨說來聽聽？」

「正是三句不離本行。」呂偉良苦笑一下，聳聳肩，說道：「我的辦法仍然不離一個字，那就是——偷！」

「偸？」老麥呆了一呆。

列治曼皺住眉頭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迷你女賊」林愛莉夾指一彈，道：「妙計妙計！其實我們早就應該想到這辦法了。」

老麥道：「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我知道本市海面上有一宗打撈工程正在進行，我們何不就地取材？」呂偉良說。

林愛莉道：「對了，我們早就應該想到這一着，何必捨近圖遠？」

老麥也恍然大悟地說：「是的，上次風災翻沉了一艘客輪，打撈工程就要進行，問題是那些打撈器材不知合不合用。」

列治曼說：「要知道合不合用，十分簡單，我們可以佯作遊船河，出海看看就明白了。讓我立即叫人準備遊艇。」

列治曼於是拿起桌上一具電話，把命令傳了出去。

他這活動辦公室設在大卡車之內，甚至當各人交談時，汽車仍在不斷行進中，外人不知內情，絕難想到裏面設備如此齊全。

電話是透過無綫電，先接到某處秘密地點，然後才接綫的。

列治曼剛把聽筒掛上，便吩咐司機把車子開往郊外一處碼頭。

呂偉良和老麥對列治曼這班蓋世太保的嚴密組織，委實感到驚嘆。

呂偉良甚至在心裏想：如果眞的讓納粹黨復活，這個世界將會變成怎麼樣？以目前他們的辦事能力和速度來看，假如不及早撲滅，的確是後患無窮的。

大卡車開出郊外，一艘遊艇已經在一處僻靜的碼頭旁邊等候。

列治曼等人上了船，遊艇立即開出！

呂偉良指出打撈船隊駐紮的地方，令舵手把遊艇開到附近去，以便視察。

老麥在看過了打撈船的外貌之後，搖頭苦笑道：「別開玩笑了，這種噸位的打撈船，只可以撈起一艘小客輪，怎麼可以利用它去打撈白龍丸？」

但是列治曼却不同意老麥的看法。他說：「我們只要求一套齊全的設備，有了這些設備之後，不足之處大可以用人力補救。」

「你是老闆，既然你也這麼說，我當然沒有意見了。」老麥說：「但是，這麼多的機器，用什麼方法把它偸走呢？」

呂偉良笑道：「這方面的知識你不及我，一起交我來辦好了。」

列治曼道：「有了船隻機器，還要人才，否則得物便無所用了。」

林愛莉笑道：「你們何必爲這些事情而担心？我們大可以一不做二不休，連人帶船一齊刧走。這樣豈不是更簡單麼？」

「妙極了！」列治曼拍案叫絕！「專家果然就是專家！那麼，這件事拜託二位了。」

呂偉良說：「如果論功行賞，我們佔的成數看來也該加一點兒吧？」

列治曼道：「是的，現在要重行修訂原來的分配辦法。總之照四六分賬，你和老麥佔四成，如何分配那就是你們自己的事。」

老麥一派正經地說：「坦白說吧，如果要我們出到如此大的人力和物力，五五分賬才算公道。」

列治曼道：「你別忘記，這財路是由我們帶來的，沒有我們，你們根本不知道白龍丸在何處。」

老麥却說：「正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虫』，相信你們有更大的計劃，沒有我們，亦將難以實現。」

「好吧，別嚕囌了。」列治曼說，「頂多我派人從中協助你們；我的人有槍械在手，相信你們的工作不致太困難。」

「老實對你說，我打算幹完了這一宗便收手，所以收穫太少我不幹。」老麥說，「即使是五五分賬，我和呂老弟每人也只可拿得二成半。」

列治曼似乎想不到辦法來勸服老麥，只好答應了他。

三方面就這樣決定下來，現在只等待呂偉良去策劃下一步的行動。

呂偉良爲了表現他的愼重起見，要求借出遊艇在那兒一帶海面作整日的遊覽。他對列治曼說，必須淸楚知道那些機械工人的上班下班時間，然後才可以策劃如何動手。

列治曼認爲他言之有理。看來這蓋世太保頭目完全信任了呂偉良。

呂偉良事實上表現得非常之認眞，他用望遠鏡監視打撈船隊的一舉一動，然後加以精細的記錄；林愛莉一直在旁協助他工作。

直至到黃昏，他們才返回岸上。

黃平雖然仍舊監視二人，但已經沒有以前那樣寸步不離了。

呂偉良爲了「志在必得」，把一份詳細計劃草擬好，送到列治曼手上。

列治曼看了一遍，不禁拍案叫絕。他對助手說：「這傢伙是個鬼才，如果我們能夠說服他，讓他加入納粹黨，相信我們成就更大。」

列治曼的助手說：「會不會是一項詭計？聽說中國人最是詭計多端！」

列治曼道：「只要我們依計行事，握槍的全是我們自己人，還有什麼值得顧慮呢？」

「他提議什麼時候動手？」

「明天下午。當工人吃了午飯，下午回來上班時，我們就要脅他們把打撈船開出海。這跛子估計警方非到黃昏時候不會發覺。但那時份我們已經出了公海。眞的是天衣無縫！」

助手說道：「那麼，我們也要準備一下了。」

「是的，依原來計劃行事，同時設法通知布倫。」

列治曼與他的助手商量好一切之後，才召見呂偉良和林愛莉。

列治曼對他們說：「你們的計劃很不錯，就照這計劃去做吧！明天上午，我派十名槍手在郊區碼頭等你，暫時交由呂先生你去指揮。」

「好極了！」呂偉良又說，「但我要提醒你，我一向的作風不喜歡傷殘人命，請告訴你的手下們，切勿開槍殺人！」

「如果他們反抗呢？」

「似乎不可能的，我給你的計劃書中說得清楚，當他們——工人們發覺我們有槍時，一定十分害怕，到時我會用說話令他們安靜下來。萬一有些預料不到的事發生，也只可以發警告槍，無論如何，不能殺人。否則，事情可能弄僵！」

「好吧！我答應你！」列治曼只好這樣說。

打撈潛艇　找尋秘密

S埠洗明的住宅裏，正隱伏着重重危機。

阿生已說服了丘文，一切須要忍耐下去，何培只好服從丘文的命令，因此，這重重危機並非來自特警組。

蓋世太保頭目之一的布倫，和他的助手勞德仍然留在洗家作客。他們是瞞住洗明，以「打撈專家」的身份出現的，看來只有巴索一個人眞正了解他們。

卡爾特對布倫毫不懷疑，尤其是彼此同是德國人，又談得那麼投機，一切似乎不成問題了。

但是，那天當各人出海之後，只留下洗明一個人的時候，突然有個人前來拜訪洗明。

這個人是S埠黑道中人，他叫廖克。廖克與洗明是好朋友，他時時來看洗明的。上次他受了洗明的委託，介紹巴索到某市去，找行家丘二虎商量打撈沉船的事，剛好丘二虎秘密招待各地行家參觀他的「賊贓拍賣會」，於是廖克因利成便，總算不負所託。

今天廖克過訪，洗明難免又談及這件事。

但是，廖克卻對他說：「老洗，你上當了，巴索帶回來的，不是丘老二介紹來的專家。剛剛我收到丘老二的信，他在埋怨我。據說巴索在那邊跟丘老二鬧得非常不愉快！」

洗明如夢初覺，他喃喃自語地說：「巴索這傢伙，枉我那麼信任他！」

廖克說道：「你不要激憤，一切交我來處理好不好？」

洗明嘆氣說：「事到如今，你認爲應該怎樣做，你就去做好了。」

「我要先質問巴索，他不該串同外國人向我們瞎扯！」廖克憤憤不平地說。

洗明看看腕表：「他們差不多就要回來了。」

「來吧，讓我敎你一個方法。」廖克與洗明耳語了一番。

特警組的偷聽人員一直將二人的談話加以錄音，但是他們耳語時說些什麼，卻沒有辦法可以聽得清楚。即使如此，亦足以引起特警們的震驚。

因爲廖克既是當地黑人物，他如果要對付巴索，此時此地必然不會放過布倫等人。偏偏這個時候特警組不想節外生枝，只想知道這件事的最後結果。

要知道潛艇中的最後答案，自然須要無限的忍耐，讓「蓋世太保」們一切順順利利，最後把潛艇撈起，然後還要看他們的眞正企圖是什麼。

照事態發展，他們眞正企圖不是爲了那數十噸水銀，難道沉沒了二十多年的潛艇中另有秘密？——這問題正是國際特警要找尋的答案。

現在黑頭子廖克既然要插手這件事，極可能引起許多麻煩，那時「蓋世太保」的行動一定受阻，負責竊聽組的特警立即將此事通知丘文。

丘文與阿生取得連絡之後，迅速趕抵洗宅附近。

這時候，布倫等人已經回來了。巴索自然亦在其中，看來一切已經太遲了。

阿生覺得這件事無論如何，不能讓廖克從中破壞，但事到如今，唯一的辦法似乎只有靜觀其變。

偷聽儀器中傳出了屋內的情形。

客廳中十分熱鬧，巴索不知大禍臨頭，喋喋不休地對洗明說出今天深海探測的收穫。

布倫確實影了不少照片，也做好了記錄。根據他的估計，只要「總公司」的打撈船隊一到，一切預定的計劃即可按時完成，看來大致上不會有什麼困難的。

但是洗明面無表情，他一點興奮也沒有。

布倫心裏一凜，但他到底也是一名受過嚴格訓練的蓋世太保，因此冷靜一下之後，從容地問道：「我們總公司辦事處設在東京，但在某市亦設有分公司，一切打撈機器，正在運來S埠途中。」

洗明還是不滿意，他說：「貴公司總名稱是怎樣叫法的？」

「列治曼海上工程公司。」布倫反問道：「洗先生，閣下到底在懷疑一些什麼？我們連一個仙費用還未收過，大概你不會懷疑我們存心行騙吧？」

洗明冷然一笑道：「其實你們不是丘二虎介紹來的，你們的公司也不是什麼列治曼公司，請你坦白點告訴我，你們到底是什麼人？以及有什麼企圖？」

布倫面色大變，巴索更加心感不妙。

洗明這時候又轉向巴索問道：「巴索，這件事相信最淸楚莫如你了。告訴我，他們是誰？」

巴索正要說話，布倫已經拔出了手槍來！

就在這刹那間，最接近客廳的一間房間門打開了，有人高聲呼喝道：「不准動！所有人都要舉高雙手……」

可是，話也沒有說完，布倫與勞德二人已雙雙採取行動，先發制人！

布倫和勞德身手極之敏捷，只見他連跑帶跳，就在縱跳之間，已是槍發連環！

他們的槍法不但快，而且準，槍聲卜卜中，只見廖克倒在門旁！

特警組的偷聽儀器中好像發生了爆炸，嚇得各人手忙脚亂！

阿生和何培拔槍在手，率領各人一擧衝入洗宅之內，喝令各人棄械投降。

這是毫無辦法中唯一的辦法，如果特警組還不動手，可能還有更多人傷亡！所以阿生和何培毫不猶疑，迅速採取行動。

但是，當各人衝入洗宅的時候，發覺布倫和勞德等人已經失踪！

阿生毫不考慮，一邊叫人通知當地警方，一邊帶了丁丹等人撲到屋後去！

布倫和勞德這時正在爬過後牆，但有一個人已經比他們更先爬了出去，那人就是卡爾特！

阿生朗聲高叫道：「我是國際特警，放下你的手槍！」

這幾乎是例行公事，阿生在特警營受訓時，已經不歇聽到敎官這樣敎他：執行任務時，必須向對方表露你的特警身份；除非對方不接受你的警誡，否則切勿向疑犯開槍！

阿生就在照例叫出那句話之後，反而被布倫和勞德雙雙放槍射擊！

阿生嚇得急忙一躲，子彈在牆角處爆炸，飛揚起一陣陣灰沙！

他的助手丁丹一時閃避不及，「喲」的一聲，中彈倒地！

阿生大吃一驚！對方不但反應快，槍法也準得很，在這種情形之下，加上助手丁丹受傷，阿生不敢再追出去，布倫和勞德二人於是得以從容逃去！

另一組特警雖然往屋後包抄，無奈當他們趕到後街時，那三個德國人已逃去無踪！

當地警方人員和救傷車已先後趕抵現場，廖克身受重傷，肩胛和腹部先後中了兩槍；阿生的助手丁丹左肩也中了一槍。他們分別被送往醫院急救。

警方人員在現場收拾殘局之外，拘捕了洗明和巴索等人。

特警人員奉命四出搜索布倫，卡爾特和勞德他們的下落。

阿生覺得這一次正是人算不如天算，「蓋世太保」他們的計劃受阻，會不會變成了驚弓之鳥，而改變他們原來的計劃？

巴索在震驚中，只有招出布倫等人的身份，以及在某市的遭遇。其實這些事情阿生和當地特警組的人已知之甚詳，只是當地警方必須依例備案。

阿生要求盤問巴索，警方不加反對。

阿生問道：「布倫既然不是打撈專家，那麼他打算怎樣去處置那艘沉沒了的潛艇？」

巴索戰戰兢兢地說：「我不知道，但他確實做了不少準備工夫。」

「最近他是不是收到某市發來的一封電報？」

「是的。」

「你知道電文內容嗎？」

「我偸眼看過，只有寥寥數字。似乎是：貨已付出，請查收。」

何培站在阿生旁邊，聽了這話之後，與阿生四目交投，卻是無言以對。

任如重的手下曾步步跟踪列治曼屬下的「蓋世太保」，知道他們向S埠洗明家中發出過一封電報，電文正是與剛才巴索所說的一樣。

任如重已將此事用國際特警專用的密碼，轉告了S埠特警和阿生等人。因此，巴索證明並沒有說謊。但是，電文中所指的「貨」到底又是什麼？

阿生以此問巴索。巴索說道：「我也不大淸楚，他們早已對我提出了警告，如果想分肥和保全性命，就不要多說話。」

「但是，今天你差點沒命了。」阿生說，「你到底還知道一些什麼？如果你不說得明明白白，我看你也活得不會太久的了。」

「我知道的都說了出來。」巴索道，「其實我一直受人利用，最初受洗明利用，後來便是受布倫他們利用。我這樣無非想賺多少錢。」

何培在旁道：「布倫到了本埠之後，有沒有人跟他連絡過？」

「我以爲沒有。」巴索毫不考慮地說：「因爲他們一直担心我會出賣他們，所以我們始終在一起。如果有人跟他們連絡，我一定知道的。」

其實特警組對布倫等人的監視一直未曾放鬆過，何培只是多此一問。

阿生轉向洗明發問：「你以爲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卡爾特？」

「我也不知道。」洗明說，「我是殘廢的，足不出門已有好幾年了。」

「你爲什麼會支持卡爾特打撈潛艇的計劃？」阿生又問。

「卡爾特可以說得是我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前，我家中發生了一場大火，當時我與家人住在郊區，消防隊來不及由市區趕來搶救，我的家人都死在火海中，只有我一個人被人救出。」洗明老淚縱橫地說：「當時把我救了出來的，就是卡爾特。爲了報答他，我問他須要什麼，他後來終於說出了潛艇的秘密，認爲這是一項投資，如果我出資支持他，他二十多年來的願望固可達到，而我亦不致虧本，甚至有大利可圖。」

阿生說：「那麼，卡爾特的眞正身份，你當然也都知道了？」

「是的，他一直對我非常坦白。」洗明又說：「我覺得戰爭早已結束，還有什麼仇怨呢？反正我孤零零一個人，銀行裏

雖然有不少存欵，但對我這個殘廢的人來說，已無多大意義。倒不如就利用它來幫助這位救命恩人去完成他畢生的心願，也不愧是一件好事。」

「廖克又是什麼人？」阿生問。

「他是本市黑頭子。」冼明說，「因爲我們是同鄉關係，他一直對我十分關心。今天由於他生怕我被人欺騙，結果害苦了他，叫我心裏眞的過意不去！」

阿生想到黑社會的毒辣手段，就有點担心。他回頭對何培說道：「我看你們該去找找廖克的手下了，如果讓他們找到布倫等人的下落，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何培於是吩咐一小組人員去找廖克統領的黑人物。

但是，冼明相信布倫等人逃不了多遠，因爲在S埠他們到底是人地生疏。

阿生他們也覺得：S埠既無「蓋世太保」這組織，布倫等人要躲起來相信並不容易。但是，問題却在乎卡爾特這個人。

卡爾特在S埠一帶生活了二十多年，這可不是一個短日子，相信他一定前後認識了不少本地人。今次他和布倫等人在一起逃亡，當然也就是站在「蓋世太保」那邊。有了卡爾特在着，相信一切都會變得毫無困難了。

根據特警在遊艇中的錄音，再核對了巴索等人的口供，知道卡爾特和布倫等人常常用德語交談，他們極有可能因爲同聲同氣的關係，最後說出了眞正的身份亦未可料。

雖則從遊艇中的錄音聲帶中未發現此點，但是，他們常〃聚在一起用德語交談，巴索偏偏又不懂德語，即使布倫對卡爾特說明他們就是「蓋世太保」，巴索亦懵然不知。

無論如何，到了目前這個地步，「蓋世太保」打撈潛艇的大計已受到了挫折。警方除了追緝布倫等人之外，還得派人保護冼明和正在醫院急救的廖克。巴索則被警方帶走。

特警負責人丘文，因爲事出突然，立即又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

他們的工作不同當地治安當局的，既是國際性的事件，自然更加要謹慎從事。現在他們就會同阿生研究「蓋世太保」下一步的行動。

阿生因爲丁丹中槍受傷，恨不得立即到醫院去看看他，無奈他身在異域，名義上到底也是受到丘文的統轄，所以丘文的命令，他也不想違抗。

阿生想起那封寥寥數字的電報，又想起任如重最新拍來的情報，覺得事情顯得極不尋常。

他對丘文說：「丘處長，電文所稱的『貨』，會不會就是打撈船隻？」

「爲什麼你會這樣想？」丘文問道。

「我總覺得，蓋世太保的眞正目的，完全在那艘沉沒的潛水艇之內。」阿生說，「他們表面上雙管齊下，實則目標只有一個，就是這艘沉沒了二十多年的潛水艇。無奈這裏沒有他們的勢力，所以被迫在某市動腦筋。『貨已付出』這句電文，可能表示：打撈船隊經已出發，『祈查收』這一句，則暗示布倫等人屆時到公海去會合，然後展開工作！」

丘文恍然大悟，拍腿叫了起來：「虧你想得到，這種推想極合邏輯。我們快些通知海上的監視人員！」

特警人員僞裝成的漁船隊伍，一直環繞在十五哩外的公海之上，那兒正是「U八五九」號潛艇沉沒的地方。

丘文的助手已離開會議桌，前往通知「漁船隊」，加緊注意公海上面的可疑船隻。

會議仍在繼續，當地警方一向不過問國際特警組的事，現在也派人到席旁聽。

特警組要決定一項大問題，就是事情發展到目前這階段，是否應該搶先打撈「U八五九」號潛艇？

何培認爲特警組應該開始爭取主動了。因爲到了目前這情形，對方——「蓋世太保」一是改變計劃，由公開打撈，而變爲派人潛入水底，將所須要的取走，一是完全放棄！

但是，阿生却極力反對！

阿生認爲：如果可以派人潛入海底，把一些收藏在「U八五九」號潛艇中的不知名東西取去的話，他們早已動手，何必出動這麼多人到某市求取秘密技術援助？

那就是說：他們必須把整艘潛艇撈起，才可以達到目的。所以非要一艘或一隊打撈船不可！

另一個更可怖的想法就是：「U八五九」號潛水艇之內，可能有某種可怕的爆炸品，例如核子彈之類，如果不小心去處理，有可能釀成巨大災禍！那時就不堪設想了。

阿生並非危言聳聽，只是想到就說。

丘文覺得言之有理，終於也同意了他的見解。

何培很不開心，他覺得阿生年紀太輕，無論在經驗與資歷方面，都遠遠不及他。偏偏阿生處處佔了上風，令到自己面目無光。

因此，何培對他的上司丘文說：「處長，我覺得事到如今，我們不能再用忍字訣去處理了。今天所發生的事，就是一個最好的教訓。要是我們早些動手，把布倫和卡爾特他們抓住，現在一切困難都可以迎刃而解。」

丘文說道：「事情不會那麼簡單的，今天的事，只是突然出了意外。我們只要監視U八五九沉沒的地方，布倫和卡爾特他們，遲早總會出現。」

何培仍然悻悻說：「到那時只怕太遲了！」

阿生忍不住說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們並非永遠忍下去，而是有所等待。如果我的推測不錯，明天或者今晚深夜時份，打撈船隊就應該到達。到了那時，我們再採取行動也未遲！」

「是的，何培，不必爭辯了！」丘文最後說道：「我們決定依照呂阿生隊長的建議去做，你去通知空中巡邏隊，看看附近公海之上是否有可疑的打撈船隊出現。然則，我們就要加以監視。」

何培無可奈何，祇有答應一聲，退了出去！

× ×

呂偉良和林愛莉率領着十多名「蓋世太保」槍手，於中午下班午膳的空隙中，

，乘快艇掩至打撈船艇之上，看更人在驚愕中被制服！

呂偉良命令槍手們躲了起來，一邊用無綫電通話機通知在遠處海面遊艇上的列治曼，一邊等着那班技術工人飯後回船工作。

由於這兒是一處僻靜的海面，平時很少船隻經過，所以呂偉良等人的行動出乎意外地順利。

下午將近二時正，好幾艘快艇紛紛將一批批的技術工人送回船上工作。

但是，當這班工人登上打撈船之後，還未踏上工作崗位，已被蓋世太保的槍手控制。

秩序一度引起混亂，但是呂偉良早已預料到了，這情形是無法避免的。

呂偉良一邊以擴音器安慰工人們，林愛莉則忙於找尋工人領班。

正所謂「蛇無頭不能行」，找到了他們的領班之後，林愛莉就把他帶去見呂偉良。

呂偉良對領班說：「請你立即告訴他們，我們並無惡意，只是求求你們帮帮忙，利用你們的技術和裝備，出海去打撈一批黃金……」

「黃金？」領班呆了一呆！

「是的，眞的是黃金！」呂偉良又說：「我可以向你保證，酬勞比你們現在所得的，多出一百幾十倍以上，所以你必須令大家冷靜下來，否則我也不敢保證他們的安全！」

領班看看那些荷槍實彈的人，就意會到呂偉良的說話並非靠嚇！

於是他開始從呂偉良手中接過那個擴音器，對各單位的技術工人說出了一番安撫的說話！

工人們由哄動而轉變成爲窃窃私議，他們顯然還有所懷疑，無奈形勢比人强，在納粹槍手的虎視眈眈底下，他們爲了保存性命，已經沒有抉擇的餘地！

於是船隊開始離開了那處僻靜的海灣。那艘被颶風吹翻，沉在海中的客輪，又變得孤寂寂地獨自留在那裏，像個被人遺棄的可憐怨婦。

打撈船隊出了公海之後，立刻與列治曼所率領的船隊會合。

列治曼和他的手下們，老麥和他的保鏢們，都集中在一艘頗大型的機動漁船之上。他們在會見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之後，都讚賞二人的行動。

呂偉良對列治曼說：「現在要看你的了。」

列治曼笑道：「其實沉船的地點我早已確定下來，否則，我又怎會找你們來合作？」

老麥忍不住問道：「然則，白龍丸到底沉在那裏？距離這兒還有多遠？」

列治曼笑笑說：「你們何必這樣的焦急，我們現在不是正在朝着發財的旅程邁進麼？」

林愛莉開始感覺到了事情似乎有些不妙。她拉扯一下呂偉良的衣角，說道：「這裏的空氣太濁了，到甲板上面去，呼吸一下海風吧！」

列治曼含笑與老麥交換了一下眼色，說道：「他們眞是天生一對！」

老麥說：「鐵拐俠盜名震江湖，迷你女賊艷名遠播，只要他們答應帮你，你的成功機會也就越大。」

「是的。」列治曼得意洋洋地說：「現在我可以說是成功了一大半。」

「不要怪我講句掃興的話，我就是担心打撈船對白龍丸無能爲力！」老麥說。

列治曼道：「放心吧，我的手下之中，有不少是潛水專家，今天我們也携備了不少器械，我們並非完全依靠他們的。只要有人從旁協助，成功的機會便達到百份之九十九！」

老麥笑了笑，然後又沉思一會，說道：「恕怪我多嘴，我覺得你們要打撈的，並非日本貨輪白龍丸。」

列治曼面色一沉問道：「你怎會這樣想？」

「正因爲這些打撈船太小型，白龍丸是一艘噸位頗大的貨輪。」

「告訴你，我是迫不得已的，因爲我來不及再等下去了。否則，你所說的大型打撈船固然最好不過，無奈時間要等得太久。」

「我當然希望我的顧慮是多餘的，否則，我們的發財美夢就會幻滅！」

列治曼只笑了笑，沒有再說話。

老麥帶了他的隨身保鏢走出船艙，登上甲板之上，只見呂偉良和林愛莉在那邊憑欄細語。

老麥對他身旁的保鏢們低語幾句之後，獨自走到呂偉良身旁。

這時船隊正以全速前進，開在最前面的領航船自然也是「蓋世太保」所控制的。呂偉良等人所乘的機動漁船，大概處於十多艘大小船隻的中間。

呂偉良瞻前顧後，忍不住苦笑道：「我第一次嘗試這種海盜式的生活，看來的確頗够刺激！」

林愛莉却担心地說：「我看他們不會讓我們目睹打撈的情形。」

老麥在旁也插嘴道：「我也覺得事情似乎並不簡單。」

呂偉良道：「一切應該都在我們意料之中，他們要打撈的，當然不是什麼白龍丸。」

「原來你老早就知道了？」老麥說，「爲什麼你不早說出來？」

呂偉良苦笑道：「你不看見嗎？黃平一直監視着我們，那有機會對你說話？難得今天他放假，不再像吊靴鬼一樣跟住我倆。」

林愛莉說：「他們明知這是汪洋大海，任我們插翼也難飛！」

老麥却說：「照我的看法却是你們表現得太好了。他們看來十分的信任你。」

「信任又有什麼用？只怕他們的兇相就要露出來了。」呂偉良說。

「我大半世人，從來未曾經歷過這種場面。」老麥說道，「不怕對兩位說句坦白話，我現在的心情十分的緊張。」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如果你也怕，我們就要心胆俱裂了。」

林愛莉道：「我們到了現在這地步，只能靜觀其變，此外一點辦法也沒有。」

老麥低聲說：「我本來可以吃長粮了，想不到你會想出這鬼主意來，說不定我

這條老命也會丟在大海裏面！」

呂偉良道：「別生人不生胆，正如俗語所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個人的生命有限，能好好利用它去做一宗有意義的事，死又何妨？」

老麥瞪他一眼：「你喜歡冒險眞是有理由的，原來你這個人對死一無所懼。」

林愛莉道：「你以爲他們的最後目的地在何處？」

呂偉良說：「船隊不是正向南駛麼？不問可知，目的地是S埠。」

老麥恍然大悟：「原來列治曼與布倫這二名蓋世太保頭目都是爲同一目標而奮鬥！」

呂偉良說：「對了，我們一直受他愚弄，直至他接受我『挾持打撈船』的建議之後，我才明白過來。因爲這些打撈船根本對白龍丸起不了任何作用，但對一艘小潛艇却有帮助。因此，我肯定他們一切努力無非爲了二十多年前在S埠海岸十五哩外的潛艇。現在看情形，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大了。」

林愛莉這時忍不住說出了她的心聲：「老實說，我正担心他們打完了齋就不要和尚。」

話猶未完，老麥的保鏢已經走了過來。這些保鏢其實都是經驗素有飽受訓練的高級警探，他們不但有胆有識，槍法更是百發百中。

其中一名保鏢過來低聲對老麥說：「麥警官，我看情形似乎有些不對。」

另一名也說：「是的，駕駛室頂上架起了機關槍。你看見嗎？」

老麥悻悻然說：「我早已覺得他們不懷好意，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呂偉良却一派冷靜地說：「大家不要自己嚇自己，不會有事發生的。」

就在這時候，船艙裏前呼後擁的走出了幾個人，其中一個就是「蓋世太保」大頭目列治曼。數名手持手提機槍的納粹槍手作威作福地，用槍瞄準了甲板上的幾個人，他們就是呂偉良等人！

老麥的保鏢立即就要先發制人，但是立即給呂偉良一手按住，說：「切勿輕舉妄動！」

呂偉良說着，已挺身趨前，他那毫無畏懼的神氣，令到納粹槍手也爲之暗吃了一驚！

呂偉良站停在甲板上，他距離列治曼已不足一丈。與二名納粹槍手，則只有數尺。

呂偉良拄杖屹立，冷冷地問道：「列治曼，這算是什麼？」

列治曼發出了一陣格格笑聲，那笑聲，叫人莫名其妙，但呂偉良看在眼裏，心裏已經明白了九分。這是充滿了殺機的奸笑。

呂偉良說道：「你這大蠢蛋！你以爲我是傻瓜嗎？我甘心受你利用，又毫無保障，這似乎不是一個老江湖的所作所爲。其實，我老早已看出你不懷好意了。」

「你說什麼？」列治曼面色一沉，笑聲頓歛！

呂偉良反而格格大笑起來！

這兩名令人觸目的人到底在幹什麼？令到甲板上所有的人都獃在一旁！

他們互相大笑，其實此時此地的情景，任何人也笑不出聲音來。

林愛莉年紀雖小，但她自從闖蕩江湖以來，也經歷過不少大陣仗的場面，就是從來未見過這麼緊張刺激的鏡頭。

這情景對呂偉良等人絕對不利，因爲呂偉良，林愛莉，老麥和他的保鏢們，都集中在船尾的甲板之上，而納粹槍手們的槍咀對準了他們，只要任何一支機槍開始發射子彈，他們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但誰也不敢去肯定槍手們何時扳動機掣。

局勢是一觸卽發的。但呂偉良爲什麼會狂笑起來？

列治曼固然大感迷惑，就是林愛莉這麼了解這位俠盜，這時也不知道他憑什麼會如此冷靜。

列治曼終於忍不住喝問道：「你笑什麼？」

呂偉良捧住肚皮說道：「你們太過輕敵了，怪不得二次大戰時，納粹黨會敗得那麼輕易。希特拉假如眞的未死，他準會給你這種下屬氣個半死！」

「胡說！」列治曼生氣地說：「不怕告訴你，我這計劃本來要抵達目的地才實行的，但難得你們集中在一起！」

「我有些說話本來不想提醒你的，但是，我看見你太魯莽，忍不住要提早教訓你。」呂偉良道：「你以爲我是個大傻瓜嗎？其實我老早知道你利用我，但我這個人好奇心太大了，爲了知道結果，我仍然不惜冒險，因爲正如你所說，這是個發財的好機會。不過無論如何，你們對我估計錯了，老頭兒老麥爲什麼肯帮我？就是因爲他知道我這跛子做事向來審愼。所以他毅然參加我的計劃。」

列治曼說道：「說了半天，我仍然不知道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我有胆陪你進行一場這麼大的冒險，如果沒有多少保險，你想我會不顧一切的跟你來這裏麼？」呂偉良笑了笑，又說：「如果你還有懷疑，你不妨吩咐你的手下開槍，但是，祇要他們知道我們之中有一個人受了一點輕傷，你的計劃就會前功盡廢！」

「他們？」列治曼怔了一怔：「你指誰？」

「當然是那班船家和負責打撈的技術工作人員。」呂偉良說。

「好傢伙！果然厲害！」列治曼呆立一旁！「原來你收買了他們！」

「不！我一個仙也沒有付過給他們，但是，我與那領班的，已經有了道義上的默契，這只不過是不久之前發生的事。如果你仍然有懷疑，爲什麼不去問問他呢？」呂偉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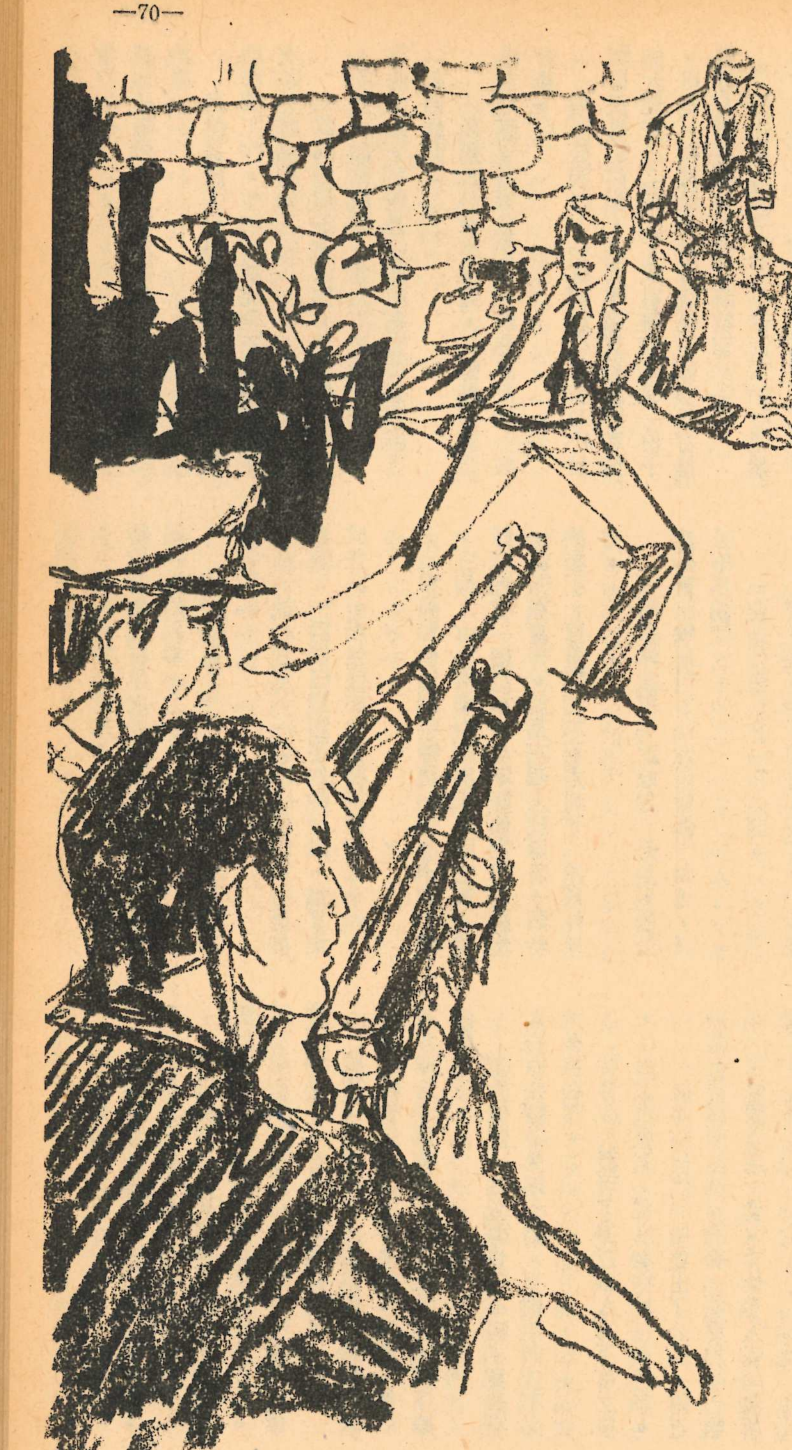
「好吧！算你佔了上風！」列治曼想到計劃無法實現，就不禁軟了下來！

林愛莉和老麥悄悄鬆了一口氣！

儘管其他船隻上的人有不少是由特警僞裝的，但在這機動漁船之上，除了眼見這幾個人之外，就全是列治曼的手下。

只要他一聲令下，各人就會死在大海之上！到那時候，相信其他船隻上的人趕來救援，也來不及了！

想到這裏，林愛莉等人都爲之揑了一



把汗！

列治曼緩緩地走過來，伸手要跟呂偉良握一下，表示他的歉意，但是，呂偉良沒有那樣做，他的傲慢，令到列治曼很尷尬。

但是，列治曼不但不敢生氣，反而覺得他不愧是個有胆有識的江湖好漢。

他笑道：「剛才我只不過跟你們開開玩笑，嚇嚇你們而已！」

呂偉良冷冷地說：「我本來就習慣了拿自己的性命去開玩笑！」

「你可知道，我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S埠海外十五哩的海面。」

列治曼怔了一怔，他想不到呂偉良答得這麼爽快！

他忍不住又問：「你怎麼知道的？」

呂偉良道：「你應該這樣問才對：爲什麼你明知打撈的不是黃金，而只是水銀，你還要上當？」

「……」列治曼又是一怔！好一會兒才說道：「原來你都知道了。」

「其實水銀的價值也相當高。」呂偉良說，「我知道你們須要的不是那些水銀，所以算過度過之後，我覺得仍有機會發大財，否則，我也不會盡心盡力地去帮助你們！」

「我眞佩服你們中國人的心思！」

「你過奬了！」呂偉良又說：「其實你太笨了，這麼早露出一副兇相，只有令到我的朋友們反感而已。還好這裏只有我們幾個人，否則你的一切努力早已宣告澈底失敗了。」

「是的，我的確太過魯莽了，請你和你的朋友原諒。」列治曼說。

「其實，你們要找的，到底是什麼？」呂偉良問道。

「不怕坦白對你說吧！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呂偉良問道：「奉了誰的命令？」

「元首的。」

「元首？誰是你們的元首？」

「當然是希特拉！」

呂偉良苦笑道：「別開玩笑了，大家都知道希特拉已經在地牢中自殺身亡，他的屍體已被蘇軍發現！」

「如果世人以爲他眞的死了，那就大錯特錯。」列治曼煞有介事地說：「元首不但未死，連他的得力助手波曼元帥也未死！」

「波曼未死倒還有點道理，但是希特拉的屍體決不可能是假的。」

「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明明是眞的，實際上却是假的，總之，當第三帝國重建起來之後，世人自會明白一切了。」

呂偉良看見列治曼一派認眞的，想不相信也不可以了。他說：「你的意思是，命令由希特拉親自發出的，是不？」

「是的。」列治曼說，「我本人是二次大戰時期的蓋世太保，活躍於歐洲各大城市，對元首本人和波曼元帥的簽字式，決不會不認得的。」

「命令就只叫你們設法打撈U八五九號潛艇麼？」

「不錯。不怕對你說：二十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追尋這艘潛艇昔日沉沒的位置，因爲根據我們納粹黨的秘密檔案，那些潛艇之中有一艘會將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儎走，這潛艇的編號就是U八五九號。想

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當我的手下前來還未設立第一個納粹秘密基地的時候，就在無意中發現了這潛艇的消息。」

呂偉良說：「你們儘管忠心耿耿地爲納粹黨工作，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潛艇中有些什麼秘密的。」

「眞的是信不信由你，我是眞的不知。不過正如你所說，當然不可能是那些笨重的水銀，可能是一些秘密文件或武器！」列治曼說。

「我對政治沒有偏見，但對納粹黨也沒有好感。這次我帮你，無非想得到一些好處。」

列治曼說道：「事到如今，我也不妨對你說得坦白點，我們本來想邀請你和你的女朋友加入我們，成爲蓋世太保一份子。但是，根據最新調查所得，你不但帮過警方，還有個徒弟是國際特警。」

呂偉良心裏一凛：「蓋世太保」果然也有一手！

呂偉良冷靜一下，說道：「我帮任何人都須要有代價的，正如帮你們也是一樣。至於徒弟的事，我向來不管，我們互不干涉，你根本不必理會。但無論如何，我是不會加入你們的。」

「我喜歡你這麼坦白的人。」列治曼又說：「今天的事，請你忘記了它！」

「放心好了，只要你不再令我們難堪，我保證他們有辦法爲你打撈那潛艇！」

「我先謝謝你！」列治曼說完，又回到船艙裏去了。

老麥和林愛莉走過來問道：「他跟你說些什麼？」

呂偉良搖頭苦笑：「神經質本來是希特拉的個性特色之一，想不到他的信徒也是一樣的人。」

老麥說道：「下次只怕你沒有這麼幸運了！」

「放心好了，一切已成過去。」呂偉良道，「我早已看穿了他的弱點，爲了達成任務，相信他不會再發神經病了。」

× ×

布倫和他的助手勞德，還有卡爾特等，三個人由冼明家中闖出了重圍之後，幸好附近有一輛汽車，也幸好他們把卡爾特一併帶在身旁。於是三個人就憑着卡爾特的指引，駕着那輛車子走到了一處郊外地方。

卡爾特熟悉每一處地方，但是，他仍然心驚胆戰地說：「你們擊傷了廖克，這可不是講玩的！」

「他是什麼人？」布倫問。

「管他是什麼人也好，反正我們也要保全性命啊！」勞德說。

卡爾特道：「廖克是這裏的黑頭子，他的手下衆多，看來現在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暫避一下，就是租船出海去！」

「好極了！我本來也是這樣打算！」布倫說，「反正我們的打撈船最遲明天就到公海上，只要完成了任務，我們就走，永遠離開這裏。」

於是由卡爾特閃閃縮縮的，帶他們去租船出海。

看來一切已經成爲過去。布倫，勞德和卡爾特等三個人都盼望着這艘船能夠儘快開出公海。

黑夜終於來臨了！

夜幕低垂，似乎給他們多一重保護。三個人總算安心下來！

其實幾乎是由他們下船開始，就有人跟蹤他們，這些黑人物正是廖克的手下。可惜這三個德國人一無所知。不過，即使他們知道了，也是有驚無險的。

原來正當廖克手下也僱船追出海去的時候，特警組人員已奉命採取行動。他們並非制止卡爾特等人，而是及時拘捕了廖克的手下。

布倫他們一定發夢也想不到，竟然有人一直在暗中保護他們，否則他們就不必諸多担心了。

特警組於發現了這三個人的下落之後，奉命跟蹤監視，却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一直等到他們的船隻出了公海，附近一帶由特警所控制的漁船，就更加小心監視，可惜對于這一切，布倫等人竟一無所覺！

到了翌日早上，布倫便站在船首翹望，他顯然是若有所待。

特警組人員已把他們三個人的一擧一動加以留意，同時也利用了無綫電通訊儀器通知了S埠的特警總部。

丘文知道阿生的估計不會錯，於是率領大隊人員，會同阿生一齊出海。

阿生分析電文中的「貨」就是指打撈船，想不到這果眞就是蓋世太保們約好了的暗號之一。

十多艘大小船隻組成的打撈船隊，終於在布倫等人的期待中開到了現場。

這是公海，他們絕對沒有理會到那些漁船，只道他們是出海打魚的，發夢也想不到是S埠的警方和特警組的聯合隊伍！

列治曼把布倫等人邀上他的「司令船」，當列治曼聽取了布倫的報告之後，也讚他做得好，當然，布倫實際上已把一些事實抹煞了。但無論如何，能夠找到卡爾特，以及確定了「U八五九」號潛艇的沉沒位置，畢竟也是一件好事！

布倫把一些深海攝取到的照片交給列治曼，列治曼非常興奮。於是立即下令開始他們的打撈工作！

可是，打撈船上的工程人員却懶洋洋的，沒有人去理睬他！

列治曼大怒，把領班的召來！

但領班的却說：「誰有話可以到我們這裏來說，爲什麼要我去進見他？」

一名蓋世太保鎗手照實向列治曼回報，列治曼更加火上加油。

但是，他的助手附耳說：「將軍，順從他們吧，看情形又是那跛子搗蛋！」

列治曼想起他對呂偉良的恫嚇，覺得助手說得很有道理。於是他帶了布倫等人到打撈船去！

領班說道：「我們沒有合約，又沒有收過任何訂金，只是在鎗尖下被迫到這兒來，如果就此爲你們工作，將會得到什麼好處？」

列治曼說：「我們會付足工資的，呂偉良不是對你們講明白了嗎？」

「是的，但我們不會相信你。」領班說，「我知道當我們完成了工作之後，你的手下就會殺死我們！」

「不可能的，我已跟呂偉良同意了一項口頭協議，潛艇撈起之後，一切貨物歸你們，我們只要找出一個鐵箱子。」列治曼焦急地說。

「你無法令我們相信會兌現。」領班又說，「除非你答應我們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就是令你所有的鎗手們，把軍火抛入大海中去！」

「你說什麼？」

領班說道：「老實說，到了現在，你們還要鎗炮幹什麼？」

布倫在旁，低聲對列治曼道：「依了他吧！時間要緊。老實說，我担心S埠的警方會追踪而來，那時就前功盡廢！」

列治曼左思右想，既然使硬不得，就只好軟了下來，答允了領班的要求。

「蓋世太保」們紛紛把長短鎗抛入海中，看來他們的武裝經已解除了。

但是，領班的指指列治曼：「將軍，還有你和你助手身邊的呢？」

列治曼一怔，說道：「這是我自衞用的，豈可一併抛掉？」

領班說道：「你說是自衞，但仍然可以對我們造成威脅！」

雙方又僵持下來！

這時候，列治曼的手下已把呂偉良找來！

呂偉良和老麥等人已學乖了，昨晚開始分散在不同的船上睡覺！令到蓋世太保們無法將他們一併加以控制。

現在列治曼把工人們的要求告知呂偉良，認爲不合情理，要求呂偉良助他一臂之力。

呂偉良打着呵欠，伸着懶腰說道：「他們說得也合情理。你們的信用太差，我們中國人向來講信義。加上你們人多，事成後只要你遵守諾言，各取應得的，我們就各行各路，難道還會侵襲你們麼？但是你們却有過反臉無情的表現，叫我們如何放得心下？」

列治曼眞的是無可奈何，只有令助手拔鎗投入海中。最後，連他的配鎗亦無例外！

一場風波總算平息了。

打撈工程宣告正式開始！

海面上無風也無浪，無數大小漁船各不相干地，自由自在在公海上作業。其實眞正爲了打魚而來的漁船寥寥可數。

布倫和卡爾特成爲打撈工程的嚮導，只有他們見過海底那艘沉沒了二十多年的潛艇，以及正確的位置；但眞正動手的，却是打撈船上那班熟練的技工。

蛙人一批又一批的投入海中，因爲日子太久，海底積泥已將那艘一分爲二的潛水艇掩沒了大部份。單是清理工作，已花費了不少時間。

儘管「蓋世太保」們在焦急中等待，但技工們却按步就班地展開工作。而另一方面在旁虎視眈眈的特警，却在隣近的僞裝漁船中監視一切！

他們完全依了上級的指示：沒有命令，一概不准輕擧妄動！

看來打撈工程最快也要三兩天始可完成，但誰也難以保證S埠警方在這三兩天之內不會由市區找到這兒公海裏來！

這裏雖則是公海，萬一S埠警方找到了他們——布倫和卡爾特他們，麻煩總是難免的。

布倫越想就越焦急！

其實，這時候更多的特警已乘船到了附近公海之上，只不過他們乘的是漁船，穿的是漁夫的衣服，蓋世太保們才疏忽了他們而已！

阿生和丘文也在其中，他們一直利用無綫電與其他漁船密切連系着。只等待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包圍過來，表明身份。

潛艇的體積並不大，加上遭受魚雷擊中後已斷成兩截，所以蛙人們經過一番觀察後，認爲要把它撈上來不難，只要把上面的積泥移去，這工程可能無須太長的時間。

列治曼和布倫等人聽了蛙人的進一步報告之後，心情自然又不同了。

他們恨不得快些完成任務，儘快離開這裏，返回他們的基地去。因此，他們一改作風，對技工們諸多鼓勵，說那些水銀如何值錢，如何撈起之後，即使他們各人均分，收穫亦極之可觀。

但是，技工們聽了只是一笑置之！

於是蓋世太保們心裏在想：中國人眞難了解啊！

足足花去了大半天光景，蛙人們才可以把潛艇上的積泥移去！

別忘記那是數十呎深的海底，蛙人們的工作絕不會像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黃昏時份，工人們要休息了。

布倫担心時間上的拖延對他們極端不利，無奈好話說盡，技工們也不肯加時工作；一切只好留待明天天亮後再說了。

布倫嘆氣說：「萬一S埠警方查出我們租過船，相信遲早也會找到這兒來！」

列治曼安慰他說：「放心好了，這是公海，我們怎會到他們管？」

「如果我們還有鎗械在手，當然不會怕他們！但是，現在我們有如一頭剝了牙的老虎！」布倫說。

列治曼笑道：「老虎雖則被人剝去了一隻牙，還有另一隻的，傻瓜。」

布倫呆了一呆！

是的，他眞笨！爲什麼沒有想到他的上司比他更精明呢？

列治曼是個老奸巨滑的蓋世太保，他決不會輕易解除武裝的！原本在他們控制下的一些船隻之內，仍有不少軍械被收藏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布倫知道了這秘密之後，總算可以放下心頭大石，好好的睡一覺了！

在另一艘船上，林愛莉却對呂偉良說：「爲什麼我們還不動手？」

「何必焦急？潛艇還沒有打撈上來呢。」呂偉良說道。

「只怕那時太遲了。」林愛莉担心地說：「我看他們還另有鎗械收藏起來！」

「那是勢所必然的事。不過，你放心吧，阿生他們已經到達了。」

「你怎麼知道？」

「我今天留意到附近海面上停留的漁船，大部份不似捕魚的。他們當然是警方的人吧！」

「你只是忖測而已。萬一打撈成功，只怕來不及制服他們。」

「但是，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動手，他們要找尋的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可能永不知道。」呂偉良又說，「列治曼是一名高級納粹黨員，他必然知道他們的目的物是什麼，只是不肯直說。」

「你這個險冒得太太了。我以為，當我們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時，可能已死在他們的鎗下！」

「不要再說了，去睡吧！百忍成金，何況這種事急也急不來的。」

林愛莉無可奈何，只好回到她的船艙裏去，倒頭大睡！

就在海面上距離他們船隻不遠處，有一艘偽裝漁船，那是阿生和丘文處長所乘坐的。他們的心情也像林愛莉一樣——非常焦急。

丘文接到他的助手報告說：廖克的傷勢頗重，黑社會的人正在四出打聽卡爾特等人的下落。但警方人員已完成了封鎖網，任何船隻要駛出公海，也難逃海上巡邏隊的耳目。

丘文接納阿生的建議，要耐心等待打撈結果，所以通知當地警方，非到迫不得已，不會讓任何人前來打草驚蛇！

在另一方面，海面上的偽裝漁船已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一個密不透風的包圍網！只要丘文一聲令下，他們就可以像收網捉魚一樣，令到蓋世太保們無所遁形。問題却是：丘文這一聲命令，眞是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可以發出。

一夜容易又天亮。

布倫四出催促技工們開始起來工作。但技工們却沒有理會他，吃了早餐之後才動工！各方面差不多都心裏明白，這的確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日子！

根據潛水人員的初步預算，今天起碼可以將一截沉沒的潛艇打撈出來！假如一切順利的話，說不定還可以全部撈起！

列治曼和布倫他們固然緊張，呂偉良和林愛莉更加緊張。只有阿生他們，離遠監視，根本不知道工程還須要多少時間。

到了中午，巨纜終於把潛艇的頭部撈起了！由於海水的侵蝕，艇身已是面目全非。巨型拖船協助把它拖到隣近的無人小島旁邊的沙灘上，列治曼親自監督技工們進行初步的清理工作。

打撈的技工又去繼續努力，希望能在天黑之前，把另一半潛艇撈起！

列治曼的手下協助技工們在海灘上工作。漁船上的特警離遠監視；他們在望遠鏡中可以窺見一切，但看來要把潛艇的艙門打開，還須要一大段時間。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列治曼的同意之下，也在旁觀看技工們工作。

一等就等到將近黃昏時份，技工們才把第一個艙門打開。潛艇的內部結構分成許多艙房，而每個艙房與艙房之間都有緊密的艙門互相關閉。由於艇身中部折斷，其中一些艙房已告毀壞不堪。

呂偉良和林愛莉冷眼旁觀，覺得列治曼的神色越來越緊張。

他們實在有些擔心：令到列治曼神經緊張的原因，會不會是由於他要找的東西是一些具有爆炸性的物體？然則，危險性就更加大了。這時候，打撈船亦已將潛艇的另一部份打撈上來，一併拖上岸邊。

看來大功已經告成，只等待將所有艙房的門打開，謎底亦跟住可以揭開了。

漁船上的特警組人員嚴陣以待，蓋世太保們更加暗中戒備。

列治曼的助手把一個上了鎖的公事箱帶到列治曼的身邊來。

從這公事箱的外型看，就知道事不尋常，因為它並非市面上一般公事箱，却像外交人員所用的，一條鐵鍊把携帶者的手腕和箱子連在一起之外，同時亦上了鎖！

這箱子裏又有些什麼秘密？

呂偉良和林愛莉的視綫都放在箱子之上，偏偏他們遲遲沒有把它打開。

突然之間，一陣臭氣沖天，中人欲嘔！第一個艙門打開了，裏面幾具屍體已是腐爛不堪，但不是一具具的骷髏骨，二十多年以來一直埋在海底的屍體，可能由於艙門緊閉的關係，海水沒有侵入，海底水流又涼又凍，所以好些肌肉還沒有腐化。

因此看來更加可怕！

那些屍體形狀固然可怖，就是那陣陣臭味亦令人難以容忍！

林愛莉支持不住，嘔吐起來！呂偉良扶持着她，乘小艇返回船上去了。

這類接駁小艇不斷來往打撈船與荒島岸邊之間，像穿梭似的。可能由於人多關係，竟然沒有注意到附近海面上的漁船也越來越靠近他們的船隊。

因為小荒島岸邊水淺，所以他們不能不用小艇從中接駁。現在呂偉良和林愛莉就是乘坐了這些小艇打算回到船上去。

划着小艇的一名漁民却跟他們說起話來，呂偉良由於扶持着林愛莉，落艇時竟未注意及這個人。現在看見他這麼關心林愛莉，才忍不住瞪了一眼，原來這個人正是阿生。

阿生看風駛𢃇，趁住各人頻頻利用小艇來往之際，也由那邊駛了一艘小艇加入他們的行列，接載各人來往。他看見呂偉良準備扶林愛莉返回船上，這機會當然不會放過。林愛莉吸了幾口海風，定一定神，這才清醒過來。

阿生問候她幾句之後，一邊划艇一邊急不及待地問：「你看見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說：「他們還未找出所須要的東西。」

「看來一切須要看明天。」阿生說。

呂偉良道：「是的，天色將黑了。」

入黑之後，列治曼仍然繼續工作，他們利用了煤氣燈照明，看來是為了爭取時間。技工們因為這是尾聲，他們奉到領班的命令，分批休息，換班為蓋世太保們繼續工作。其實這班技工早已被特警買通了，在呂偉良未劫持他們之前，領班已經暗中通知了若干重要技工，在列治曼等人面前只不過演戲而已。

技工之中還滲入不少懂得機械技術的特警，他們都懷械戒備。可惜列治曼他們一直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現在為了及早把謎底揭開，特警們就示意技工們加緊為對方工作。一些看來像監工的技師，根本就是特警偽裝的，他們表面在旁指手劃脚地指示工人們工作，實則也在等待結果。

岸上的人澈夜工作，漁船上的特警組人員也通宵對他們展開監視！只要有甚麼風吹草動，附近假裝成漁民的特警，就會露出他們的身份。

由於阿生的出現，使到老麥所率領的警方人員與S埠的行家們更加有了默契！他們雖然還沒有打過招呼，但是，起碼已經知道甚麼時候應該怎樣做！

他們一直工作到了天亮，仍然沒有任何發現。艇內發現的，除了屍體之外，便是水銀。除了這批水銀之外，可以說完全是廢物，一點用處也沒有。

列治曼有些洩氣地，猷在岸邊的石塊之上，嘆着氣對他的助手道：「看來我們又失敗了，潛艇內所有的艙房已經打開，但是，我們要找的却不知所蹤！」

助手道：「好不好把卡爾特找來問一問？」

「沒有用的，鐵箱子丁方一尺大，如果在着，我們都不是瞎子，怎麼會不見？」列治曼又道：「卡爾特只是艇上一名機械員，根本不知道有這麼重要的東西留在潛艇之內。」

布倫在旁也道：「是的，我跟他談過好幾次了，卡爾特只以為潛艇當時的任務只是運送水銀到日本去，却不知道我們與日本，有着另外一宗交易。」

列治曼叫助手把手上的公事箱打開，這時在附近暗中窺伺的特警們都感到緊張起來。漁船上用望遠鏡監視着他們的S埠特警，也及時通知丘文：「他們現在打開公事箱了！」

公事箱打開，列治曼取出一些圖片，看完又看，喃喃自語地道：「箱子的外型四四方方，丁方一英尺，鋼製，一點也沒有錯，但事實却不存在，潛艇編號U八五九，這一艘是了，也沒有錯，為甚麼？」

布倫突然拍腿叫了起來：「我們為甚麼沒有想到已被擊毀的部份？」

「你的意思是：箱子被擊中的艙房中麼？」列治曼說。

「對了，將軍！」布倫道，「不過，我在海底進行視察過幾次了，附近也沒有箱子遺下，如果當時潛艇被擊中，箱子會不會同時被毀滅？」

「不會的。」列治曼指指手上一疊文件道：「這些秘密檔案指出，那箱子是用特製金屬製成的，不可能被毀。」就在此時，有人在那邊叫了過來：「將軍，請你過來看看，這裏找到了一個鐵箱子呢！」

各人湧了過去！

一名技工指住一堆廢鐵之內道：「箱子壓在破壞的機器之內，你瞧！」

列治曼左看右看也看不見技工所指的，正要追問時，背脊已被一名特警用槍咀指住：「不要動！叫你的手下們也不要動！否則先殺了你！」

列治曼這時才知道上當，布倫迅速拔槍，但是「砰」然一聲槍响之後，他那支手槍却墮在沙灘之上。阿生一擊即中之後，高聲警告各人不許妄動，否則下次射擊他們的頭顱。列治曼高聲命令各人不要反抗，特警組於是紛紛表露身份，迅速控制大局！呂偉良和林愛莉走過去把列治曼手上拿着的資料取來細閱，不外乎是一些圖片和陳舊不堪的文件。圖片上是一個方盒子，附了一些說明。他們要找的也正是這東西，可惜呂偉良根本不懂德文。

列治曼苦笑道：「我們失敗了，但你們也一無所得。呂先生，如果你存心發財，這些水銀是屬於你的，如果你想得到那一箱子鈾，就未免失望了。」

「鈾？」阿生呆了一陣，「原來你們要找的，就是製造核子彈的主要原料？」

「不錯，你難道以為我們會希罕這些水銀麼？」列治曼嘆了一口氣，「可惜那小箱子現在已不知下落。因此，你們也一無所得！」

各人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千方百計要找的，就是鈾這種元素。但是，二次大戰末期，原子彈雖然發明了，却不是德國和日本，為甚麼他們有這種交易？

列治曼笑道：「美國人自以為聰明，其實當他們秘密製成第一枚原子彈時，藍圖已被我們蓋世太保奪得。當然，日本人也有一份功勞，所以我們元首和日本人取得協議，兩國秘密製造原子彈，只要成功，我們兩國便是這個世界的盟主。於是我們把千方百計弄到手的鈾，用潛艇運到這裏來。因為當時我們德日兩國一個秘密研究所就設在馬來半島之上。」

列治曼說到這裏，又得意洋洋地道：「不怕說得坦白點，當時要是再拖延一下，讓我們製成第一枚原子彈，那時首先受到原子彈毒害的應該是美國，而不是日本人。結果歷史當然亦會重寫！」

各人對列治曼的話半信半疑，但文件中的透露確是如此。由於小箱子中載的是「鈾」，蛙人又奉命在附近海底搜索了大半天，結果還是一無所獲。相信經過廿多年來的悠長歲月，海流早已將那小箱子沖激到別處去了。納粹餘孽的等待，國際特警組的無限忍耐，總算有了結果。

但是，希特拉和他的副手波曼，到底是否眞的仍然生存着？列治曼和他的納粹信徒們雖然口口聲聲相信他們的元首未死，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信念而已，事實仍待國際特警找出證據。因為經過一再審問，落網的蓋世太保們仍然不知道他們這兩位元首到底躲在何處，也沒有人見過他們，只是一個傳一個的傳說開來而已。

不過，根據德國政府的檔案，簽發給「蓋世太保」們的證件上面的簽字，確是希魔與波曼的，至於是否眞的筆跡或偽冒？連筆跡專家也無法可以分出眞與假。

「蓋世太保」一小撮人雖然落網，但是某市警方根據呂偉良和林愛莉的口供，却無法查出他們秘密基地之所在。

許多郊區均被搜索過，還是一無所獲。看來「蓋世太保」還有不少餘孽漏網，國際特警組仍然面臨考驗！（全文完）

・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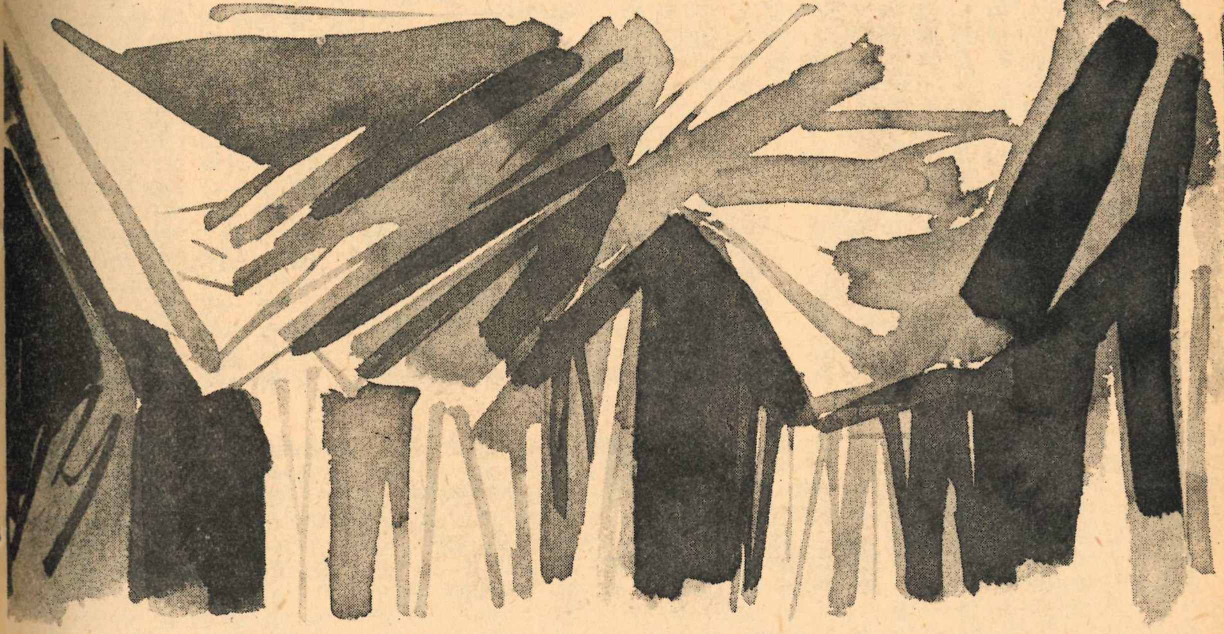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香橙皇后」馬雲著

一宗謀殺案發生之後，「香橙皇后」四字成了主要綫索，但這到底又是什麼？偵探們傷透了腦筋，當他們弄清楚這是什麼東西之後，另一宗更可怖的命案又告發生，而且牽涉更大。特警組阿生奉命參加調查此事眞相，「鐵拐俠盜」呂偉良為助愛徒一臂之力，與「迷你女賊」林愛莉携手犯險，危機重重自是難免的事，到底詳情如何？請留意「香橙皇后」，這故事將繼「蓋世太保」之後不久在本刊發表。

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霧中花





＊＊＊＊＊＊＊＊＊＊＊＊＊＊＊＊＊＊＊＊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藍純靑和石中英偕假石中英率領十二黑衣武士遠離石洞三十丈外，只留下盧焜叔姪之際，疾由洞中縱出，把盧焜叔姪擒獲，捉回洞中，兩人迅卽化裝成盧焜叔姪，將眞盧焜叔姪放置山洞，然後發一粒霹靂子將山洞炸毀，冒將盧焜叔姪的身份向假石中英覆命，那晚藍純靑遍查囚禁獨角龍王之處不得，探知假石中英明日要率領莊中高手前往君山，猜忖彼等或是暗運獨角王龍他往，或是前往支援石松齡等，料想以盧焜身份，必會命令同往，果然，翌日一早假石中英便傳集堡中高手宣佈行程——

＊＊＊＊＊＊＊＊＊＊＊＊＊＊＊＊＊＊＊＊

遠征龍門帮　暗偵煞手隊

花戟高順，穿雲鏢沈長吉，藍純靑石中英四人也隨着站起。假石中英面含微笑，招招手道：「諸位請。」口中說着，人已當先舉步朝外行去。

他雖是假冒石中英，但却擧止飄逸，顧盼之間，甚是洒脫。

花戟高順等四人，隨着他身後，走出石家莊大門。

一行人走了半里來路，便已行到江邊，果見一艘雙桅帆船，已經泊在那裏。

那是一艘嶄新的樓船！

狹長的船身，堅實的木質，髹漆得又光又亮。

這時十六名「黑衣隊」武士，已經在岸上分兩排列隊站立。

假石中英領着四人，緩步踏上跳板，跨上甲板，進入中艙，一面含笑道：「船上比不上陸地，地方逼仄，這中艙只有兩個較大的房間，四位只好將就些兩人住一間了。」

他親自推開對門兩個房艙，笑了笑道：「在下的意思，高、沈二老住一間，盧老叔侄住一間，不知大家以爲如何？」

房門開啓，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兩個房艙，地方還算寬敞，各有兩個床鋪，放着整潔的被褥。

沈長吉忙道：「公子說的極是，盧兄叔侄，自以住一間房爲宜，屬下和高兄一間，那是最好不過。」

藍純靑接着道：「高兄，沈兄請先挑一間。」

沈長吉笑道：「都是一樣，隨便那一間好了。」

假石中英微微一笑，領着四人，在船上走了一遍，然後從後艙一道木梯，拾級而上。

這裏是樓船的最上面一層，一共只有前後兩個房間。

假石中英領先走在前面，伸手推門而入。

外面一間，相當寬敞，放着一張小圓桌和幾把木椅，算是起居室。

假石中英接着推開房門，含笑道：「這裏面是在下臥房。」裏面一間，地方較小，除了一張床鋪還有一張小小的書案。石中英隨着幾人身後，暗暗留神，眼看已經走遍全船，依然看不出一點可疑之處。

假石中英回到起居室，抬抬手道：「諸位請坐，咱們這趟水程，少說也要十天八天，才能到達，大家閒着無聊，在下歡迎諸位隨時到上面來坐。」

花戟高順抱拳道：「公子一點沒有架子，眞是賢達之士。」

藍純靑附和着笑道：「盟主領袖武林，雍容大度，公子少年老成，可謂深有父風。」

假石中英淸朗的笑道：「二位過獎了。」目光一抬，兩道淸俊的目光，直向石中英投來，含笑道：「我看盧兄比在下大了不過幾歲，但早已在江湖上揚名立萬，實在使在下欽佩的很，盧兄不嫌棄的話，在下倒希望和盧兄兄弟論交，不拘什麼時候，歡迎你上來，長途寂寞，正好稍解岑寂。」

他面含微笑，說來甚是誠懇，你如果不知道他是假冒石中英的賊黨，眞還以爲是洵洵儒雅的靑年才雋。

石中英心中一動，暗道：「我正想藉機接近你，也許可以從你口中，探出一些端倪來，這不是正合我意麼？」

但却故意惶恐的拱拱手，說道：「公子這般錯愛，屬下如何敢當？」

假石中英爽朗的笑道：「盧兄這就見外了，咱們都是武林中人，公子，屬下的稱呼實在太庸俗了，咱們平輩論交，我稱呼你一聲盧兄，最多你也稱我一聲石兄，豈不是好？」

藍純青在旁笑道：「傳薪，這是公子抬舉你，你就恭敬不如從命，還不快答應下來？」

石中英應了聲「是」，連忙作了個長揖，說道：「家叔也如此說了，兄弟自當遵命。」

穿雲鏢沈長吉笑道：「這叫做惺惺相惜，英雄識英雄……」

說到這裏，樓船一陣晃動，緩緩離開江岸。

沈長吉接着說道：「船已經開了，咱們下去瞧瞧，公子和盧老弟投緣，盧老弟就在這裏陪公子聊聊吧！」

此人臉上經常帶着笑容，是善於奉迎的一類人。

藍純青正好看風使舵，含笑道：「傳薪，沈兄說得極是，你們聊聊吧！」

說完，朝花戟高順招招手道：「高兄請。」

花戟高順不知是他武功高强？還是年紀較大？他在石家莊幾位身份較高的武師之中，最受人尊重。

但他却是個面目冷森，很少說話的人。此時只不過微微頷首道：「盧兄，沈兄請。」

沈長吉堆滿笑容道：「自然高兄請先了。」

花戟高順托大的道：「兄弟那就不客氣了。」當先舉步朝艙下走去。

藍純青，沈長吉隨着他相繼下去。

假石中英朝石中英笑了笑，抬手道：「盧兄請坐呀。」

他笑的時候，露出一口雪白而整齊的牙齒，當眞稱得上唇紅齒白！

如果他不假扮石中英，可能也是一個美少年！

石中英也不客氣，說了聲：「在下告坐。」就在他對面一把椅子上坐下，

適時但見一名眉目清秀的書僮，手中提着一把水壺，走了上來，沏了兩盞香茗，送到兩人面前。

假石中英含笑道：「兄弟聽說盧兄令叔是當代武林中精於火器的第一人，盧兄大概也精於火器吧？」

石中英道：「公子過奬，在下只能說略懂使用，談不上精。」

假石中英道：「昨天令叔只以一顆『霹靂子』，就震塌了整座石崖，威力之大，令人咋舌，盧兄也能使麼？」

石中英道：「那只是憑藉炸藥之力，製作過程，較爲精密，也並無什麼出奇之處，這等於是暗器一樣，任何人都能夠使用。」

假石中英道：「這製作過程，大概就是盧兄家傳的了。」

石中英說道：「不，這是師祖傳下來的。」

假石中英又道：「我昨天第一次看到盧兄，就好像遇到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樣，覺得十分投緣，所以這次前去龍門幫，就特別邀請了盧兄同行。」

石中英暗道：「原來本來還派不到自己的。」

一面拱手道：「多蒙公子提攜，在下甚是感激。」

假石中英笑道：「你我兄弟論交，何用再說感激兩字？」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道：「兄弟方才說過，我稱你盧兄，你也不妨稱我石兄，別再公子，在下的，聽了怪不舒服的。」

石中英這回和他多談了幾句話，發覺這位假冒自己的「小賊」，實在是一個心胸坦誠，性格爽朗的人，不覺對他有了幾分好感。

心中暗道：「他要是不是賊人一黨，不是假冒自己，自己和他，應該可以成爲好朋友的。」

一面惶然拱手道：「石兄責備的是，兄弟自當謹記。」

他爲了籠絡這位「公子」，不待他開口，接着說道：「其實兄弟一見石兄丰儀，就覺得公子是一位非常之人，頗爲傾心，只是石兄乃是盟主的公子，不敢高攀而已。」

假石中英清朗的雙目之中，閃過一絲喜悅之色，大笑道：「該打，盧兄怎麼又叫我公子了？」

石中英道：「兄弟說的，乃是昨天初見石兄的印象，自然該稱公子了。」

假石中英道：「盧兄說的眞心話？」

石中英道：「兄弟說的，句句出自肺腑。」

假石中英似是十分高興，端起茶盞喝了口茶，道：「兄弟初入江湖，算來盧兄還是我第一個交的朋友。」

石中英道：「兄弟也是。」

說到這裏，站起身道：「船已經開了一回，兄弟想下去看看。」

假石中英跟着站起，說道：「咱們現在是朋友了，兄弟歡迎盧兄隨時上來。」

石中英點點頭道：「兄弟會的。」

轉身走到門口。

假仁石英叫道：「盧兄且慢。」

石中英停步回身，道：「石兄還有什麼見敎？」

假石中英走過來了幾步，說道：「咱們這趟水程，在船上，至少也有十天八天耽擱，因此兄弟不得不告訴你一件事。」

石中英心中忽然一動，問道：「石兄請說。」

假石中英道：「因爲咱們在船上有一段日子耽擱，兄弟不得不提醒盧兄，船上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就是『黑衣隊』武士住的艙中，不可闖進去。」

石中英心中更覺起疑，暗忖道：「莫非李幫主就被囚禁在『黑衣隊』武士的艙中？」

這機會他自是不肯輕易放過，不覺詫異的道：「那是爲了什麼？」

石家莊中，從沒有人追根究底，問爲什麼的。

但石假中英却不以爲意，只笑了笑道：「其實也沒有什麼，他們（指黑衣隊武士）練的武功，較爲特別，性情也和常人不大相同，如果有人無意走入他們艙中，就會把你視同仇敵，而且他們也從不和人說話，兄弟只能告訴你這些，盧兄注意些就是了。」

石中英道：「多謝石兄指點。」

別過假石中英，回到中艙，大家好像都在自己房裏。

當下就朝右首房艙走去，在門上輕輕

叩了兩下。

藍純青打開艙門，含笑道：「你下來了。」

石中英點點頭道：「小侄回來了。」

進入艙房，立即掩上艙門，把剛才的情形，大概向藍純青說了一遍。

藍純青點頭道：「這小賊忽然和你套着交情，事情似乎顯得有些突兀，江湖上人心叵測，你還是小心爲是。」

石中英道：「老前輩說得極是，只是晚輩覺得此人本質還不算太壞。」

接着低「哦」了一聲，又道：「老前輩，晚輩還從他口中，聽到了有關『黑衣隊』武士的事。」

藍純青似是極爲注意，說道：「黑衣隊是賊黨的死士，他和你說了些什麼？」

石中英道：「他告訴我，『黑衣隊』住的艙中，不可進去，晚輩懷疑那艙中可能囚禁着李幫主，因此才出言試探……」

藍純青「唔」了一聲，目光注視，聽的十分仔細。

石中英續道：「他說『黑衣隊』武士，練的武功，較爲特別，如果無意進入他們艙中，他們就會視同仇敵，還說，他們從不和人說話。」

藍純青一手摸着鬍子，沉吟道：「不錯，這些人很少在莊中走動，確是從沒和任何人說過一句話，唔，老朽早就瞧出他們眼神不對，懷疑這些人極可能練有某種歹毒功夫，經他這麼一說，老朽推想的倒是頗爲接近了！」

石中英道：「老前輩認爲他們練的是什麼功夫？」

藍純青道：「老朽昔年曾聽人說過，旁門中有一種邪門功夫，叫做『煞手術』，專門用來訓練死黨，練成『煞手術』的人，不但慓悍無比，性格也變的十分暴戾，只聽命於一人之外，不分親疏，不分敵友，除了吃飯，行動，整日整夜都在練功，不能間斷，因爲心中別無雜念，所以功力進境極快，成爲他們主子最忠實的殺手，才有『煞手術』的名稱，但這些人是否練成是此種邪門功夫目前還未能證實。」

石中英好奇的道：「這要如何才能證實呢？」

藍純青道：「凡是練這種『煞手術』的人，你和他說話，他也不聞不問，不會理睬，而且他們除了吃飯，就是練功，他們住的地方，自然不容外人進去的了。」

說到這裏，接着點點頭道：「由此看來，小賊對你倒是並無惡意……」

石中英道：「老前輩認爲他說的話可靠麼？」

藍純青道：「他說的並不假，這些人確實大有古怪。」

石中英道：「那麼以老前輩看，李幫主會不會就被囚禁在他們住的艙中呢？」

藍純青道：「這很難說，如果確被囚禁他們住的艙中，那就十分棘手之事。」

石中英道：「晚輩想伺機進入他們艙中去瞧瞧！」

藍純青爲人持重，微微搖頭道：「不可，咱們總得先把這些人的底細摸清楚了，才能行動，否則打草驚蛇，反而誤了大事。」

石中英笑了笑道：「晚輩倒有一個主意，可以進去瞧瞧虛實。」

藍純青道：「如果他們練的眞是『煞手術』，不分日夜坐在鋪上練功，你如何進得去？」

石中英忽然以「傳音入密」說了一陣，藍純青點點頭，又搖頭道：「此法雖是可行，但仍然須得冒險，咱們負有重大任務，任何一件事，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石中英低笑道：「老前輩只管放心，俗語說的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晚輩自信决不致有什麼失誤。」

藍純青笑了笑道：「這叫做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初生之犢所以不畏虎也。」

石中英道：「老前輩那是答應了。」

藍純青拗不過他，只得點點頭道：「好吧！只是你必須小心從事。」

石中英笑着應了一聲。

樓船開行不久，兩道布帆全掛起了。

大江上江水連天，吹的是東風，眞是兩帆風順，把樓船在水面上推得飛快的滑進！中午時光，就從遼闊的江面，進入一望無際的長江。

他們還只是沿着江邊駛行，已覺得兩層的樓船，到了這裏，就成了一片樹葉那麼渺小！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

樓船已在大江北岸一處僻港中下碇。

晚餐之後，石中英背負雙手，輕快的走出中艙。

四月清和，天氣似暖還寒！

尤其在港灣裏，從江面上吹來的風勢，着實不小！

一名「黑衣隊」值崗的武士，站在船頭上，一身黑衣，被風吹的獵獵作響，但他還是像泥塑木雕一般，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石中英緩緩的走近，一手扶着船欄，作出凝目遠眺之狀，忽然回過頭去，好像才看到那名武士。

船上都是自己人，大家見了面，總得打個招呼。

石中英就朝他點點頭，笑道：「好大的風。」

那知黑衣武士連眼珠也沒轉動一下，不理不睬，恍如不聞。

石中英心中暗道：「看來這些人果然練的是『煞手術』了。」

心念迅速一轉，依然臉含微笑，朝他抬了下頭，擠擠眼道：「在下和你說話，你聽到了沒有？」

那黑衣武士依然沒有睬他。

石中英存心激他，故意盯着他，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哼道：「眞他媽的像豬！」

這句話，他是暗暗以內功送出，直震對方耳膜！

是人，只要不是聾子，誰都能聽到對方說的話。

黑衣武士只是練的武功，使他性情變冷，不和任何人說話，但他耳朶並不聾。

石中英就是不用內功把聲音送入他耳中，他也聽得到，何況又是罵他的話，自然把他激怒了。

石中英話聲出口，果見那黑衣人面上陡現怒容，雙目倏地轉了過來，射出兩道綠陰陰的目光！

光是這兩道目光就慘綠得好不怕人！

石中英輕笑道：「原來閣下都聽到了

」隨着話聲小指迅快的朝他面門彈去。

彈出去的，當然是「彈指迷香」！

石中英和藍純青早已對「黑衣隊」武士留上了心！

十六名武士，只有兩名在船頭和船尾站崗，中午，也是等大家用過飯之後，才由另外兩名武士，去接替站崗的人。那麼晚上自然也是如此。

石中英彈出迷香，很快挾起黑衣武士，身形迅疾的朝左則船舷閃去。

因爲這時，中艙飯廳上，還有人在吃飯，有的雖然吃好，還坐着在聊天，他自然不能往中艙進去。

石中英身法何等快速，一下掠到左舷窗下。

窗戶早就開了，藍純青就在裏面接應，他迅快的把黑衣武士從窗口送入，然後自己也穿窗而入。

石中英已經脫下身上衣衫，換上了黑衣武士的裝束。

一面從懷中取出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覆到臉上，依照黑衣武士的面貌，仔細易了容。

石中英打開窗戶，依然穿窗而出，學着他們的步伐，朝船頭走去。

船頭上，早已站着另一個黑衣武士，身子硬直，目光冷森，正在朝四下裏搜索！不用說，他是接班來的，沒看到人，當然要找。

石中英沒加理會，自顧自的走過去。

接班來的黑衣武士看到石中英走了過去，忽然問道：「九號，你去了那裏？」

雖是問話，語聲極冷！

石中英心中暗暗一哦道：「原來他們不用姓名，是以號碼相稱呼的，自己是九號。」

原來他們對外人不理不睬，但自己人相遇，還是互相交談的。

心中想着，不覺皺皺眉道：「兄弟方便去了。」

他這句話，也學着他們那種冷漠的聲調說的。

來接班的黑衣武士抬抬手道：「快去吃飯吧！」

石中英朝他擺了下手，便轉身朝艙中走去。

「黑衣隊」武士住在前艙，前艙必須從飯廳進去。

這時飯廳上，已經換了第二批人在吃飯，那是舵工，水手。

近艙門處一張桌上，放着兩副碗筷，四碟菜，已有一個黑衣武士坐在那裏低頭吃飯。

石中英知道，這人是船尾站崗的，他邊上還空着的一個位子，該是自己的座位，自己縱然吃飽了，也得坐下去吃上一碗才是。

石中英緩步走到桌邊，伸手取過飯碗，裝了一碗飯，就在板櫈上坐下。

那在船尾站的黑衣武士只顧低着頭吃飯，連頭也沒抬一下，瞧也沒瞧他一眼。

石中英無意之中，又發現了一件事，那就是這些「黑衣隊」武士，只要有外人在場，他們就互不交談的。

只有這樣，他們的機密，才永遠不爲外人所知。

石中英坐在他的側面，同時也在無意中發現他腰帶上掛着一塊銅牌，銅牌上有一個「拾」字。

自己是九號，他是十號。

急忙低頭看去，自己腰帶上，果然也有一塊銅牌，果然是一個「九」字。

石中英正有一件爲難的事，自己混進他們裏面去，人家認識自己，叫得出自己「九號」，自己却一個也不認識，叫不出他們的號數來。

如今，他發現了銅牌，這問題總算迎刃而解了。

十號不知吃了第三碗？還是第四碗？

反正這已是他最後一碗，飯吃飽了，他已經舀了一碗湯，在慢慢的喝着。

石中英不知他們房裏的情形，須要他替自己帶路，因此匆匆扒了一碗飯，也就放下筷子，舀了小半碗湯，慢慢的喝着。

十號放下碗，站起身來。

石中英也放下碗，跟着站起。

十號舉步朝前艙走去。

石中英跟在他身後，挺直身子，舉步朝前艙走去。

這前艙幾乎佔了全船三分之一的大。左右各有兩排鋪位中間是一條走道。

此刻艙中並未點燈，一片黑暗，石中英本身內功，已極精湛，是以不需燈光，都可以看的清楚。

但當他看到了艙中的情形，心頭不由的暗暗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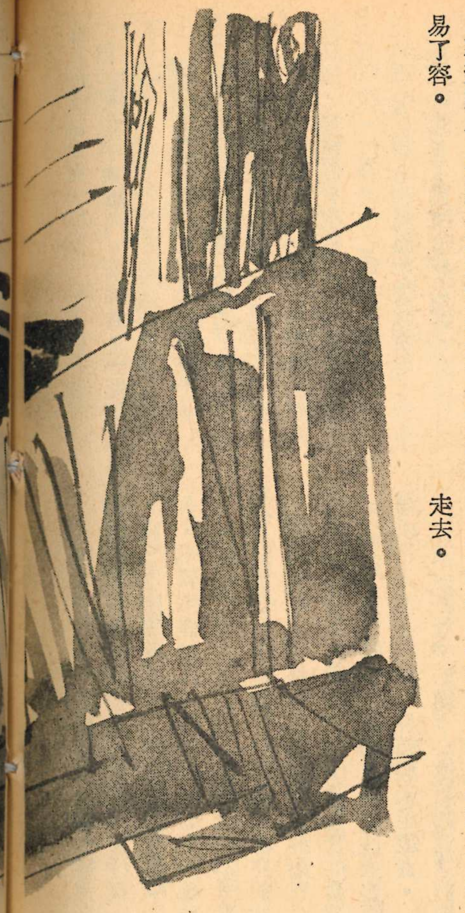
原來艙中十二名「黑衣隊」武士，（除了站崗回來的九號，十號，和正在站崗的兩人，艙中只有十二個人）果然都盤膝坐在自己鋪上，正在運功。

一般人在運功的時候，都要瞑目垂簾，但他們每個人却都睜大了雙目，咬緊牙關，兩手並肩豎立，五指箕張，作出撲攫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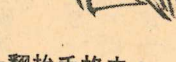
最使人看了觸目驚心的，是他們睜大的雙目，在黑暗之中，竟然發出碧綠的光芒。

十二個人，在黑暗之中，瞪着二十四隻碧綠的眼睛，一霎不霎，定在那裏，你說有多恐怖？

石中英心中暗暗忖道：「看來這些人練的果然是『煞手術』了！」







九號黑衣隊武士雙手箕張朝石 中英攫去，石中英右腕一翻抬手格去。

但他却在此時，想到了一個問題。

那就是十號走在自己面前，他也不需要點燈，可以在黑暗中視物，那麼他的兩隻眼睛，一定也是發綠的了！

別的事情，還可以摹做，但眼睛發綠，是他們練了「煞手術」，才會如此，自己所無法摹做的。

此時如果他們之中，只要有人看自己一眼，立可發現自己是假冒他們的人，混進來的了。

自己只是查探他們艙中虛實來的，這艙中，除了兩排鋪位，一目了然，李帮主不可能被囚在這裏，自己還是及早退出，免得打草驚蛇！

十號默默的走在前面，一直走到他鋪位前面，往鋪上一坐，連鞋也沒脫，就盤膝坐好，雙手五指箕張，瞪大雙目，運起功來。

石中英跟在他身後，不用說，十號前面一個鋪位，自然是九號的了。

但他因心中已萌退意，因此在鋪上堪坐下，就低「啊」一聲，雙手按着肚子，急步朝艙外奔去。

只聽一個森冷的聲音喝道：「九號，你怎麼了？」

石中英聽出喝問的是「黑衣隊」爲首的那個人，這就答道：「我……我肚子很痛……」急匆匆的衝出前艙，閃出中艙艙門，飛快繞到左舷，依然穿窗而入。

藍純青一直守在房中，看他回來，立即迎着低聲問道：「事情如何了？」

石中英迅快揭下面具，一面脫下身上「黑衣隊」的服裝，一面說道：「他們練的果然是『煞手術』，但艙中一目了然，並無李帮主的蹤影。」

接着就把進入前艙之事，低低的說了一遍。

藍純青沉吟道：「這就奇了，這船上所有地方，差不多咱們都已看到了，莫非李帮主真已遇害了不成？」

兩人在說話之時，已從鋪下拖出九號，依然替他穿上了黑衣。

石中英挾起九號，仍然穿窗而出，四顧無人，悄悄奔近後艙。

然後把他依着船欄站定，取出準備好的解藥，輕輕朝他鼻孔彈去，身形迅快往後躍退數步，正待悄悄退走。

突聽一陣腳步聲，傳了過來。

石中英不知來的是甚麼人？心頭一驚，急中生智，急忙坐下身子，裝作正在船舷上出恭模樣。

那九號聞了解藥，鼻孔打了一個噴嚏，立時清醒過來，用手柔柔眼睛，一臉俱是迷惘之色，似乎想不到他怎麼會在這裏的？

石中英看他站着不走，心知要糟！

就在此時，但見九號似有警覺，霍地轉過身來！

黑暗中他那雙目之中突然放出兩道綠陰陰的目光，直向石中英坐身之處射來。

他本來還想不起自己如何迷迷糊糊走到後面來的？但這一看到石中英，頓時想起方才是他戲弄自己！

須知練成「煞手術」的人，除了性格變得暴戾，那是因爲精神受人控制之故，但神志並未完全迷失。

此時看到石中英，不由激起兇心，雙手緩緩提起，目露兇光，舉步朝石中英迫來。

石中英早已看出情形不對，趕緊站起身子，一面故作不知，低聲喝道：「甚麼人？」

九號一聲不作，右手五指如鉤，突然朝石中英當胸抓到。

你別看他行動緩慢，但出手一抓，竟然快逾掣電！

這一記眞要給他抓上，就會活生生掏出你的心來！

但石中英又豈會給他抓上？口中大喝一聲：「你是甚麼人？怎麼一聲不響，就向在下施襲？」

喝聲中，右手一翻朝外格出。

這一格之勢掌沿正好掃上九號脈門。

這一下他是含怒出手，暗中使了五成力道，存心要讓九號吃些苦頭。

那是因爲九號出手的招術太毒辣了！

那知掌沿掃上九號手腕，但聽「拍」的一聲，竟如擊在鐵石之上！

兩人同時覺得手腕劇震，各自後退了一步。

就在此時，船尾後梢又出現了一個影幢幢的黑衣人，兩道眼神，綠慘慘的，直射過來，沉吟喝道：「九號，你怎麼無故出手傷人？」

九號被石中英一掌震退，兇心更熾，臉上僵硬的肌肉，隱露獰笑，正待撲攫而上！

此時聽到喝聲，立即站停身子，答道：「是他……」

他們一直很少和人說話，口齒就顯得有些遲滯。

何況他們只是生性暴戾，方才突然想起石中英曾經觸怒了他，就心生殺機，眞要問他爲甚麼？他自然說不上來。

那黑衣人冷冷的一哼，道：「公子一再吩咐你們，不准在船上滋事，還不隨我回去？」

說完，舉步回身就走。

九號不敢多說，怒目瞪了石中英一眼，便自隨着那黑衣人身後而去。

石中英已然認出後梢這個黑衣人，正是「黑衣隊」爲首之人。

敢情他見自己匆匆忙忙的出來之後，好久沒有回去，才跟出來查看的。

說也眞險，自己若是稍爲慢上一步，就可能被他撞見了。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就循着左舷，回轉艙房。

藍純青守在房中，看他走入，立即關心的問道：「你和誰動了手？」

石中英道：「老前輩也聽到了？那是九號，他醒來之後，看到晚輩，就朝晚輩當胸抓來。」

藍純青道：「你怎麼沒及時退走？」

石中英道：「晚輩聽到有人走來，已經來不及再走，唉！這些『黑衣隊』武士，果然十分厲害，晚輩用了五成力道，雖把他手腕格開，但只和他平分秋色，不分勝負。」一面就把方才之事，說了一遍。

藍純青等他說完，低聲道：「方才你出去之後，老朽已經仔細想過了，李幇主決不可能遇害，前艙既然並無可疑，咱們目前唯一的綫索，還是在那小賊身上。」

石中英頷首道：「老前輩說得是。」

藍純青笑了笑道：「時間不早了，你早些睡吧，難得小賊和你一見投緣，這件任務，就落在你肩上了。」

石中英道：「晚輩省得。」

× × ×

第二天。

早餐之後，石中英瀟洒的朝樓船第三層上走去。

這時才不過清晨，但在大江之上，只要天色黎明，你就可以看到一輪紅日，從東首天邊盡頭，緩緩的在水中鑽出來。

如今早就有三丈高了！

金黃色的陽光，照在「風來細細皺輕羅」的波紋上，反射出千萬點金鱗，幾乎睜不開眼睛。

水天一色，風助船勢，在江面上滑行如飛，使人頓生乘長風，破萬里浪的壯概！石中英仰首向天，長長呼了口氣。

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笑道：「盧兄怎麼不請進來？」

那是假石中英的笑聲。

石中英一脚跨進艙門，抱抱拳道：「石兄早。」

假石中英早已站起身來，迎着笑道：「盧兄來的正好，兄弟早就起來了。唉！這趟水程，兄弟還是第一次坐船，眞是悶得發慌。」

小圓桌上，還擺着四樣小菜，和吃剩的饅頭，敢情他剛吃好早餐。

石中英和他目光一對，只覺此人，目若秋水，明澈照人，臉上也神采飛揚，雖然明知他經過易容，但却絲毫看不出有甚麼破綻來？

心中不禁暗暗咨嗟：「他不是賊黨，該有多好？」

假石中英看他只是望着自己，似有惺惺相惜之意，緩緩移開目光，淡然一笑，抬手道：「盧兄請坐。」

石中英和他一起在椅上坐下，還沒開口。

只見裏面艙門啓處，一名小童手提食盒，走了出來。

石中英暗暗覺得奇怪，忖道：「裏面一間，明明是他臥室，他剛吃過早餐，而且早餐是在小圓桌上吃的，這小童怎麼手提食盒，從他房中出來？」

假石中英輕輕皺了下眉頭，說道：「琴兒，快把桌上收拾一下，我要和盧兄下棋呢！」

小童答應一聲，急忙揭開盒蓋，把碗筷一起收入食盒之中，蓋好盒蓋，含笑道：「後梢正在燒着開水，大概開了，小的替公子沏茶去。」說完，轉身朝外行去。

石中英心下既已啓疑，小童揭開盒蓋之際，他自然更加注意，目光一瞥，就已看到食盒中，除了碗筷，好像還有三副竹筷。

難道他房中，藏着三個人？

裏面那間臥室，地方並不太大，除了一張床鋪，一張小巧的書案，再也沒有旁的東西，如何容得下三個人……

假石中英已經取出一副象棋，在小圓桌上攤開棋盤，含笑道：「來，盧兄，咱們下棋。」

石中英心中悚然一驚，笑道：「兄弟對下棋一道，會而不精，只怕不是石兄的對手。」

假石中英朗笑道：「盧兄又客氣了，咱們只是在船上消磨時光，聊遣寂寞，兄弟也並不高明。」說話之時，小童琴兒拿了一杯上好香茗上來，替兩人倒了一盞，放到小桌上，就站在兩人後面觀棋。

假石中英揮揮手道：「這裏不用你伺候，快下去吧。」

琴兒笑着道：「公子和盧少俠下你們的棋，小的看小的的，只要不作聲就是了。」假石中英道：「不行，站着看棋的人，沒有一個不出聲的，你快出去。」

琴兒噘起小嘴，無可奈何的道：「好，小的出去就出去。」

石中英心中暗暗一動，忖道：「看情形，這小書童似是和他十分熟絡，不但也是賊人一黨，而且還是他的心腹，自己如果從書童身上着手，他年紀較小，也許可以從他口中，套出一些口風來。」

他心中想着心事，下棋自然只是虛應故事。

下棋一道，如同用兵，調兵遣將，必須靜下心來，知己知彼，才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心裏有事，那就成了草草應戰。

既不能拒敵於疆土之外，等到敵騎深入，又不能佈成堅强陣勢，聚殲於既入之後，自然非敗不可。

三局下來，石中英兩敗一和。

棋高一着，縛手縛脚，假石中英在棋藝上，似乎不止高他一着！

石中英取起茶盞，喝了一口，笑道：「石兄果然高明，兄弟敗得口服心服。」

假石中英勝而不驕，目光凝注，淡淡一笑道：「我看盧兄好像有甚麼心事？」

石中英笑道：「兄弟那有甚麼心事？只是棋下得蹩脚罷了！」

琴兒坐在艙門前面，忽然探頭進來，嗤的笑道：「盧少俠心裏大概是在想他的意中人。」

假石中英叱道：「你胡說些甚麼？」

琴兒吐吐舌頭，果然不敢作聲。

石中英起身告辭道：「已經快吃飯了，兄弟要下去了。」

假石中英道：「盧兄在這裏吃，不是一樣麼？我叫琴兒去多拿一份上來，就是了。」

石中英道：「不用麻煩，兄弟還是下去吃的好。」

別過假石中英，匆匆走下樓梯，水手們正在中艙擺着碗筷。

石中英推開艙門，藍純青不在艙中，這就返身出房。

跨出中艙，果然藍純青和穿雲鏢沈長吉，站在船頭，正在談話。

石中英舉步走了過去。

沈長吉一臉堆笑，說道：「盧老弟下來了，你和公子一定談得很投機了。」

他不待石中英開口，就朝藍純諂青笑道：「公子人中龍鳳，令侄也是青年英才，英雄出少年，也只有英雄才能識英雄，哈哈哈哈！」

此人處世圓滑，善於阿諛，奉承得你恰到好處。

因此石家莊上，任何人都對他極有好感。

藍純青含笑道：「沈兄過獎了。」

一面朝石中英問道：「你和公子談些甚麼？」

石中英道：「說來眞是慚愧的很，小侄和公子下了三盤棋，竟是兩敗一和。」

沈長吉連連點頭道：「公子眞是天縱聰明，令侄也是……」

他話未說完，艙中走出一名水手，招呼道：「二位老師傅，盧少師傅，請用飯了。」

藍純青招招手道：「沈兄請。」

沈長吉連連笑道：「盧兄，盧老弟請，請。」

藍純青知道此人平日虛僞多禮，也就畧爲謙讓，當先走去。

沈長吉因石中英和「公子」論了交，說甚麼也要讓石中英走在前面，他才緊隨着兩人身後，進入中艙。

× ×

午餐後，藍純青，石中英回入房中。

石中英關上房門，就把早晨上去，看到書僮琴兒從假石中英房中，提着食盒走出之事，低聲告訴了藍純青。

藍純青聽得不覺眼睛一亮，問道：「你看清食盒中有三雙筷子？」

石中英道：「晚輩早就注意了食盒，因此琴兒收拾桌上碗筷之際，特別朝食盒中看了一眼，自然看清楚了。」

藍純青道：「這就奇了，他房中地方不大，昨天他領咱們上去觀看之時，老朽看的很清楚，第三層上，一共只有那麼兩間，如何藏得下三個人？」

石中英道：「晚輩也是這麼想。」

藍純青道：「就算房中藏着三個人！但除了李幇主，還有兩個會是誰呢？」

接着「唔」了一聲，沉吟聲：「他房中藏一個人都已勉强，要藏三個人決無可能，你看到食盒中的三副碗子，那麼只有一個可能……」

石中英望着他道：「老前輩之意思，是……」

藍純青道：「琴兒早晨收的碗筷，是昨天午餐，晚餐，和今天早餐，三次食用的碗筷，他一次收拾了。」

石中英點點笑道：「老前輩這一推測，頗合情理。」

藍純青道：「不管他是房中藏着一個人，還是三個人，咱們這個險，是非冒不可。」

石中英矍然道：「老前輩準備今晚動手？」

藍純青道：「救李幇主，是上面交下來的一件極爲重要的任務，只有救出李幇主，才能使整個武林穩定下來。」

石中英道：「李幇主眞的有這麼重要麼？」

藍純青道：「不錯，龍門幇的勢力，遍佈長江上下流，是除了丐幇之外，江湖上的第一大幇，對南七省有鎭定作用，也只有李幇主才能鎭得住。因此，賊黨圖謀龍門幇甚亟，如果龍門幇一旦落入他們掌握之中，武當，衡山兩派，就當首蒙其害，就是北邊的少林，以及峨嵋，青城等派，也將次第遭受到威脅了。」（未完）

新派長篇俠義故事

天殺星

慕容美·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獲得丐帮分舵主的帮忙，探知大烟桿子蔡火陽匿居在留香院的小可憐房中，那晚，他前往刺殺蔡火陽，而蔡火陽也就準備好申無害終有一天會找到來，早就佈好了陷阱，預在床上置一皮製假人，彼則伏伺門內，滿以爲這一着定可誘使申無害上當，萬不料申無害比他更陰狡，利用死人的屍體誘使蔡火陽出手，然後出其不意的結果了蔡火陽。申無害回到如意嫂房中，發覺房外有人聽他們的談話，但申無害並沒追出査看，只向如意嫂詢問她們姐妹是不是一直生活在一起——

＊＊＊＊＊＊＊＊＊＊＊＊＊＊＊＊＊＊

你有瞞天計　我有過海謀

如意嫂一呆道：「你——懷疑剛才門外偷聽的人是羅芳？」

申無害道：「我有沒有這樣說過。」

如意嫂道：「那麼，你爲什麼要問這個？」

申無害道：「因爲她已經知道我是誰，這裏又是她的地方，剛才既然發生這種事，我想多了解一下她的爲人，總不能怪我多疑吧？」

如意嫂道：「你忘了她是我的同胞姐姐？」

申無害道：「沒有。」

如意嫂道：「那麼，你既然能信任我，爲什麼就不能信任她？」

申無害道：「如果這就叫做不信任，不信任她的人，該不止我一個。」

如意嫂道：「還有誰？」

申無害道：「你！」

如意嫂道：「我？」

申無害注目緩緩道：「如果容我說得坦率些，你也許比我更不信任你的這位同胞姐姐。」

如意嫂臉色發白道：「這只是你的想法。」

申無害道：「你不肯承認這一點，只是因爲有許多事，你根本不敢往壞的地方想。」

如意嫂低弱地道：「我對我這位姐姐，從沒有懷疑過。」

申無害道：「我可以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如意嫂垂下了頭，沒有開口。

申無害道：「你們都是女人，而且又是姐妹，有一件事你應該清楚，你這位姐姐並不是一個老姑娘。」

如意嫂仍然沒有開口。

申無害道：「她整日週旋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客人中，仍能潔身自好，只有一個解釋，那便是因爲她已經有男人。」

他望着她，又道：「她告訴過你，那個男人是誰嗎？如果沒有，又爲什麼？難道同胞姐妹之間，這種事也要避諱？」



如意嫂忽然顫聲低低地道：「別說了，睡吧。」

申無害輕輕嘆了口氣道：「並不是我一定要說出這些事來傷你的心，我只是想藉這個機會提醒你，人與人相處，是如何的困難，卽令親如手足亦鮮有例外。」

他頓了一下，自語似的，又接着道：「你始終不忘她是你的姐姐。我希望她最好也別忘了你是她的妹妹，別忘了由於你的關係，我是如何的敬重她。」

× ×

小丁和紅紅的新房，就賃在萬花館後面的長興里，與萬花館只隔兩條巷子。

一度小小的四合院，門前有個池塘，屋後是一片竹林，環境相當幽雅，小兩口子對這座由羅芳介紹的宅子都感覺十分滿意。

他們不是新婚，所以用不着舉行任何儀式。

他們也沒有請客。

只在搬進去的當天晚上，叫了一桌酒菜，申無害是他們唯一的一個客人。

他們未經申無害同意，便爲申無害在西廂佈置了一個客房，申無害事後欣然接受了兩口子的這番美意。

因爲他實際正需要這樣一個臨時落脚之處。

他願意在這裏住下來，並不是爲了廻避什麼人，他是希望有事發生時，藉此可以不將如意嫂牽涉在內。

事情雖已過去兩三天，但對大前晚那位神秘的跟踪者，他依然難以釋懷。

這個跟踪他的人會是誰呢？

他想不透。

這一晚，他喝了不少酒，小丁也喝得相當多。

小丁有着一副好酒量，申無害並不感覺意外，因爲他早就知道小丁不能喝酒是故意裝出來的。

這一晚紅紅也特別高興。

洗盡鉛華的紅紅，在燈光下看起來，益發顯得嫵媚動人，使人覺得她和小丁確是非常相稱的一對。

但是，申無害除了喝酒，他對這一對新人幾乎連一句祝福的話也沒有說。

因爲他不願說違背良心的話。

他有一種預感使他覺得這並不是一次美滿的結合，兩個人都太年青了，如果這對年青人是彼此眞心相愛，他知道早晚必有一天，其中一方定會爲另一方帶來很大的痛苦。

就算兩人能信誓長守，萬應教也會爲他們帶來很大的痛苦。

兩人賃屋同居的事，巫瞎子已經知道了。

因爲萬應教有一個最嚴格的規定，死士雖然可以自由行動，但必須隨時向教方報告他的行踪。

巫瞎子在知道了這件事情之後，只點點頭，說了一聲好，別的什麼也沒有問，甚至連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也沒有問一聲。

申無害不知道小丁的感想如何，他只覺得巫瞎子這種冷漠的態度，有點出乎常情。

那位鎭邊大員失竊一袋貓眼玉，以及大烟桿子和老吳的死於非命，始終沒有被張揚開來。

在他們這個小組裏，也沒有人提過這兩件事。

小丁爲此頗感得意，認爲這應歸功於自己的手法乾淨俐落。

申無害的想法則恰恰相反。

因爲他絕不相信發生在長安城裏的這種大事，會瞞得了巫瞎子或金長老。

不過，如今他已經不在乎這些了。

如今，他唯一的希望，便是希望這種太平日子——不管是眞太平還是假太平，——能再繼續維持十天左右。

後天，是他和麻金甲頂定在清風樓見面的日子，他相信只要那位分舵主口信送到，麻金甲一定會來，他希望麻金甲憑過去在劍王宮中的身份，能告訴他囚禁金鞭趙中元的處所。然後，在幫十方羅漢渡過難關之後，他就要向這個神秘而可怕的組織揮手說再見了！

這是他的預定計劃，做起來當然不及想的容易，但是他已別無選擇。

他但願那天指定下手的人不是小丁。

他也希望到時候巫瞎子能像現在這樣聰明，別逼得他太緊，除了恩師那張名單上的人物，他並不想多事殺戮。

小丁一直在留意着他的臉色，已經留意了很久，最後終於忍不住問道：「張兄是不是心中有事？」

申無害笑笑，正想拿話岔開之際，院子裏忽然響起一陣脚步聲。

小丁臉色不禁微微一變。

因爲這裏不是一個會有人來的地方，同時此刻也不是會有人來的時候，來的這人會是誰呢？

小丁正待出聲喝問時，只聽來人已經大笑着道：「他不是什麼張兄，你看走眼了，小丁。」

門簾掀起，一人在笑聲中走了進來，來的赫然竟是巫瞎子！

× ×

四仙桌上坐三個人，正好空下一邊，巫瞎子就在空下的那一邊，拉張櫈子，坐了下來。

紅紅連忙起身去添杯筷。

她並不認識這位不速之客，當然也不知道巫瞎子是什麼人，以及他和小丁他們之間的關係。

她憑的只是對方進門時的一聲小丁。

能這樣親暱地稱呼她的男人，當然不是外人。

一直等到她將一副乾淨杯筷，端端正正的放在客人面前，他才突然發覺到屋子裏此刻那種異乎尋常的氣氛。

巫瞎子仍然面帶微笑。

微笑着在打量她，眼光中充滿了讚許之意，似乎很爲小丁能討到這樣一個出色的女人而高興。

小丁則瞪大了一雙眼睛，顯然在等待他們這位領導人，對適才進門時說的話，作進一步的解釋。

申無害也正在等待。

巫瞎子進門時，他剛剛端起一杯酒，如今那杯酒仍然端在他的手裏，他幾乎連坐的姿勢都沒有改變一下。

唯一不同的，只是他好像並不如小丁

那樣緊張。

巫瞎子拿起酒壺，替自己斟了一杯酒，端起來淺淺喝了一小口，然後微微笑着轉向小丁道：「我記得你以前曾經說過一句話，不知道你自己還記不記得。」

小丁道：「多久的事？」

巫瞎子道：「很久了。」

小丁道：「我當時怎麼說？」

巫瞎子道：「你說：如果殺不了僱主要我們殺的人，維持信用最好的方法，就是乾脆殺掉那位僱主！」

小丁道：「我那只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

巫瞎子道：「但如今却有人眞的這樣做了。」

小丁道：「哦？」

巫瞎子道：「大前天晚上我去找老吳，找了很多地方，都沒有找着。」

小丁道：「最後呢？」

巫瞎子道：「最後在留香院一個姑娘的房間裏找到了。」

小丁道：「原來老吳……」

巫瞎子道：「他不是找姑娘去的。」

小丁道：「那麼找誰？」

巫瞎子道：「蔡火陽。」

小丁道：「他無緣無故的去找蔡火陽幹什麼？」

巫瞎子道：「這也是我想弄淸楚的一個問題，只可惜我看到的已是兩具不會講話的屍體。」

小丁道：「這是誰下的手？」

巫瞎子喝一口酒，沒有回答他的話。

申無害也喝下了手上那杯酒。

巫瞎子緩緩轉過臉去道：「大前天晚上，你有沒有發現有人在你後面跟踪？」

申無害道：「有。」

巫瞎子道：「你知不知道那個跟踪你的人是誰？」

申無害道：「知道。」

巫瞎子道：「誰？」

申無害道：「就是你閣下！」

巫瞎子道：「你當時就知道了？」

申無害道：「不是。」

巫瞎子哦道：「那麼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申無害道：「剛才。」

巫瞎子道：「就在我開始向你問起這件事的時候？」

申無害道：「是的。」

巫瞎子長長吐了口氣道：「眞高興聽你這樣說。」

申無害道：「爲什麼？」

巫瞎子笑了笑道：「因爲這可以証明我巫瞎子的身手還不算太笨，還沒有當塲露出馬脚。」

申無害道：「你不笨的並不止是你的身手。」

巫瞎子大笑道：「好說，好說！」

申無害緩緩接着道：「現在我只剩下一件事還不明白。」

巫瞎子道：「什麼事？」

申無害道：「我不明白這件事爲什麼你要遲到三天之後現在才提出來。」

巫瞎子忽又笑起來道：「這個問題我想連小丁恐怕都可以回答你。」

他笑着轉向小丁道：「小丁，你能不能告訴他，這是爲了什麼原因？」

小丁露出滿臉難以置信的神氣道：「這位張兄……」

巫瞎子笑着道：「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麼？這一位並不是什麼張兄李兄。」

小丁道：「那麼……」

巫瞎子道：「他就是我們那位蔡六爺要殺的人！」

小丁微微一呆，又將申無害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幾眼，就好像在打量一個他不認識的人，隔了好一陣子，才點了點頭道：「是的，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其實非常簡單，因爲凡是碰上了這一類的事，只有金長老才作得了主。」

巫瞎子又望向申無害，笑笑道：「滿意嗎？」

申無害道：「金長老怎麼說？」

巫瞎子道：「金長老聽到這個消息，起初很是驚訝，後來他想了一會才說，事情已成過去，談也沒有益處，如今最要緊的是，爲了維護本教信譽起見，這事千萬不可張揚出去。」

他頓了一下，忽又露出了笑容，說道：「底下，我將要接着告訴你申兄一個好消息。」

申無害道：「什麼好消息？」

巫瞎子道：「金長老說：本教主立場超然，旣無恩人，亦無仇家，取人唯材是用，他覺得像申兄這等奇才，如果編在死士行列中，似乎未免太委屈了些。」

申無害道：「我並沒有這種感覺。」

巫瞎子道：「他說：他已決定立卽呈報教主，等這次潼關任務完成之後，他保証你申兄可以破格晉升爲長老。」

小丁一拍巴掌，舉杯大聲道：「好消息，好消息！來，爲我們這位未來的新長老乾一杯！」

巫瞎子也舉起杯子道：「的確應該乾一杯！」

申無害沒有推辭。

小丁爲他高興，無可置疑的，是出於一片至誠。

但是，小丁的熱忱，並不能改變這杯酒的味道，這杯酒依然是今天晚上最沒有意義的一杯酒！

因爲就是不爲了十方羅漢，他也絕不可能會有成爲萬應教長老的一天。

巫瞎子放下酒杯，又道：「我今天晚上趕來，除了這件事之外，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們。」

小丁道：「是不是與這次潼關的任務有關？」

巫瞎子點頭道：「是的。金長老說，那個花子頭兒也不是好惹的人物，他決定這一次仍由你們兩人搭配出手。」

小丁搶着道：「沒問題！別說還有申兄，就我小丁一個人都可以一手包辦。」

巫瞎子轉向申無害道：「申兄意下如何？」

申無害微笑道：「這種事你們永遠用不着徵詢我的意見，只要殺的不是無名小卒，我絕不會叫你們失望。」

巫瞎子點點頭道：「好，關於行動的細節問題，老余尚在籌劃之中，等決定了我再通知你們。」

小丁忽然問道：「金長老知不知道我

已討了一個女人？」

巫瞎子道：「知道。」

小丁道：「他說了什麼沒有？」

巫瞎子道：「他非常高興你在這件事上沒有大事鋪張，他說本組的兄弟，你可以分開來，一個一個的請，同時他還決定要送你一件小小的禮物。」

小丁興奮地道：「眞的？他有沒有說那是一件什麼禮物？」

巫瞎子道：「他說：等這次潼關的任務完成之後，他要給你兩個月的假期，你可以帶着新娘子，到各處盡情玩個痛快，不論花費多少，統由公欵開支。」

小丁大喜道：「紅紅，你聽到沒有？再過十來天，蘇州、揚州、西湖、金陵，隨便那裏，只要你想去，我就陪你去！」

紅紅低着頭，只笑不語。

小丁舉盃道：「要得，要得，大家來，再乾一盃！」

巫瞎子道：「新娘子也要喝。」

小丁道：「當然。」

申無害也舉起了盃子，他沒有理由不喝這盃酒。

他喝下了。

酒是苦的。

因爲只有他心裏清楚，小丁永遠也不會獲得這樣一個假期！

× ×

春光明媚，桃林如火。

燦爛的桃林，一簇簇的分佈在官道兩邊，對長安郊外這條通往大雁塔的官道，點綴得有如一條美麗的錦帶。

一輛馬車駛離官道，岔向一片桃林。

穿過桃林，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座有着高大圍牆的古老宅第。

馬車在這座宅第前面停下來。

從馬車上走下來的，是一對青年的男女，這對青年男女不是踏青遊客，也不是這座古老宅第的訪客。

他們便是這座宅第的新主人。

× ×

這座宅第，也是羅芳介紹的。

唯一的不同之處，是小丁在城裏的那座四合院是租來的，而這座宅第則已由申無害以八百兩銀子買下。

這座宅第的主人，據說是個落魄的王孫，所以屋子裏的陳設都很講究，以八百兩銀子買下來，實在不貴。

申無害實際付出的是九百兩，多付的一百兩是一個老蒼頭的身價。

老蒼頭喚作老蓋。

蓋——是一個很特別的姓，老蓋也是個很特別的老人。

他說：他看守這座宅第已有二十多年，無論換誰來當主人，他也不願離開；如果誰一定要逼他走路，他馬上就拿繩子吊頸子。

這樣固執的人，申無害過去見過。

他知道這種人說得出就做得出，所以他只好接受這個附帶的條件，橫豎他不在乎多一個人吃飯。

其實這一決定並沒有爲他們帶來不便和損失，這個老蓋雖已六十出頭，但身體仍然十分健朗，粗活細活，樣樣在行。

現在爲他們趕車的，就是老蓋。

老蓋停妥馬車，開始把從城裏買回的東西，一包一包的搬進院子，他們兩口子則沿着一條小徑走向坡地上的一個涼亭。

這座亭子的木柱已蛀蝕不堪，但裏面的石桌石椅却抹拭得一塵不染，從這些小地方，正可看出老蓋是個如何勤勞的人。

兩人在一張石椅上併肩坐下。

有好一會兒，兩人都沒有說話，兩人都在望着遠處的一帶青山，遠處山脚下也佈滿了一簇簇的桃林。

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聽如意嫂輕輕嘆了口氣道：「這地方眞好……」

申無害沒有開口，他正在凝望着遠處山頂上的一朶白雲，雲朶冉冉移動，轉眼便於山後消失。

如意嫂緩緩回過頭來道：「像這樣一處地方，難道你還不滿意？」

申無害道：「誰說我不滿意。」

如意嫂道：「那你爲什麼顯得悶悶不樂的樣子，半天不說一句話？」

申無害道：「我正在攷慮，該從哪一句說起。」

如意嫂微微一怔道：「你——又在弄什麼玄虛？」

申無害道：「的確有人在弄玄虛，但這個人不是我。」

如意嫂道：「難道是我？」

申無害道：「也不是。」

如意嫂道：「那麼是誰？」

申無害道：「羅芳，你那位可愛的姐姐。」

如意嫂不禁又是一怔，接着露出不悅之色道：「你這人眞是不識好歹，難道她介紹你買下這爿產業，什麼地方叫你吃了虧不成？」

申無害道：「沒有。」

如意嫂道：「否則你爲什麼又要提到她？」

申無害微微一笑道：「你別老是一句接一句，問個不停，也留個機會，讓我問你幾句好不好？」

如意嫂道：「你要問什麼？」

申無害輕輕咳了一聲道：「老蓋這個人，你覺得怎麼樣？」

如意嫂道：「很好。」

申無害道：「如何好法？」

如意嫂道：「勤勞，忠誠，話少，能辦事也會辦事。」

老蓋確是這樣的一個人。

一個僕人能具有這些優點，誰也不能不承認他是個很好的僕人。

申無害望着她，停了一會，才道：「武功呢？」

如意嫂一呆道：「什麼？武功？你說老蓋練過武功？」

申無害道：「不僅練過，而且還是一個高手。」

如意嫂道：「你是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

申無害道：「普通一般練過武功的人，我通常一眼便能看得出來，這老傢伙花了我兩天工夫，才使我確定我的看法，所以我說他是個高手。」

如意嫂道：「你沒有看錯人？你在這方面從沒有走過眼？」

申無害道：「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他微微一笑，又道：「這種錯誤，你

絕沒有機會犯第二次，所以我現在還能活生生的坐在這裏和你談話。」

如意嫂對這一點沒有再爭辯下去。

因爲這是事實。

她想了想才道：「就算老蓋是個會武功的人又怎樣？」

申無害道：「一個有這樣一身武功的人物，絕不會淪爲看門人。」

如意嫂道：「他如果是爲了躲避仇家呢？過去江湖上，像這種情形，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申無害道：「那他就該選個更僻靜的地方，而不該公然住在長安附近。」

如意嫂道：「老蓋是老蓋，我姐姐是我姐姐，老蓋會武功與我姐姐又有什麼關係？」

申無害道：「照說，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如意嫂道：「實際上却大有關係？」

申無害道：「不錯。」

如意嫂道：「他們之間，你看是什麼關係？」

申無害道：「他們是同夥。」

如意嫂道：「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申無害道：「不是我看出來的。」

如意嫂道：「難道是她自己告訴你的不成？」

申無害道：「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他微笑着，緩緩接下去道：「今天長安一帶，最頭痛的事，便是房子難找，尤其是合適的房子，而你這位姐姐，竟在小丁和我一開口之下，便替我們在短短兩三天內，分別找到了一幢理想的房子，這種情形，應該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如意嫂道：「如何解釋？」

申無害道：「這兩處的房子，根本就是她的產業！」

如意嫂默然無語，因爲這一點無疑也是事實。

小丁和紅紅沒有看到過他們那位房東，他們也是一樣；兩次都是由羅芳出面交涉，沒有房主，沒有字據，沒有任何手續，交出銀子，就有了房子，世上眞有這樣方便的事？

如意嫂隔了很久很久，才皺着眉道：「如果你說的都是實情，我還是想不出她爲什麼要這樣做。」

申無害微笑道：「當然是爲了便於採取監視。」

如意嫂瞪大眼睛道：「監視？」

申無害道：「關於這一點，本來的確使我迷惑了一陣子，但最後終於被我想通了。」

如意嫂道：「她爲什麼要監視我們的行動？」

申無害緩緩道：「因爲你這位可愛的姐姐，很可能也是萬應教中人，很可能就是我們那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金長老！」

× ×

沉默再度籠罩着這座涼亭。

院後有炊烟裊裊升起。

老蓋是個很好的廚子，他大概又在燒申無害最喜歡吃的火腿豆腐了。

如意嫂忽然抬起頭來道：「那麼，你打算怎麼辦？」

申無害道：「我很好辦，不好辦的是你。」

如意嫂道：「我？」

申無害道：「是的，我這次搬出來，便是爲了方便你將來脫身。」

如意嫂道：「你以爲羅芳眞會這樣狠心，連我這個親妹妹也不肯放過？」

申無害道：「但她却可以利用這一點達到威脅我的目的。」

如意嫂望了他一眼，眼光中充滿了感激。

因爲這正說明了她在他的心目中，已是如何的重要；她雖然失去了一個姐姐，却因而換回了一個男人。

一個將和她永遠生活在一起的人！

申無害說道：「我現在只想問你一件事。」

她點點頭，等着。

申無害道：「我想知道你離開這裏之後，能否馬上找個地方住下來，使羅芳無法找到你？」

她低聲道：「可以。」

申無害道：「我們在潼關動手的日子是二月初二，你必須要等到這天早上才能離開，遲了就走不開，太早也危險。」

她點點頭。

申無害道：「你有把握能在那天擺脫蓋老頭的監視？」

她又點了一下頭道：「能。」（未完）

小啓：「九月鷹飛」作者古龍君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下期預告

特聘名作家 馮嘉先生 撰著新潮俠情技擊鬥智故事

新潮奇俠 司馬洛故事『血鳳凰』

一隻血色珊瑚雕成的鳳凰，很好看，也有其術價值，但不太值錢，爲什麼有人要冒生命危險去奪取它？也許內中藏有值錢東西？但這鳳凰是空心的，內中一目了然……要知道箇中秘密，請留意下期本刊。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在寂寞山莊迫出了眞正的林元暉，和獲知了當年火焚桑園，林元暉裝瘋扮傻，攏絡了秦天祥派來監視他的人，反愚弄秦天祥的種種後，立命楊百威傳出急訊，誆秦天祥率人到來襄陽，以驅策彼等與大悲師太等拚搏，冀收漁人之利，另方面，郭長風獨自往城中七賢樓，探知金沙雙雄丁蓬、甘天侯住在後進，郭長風以丁、甘二人本性不惡，遂思予以拉攏，乃往二人住居後院，借故生非，强要二人遷出，丁、甘不服，老大丁蓬要甘天侯爲他掠陣，他雙掌齊出，對準郭長風當胸劈到——

銀針伏銅頭　血蠅驚魔手

郭長風並不出手招架，只淡淡一笑，連人帶椅向後疾退了三四尺，背後已抵着墻壁。

丁蓬的功力練在頭部，掌勢原是虛招，見郭長風退至牆角，心裏暗喜，雙掌突然變爲「野牛分鬃」之式，兩臂左右一分，一聲厲吼，低頭直衝而上。

他號稱「銅頭金剛」，這一下若被他撞上，少不得觸人人傷，撞牆牆塌。

郭長風似乎早料到他會有這一招，就在丁蓬吼聲中，左手突然一揚，兩縷勁風由指縫間疾射了出去。

甘天侯急叫道：「老大當心暗器！」

可惜他招呼得畧晚了一步，叫聲才出口，兩縷勁風已經分別擊中丁蓬的左肩和右膝兩處穴道。

丁蓬正衝到郭長風身前，突然一頓而止，弓着腰，低着頭，原式僵住，半點動彈不得。

郭長風用手輕拍着丁蓬的腦袋，笑道：「好一顆銅頭，如果割下來稱一稱，不知有多少斤？」

甘天侯心裏一急，猛跨兩大步，竪掌如刀，便向郭長風當頭劈下。

郭長風恍如未見，直等他招式已經用老，才突然一旋身，帶着丁蓬向側疾轉，飛快地互換了一個位置。

甘天侯掌落處，不歪不斜，恰好劈在丁蓬頭上。

只聽「噹」地一聲響，掌沿擊在頭上，竟發出宛如金鐵交擊般的脆響。

郭長風已退到房門口，撫掌笑道：「精彩！精彩！銅頭鐵臂，都名不虛傳。」

甘天侯誤中盟兄，心裏越發慌亂，顧不得追擊郭長風，急急扶住丁蓬問道：「老大，傷着了沒有？」

丁蓬想搖頭，頸脖却不聽使喚，只能哼哼地說道：「不要緊，快替愚兄解開穴道。」

甘天侯在丁蓬背上連拍了兩三掌，仍然未能解開丁蓬的穴道，丁蓬仍然弓着腰，低着頭，就像蝦子似的。

郭長風笑道：「甘老二，你是鐵臂，手下可得輕一些，別把丁老大的背脊敲斷了。」

甘天侯額上已冒出冷汗，嗄聲道：「你究竟是用什麼手法暗算我大哥？」

郭長風搖搖頭，道：「談不上手法，這只是一種『銀針定穴』的功夫而已，不過，所用銀針，細如牛毛，除非我親自動手，很少人能够把它起出來。」

甘天侯長嘆一聲，道：「朋友，咱們兄弟倆認栽了，只要你替我大哥起出銀針，咱們立刻就走。」

郭長風道：「走？到那兒去？」

甘天侯道：「離開襄陽，返回金沙江去。」

郭長風又搖搖頭，道：「沒有那樣便宜。」

甘天侯沉聲道：「朋友，殺人不過頭點地，你還要咱們兄弟怎麼樣？」

郭長風道：「我也不要你們返回金沙江，只要你們答應替我辦一件事就行，你們做得到嗎？」

甘天侯道：「那得看是什麼事，若要咱們兄弟去為非作歹，金沙雙雄，寧死不辱。」

郭長風說道：「如果是讓你們去救人呢？」

甘天侯道：「救誰？」

郭長風道：「數百條無辜人命，其中也包括你們自己的在內。」

甘天侯怔了怔，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郭長風道：「你現在不必懂，也不必問，到時候，自然知道我不會害你們就是了。」

甘天侯沉吟片刻，低問道：「老大，你看如何？」

丁蓬嘆口氣，道：「這位朋友倒不像邪門人物，就姑且答應他吧！」

郭長風笑道：「多謝丁老大。」從囊中取出一塊磁石，貼在丁蓬肩井穴上，輕拍一掌，吸出一枚細小銀針。

丁蓬的頸脖子立刻可以活動自如了。

郭長風又替他起出右膝穴道中的銀針，拱拱手道：「情非得已，適才多有得罪，兩位別見怪。」

丁蓬站起身，活動了一下手脚，悻悻地道：「朋友好高明的暗器手法，敢問尊姓大名，日後也好再領教益。」

郭長風道：「不敢當『高明』二字，在下郭長風。」

「什麼？」雙雄不約而同驚呼失聲道：「你就是魔手郭長風？」

郭長風欠身道：「正是區區在下。」

甘天侯瞪大眼睛，瞬也不瞬望着他道：「喂，朋友，你該不是冒名混充吧？」

郭長風笑道：「如若不信，咱們可以像剛才那樣再試一次……」

甘天侯忙道：「不必！不必！我只是隨便問一聲，你可別當眞。」

丁蓬哈哈大笑，道：「老二，咱們還算運氣，敗在郭長風的暗器下，一點也不丟臉。」

又對郭長風抱拳施禮，道：「郭兄，你怎麼不肯早報姓名呢？早知你就是郭長風，咱們說什麼也不會跟你動手了。」

郭長風道：「如果不先動手，二位說什麼也不會相信我就是郭長風。」

甘天侯大笑道：「這話倒是實情，咱們在金陵，花了多少冤枉銀子，也沒能見到郭兄金面，想不到這次在襄陽倒如願以償了。」

丁蓬道：「老二，收拾行李，咱們先換間房，再邀郭兄暢飲幾杯。」

郭長風道：「丁老大別認眞，剛才只是句玩笑話而已。」

丁蓬道：「不！咱們並非畏懼郭兄的武功高強，而是敬重你的行事為人，既然郭兄看中這間上房，咱們兄弟是心甘情願退讓，你若不受就是看不起咱們兄弟。」

郭長風道：「承蒙二位如此錯愛，何不吩咐夥計再加一張床，咱們三人同住？好在這兒地方儘够，我也正有借重二位之處。」

丁蓬大喜道：「郭兄這麼說！咱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老二，快去叫夥計進來收拾，再吩咐前樓準備一桌酒席，咱們請郭兄痛飲一番。」

郭長風道：「前樓人多太雜亂，不如此地清靜，索性叫他們把酒菜送來，就在這兒喝，豈不更妙？」

丁蓬連聲稱好，道：「就這麼辦，老二快些去，咱的酒虫已經爬到喉嚨口。」

甘天侯與冲冲穿好衣服，大步走到院門口，扯開嗓門叫道：「夥計，夥計！沒死完的給我滾一個進來……」

他人高喉嚨粗，這一喊叫，宛如震耳破鑼，前後四進院落全能聽到。

不片刻，一名夥計連滾帶爬奔了進來，鞠躬哈腰地道：「甘爺，您早——」

甘天侯「呸」了一聲，道：「早個屁，太陽都晒到屁股了，還早？」

夥計連忙陪笑道：「是！是！是不早了。」

甘天侯道：「既然知道不早，為什麼還不進來侍候茶水？你們這鳥店，究竟是夥計侍候客人？還要客人來侍候夥計？」

那夥計吶吶道：「甘爺別生氣，這原是二位爺吩咐過的，午刻以前，不許驚擾二位——」

甘天侯道：「大爺們今天一高興，起來早了些，難道不行嗎？」

夥計忙道：「行！當然行！甘爺有什麼吩咐？」

甘天侯道：「你去告訴櫃上，就說咱們來了一位朋友，要加一張床，馬上就得辦妥當。」

夥計連聲答應，轉身欲走。

甘天侯喝道：「滾回來，大爺話還沒說完，你急什麼，是你娘要出嫁，你急着去抬花轎？」

夥計挨了罵，也不敢惱，還得陪着笑臉道：「甘爺還有什麼吩咐？」

甘天侯道：「再告訴前樓準備一桌上等酒席！立刻送進後院來，越快越好，你聽清楚了沒有？」

夥計道：「聽清楚了。」

甘天侯喝道：「聽清楚還不快去辦，站在這兒發甚麼呆？」

那夥計應着正要走，甘天侯又沉聲道：「回來！」

然後從懷裏取出一錠銀子，塞在夥計手中，笑罵道：「小猴兒崽子，別裝成一副可憐相，這銀子賞給你，好好去辦事，辦得俐落大爺還有賞，辦不好當心你的腦袋。」

夥計總算沒有白挨罵，捧着那幾乎有十兩重的賞銀，一叠聲道謝，笑迷迷地去了。

沒多一會工夫，床鋪加好，酒菜也陸續送到。

金沙雙雄推郭長風上座，每人先敬了三大杯酒，說道：「咱們兄弟平生不服人，只敬重郭兄是條好漢，唯恨無緣識荊，

上次在金陵，聽說有人重金聘請郭兄出山，咱們特地專程趕去，竟未遇見，這次却無意碰上了，非得好好交一交不可。」

郭長風笑道：「小弟不過江湖中一名受僱殺人兇手，值不得二位如此抬愛。」

丁蓬道：「話可不是這麼說，咱們兄弟也會殺人，但要像郭兄這樣，殺了人還如此受人稱讚，又有銀子好賺，天下能有幾人做得到。」

甘天侯道：「說的是，以前咱們兄弟也常殺人，結果，好處沒撈到，反被人把咱們外號改成了『金沙雙凶』，惹了一肚子烏氣，郭兄，你得把殺人的訣竅傳授咱們幾招才行。」

郭長風失笑道：「殺人那兒還有甚麼訣竅？」

甘天侯道：「一定有，不然，為甚麼你以殺人為業，反受人推崇敬重，咱們偶爾殺個把人，却受別人咒罵？」

郭長風想了想，說道：「如果其中一定要有分別，那只是我並非為自己的好惡去殺人，而且不濫殺無辜，必須確定對方的確罪有應得，萬人皆曰可殺，然後才下手。」

甘天侯道：「怎樣才能確定他是不是罪有應得呢？」

郭長風道：「只有兩句話：多方查證，澈底瞭解。」

甘天侯又道：「要怎樣去查證？怎樣去瞭解？」

郭長風道：「簡單一點說，就是不能聽信一面之辭，凡事必須親自調查，收集佐證，沒有眞正瞭解對方之前，絕不可冒然下手。」

甘天侯伸伸舌頭，道：「敢情殺一個人還有這許多麻煩，看來這一行業並不好幹。」

丁蓬笑道：「如果都像切西瓜那樣容易，也就顯不出郭兄的能耐了。」

郭長風輕嘆一聲，道：「實在說來，殺人只是一種迫不得已的手段，替蒙冤受屈者伸怨雪恥，扶弱鋤强，才是眞正目的，一個以殺人為業的兇手，內心並不如世俗想像的那麼凶惡……」

微微一頓，道：「咱們把話扯遠了，還是談談別的吧，二位這次到襄陽來，該不會又是專程來尋我的吧？」

丁蓬道：「雖然不是專程來尋你，能遇見你却是再好也沒有了。」

郭長風道：「這是為甚麼？」

丁蓬突然壓低聲音道：「郭兄，咱們對你可是一見如故，這件事咱們也不瞞你，如果郭兄有意，得手之後，你我三人均分共享，大家都有說不盡的好處。」

郭長風道：「究竟是甚麼好處？」

丁蓬啞聲道：「最近咱們得到一個極珍貴，極機密的消息，有人已經竊取到紅石堡聖藥『子母金丹』的配製秘方，正準備高價求售……」

郭長風訝然道：「眞有這回事？」

丁蓬道：「消息絕對是眞的，據咱們兄弟幾天來的觀察，聽到這消息的武林同道還不在少數，現在連各大門派，都已派遣高手趕來襄陽了。」

郭長風輕哦了一聲，道：「這麼說，消息已經洩漏啦？」

丁蓬道：「可不是嗎，『子母金丹』是當今武林第一療傷聖藥，紅石堡一向極為珍視密藏，如今秘方外洩，勢必引起一場激烈爭奪，咱們兄弟正愁人手不够，恐怕被人搶先得去，天幸竟遇見了郭兄，這只怕是天意……」

郭長風道：「且慢，子母金丹既是紅石堡的東西，為何衆人都趕來襄陽呢？」

丁蓬笑道：「這你就不知道了，據傳『子母金丹』的秘方，乃是從寂寞山莊洩漏出來的。」

郭長風道：「紅石堡的秘方，寂寞山莊又怎會知道？」

丁蓬道：「因為寂寞山莊莊主林元暉，是紅石堡的姑爺嬌客，秦天祥又只有這麼一個獨生女兒，所以，當年就暗將金丹秘方，傳給了秦雪娘，這件事，林元暉並不知情，只有秦雪娘的一個貼身陪嫁丫環知道，後來，秦雪娘一死，秘方就落在那丫環手中了。」

郭長風道：「現在想出售秘方的，就是那丫環？」

丁蓬道：「正是。」

郭長風道：「她叫甚麼名字？」

丁蓬道：「若知道名字，咱們早就直接找上寂寞山莊去了，可惜的就是不知道名字。」

郭長風失笑道：「既然連名字都不知道，秘方向甚麼人去買呢？」

丁蓬道：「那丫環不便露面，秘方是托人代售的，咱們只要跟那代售的人接洽就行了。」

郭長風道：「這一來，秘方豈不是被那代售的人知道了麼？」

丁蓬道：「不會的，據說那代售秘方的人，是個瞎子。」

「噢，瞎姑！」

郭長風恍然領悟，心裏不禁暗暗冷笑，却又不得不佩服大悲師太安排這「一石二鳥」的計謀，的確既週密，又歹毒。

其實，用不着「失魂毒酒」，僅以「子母金丹秘方」作幌子，就足以使寂寞山莊和紅石堡遭受一場大亂。

這尼姑為了要奪取香羅帶，當眞是處心積慮，非到手不肯罷休了……

想到這裏，郭長風也不期激發了傲性，毅然道：「子母金丹秘方，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東西，既有此機會，豈能錯過，但消息預洩，競爭的人必定很多，咱們得好好計議一下才好。」

丁蓬和甘天侯聞言大喜，道：「郭兄若願加盟，咱們兄弟決定聽候差遣，合你我三人之力，東西一定可以到手。」

郭長風道：「二位眞願意聽我的？」

雙雄道：「願以郭兄馬首是瞻。」

郭長風點點頭道：「好！現在咱們就先作一番佈署，二位要多多辛苦一些。」

雙雄道：「郭兄只管吩咐吧。」

郭長風肅容道：「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咱們首先要瞭解競爭者的實力，都是那些高人到了襄陽？能說服願跟咱們合作的，便收為己用，不能說服的，便用武力將他們趕走，與其臨事爭奪，不如先肅清競爭的對手，秘方不難垂手而得。」

丁蓬大聲道：「好主意，郭兄果然不愧高明，這件工作交給咱們兄弟去辦，若

有咱們應付不了高手，再由郭兄出面。」

郭長風道：「其次，必須廣佈眼綫，密切注意那位代售秘方的瞎子出現，只要發現了，便設法將他隱藏包圍起來，不讓他再有機會跟其他人接觸，買主只有咱們一家，就不怕他漫天叫價了。」

金沙雙雄眞是越聽越興奮，異口同聲道：「還是郭兄有主意，咱們竟沒有想到這一着絕招！」

郭長風道：「這話說來容易，做起來却很困難，因爲咱們並不知道那代售的人是甚麼模樣？」

甘天侯大笑道：「這容易，從明天起，咱們先找妥一處隱密的大院子，凡見到瞎眼的，全弄到大院子裏去，然後再細細訊問。」

丁蓬搖頭道：「這辦法行不通，襄陽城裏瞎子不知有多少，那得多大的院子才裝得下？」

郭長風笑道：「卽使有那麼大的院子，也犯不着那樣做，這事交給我負責好了，只要那瞎子一在襄陽出現，我自有辦法查出他的行踪下落。」

丁蓬道：「如此最好，咱們就分頭行事吧！」

三個人邊吃邊談，直到入夜才盡興而罷。

當晚，郭長風就住在七賢樓後院上房裏。

金沙雙雄辦事倒挺勤快，第二天一大早，便開始逐房拜訪住在七賢樓客棧內的武林羣豪。

起初，說服的工作進行十分順利，客棧內的武林人物，或因傾慕郭長風的名聲，或由懾於金沙雙雄的武功，或因自忖力量不够，或因存心渾水摸魚……都紛紛表示願意結盟，其中當然也有極少數桀傲不馴的，都被金沙雙雄硬趕出去襄陽城去。

但在一間二等客房裏，雙雄却遭遇到困難。

那間房，住着一個七八十歲的病老頭，衣衫襤褸，滿身滿臉生着潰爛的膿瘡，叫人簡直看不出他長得甚麼模樣。

不過，據客棧夥計說，此人看來窮病不堪，却隨身帶着一口頗沉重的檀木大箱子，另外還有一柄銀光閃閃的鴛鴦劍，分明是武林中人。

金沙雙雄去登門訪晤時，發現那老頭混身流膿，臭不可聞，却獨自盤膝坐在那口檀木箱子上，一面反覆摩挲着鴛鴦劍，一面喃喃自語，話音含糊，也不知在說些甚麼。

雙雄問他來歷，他是一問三不知，探詢他到襄陽來的目的，他只是搖頭不答，想攆他走，他賴着不肯動，打他怕他死，拉他嫌他髒，雙雄沒法，只好據實回報郭長風。

郭長風聽了，也感到很詫異，道：「你們看他像會武功嗎？」

丁蓬道：「看不出來，但那柄銀鞘鴛鴦劍，却絕非凡品，如果他不會武功，何來如此珍貴的兵刃。」

郭長風又道：「可知道他那檀木箱中，放的是甚麼東西？」

丁蓬搖頭道：「誰知道？聽夥計們說，箱子很沉重，那老頭自從投店起，無分日夜，都沒有離開過箱蓋，白天坐在上面，夜晚就睡在箱上，飲食都是叫進房裏用，始終沒出過房門。」

郭長風道：「他來了多少日子了？」

丁蓬道：「大約已有三四天。」

甘天侯接道：「據說他是坐車來的，一投店，便將兩錠赤金元寶寄存櫃上，好像很有幾個錢，夥計們曾向車伕打聽，竟是遠道由蘭州府來的。」

郭長風想了想，道：「我去見見他，你們留在這兒等候消息，不必同去了。」

甘天侯低聲道：「郭兄，你可得當心點兒，那老頭兒很邪門，分明不是甚麼好來路。」

郭長風點點頭，整衣而起，獨自出了後院。

那病老頭住的客房，在二進院子裏靠牆角最末一間，簷低門窄，本是堆放雜物的地方，後來可能爲了營業鼎盛，房舍不敷，才整理作爲客房。

郭長風才到房門外，就聞到一股濃重的腥臭臭味，中人欲嘔。

同時，房裏似有低沉的呻吟聲，彷彿一個人已經瀕臨死亡，正作垂死前掙扎。

再仔細聽時，原來那如泣如訴的聲音，竟然是屋中人在低聲吟哦。

只聽他吟道：「……憶當年，濤幽洞府，白玉山頭，神仙鄉境任遨遊，到如今，濁世浮沉，利慾薰心，松柏情懷一旦休，說甚麼，濟世活人，那得能够，剩一身腐肉爛骨，形單影孤空悲愁，壯志早已消磨盡矣，忍將那宏誓大願，師恩友情，全拋到腦後……」

郭長風但覺這吟聲充滿淒苦之情，不知不覺輕嘆了一口氣。

房中吟聲突然一頓而止，低喝道：「是誰？」

郭長風道：「我。」

房中又問：「找誰？」

郭長風道：「你。」

房中寂然片刻，才道：「請進來。」

郭長風舉手推門，房門原來虛掩着，便低頭跨了進去。

當他抬起頭，首先就看到那隻巨大沉重的檀木箱，以及一陣「嗡嗡」的蚊蠅鳴聲。

那老頭兒盤膝坐在木箱上，身穿蔴衣，滿臉膿血，五官面目已不可辨認，膝間橫放着一柄雪亮銀鞘長劍。

郭長風觸目所及，不禁暗吃一驚——倒並非爲了老頭兒形狀可怖，而是發覺那些圍繞着膿血飛舞的，赫然竟是極毒的「三目血蠅」。

蔴衣老頭半勾着頸子，一面輕輕撫摸着劍鞘，一面低聲說道：「你就是郭長風嗎？」

郭長風拱手道：「正是，敢問老前輩可是姓藍？」

蔴衣老人吃吃低笑道：「你怎麼知道我姓『男』？難道我不能够姓『女』？」

郭長風道：「世上只有『毒魔君』飼養三目血蠅。」

蔴衣老人搖頭道：「郭大俠，你太武斷了，世上只有關中黃家的機關最巧妙，紅石堡的機關由何而來？世上只有天山石府的丹藥神效，子母金丹又由何而來？世

上只有唐門暗器妙絕天下，你那『魔手』的稱號又由何而來？世上只有嶺南麥家擅鑄寶刀神劍，你能斷言我這柄劍一定是麥家鑄造的嗎？」

一番話，竟問得郭長風不知該如何回答。

蔴衣老人冷笑一聲，又道：「天下事，豈能僅憑臆測便下斷語？你年紀輕輕，能知道多少武林軼事？怎敢一見面就斷言我姓藍？」

郭長風欠身道：「晚輩的確太冒昧了，請問老前輩尊姓大名？」

蔴衣老人道：「姓名只不過人的記號，人死之後，連屍骨都會腐化，還問那姓名做甚麼？」

郭長風幾乎語塞，尷尬地笑了笑，說道：「那……晚輩應該怎樣稱呼你老人家呢？」

蔴衣老人道：「隨你高興怎麼稱呼都成，只求你別稱我老前輩，這三個字我可承當不起。」

郭長風道：「難道你老人家不承認是武林中人？」

蔴衣老人搖搖頭，道：「武林中人只知爭名奪利，好勇鬥狠，我却是個命在旦夕的孤老頭，如果你願意，稱我一聲『活死人』，已經感激不盡了。」

郭長風道：「那麼，老人家不辭千里，遠來襄陽，又是爲了甚麼目的？」

蔴衣老人道：「談不上目的，只想爲自己選一個合適的死所而已。」

郭長風笑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葬身，老人家因何獨獨選中襄陽？」

蔴衣老人反問道：「已然天下皆可葬身，我爲什麼不能選中襄陽？」

郭長風道：「但襄陽城中，近日可能發生事故，老人家偏巧趕在這時候來，只怕會受到連累。」

蔴衣老人嘿嘿笑道：「孑然一身，別無牽掛，怕甚麼連累？」

郭長風只覺這老頭兒詞鋒犀利，不類常人，偏又找不到話可以駁他，只得笑笑道：「在下是一番好意，希望你老人家不要置身是非中。」

蔴衣老人道：「好意心領，我也同樣希望郭大俠，最好不要沾惹是非。」

郭長風拱手道：「多謝教言，在下就住在客棧後院上房，老人家若有賜教，敬請隨時知會一聲。」

蔴衣老人道：「我不會去麻煩郭大俠，也請郭大俠不必再來麻煩一個將死的老頭兒。」

郭長風告退出來，順手帶上了房門，心裏却疑雲叢生，莫可解釋。

回到後院上房，金沙雙雄忙問經過情形。郭長風只是搖搖頭，道：「此人言詞閃爍，使人莫測高深，可能另有目的，先別招惹，只須暗中派人監視他的行動就行了。」

交待過金沙雙雄，仍感無法釋懷，又匆匆趕回寂寞山莊。

田繼烈和楊百威聽了，都不禁駭然變色，急道：「你看他會不會眞是毒魔君藍彤？」

郭長風道：「如果我沒有看走眼，八成兒是他，縱然不是藍彤本人，至少也跟他有密切關係。」

田繼烈說道：「玉佛寺的瞎姑和瘸姑，當年便是藍彤的兩名侍妾，此人若眞是藍彤，必然跟玉佛寺有關係，這倒不能不防。」

楊百威道：「以毒魔君藍彤當年在武林中的身份，並不在關中黃家之下，怎會獨自一人先到襄陽來呢？」

郭長風道：「令人困惑的正是這一點，咱們姑且假定他的確就是藍彤，但從言談中觀測，似乎又不像跟玉佛寺有勾結，然則，他獨來襄陽，匿居客棧，又懷着甚麼目的？」

田繼烈道：「不管他懷着甚麼目的，只要不可能爲我所用，就得設法除去，千萬不可因循遲疑，徒留後患。」

楊百威道：「老爺子的意思是——」

田繼烈道：「如果無法查明他的眞正身份和來意，寧可錯殺，也不能姑息。」

郭長風搖了搖頭，說道：「這樣做太激烈了，何況，他若眞是毒魔君藍彤，要除去他並非容易，一旦弄巧成拙，反而多樹强敵。」

田繼烈道：「他若眞是毒魔君藍彤，咱們就算不招惹他，這强敵也樹定了。」

楊百威道：「小弟倒有一個法子，可以試出他是不是藍彤……」

郭長風忙問：「是甚麼法子？快說出來聽聽。」

楊百威道：「毒魔君藍彤以御毒馳名江湖，隨身少不了要携帶各種毒藥毒虫，這些東西，多半就藏在那隻檀木箱中，只要設法打開那木箱看一看，就不難瞭解他的身份了。」

郭長風道：「難就難在此人坐臥不離那口木箱，用甚麼方法，才能打開來看看呢？」

楊百威道：「這個容易，咱們可以用調虎離山之計，將他引出客房外來。」

郭長風道：「計將安出？」

楊百威笑了笑，低聲說道：「放——」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二姑娘率領十二飛刀手進攻七王爺所居荷軒，岳秀當門而立，揮劍疾舞，把擊來飛刀悉數擊落，岳秀趁機躍入陣中，把十二飛刀手全傷在劍下，二姑娘又召來龍婆婆，這成名數十年的龍婆婆一上來便和岳秀較上了內勁，以她數十年的修爲，岳秀實非其敵，但岳秀却施用了一招巧招，一劍把龍婆婆殺死，岳秀拚殺了龍婆婆之後，逕向二姑娘挑戰，說要擒賊擒王，免傷無辜，二姑娘似知不敵，自願認敗，以免多傷人命，岳秀反問她，已然認敗服輸，可不知對我們能有多少讓步——

强撐重傷軀　勉維殘敗局

二姑娘道：「我們認敗了，條件應該由你提出來！」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咱們的條件不算太苛刻，妳二姑娘立刻帶領妳的人手，退出王府。」

二姑娘道：「這還不算苛刻麼，難道要我們一個個束手就縛。」

岳秀道：「二姑娘既願認敗，敗軍之將，自應該不足言勇了。」

二姑娘道：「這麼辦吧！你們要的是七王爺，我撤走人手，你們撤出王府如何？」

岳秀笑一笑，道：「二姑娘不覺着這有些喧賓奪主麼？」

二姑娘道：「論身份我還是王爺夫人，你岳秀算得個什麼主人，你既然作不了主，我和七王爺直接談談。」

岳秀道：「够了，二姑娘，雖只有一夜半日工夫，傷亡已然不少，這是眞刀眞槍的拚命，不是全憑口舌之時，岳秀已奉有了七王爺的面令，如是不能生擒妳二姑娘時，我可以取妳性命……」

二姑娘接道：「你敢麼！」

岳秀道：「我爲什麼不敢，我已經……」

二姑娘厲聲接道：「我不信朱毅眞的叫你殺我。」

七王爺突然出現在門口，冷冷說道：「妳最好相信，我已經授權岳兄弟。」

二姑娘目注七王爺冷冷說道：「這幾年來，我有幾百個殺死你的機會，但我一直沒有下手……」

七王爺冷冷接道：「難道這也是妳的一份情意麼？」

二娘姑道：「我能殺你而不殺你，你說那不是一份情意是什麼？」

七王爺冷冷說道：「妳如有情，也不會把我困入荷軒了。」

岳秀緩緩向前行了兩步。

銀姥，鐵姥，秀秀，娟娟，突然各仗兵器，衝了出來，攔在二姑娘的身前。

朱奇，唐嘯雙雙冷笑一聲，也奔了過來，道：「怎麼樣，準備打架麼？」

岳秀劍眉聳動，長劍指着二姑娘，冷聲說道：「你們看她們濺血橫死之後，才會甘心是麼？」

二姑娘突然一跺脚，道：「岳秀，你會後悔插手管這樁閒事，咱們走！」

轉身快步而去。

追隨同來的人，齊齊向後退去，片刻間，走的踪影不見。

直待二姑娘背影消失，岳秀才轉身步入荷軒。

譚雲緊隨岳秀身後而入，道：「岳兄，爲什麼不乘戰勝餘威，一股作氣，降服那女魔頭。」

岳秀苦笑一下，道：「我不是不要，而是不能。」

突然棄去手中長劍，張嘴吐了一口鮮血，身子搖顫，向後倒去。

這變化很突然，也很意外，因爲，在岳秀傷勢未發之前，任何人都沒有料到岳秀受了這麼沉重的傷。

七王爺驚叫一聲，伸手抓去，但他沒有譚雲快，譚雲一伸手就抓住岳秀兩隻肩膀。

岳秀閉上雙目，人已經有些快要暈迷，但他還能說話，聲音很沉的說道：「不要讓他們知道我受了傷。」

這句話似乎是用盡了他全身的氣力，一說完，人就倒了下去。

譚雲一把抱起了岳秀，頑童唐嘯早已用棉被在荷軒一角處，鋪好了一個地鋪。

朱奇，歐陽俊，雙雙奔上了荷軒，這些老江湖，遇上急事，就顯出了經驗的可貴。

兩個人四週探望了一陣，果然已不見龍鳳會中的人。

譚雲扶起了岳秀，右掌托在岳秀的背心上，傳過去一股內力，岳秀又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竟然睜開了眼睛。

原本一雙神采動人的星目，此刻，竟然是那麼的睏倦。

七王爺低聲道：「兄弟，你傷的如何？可要請個大夫瞧瞧。」

岳秀道：「二姑娘很狡猾，她年紀不大，却是一頭可怕的小狐狸，小心她在四面設下埋伏。」

譚雲道：「朱兄和歐陽兄已經查看過四週，他們似乎撤走了全部的人手。」

岳秀喘了兩口氣，道：「別認爲他們眞的會撤離王府，這地方對他們太重要了，非到完全絕望時不會離開。」

譚雲道：「咱們應該如何呢？」

岳秀道：「等到楊玉燕招來了大批人手再說，龍婆婆之死，使他們的震驚很大，一時半刻內，大概還不敢再來攻打荷軒的。」

七王爺揮揮手，道：「兄弟，你好好的休息着！先把你傷勢弄好。」

岳秀苦笑一下，欲言又止，閉上眼，躺了下去。

七王爺招招手，和譚雲退到一側，唐嘯却在岳秀身側坐下，這位被稱作江湖頑童的人，竟有着很豐富的感情，呆呆的望着岳秀，眼睛也有些濕潤。

譚雲跟着七王爺走到了另一處廳角，低聲說道：「王爺有什麼吩咐？」

七王爺道：「我那岳兄弟似是傷的很重！」

譚雲道：「是的！不過，他底子好，不會再惡化了。」

七王爺道：「有什麼辦法，能夠療治好他的傷勢。」

譚雲歎口氣，道：「他受的內傷，除仙丹，靈芝之外，就算是對病之藥，也要一個相當的時間。」

七王爺道：「我收藏了一截千年人參，恰好放在荷軒中，不知能不能療治他的傷勢。」

譚雲道：「單是千年參，是否有效？在下也無法答覆，等岳兄稍待清醒時，咱們問問他。」

七王爺道：「他知道？」

譚雲道：「他不但武功深博，對醫道，也有着很深的研究。」

七王爺道：「譚二公子，我這位岳兄弟是傷在那老婦人的手中麼？」

譚雲道：「是的，唉！除了岳少俠，能夠抗拒她之外，咱們所有的人，都非她的敵手。……」

七王爺哦了一聲，道：「那老婆子有那樣厲害麼？」

譚雲道：「她叫龍婆婆，五十年前，已成名江湖，縱橫南北，未逢敵人，手中龍頭枴杖，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不知何故，二十年前，突然在江湖上銷聲匿迹，失去了行踪，想不到，二十年後，竟會突然在此地出現。」

七王爺點點頭，道：「譚二公子，沒有和她動過手吧？」

譚雲道：「我生也晚，不但沒有和她動過手，而且，也是第一次和她見面，對於她的往事，經過，也都是聽得家父所言的。」

七王爺低聲道：「譚二公子，小王未見她和岳兄的凌厲搏殺……」

譚雲接道：「他們是拚的內功，各以本身修爲，硬打硬接，所以，岳少俠才受到如此重傷。」

七王爺嘆口氣，道：「岳兄弟爲我受此重傷，如是無法救治，豈不是我一樁終身大恨的事……」

譚雲道：「王爺也不用自責過深，咱們在江湖上生活的人，每天都有着流血喪命的危險。」

七王爺歎口氣，道：「譚二公子，岳兄弟大傷未癒，小王方寸已亂，不知是否該去見見二姑娘。」

譚雲奇道：「去見二姑娘？」

七王爺道：「是的！」

譚雲道：「你去見她作甚？」

七王爺說道：「見她討取岳兄弟的解藥。」

譚雲搖搖頭，道：「不行，他不是受的毒傷，有解藥就可以療治，他受的內傷，那就沒有對症之藥了。」

七王爺道：「照你這麼說，那是沒有什麼法子了。」

譚雲說道：「是的！七王爺的千年人參，也許有用，不過，這要有好的大夫配方……」

但聞胆叟朱奇厲聲喝道：「站住，再向前進，休怪老夫手下無情了。」

譚雲回頭看去，只見朱奇滿臉怒色，攔住了一個青衣少女。

微微一皺眉頭，譚雲瞧出了那女婢正是二姑娘兩個心腹的從婢之一，遂向七王爺低聲說道：「七王爺，快！把那截千年人參拿來。」

七王爺應了一聲，快步行入內室，片刻間，取了一截人參出來。

譚雲接過人參，低聲對唐嘯說道：「兄弟，快去攔住秀秀，別讓她進來，聽到岳兄說話，再放她進來。」

唐嘯伸手抓住了閻羅判，飛躍撲出荷軒外面。

他滿臉悲憤，無處發洩，怒聲大喝道：「臭丫頭，妳還不快逃命，來這裏幹什麼？」

秀秀撇撇小嘴巴，說道：「你兇什麼？我不是寸鐵未帶，你要殺我，那就只管出手。」

這一下，唐嘯楞住了，她說寸鐵未帶，那也說明了不準備還手。

過了半晌，他才冷哼一聲，道：「你走開，不然我眞的殺了妳。」

看唐嘯說的十分認眞，秀秀倒不敢再掉以輕心，緩緩說道：「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我有事要見岳少俠。」

唐嘯冷笑一聲，道：「你不過是個丫頭身份，憑什麼要見我們主人。」

秀秀道：「啊喲，你是什麼人？還不是和我一樣的，跟班的罷了，岳少俠見不見我，要他作主，你有什麼身份，就拿了主意。」

且說，譚雲接過了千年人參之後，揑下一截，雙手暗運內力一搓，頓把掌中人參搓成了一片粉末，投入了岳秀的口中。

歐陽俊及時送過來一杯水。

譚雲舉杯把岳秀口中的人參粉末，給衝了下去。

千年人參，果然有非常的效果，粉末入咽喉，立時，托起了岳秀沉下去的一口氣。

岳秀的臉上，泛起了一陣紅潤之色，同時，也睜開了雙目。

譚雲道：「岳兄，二姑娘派個丫頭來看你，指名見你……」

岳秀點點頭，接道：「她要來看看我是否受了重傷，這丫頭不但狡猾，而且，很善於算計，她雖然被嚇退了！但心神還不亂。」

譚雲附在岳秀的耳邊，道：「岳兄，至少她對你不壞，你和龍婆婆比拚內力時，我看出了她的關心。」

岳秀吸一口氣，站起身子。

老江湖歐陽俊，不用吩咐，已收起了岳秀的臥具。

彈彈身上的灰塵，岳秀背手而立，道：「唐嘯，放他進來。」

陡然間聽到了岳秀的聲音，唐嘯反而心頭一震，急急閃到一側。

秀秀緩步行進了軒門，看岳秀背手卓立，滿身血污，掩不住他那飄逸的瀟洒之氣。

輕輕咳了一聲，岳秀道：「秀秀，妳要見我。」

秀秀啊了一聲，欠身一禮，道：「是的，婢子求見。」

岳秀道：「妳現在見到我了，有甚麼話，可以說了。」

秀秀道：「我們姑娘說，她……她……她……」

岳秀道：「她怎麼樣？」

秀秀道：「她已決定撤出王府，要婢子來告訴岳爺一聲。」

岳秀點一點頭，說道：「好！我知道了。」

秀秀微一欠身，恭聲說道：「婢子告退了。」

岳秀道：「慢着。」

秀秀停下腳步，回顧了岳秀一眼，道：「岳爺還有甚麼吩咐。」

岳秀道：「告訴妳們姑娘，我對她已到了忍耐的極限，一個時辰之後，她如還未撤出，那就別怪我手段毒辣，趕盡殺絕了。」

秀秀似是已完全屈服在岳秀的威迫之下，又一欠身，說道：「婢子一定轉告姑娘。」

岳秀一揮手，道：「妳去吧！」

秀秀如獲大赦一般，轉身疾奔而去。

岳秀原本紅潤的臉色，一下子，又變的一片蒼白，仰身向後倒了下去。

譚雲一把扶住了岳秀，道：「岳兄，支持不住了麼？」

岳秀歎口氣，道：「我至少要數日養息。」

譚雲似是突然想起了甚麼，低聲道：「岳爺，那枚千年何首烏呢？」

岳秀道：「放在楊晉的家中，我沒有帶來。」

譚雲道：「有千年人參，再加上千年何首烏，和你岳兄一身絕世修爲，不用其他的葯物，大約也可很快復元了。」

岳秀道：「那樣名貴之物，留以濟世，我不要緊，吃下去太可惜了。」

譚雲道：「岳兄的胸懷，好叫小弟佩服，不過，你現在太重要，王妃還未救出，王爺寄望正殷，那何首烏藏在何處，兄弟去幫你取來。」

岳秀搖搖頭，道：「你不能離開，我傷勢未癒，你如何能離此一步。」

譚雲道：「那要朱奇去。」

岳秀道：「別太低估龍鳳會，他們不會再放咱們一個人出去，二姑娘狡滑的很，豈甘心就此撤走，我想她定還有別的陰謀。」

譚雲道：「別的陰謀？」

岳秀吁一口氣，道：「是的，看樣子，那位二姑娘，已想到我可能受傷，所以，特別派遣她心腹女婢來這裏瞧瞧……」

譚雲低聲接道：「但岳兄表現的太好了，連兄弟都瞧不出破綻。」

岳秀道：「二姑娘心中存了懷疑，必然還要用其他辦法探索，所以，一動不如一靜。」

譚雲微一沉吟，點點頭，道：「岳兄說的對，他們如是無法確定岳兄是否受傷時，決不會再來。」

岳秀輕輕吁一口氣，說道：「等楊玉燕帶人回來，龍鳳會再胆大，也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在王府所在，和官兵正式衝突。」

這幾句話，似乎是已經耗消去了他所有的氣力，言罷，閉上雙目，仰面倒下。

譚雲一把抱起岳秀，唐嘯早已趕過來，重又把收起的被褥攤開。

七王爺望着仰面而臥的岳秀，臉上是一片凄傷，黯然的神色。

譚雲歎口氣，道：「七王爺，不要太哀傷，岳兄傷的雖然不輕，但他不會有甚麼危險，王爺要多多保重。」

七王爺嘆口氣，道：「譚二公子，岳兄弟爲小王受此重傷，叫小王如何能夠安心呢？」

譚雲輕輕嘆息一聲，道：「七王爺，咱們江湖上人，講究的是一個義字，義氣相投，雖然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所以，七王爺不用把此事放在心上。」

七王爺道：「譚二公子，在下希望不



岳秀强忍傷痛，出見二姑娘派來謁見的婢女秀秀。

惜一切，早些把岳兄弟救醒過來。」

譚雲道：「岳兄既然無法行動，我們還不能離開，倒不如等楊姑娘回來之後，再作道理。」

七王爺道：「譚二公子，沒有法子救他麼？」

譚雲說道：「日下，在下還未想出辦法？」

七王爺嘆口氣，道：「當年有人交給小王這截千年人參時，曾經講過一句話，不論甚麼人，有甚麼重病，或是傷勢，只要能够服下去這一截千年人參，立刻可以恢復過來。」

譚雲道：「這個，在下就不清楚，不過，就想像而言，單是這一截人參，能否醫得岳兄的重傷，那就很難說了。」

七王爺道：「試試吧！譚二公子，希望你能試試，就算醫不好岳兄弟的傷勢，至少可以使他的傷勢減輕一些。」

譚雲道：「這個，這個，在下也不敢妄用，因爲兄弟不知葯性。」

七王爺道：「你是怕遭塌了我這截人參麼！」

譚雲道：「這一截千年人參，實在珍貴的很。」

七王爺說道：「只要能救岳兄弟，小王就算捨去一條肢體，也是在所不惜，何況，這千年人參，只是身外之物，只要能够對岳兄弟有些帮助，何不先讓他服用下去。」

大步行了過去，就要把一截千年人參，放入岳秀的口中。

這當兒，突聽得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傳了過來。

七王爺微微一怔，停下了手。回頭望去，只見楊玉燕當先奔入府軒，身後數丈外，楊晉帶着大批捕快而至。

楊玉燕欠身對七王爺行了一禮，目光轉動，突然看到了岳秀。

只見他滿身血污，仰面而臥。像一把利刀似的，陡然間，刺入了楊姑娘的心中，顧不得荷軒中衆目睽睽，也不待向七王爺稟報經過，尖叫一聲，撲了過去，一把托起了岳秀。

這舉動太魯莽，但却是人間的至情流露。

沒有人笑她，也沒有覺着她有甚麼不對，所有的人，都呆呆的站在原地，望着楊玉燕。

在那時代中，男女的防界森嚴，武林兒女，雖然是寬放一些，但也不敢在衆目睽睽之下，大姑娘抱起了一個非親非故的男人。

但楊姑娘已經不管這些事，眞情流現，忘了身側有人。

一把抱起了岳秀，淚水已奪眶而出。

譚雲低聲說道：「姑娘，岳兄只是用脫了力，傷的並非太重。」

但楊姑娘已經有些忘我，根本沒聽到譚雲說些甚麼，口中急急叫道：「岳大哥，甚麼人傷了你啊……」

岳秀在暈迷中聽到了那聲聲呼喚，楊玉燕斷綫珍珠一般的淚珠兒，滴落在岳秀的臉上。

緩緩的睜開了雙目，望了楊玉燕一眼，岳秀掙扎出一絲淡淡笑容，道：「妳回

來了。」

楊玉燕道：「我回來了，爹也帶着大批的捕快和官兵趕到。」

岳秀道：「辛苦你了，玉燕，我很倦，讓我休息一下。」

楊玉燕聽到了岳秀的聲音，放下了心中一塊石頭，人也完全的清醒了過來，才想起週圍站着很多人，不禁臉上一紅，放下了岳秀，站起身子。

抱起岳大哥時，楊姑娘勇氣百倍，但放下了岳大哥後，楊姑娘陡然間，變的十分柔弱，整個臉，紅得像一片晚霞，垂着頭，再也抬不起來。

譚雲輕輕咳了一聲，道：「楊姑娘，岳兄把千年何首烏放在了府上，姑娘是否知道它放在何處？」

楊玉燕答話的聲音很低，低得只有譚雲勉强可以聽到，道：「我不知道，在那裏，但我可以去找。」

譚雲道：「姑娘如是能找到，那就請快些送來。」

楊玉燕如獲大赦，低着頭，跑出了荷軒，一溜煙似的奔回楊府。

楊晉目睹女兒急奔如飛而去，但他却沒有攔阻，也沒有喝問，帶着三四十個捕快，垂手站在荷軒門外。

他的官職太小了，在七王爺這等大人物的面前，他幾乎沒有講話的身份。

七王爺緩步行出荷軒望了楊晉一眼，道：「楊總捕頭辛苦了。」

楊晉一屈雙膝，跪了下去，「屬下救援來遲，王爺恕罪。」

一聽說王爺二字，站在楊晉身後的幾十個捕快，噗通噗通的全都跪了下去。

七王爺連連揮手，道：「快起來，全都起來。」

楊晉叩個頭站起身子，隨行的捕快，也依序站了起來。

七王爺嘆口氣，道：「楊總捕頭，你只帶這些人來麼？」

楊晉道：「八百步騎官兵，也已趕到王府，等候王爺的令諭。」

七王爺嗯了一聲，道：「你們進來時，可曾遇了甚麼痲煩。」

楊晉道：「沒有一點痲煩，卑職帶人，長驅而入，直到這荷軒外面。」

七王爺一皺眉頭，道：「這就奇怪了，難道他們全都撤走了不成。」

楊晉道：「卑職得傳諭，七王爺守在荷軒，因此卑職帶人手，直奔來此，還未來得及，派人四下搜查。」

七王爺道：「你去告訴一下，那位統率步騎軍將軍，要他派人四下搜查一下，騎隊遣走，步隊留下聽命。」

楊晉一欠身，轉頭而去。

隨行而來的捕快，也開始四下偵察的搜查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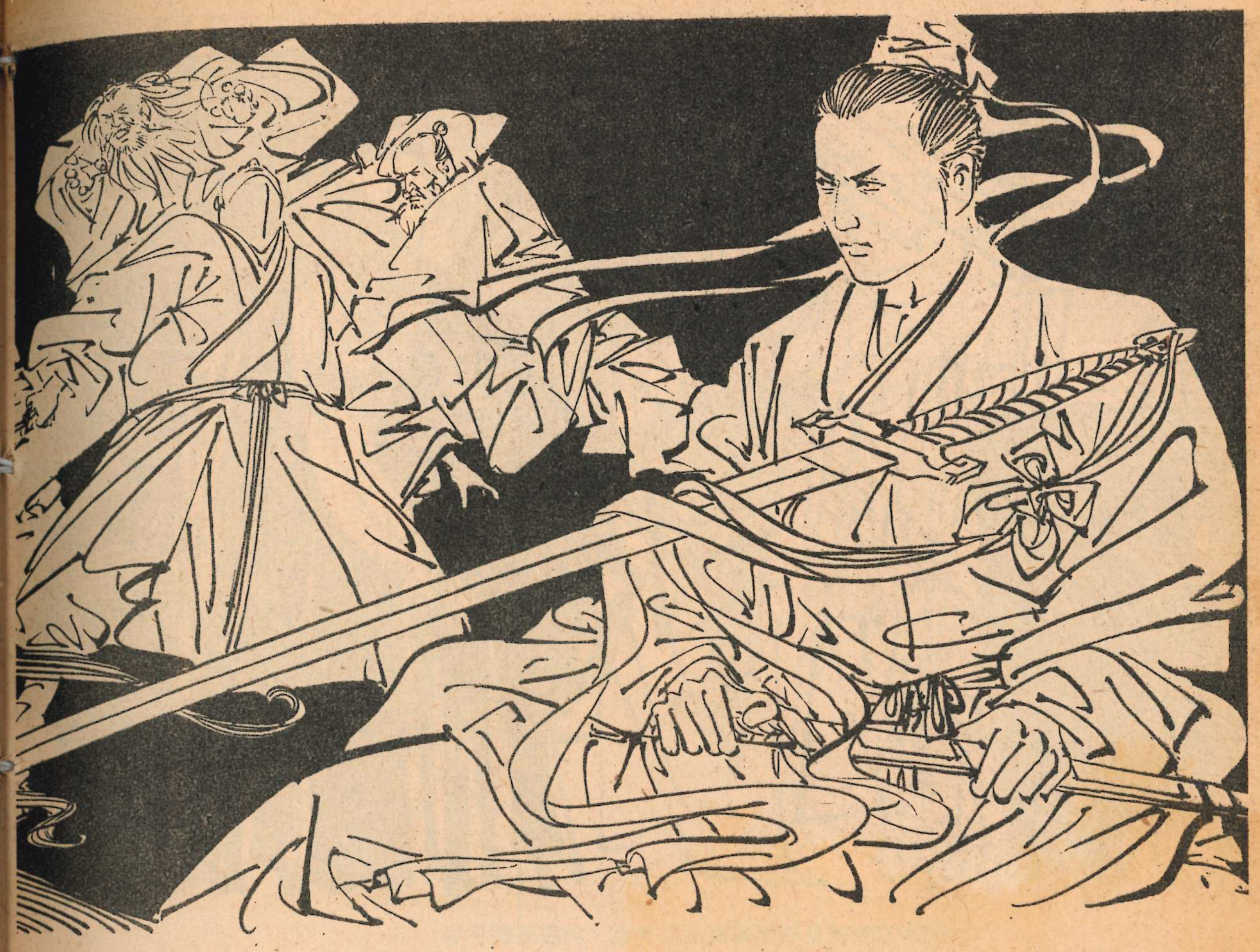
楊晉很快的去而復返，行近王爺說道：「卑職已傳下了王爺令諭。」

七王爺道：「很好，很好，你到荷軒中坐坐吧？」

楊晉道：「卑職還是守在荷軒外面的好。」

七王爺知他拘束，也不再多言，緩步行入荷軒，說道：「譚二公子，咱們應該如何。」

（未完）



新派奇情連載故事

血劍

孫玉鑫・文
盧　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仁中聽金管事說出潛伏快意堂的目的後，決心與他合作，就在他擊裂蓋藏着快意堂祕密文件的石板之際，快意堂刀手洪明突現身出來，用袖藏毒劍向石仁中射去，幸而石仁中武藝高强，一抬手，把來劍夾住，反向洪明射去，洪明閃避不及，終爲自已的毒劍刺死，此時，快意堂主率同四紅袍老者到來，向金管事斥責他反叛，並否認其弟藥郎中在快意堂內，隨又轉向巴札和周破鞋，喝問他們是什麼人，怎麼會來到這裏，周破鞋毫不畏怯地頂撞回去說，當然是一步一步走進來的——

＊＊＊＊＊＊＊＊＊＊＊＊＊＊＊＊＊＊＊＊＊＊＊＊＊＊＊

武功分勝負　仇恨拚存亡

那老人哦了一聲，道：「沒有經過盤問——」

周破鞋道：「盤問的話，我們就進不來啦！」

那老人道：「眞想不到快意堂如此大意，居然能隨便放進人來，唉，看樣子快意堂的確是要好好整頓整頓了……」

他像是自言自語樣在那裏踱着步子，忽然間抬起頭來，目光在金管事面上盯了一下。

他喃喃地道：「你做內應，他們才能進來——」

金管事道：「老漢不否認——」

老者道：「雖然有你內應，這些人也不應當混進來，唉，這些守衞的人實在太大意了……」

他一拍手道：「傳胡九——」

底下立刻把話傳了出來。

胡九斜配短劍，目光如炬的走進來。

一恭身拱手道：「堂主召喚在下！」

那老者嗯了一聲道：「嗯。」

胡九顫聲問道：「堂主，可有什麼吩咐——」

那老者嗯了聲道：「當然有事，不然

叫你幹什麼？」

胡九道：「屬下聽命，請吩咐！」

那老者目光在巴札，周破鞋，石仁中諸人面上一掃，朝胡九道：「你可認識他們——」

胡九一搖頭道：「不認識——」

那老者哦聲道：「不認識……」

胡九道：「屬下從未見過這些人。」

那老者怒聲道：「胡塗！」

胡九急聲應道：「是。」

那老者道：「你身爲快意堂護法，進出的人全由你負責，現在本堂進來這麼多人，而你居然不知道……」

胡九惶恐的道：「屬下該死——」

那老者嗯了一聲道：「你仍然尚知道該死，可見你還很有自知之明……」

胡九惶悚的道：「請給屬下機會！」

那老者搖頭，冷然道：「你已經沒有機會了……」

胡九全身一顫道：「不，堂主，請饒屬下——」

那老者道：「快意堂創辦迄今，有誰做錯了事能免了懲罰，老夫供養你們，就是要你們負責認眞，如今，你們怠忽職守，隨便放人進來，這罪可不輕哪——」

胡九道：「請堂主恕罪——」

那老者搖頭道：「本堂主不能自毀信約，更不能破壞本堂之規，你不能盡忠職守，理應處罰，念你隨我多年份上，賜你速死——」

胡九面色蒼白，道：「堂主，你！」

老者寒着臉道：「你還不滿足麼？本堂中有誰像你這般幸運，犯了規的人，那個不哀號而死，賜你速死，這恩惠還不大麼？」

胡九抗聲道：「堂主，你的恩惠的確不小，不過我胡九隨你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你多少給我個機會……」

「哼——」那老者怒道：「不要跟我講這個，本堂的人那個沒有汗馬功勞，我做事向來公平，有獎有罰，互不相欠。」

胡九長長一嘆道：「罷了，誰叫我跟錯了人！」

他說的聲音甚是低沉淒涼，任何人聽了都有點心酸。

周破鞋苦澀的道：「不錯呀，男怕入錯了行，女怕嫁錯了郎，胡九，你只怨自己跟錯了人，像這個沒有感情的老傢伙，你還理他幹什麼？」

胡九苦笑道：「唉，罷了……」

那老者瞪了周破鞋一眼，道：「你是什麼人？」

周破鞋道：「你好健忘，我叫做周破鞋……」

那老者道：「你跟胡九一塊死——」

周破鞋哇啦哇啦的道：「我跟胡九又不是同命鴛鴦，爲什麼要跟他一塊死，老東西，你大概是昏了頭，連姑奶奶也算上了……」

那老者道：「好貧的嘴——」

胡九急聲道：「大姐，請別再講了，你自己保重——」

周破鞋道：「我不怕他。」

那老者哈哈一笑道：「胡九，你眞幸運呀——」

胡九一怔道：「堂主，我是個快死的

人了，還會有什麼幸運——」

那老者道：「你臨死，還有個美人陪你……」

胡九急聲道：「堂主，萬萬不可，我胡九犯了堂規，死有餘辜，這位婦人，與這件事扯不上關係，你……」

老者哼了聲道：「我要她死，她能活麼？」

周破鞋大聲道：「胡九，別求這種人，你瞧瞧他那副德性，長的三分像人，七分像個鬼，老娘倒不信他有多大本事！」

胡九道：「你能不能少說幾句。」

巴札大聲道：「她的嘴跟她的名字一樣，又臭又破——」

周破鞋罵道：「巴札，當心老娘掌你的嘴——」

老者一瞪眼道：「你這位婦人好沒道理，本堂主在懲罰本堂的人，你硬要橫中揷嘴，本堂主是怨恩分明，你先犯我，我就會要你的命……」

他朝胡九施眼色，道：「胡九，拿下她的頭來見我——」

胡九一呆道：「堂主，我不能——」

老者一怔道：「爲什麼？」

胡九道：「堂主，她是爲了我而犯了堂主的忌，於理於情，我都不能下手，堂主，我願自己死——」

周破鞋叫道：「死什麼？他也不是閻王爺——」

胡九大聲道：「求求你，周破鞋，別說了。」

周破鞋道：「我偏偏要說，反正是活不成了，臨死前何不痛痛快快的說個够，胡九，你說對不對……」

老者臉色鐵青道：「好賤的女人。」

他一招手，用手指着周破鞋，道：「胡九，把她舌頭割下來。」

胡九身子一顫，道：「我……」

他突然從腰裏拔出了那柄短劍，瞥了周破鞋一眼，照着自己的腹部用勁戮了下去。

「叮」地一聲，一股大力悄無聲息的將胡九手中的短劍拍落在地上，他身子一陣蹌踉，連着退了好幾步。

石仁中含笑道：「胡朋友，好死不如賴活着——」

胡九面色蒼白，顫聲道：「朋友，你不該救我！」

石仁中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在下難道多伸了手……」

胡九道：「是非只因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

石仁中道：「在下早已進了是非圈，跳進煩惱網了……」

老者冷冷地道：「姓石的，洪明可是死在你手裏？」

石仁中道：「不錯。」

老者道：「可是你一路追踪古董。」

石仁中道：「這是事實！」

老者道：「你來快意堂可有目的！」

石仁中道：「追查殺父之仇——」

老者道：「這跟快意堂有何關係？」

石仁中道：「關係太大了，在下自小就受名傳江湖的『神捕』古董追殺，古董是貴堂派出去的高手，這個仇只有唯貴堂是問了……」

老者呵呵地道：「老弟，你這樣做好沒道理？」

石仁中道：「怎麼沒道理？」

老者道：「本堂着眼點在做生意上，誰委托了我們，我們就替誰服務，你不去找那委托的人，竟來找上我們——」

石仁中道：「這叫着沿着竿兒往上爬，找上貴堂，不愁找不到那個委托你們的人，堂主，你不會惹火燒身吧——」

老者哦了一聲道：「碴兒找到本堂主身上……」

金管事哼聲道：「我弟弟的事兒你還沒交待呢……」

那老者冷冷地道：「一樁樁的來，決不會令你失望……」

石仁中道：「金管事的事先來，他已等了十幾年……」

金管事激動的道：「多謝石老弟。」

老者瞥了金管事一眼，道：「也好，先說你的事——」

金管事道：「堂主，舍弟……」

老者道：「死了。」

金管事全身一震，道：「死了？怎麼死的？」

老者道：「當然是被殺的……」

金管事吼道：「誰殺的？」

老者瞪眼道：「你放心，動手的決不會是我……」

金管事稍壓火氣，道：「老漢知道不會是你，不過那個行兇的人……」

老者道：「是本堂的一位使者——」

金管事叫道：「叫他出來，老漢要問問他爲什麼下毒手？」

老者道：「別怨他，他也不過是奉命行事——」

金管事顫聲道：「奉誰的命，行誰的事？」

老者呵呵地道：「自然是奉本堂主的命……」

金管事恨聲道：「對呀，你才是眞正禍魁罪首——」

老者搖手道：「錯了，本堂主不過是接受對方的委托辦事……」

金管事道：「堂主，請你把那個人說出來。」

老者搖頭道：「這是道義問題，本堂主不能說。」

金管事大聲道：「你不說，這筆帳就要算在你的頭上……」

那老者道：「我們快意堂可曾在乎過別人加諸之罪……」

金管事道：「好，老漢跟你拚了。」說着撩起右掌，凝聚了全身功力，朝着老者推去。

老者淡淡一笑道：「井底之蛙——」

僅見他微微拂袖一擺，一股大勁無窮的反撞了過來，只聽洶湧的勁浪砰地一聲大响，金管事人已一陣搖幌的倒退了十幾步，哇地一聲，張口噴出一蓬鮮血。

他啊了一聲道：「你……」

老者得意的道：「虧你在本堂臥底了這許多年，本堂主的半點底都沒摸出來，武林中比你强的高手太多了，有誰敢和本堂主動手，你也太自不量力了……」

金管事顫聲道：「我跟你拚了……」

他激動的全身直抖，手臂提起來又垂

下。

老者道：「別再妄用力了，你的功夫全廢了……」

金管事聞言一震，顫聲道：「什麼？我的功夫……」

老者哼哼地道：「你如果能靜下心來，尚可多活幾年，本堂主念你一片苦心，沒有當塲弄死你，希望你能覺悟……」

「呸——」金管事恨恨地道：「你以爲我沒有武功就不能報仇了麼？」

老者道：「能呀，江湖上只怕能殺死老夫的人不太多……」

金管事道：「堂主，告訴我，那個害我弟弟的人是誰？」

老者道：「你一定要知道？」

金管事道：「當然要知道。」

老者道：「你會後悔知道。」

金管事道：「不會。」

老者道：「好。」

他從袖子裏拿出一個信封，遞給了金管事。

嘿嘿一笑，老者繼續道：「殺你弟弟的資料全在這裏，你自己看吧。」

金管事急忙抽出一看，面色蒼白，道：「是她——」

老者笑道：「不錯，是她——」

金管事顫聲道：「好賤人，我竟被蒙了十多年……」

老者道：「現在知道未免太遲……」

金管事吼道：「不，我要宰了她。」

他步履踉蹌的朝前踏出半步，茫然的瞥了石仁中一眼，巴札和周破鞋急忙扶住了他……。

老者道：「你出不了這個門……」

金管事道：「你要殺我——」

老者陰沉的道：「這是道義，你知道了——就必須要死……」

金管事道：「好狠的手段——」

老者道：「這是本堂的規矩，嗾使者告訴了你，決不會留下活口，否則，本堂就無法向對方交待了……」

金管事哼聲道：「不能，老漢決不能死！」

老者道：「除非你留在這裏別動，否則你必死無疑——」

金管事大笑道：「巴札，咱們闖出去，看看快意堂能怎麼樣？」

巴札一抖臂大聲道：「我開路……」

此人一身好蠻勁，善角力，勝手刀，金管事能重金禮聘他來此臥底達半年之久，其長處可見一斑。

巴札邁開大步，威風凛凛朝前闖去。

老者嘿嘿地道：「姓巴的，你要送命儘管闖——」

巴札道：「好——」

底下的話尚未說出來，暗處陡然閃出一排箭手，對準巴札等人，他們只要敢再跨下一步就有利箭穿心之厄——

石仁中微微一笑道：「巴札。」

巴札豪氣干雲的道：「姓石的，我巴札可不是怕死之人……」

石仁中道：「我知道你是好樣的，但不是在這個時候逞英雄。」

巴札聞言一怔，那急要跨出的步履不禁一停，回過頭來，有深意的凝注在石仁中臉上，他冷澀的道：「我巴札受金管事禮聘來的！」

石仁中道：「你放心，你賣力効命的時候馬上就到了……」

金管事慘聲道：「只怕機會不多。」

老者嘿嘿道：「你倒有先見之明。」

石仁中一瞪老者，道：「堂主，在下也有一個請求……」

老者說道：「你是看了眼紅，心也動啦？——」

石仁中淡淡地道：「不錯。」

老者道：「本堂主不希望你提出我爲難的問題……」

石仁中道：「這問題倒不好答覆！」

那老者道：「本堂主倒爲難了……」

石仁中道：「堂主，在下來的目的，你不會沒個譜吧……」

老者嘿嘿地道：「風聞過不少……」

石仁中道：「那很好，咱們何不直截了當的談談！」

老者道：「你我素昧平生談不上。」

石仁中道：「堂主，在下今天砸了貴堂，你能坐視麼？」

老者怒道：「諒你不敢……」

石仁中道：「事實上在下曾打了貴堂的黑巾……」

老者變色道：「好小子，你是存心來摘我的招牌……」

石仁中淡淡地道：「在下只想請你說出家父……」

老者道：「一句話，那是受託……」

石仁中道：「誰——」

老者道：「不能說。」

石仁中雙目赤紅，道：「堂主，你知道這事的後果……。」

老者道：「嗯。」

石仁中道：「在下要知道誰主使這件事——」

老者道：「少年人，別逼人太甚，我們快意堂幹的是買賣，只問銀子不認人，你的問題，本堂主沒有辦法回答。」

石仁中怒道：「堂主，你要貴堂的招牌從明日起在武林中除名麼？」

老者怒聲道：「十幾年來，武林中聽到快意堂三個字無不談虎色變，可從沒有一個人敢威脅本堂，只有你，一個乳臭未乾，仗着有幾手功夫，憑着一柄沾滿鮮血的劍，就妄想來快意堂撒野，年青人，你錯了，這不是光憑兩張嘴皮子就能辦到的事……」

石仁中道：「古董可在堂上——」

老者道：「十年前，他因未能追殺你，才留下今日的禍根，本堂主賞罰分明，解決了你後，他會受到該受的懲罰——」

石仁中道：「堂主可否把他叫來！」

老者道：「你要幹什麼？」

石仁中道：「他是當年主事者之一，咱們不妨當面談談那段公案，也可以使我們雙方都有個了解——」

老者道：「他另有公幹他去了……」

石仁中沉聲道：「我不信。」

老者不屑的道：「我們快意堂下，人手如雲，食指浩繁，一天沒事幹，一天就賠下去，古董天生是個勞碌命，他不跑行麼？」

石仁中怒聲道：「堂主，你是有意不跟在下……」

老者道：「你可以離開這裏，決沒有人阻攔你……」

石仁中道：「你眞大方！」

老者道：「也可以說是規矩。」

石仁中怒聲道：「貴堂的規矩太多了，堂主，在下不能適應貴堂的規矩，在下要得罪了……」

老者哈哈笑道：「普天下還沒有人敢在快意堂鬧事……」

石仁中豪氣干雲的道：「在下將是第一個——」

鏘然聲中，那柄耀眼奪目的長劍冷芒閃顫開來。

老者面色一變道：「射月神劍——」

石仁中冷冷地道：「你倒有眼光，居然還識得此劍的來歷。」

老者哼哼地道：「你爹要不是爲了它，也不會死了……」

石仁中全身一震，道：「什麼？」

他腦中意念流閃，沉聲叫道：「堂主，你說，這柄劍怎麼會害死我爹——」

老者陰沉地道：「你難道不知道。」

石仁中道：「在下確然不知。」

老者搖搖頭道：「那本堂主也不能告訴你……」

金管事突然道：「老漢知道……」

石仁中道：「眞的——」

金管事道：「老漢年已半百，如今功力已毁，還有什麼好騙你的，不過老漢也不過是耳聞一點，是不是眞實可靠，那還要你自己去求證了……」

石仁中此刻有如十七八個吊桶上下幌動，一股氣血直湧心底，雖然他知道父親留下這柄劍一定有其特殊的意義，但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則非他目前所能知道了。

他惶急的道：「金管事，你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金管事道：「此處不是談話之所，咱們……」

「嘿嘿！」老者陰惻惻的一笑道：「好呀，姓金的，你的用心不少呀……」

金管事一怔道：「什麼意思？」

老者道：「這道理太簡單了，你知道自己功力已失，逃命無望，居然敢想利用姓石的，妄想叫他替你賣命……嘿嘿，姓金的，你的如意算盤打的好精呀……」

金管事怒道：「你胡說——」

老者道：「你已從本堂主這裏得到你需要的秘密，爲了對得起對方，勢必要殺你滅口，否則……」

金管事怒道：「堂主，得饒人處且饒人，留一步路積百世陰德，咱倆無怨無仇，老漢也知道你是爲財辦事……」

老者嘿嘿地道：「這是本堂的規矩，不能壞了堂規……」

周破鞋怒道：「金老，別求他，瞧瞧他那副德性，像人不像人，像鬼倒有幾分的樣子，我看了就嘔心……。」

老者怒道：「拏下——」

這一聲冷冷中含有十分的威武，立刻閃過一名大漢，身形靈巧的闖了過來，伸手朝周破鞋身上抓來。

巴札反手一掌拍去，沉聲怒喝道：「讓開——」

他這一掌出手甚速，部位拏捏的堪稱甚準，那裏想到對方也是此道中的高手，稍一移退，怪異的一掌拍來，正中對方的胸前——「哎喲——」

巴札這一掌挨的可不輕，蹬蹬地連着退了好幾步，方始穩住了自己，他楞了一楞，揉身撲上，道：「我跟你拚了。」

那漢子哼了一聲道：「你不配——」一腳踢出，正中巴札的小腹，立刻躺在地上了。

他得意的拍拍手，朝場中每個人瞄了一眼，道：「還有那一位？」

周破鞋罵道：「臭東西，不要神氣，老娘不罕糊！」

那老者冷冷地道：「紀五，給我掌她的嘴——」

紀五嗯了一聲道：「是——」

此人魁武有力，身形靈活，話音一落，人已飄了過來，左手一挽周破鞋的髮絲，右手一掌拍了下去。

石仁中沉聲道：「放了她——」

紀五根本不予理會，掌上加勁，眼看一掌就要落在周破鞋那張吹彈可破的玉靨上——。

「着——」

陡然一聲沉喝，一道劍光閃過後，紀五的眉心之處，被劍光點了一下，一點血痕浮現，紀五的身子砰然而倒。

老者淡淡地道：「好劍法——」

石仁中哼聲道：「這是他欺負女人的報應——」

巴札爬起來道：「好，殺的好——」

老者怒道：「姓石的，你先傷洪平，現在再殺紀五，這個仇已經跟快意堂解不開了……。」

石仁中道：「堂主，解開又怎麼樣？不解開又怎麼樣，貴堂在江湖上與那些奸邪之徒互通聲氣？所做所爲，那一件不是傷天害理，趕盡殺絕的事——」

老者喝了一聲道：「胡說，我們是替天行道——」

石仁中冷哂道：「替天行道，說的倒漂亮，做的可是那回事——」

老者道：「石仁中，你自恃在劍法上有幾分功力，便目空四海，不把天下英雄放在眼裏，你可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那幾下子還強不到那裏去？」

石仁中道：「哼，閣下說的，是指你自己……」

紀五奉令正欲掌摑周破鞋之際，石仁中劍一揮，刺中紀五眉心處。

老者得意的道：「不錯。」

石仁中道：「在下候教……」

老者不屑的道：「你還不配……」

他轉首朝守在遠處的幾個漢子一招手，道：「帖霸，你給我教訓教訓他……」

帖霸恭身行了出來，道：「是。」

金管事神色一動，低聲道：「老弟，帖霸是蒙古人，善相撲之術，力大無窮，有力鬥不懈之能，跟他對敵，千萬不能讓他近身……」

石仁中一笑道：「我知道了。」

巴札突然衝出來，道：「石老弟，把這個人交給我……」

石仁中道：「你剛剛受傷……」

巴札道：「沒關係，這一點傷算得什麼？」

他此刻見巴札突然豪氣干雲，威武不已，不禁十分納悶，此人剛剛還挨紀五一下重擊，想不到一下子就能恢復體力，豪勇無匹。

帖霸一瞪眼，道：「你是誰？」

巴札道：「瞎了眼的東西，連你巴札爺爺都不認識！」

帖霸一楞，自言自語道：「巴札，巴札……」

巴札哼聲道：「你巴爺爺可是你亂叫的——」

帖霸吼道：「你敢侮辱我……」

這人是個大力士，擅長相撲之術，一躍而來，雙手十指箕張，抓着巴札的衣領用勁摔去。

誰知巴札也是此道的高手，雙足半蹲，八字一站，穩當的像座山，帖霸暗中一楞，暗呼道：「好厲害的馬步——」

他應變迅速，突然伸出大腿，朝着巴札的小腿肚上踢去，這一着狠中帶狠，中了非當場跪下不可。

巴札冷笑道：「雕虫小技——」

他一移身，大反揹對方，帖霸驟然受襲，身子頓失依據，身過肩摔，人已仰倒地上，摔了個大馬爬。

帖霸呆呆地道：「你是蒙古人……」

巴札呸道：「你奶奶個紅豆屁，你連巴爺爺都不認識了……」

帖霸惶然道：「看你的身手可是巴氏牧場……」

巴札道：「不錯……」

帖霸一震道：「那你是！」

巴札道：「巴老三就是我……」

帖霸顫聲道：「巴三爺——」

巴札怒哼一聲道：「你過來，咱們再試試——」

帖霸急搖手道：「巴三爺，不能。」

巴札道：「爲什麼不能，你不是挺行的麼？」

帖霸恭身道：「三爺，在下不知是您老，請恕罪！」

老者冷冷的一笑道：「帖霸，幹嘛？攀起親戚來了……」

帖霸顫聲道：「堂主，請另派高明，屬下礙於派別，不能動手……」

老者道：「他是什麼人？」

帖霸道：「巴氏牧場的三公子！」

老者道：「帖霸本堂主要你殺他！」

帖霸神色一變的道：「不！」

老者冷冷地道：「你抗命……」

帖霸顫聲道：「這……」

老者道：「這是命令，快意堂中沒人敢違抗！」

帖霸抖索的道：「堂主，為快意堂，屬下縱然粉身碎骨，決無半句怨言，獨獨這件事屬下萬萬不能答應……」

老者嗯聲道：「有理由麼？」

帖霸道：「有。」

老者道：「說來聽聽！」

帖霸道：「屬下藝出巴門，相撲之術是得自巴家，巴三爺雖然沒有傳藝之實，但卻來自巴家，論情論理，屬下決不敢妄自菲薄，無情無義……」

老者嘿嘿地道：「即入我門，即為我人，你好大胆，帖霸，我命你立刻動手，否則，你跟他們一起死……」

帖霸神情大變，道：「堂主……」

巴札道：「帖霸，士為知己者死，這老東西無情無義，是非不明，你就是把命賣給他，他也不會感激你……」

帖霸搖頭道：「三爺，你不知道，快意……」

老者怒聲道：「住嘴。」

他雙目寒光如刄，凝住在帖霸臉上，流露出一股令人駭懼的殺機，帖霸畏懼的低下頭去，不敢正視。

老者踏前一步道：「帖霸，你動不動手！」

帖霸痛苦的舉起手來，對着巴札道：「三爺，我……」

他的手臂不禁一垂，悲痛的又繼續道：「我不能動手——」

老者道：「沒用的東西——」

反手撩起一掌，重重的擊在帖霸的身上，帖霸那龐大的身子竟經不起他那輕輕的一擊，叭地一聲，帖霸在地上一個翻滾，哇地吐出一口鮮血。

巴札怒道：「你！」

他憤怒的撲了過去，抓起老者欲摔，卻覺胸部受了一下重擊，痛的他哇地一聲大叫，人竟暈了過去……。

老者哈哈大笑道：「雕虫小技，也來現眼……」

此人當眞兇狠異常，尋常交手，對手暈了過去，自可一筆勾銷，而他卻不，朝前踏出一步，一隻脚踏在巴札胸口上，只要稍一用勁，巴札這條命就嗚呼哀哉了。

金管事顫聲道：「巴札——」

帖霸急聲道：「堂主——」

周破鞋急得大叫一聲，道：「石公子，救他……」

老者看了每人一眼，大笑道：「怎麼？你們都不願他死嘛！」

石仁中道：「立刻放了他——」

老者不屑的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命令我！」

石仁中斜馭長劍，道：「閣下休怪我不客氣了。」

劍光一縷，彷彿是劃過空際的流星，刹那之間，一穿而至，那彩艷奪目的劍光，直從老者身上逼去。

老者一震道：「好霸道的劍法——」

饒他功力深厚，對這凌厲無匹的劍法也不禁寒噤不已，足下急移，人已飄退五尺，巴札那條老命也就是在這一招下從鬼門關拾了回來。

巴札身子急滾，暗道：「好險——」

老者震怒道：「姓石的，你別想活着離開這裏——」

石仁中朗聲道：「在下今天不毀了快意堂，決不離開這裏一步……」

陡聞一聲斷喝，道：「石仁中，你好狂——」

石仁中定眼一看，只見古董帶着十餘名悍壯的漢子持着長刄湧了過來，他面上殺機一湧道：「古董，你別想活命——」

劍光化作一團白鍊，直朝人叢之中落去，但聞金鐵交擊聲不絕於耳，慘呼之聲也此起彼落……。

老者嘿嘿地道：「把這幾個東西給我抓起來！」

「是！」立刻有幾名漢子朝金管事等人撲去。

帖霸沉吼一聲道：「別傷三爺！」

他此刻勇氣倍增，神威異常，抓起一柄利斧疾朝湧向巴札身邊的數名漢子砍去，一時斧影連環，倒也傷了幾個，的確解了巴札的圍。

老者瞪着銅鈴似的眼睛，喝道：「帖霸，你瘋了！」

帖霸叫道：「巴家待我有恩，我不能看着他受欺……」

巴札激動的道：「好，帖霸，巴氏牧場果然沒有白教你。」

他長嘯一聲，拳落如雨，立刻打倒了幾個。

老者怒道：「帖霸，不能饒你——」

那快速的身影彷彿幽靈似的，一閃而至，一伸掌，掌心中發出一股透紅的血影，朝着帖霸罩去。

帖霸顫道：「血影掌——」

話聲甫落，一陣掌勁帶着熱灼的紅浪全擊在帖霸身上，立時有一股焦臭味瀰漫空中，好不冲鼻。

帖霸顫聲道：「我，我……」

他再也沒有能力支撐着自己的身體，雙手緊緊抓着胸口，慘然的一笑，人往後一翻，瞪目而死。

巴札顫吼道：「帖霸，帖霸——」

他顧不得身旁的敵人，像一頭失去理智的猛虎，衝到帖霸的身邊，抱起來，悲傷的道：「帖霸，我替你報仇——」

一名漢子悄無聲息的躍來，揮劍朝巴札攻來。

巴札回身一抓過去道：「撕了你！」

他威武的像座山，一手抓住對方的右脚，一脚踏着對方的左脚，用勁往上一撕，但聽一聲慘叫，那個漢子的身子便自下而上，活活的被撕成二半。

他這種銳不可當的威勢，立刻震懾住了全場，快意堂高手，楞楞地站在當地一語不發。

老者怒道：「巴札，你過來——」

巴札道：「我正要找你……」

他腦海空空洞洞，眼前幻化出一種無名的仇恨，大吼一聲，揉身撲了過去，雙拳齊發，雷聲樣的威武。

老者道：「去你的——」

這老者的功力當眞是舉世無匹，迎着對方擊來的雙拳，反手一斬，只見巴札痛苦的一聲大叫，雙腕齊肘而斷，老者身手太快，又一脚踏在巴札的胸口，巴札半跪

地上，沒吭一聲而死。

周破鞋罵道：「死東西，你好毒！」

老者雖連殺兩人，但自己這方也沒佔了便宜，全場之中除古董及兩名漢子尚未傷亡外，其餘的人泰半死在石仁中劍下。

他大叫道：「姓石的，停手！」

古董被石仁中逼的只有喘氣的份兒，身上衣衫盡碎，一副狼狽不堪的樣子，一聽老者開了腔，古董彷彿逢到大赦一樣急忙跑過去。

石仁中道：「堂主，當年追殺家父的人貴堂有幾個！」

老者嘿嘿地道：「除了古董之外，再沒別……」

古董一呆，道：「堂主，你……」

石仁中不屑的道：「憑古董一個人，只怕他沒這麼大的本事！」

老者道：「當然還有別人，不過不是本堂的人……」

石仁中道：「是那些人……」

老者道：「不告訴你！」

金管事道：「老弟這件事太簡單了，咱們只要擒下古董，還怕他不說出當年參加的人來……」

石仁中一楞，道：「我怎麼沒想到這一層——」

周破鞋道：「這叫做薑是老的辣！」

古董神情一變，道：「堂主，快意堂在江湖上能否再繼續闖下去，全看今天了，姓石的一天不除去，咱們就一天活不安枕……」

老者嗯道：「我知道。」

古董陰惻惻地道：「堂主，姓石的今日如果踏出快意堂，咱們這塊多年的老字號就算砸了。」

老者道：「不錯。」

古董道：「對付姓石的，堂主，只有你啦！」

老者哼聲道：「你是幹什麼的？」

古董一呆道：「堂主，屬下不敵！」

老者不悅的道：「沒用的東西。」

他朝石仁中斜睨了一眼，道：「你不愧是年青輩中的第一位高手，快意堂創辦迄今，尚無人在此撒過野，獨獨你是第一人……」

石仁中哦了一聲，說道：「在下殊覺榮幸——」

老者道：「但你先別狂，能通過本堂主這一關再狂不遲，否則，嘿嘿，你恐怕進來容易，出去難了！」

石仁中道：「堂主，不瞞你說，在下來了就沒打算離開這裏。」

老者道：「哦。」

石仁中堅決的道：「父親死因一日不能水落石出，在下一日不會放手……」

老者道：「可惜的很——」

石仁中一怔道：「可惜什麼？」

老者道：「你跟你的老子一樣，再也沒有機會了！」

石仁中冷笑道：「憑你！」

老者道：「不錯，有我沒有你！」

石仁中道：「很好，堂主，你請亮傢伙！」

老者道：「對付你，不需要吧——」

石仁中道：「堂主，大話別說的太滿，凡事都要有個退步！」

老者一點頭道：「不錯。」

他一招手，道：「顧胖，把我的傢伙拿過來……」

但聽一聲「是。」一個胖呼呼的少年捧着一根黑烏烏的大烟袋行來，這根大烟袋桿兒有拇指兒般粗，長長的桿兒透亮發光，顯然是精鋼打成，大烟袋鍋兒六個菱角，每個角兒尖銳鋒利，一看便知這是有意做成的。

石仁中神色微一變色道：「無烟追魂袋……」

老者道：「好眼力，好眼力……」

石仁中道：「閣下是凡小青！」

老者一震，脫口道：「有見識！」

石仁中大笑道：「江湖上只知快意堂遍佈大江南北，專幹些殺人越貨的勾當，卻不知道是武林三宿之一的無烟追魂袋凡小青在主持——」

老者嗯聲說道：「你總算比別人先知道——」

石仁中冷笑一聲道：「我的運氣比別人好——」

凡小青哼聲道：「更壞。」

石仁中畧畧一怔道：「為什麼？」

凡小青道：「十幾年來，除非是舊識，凡是能一眼看出我來歷的人，可說是絕無僅有，縱然有，也沒有能逃的出我這根奪命大烟袋——」

石仁中哦了一聲道：「閣下的大烟袋下一定有不少的絕招了！」

凡小青道：「可以這麼說。」

石仁中一振長劍，道：「在下願討教討教！」

凡小青正色道：「這不是討教，這是拚命——」

石仁中道：「嚴重了。」

凡小青道：「當然嚴重，你存心砸我的招牌，不讓再混下去，我不跟你拚命，誰跟你拚……」

石仁中道：「請吧，在下要見識見識聞名武林的大烟袋絕技——」

凡小青嘿嘿地道：「你可要看清楚了，別把生命丟了！」

石仁中微微一笑道：「在下自信還能罩得住——」

凡小青道：「年青人，自信心太強的往往會失敗……」

話音間，那根鐵烟袋像一陣風似的捲了過來，此人功夫確有一套，出手快速，乾淨俐落，進退回步之間猶見功力。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凡小青這看似輕描淡寫的一擊，實具風雷之勢，石仁中暗中一震，心中暗呼道：「怪不得此人那麼狂妄呢，手底下，果然有幾分功力，看樣子，今日不在百招之外，難分勝負了……」

他歷經多年的洗練，在這經驗方面已達獨到火候，一見凡小青的功力，立知頗不易與，欲思取勝之道，唯在內力方面一較，也就是說，這是雙方持久戰的攷驗。

他不敢大意，迎着對方的攻勢，揮劍飄逸而出，分寸恰到好處，步位更是上上之位，攻可進，退可守，正表現出劍道高手的深厚功力，與那豐碩的磨練。

凡小青脫口道：「好身手。」

大烟袋的攻勢一變，蒼勁中更見威力

，一連七下，每一下的部位都不相同，但却是一氣呵成，這七招彷彿是在同一時間擊出似的。

石仁中神情一凝，道：「閣下的烟袋可眞是出神入化……」

他長長吸了口氣，長劍疾震，在半空中兜起一個大弧，疾速的往對方攻來的七招掃去。「叮噹——」

一連串七响，那疾翻的一劍果然將對方的攻勢封了出去，凡小青心弦激盪，做夢也沒有料到自己賴以成名的七招殺手，居然能被對方一招破解，心中一駭，腦海中意念流閃，一股殺機自心田中佈起，決心毀了對方。

他一撤大烟袋，怒吼道：「你再看這一招。」

石仁中聽對方這一叫，以爲底下這一招一定凶險無比，正欲退移之時，一股白烟從水烟袋鍋中散漫出來，朝着他噴了過來。

這股白烟發時迅速，使人防不勝防，石仁中眼中，鼻孔，嘴中三處地方驟而受襲，不覺手脚一緩，凡小青借對方手勢一緩時，大烟袋鍋風捲而來。

金管事哎呀一聲道：「小心——」

石仁中腦中電光連閃，福至心靈的劍自下而上斜斜遞了出去，攻的正是凡小青腹下，這一招以攻爲守，反敗爲勝的煞招，頓時使凡小青一楞。「噹——」

雙方劍鍋相觸，各自退了好幾步，凡小青只覺手臂發麻，虎口碎裂，他臉色蒼白，道：「姓石的，你果然厲害。」

金管事道：「老弟，可曾受傷！」

石仁中苦笑道：「還好……」

古董突然衝了過來，道：「石小子，納命來。」

他是老江湖了，一眼看出石仁中和凡小青那一擊之下雙雙受了傷，一時之間，無法恢復體力，所以，他不放過這稍縱即逝的千載機會，一劍刺去。

周破鞋急叫道：「注意——」

石仁中大笑道：「古董，你這是要找死——」

那柄長劍在他手中像一條白鍊似的，朝着古董那疾躍而來的身子射去，快的眩人耳目。

「哎呀——」

一聲慘叫隨着劍過空際，傳進每個人的耳中。

古董的身子一落，鮮血一絲絲的流下來。

在他心窩裏，正正端端的插着那柄神劍。

古董顫聲道：「你……」

底下的話根本沒說出來，人已仰天而倒，刹時之間，氣絕而死，一路的掀風作浪並沒保全了他自己的生命。

石仁中苦澀的道：「他不該偷襲！」

周破鞋叫道：「該死，活該。」

凡小青慘聲道：「姓石的，你竟敢殺了古董。」

石仁中道：「除了一個敗類，減少一個禍患。」

凡小青道：「好，咱們走着瞧——」

話聲一落，他和九個沒有受傷的漢子疾退而去，金管事道：「不要讓他走！」

石仁中苦笑道：「我無力再追他。」

金管事大驚道：「你受傷了！」

石仁中黯然的道：「凡小青功力絕頂，是我生平所遇見的最厲害一個，他不僅能和我打成平手，而且……」

話聲一落，只聽周破鞋陡然吼道：「呀——」

一枝鋒利的箭簇正中這個女人的額上，在那箭尾上掛着一封信箋，金管事慘聲道：「她死了……」

那一枝血淋淋的箭簇無情的射在周破鞋的額頂中，一張信箋掛在尾羽上，隨風搖曳。誰也沒有想到對方手段竟是如此的狠毒，爲了傳個信，居然要了周破鞋的一條命。

周破鞋是個天生苦命的女人，自懂事來，就被狠毒的義父賣進了烟花柳巷，在環境的薰陶下，她當然學會了箇中的習性，不過此人雖然身在污泥中，可也有她獨特的天性，她任俠仗義，疏財濟貧，在青樓艷妓之中，她有俠女之稱，可惜爲善一生，未獲好報，令人惋惜。

金管事雙目紅光浮現，道：「唉，都是我害了她，如果不是我把她帶來此地，她會活的很好，決不會異鄉拋屍，做個孤魂野鬼……。」

石仁中黯然的道：「這是命……」

金管事悵聲道：「什麼是命？這全是凡小青害的——」

石仁中道：「凡小青跑不了的……」

金管事道：「信箋上說些什麼？」

他迫不及待的伸手欲拿，石仁中迅快的一攔，道：「別動手！」

金管事一怔道：「爲什麼？」

石仁中正色道：「凡小青爲害江湖已非一朝一夕，他爲人惡毒，手段狠辣，我不相信他爲了送個信而先殺了個人……」

金管事一震，道：「對，老弟，老漢雖然痴長你幾歲，可是這份江湖經驗，却差你太遠，要不是你提醒老漢，這下倒下去的立刻要換上我了！」

暗中，有人冷哼一聲，道：「要不是姓石的那小子，你焉有命在？」

金管事沉聲道：「凡小青，有本事別藏頭縮尾！」

隱於暗中的凡小青冷冷一笑道：「二位聽着，快意堂已佈下天羅地網，要想逃出去比登天還難，乖乖的放下武器，還可以給你們個痛快！」

石仁中冷笑道：「凡小青，你說這種話，未免看錯人了。」

凡小青嘿嘿地道：「不錯，我看錯你了，不然……」

底下的話突然斷去，渺無踪音。

金管事嘆口氣，說道：「此人頗難易與……」

石仁中嗯聲道：「他有意將我們困在這裏，居心可謂險極……」

金管事盤膝坐在地上，道：「老弟，我身上負傷甚重，自知已活不了多久，爲了報洗我的寃仇，老漢忍着這口氣不嚥下去……」

石仁中道：「金管事，只要能出去，你這個仇就有望報了！」

金管事道：「不容易呀……」話未說完，黑暗中突然响起一聲怪異的蹄聲，石

仁中心中一震，雙目有如冷光似的，疾快的掠過黑黝黝的一角，只見四隻龐然大物隱伏暗處，正向他們探視。

金管事顫聲道：「野獸！」

石仁中冷笑道：「四隻虎！」

金管事顫聲道：「什麼？是虎！」

石仁中點頭道：「四隻。」

金管事正色道：「老弟，別小看這四隻虎，牠們都是凡小青久經訓練的野獸，你千萬要注意，別着人道兒……」

石仁中嗯聲道：「我知道——」

那四隻兇惡的巨虎似乎都受過相當的訓練，站在暗中窺視了許久，突然長嘯數聲，平空飛撲而來。

石仁中一劍斜撩，道：「畜牲。」

但見劍光在暗中劃起一道强大的弧光，搶先撲來的巨虎動作雖快，却快不過石仁中手中的寶劍，嘶地一聲，那隻巨虎的肚子被劃了開來，一陣血雨噴洒下來，那隻巨虎慘然一聲尖叫刹時倒地而死——。

其餘數隻巨虎雖然勇猛兇厲，可是自己同類死了一個，也不禁目露畏光，紛紛走退，已沒有來時那種威猛氣勢了。

金管事道：「好手法，這一招刺虎功夫，不令凡小青絕倒才怪。」

「嘿嘿」地一聲冷笑中，一個粗壯的喉嚨叫道：「有種居然敢殺我的神獸。」

只見一個濃眉大眼，腰纏大布帶，手持大响鞭的巨漢，赤着雙足，咧着大嘴朝這裏行來。

那三隻老虎見到他，分列兩邊，遠遠的跟着，金管事瞪了那漢子一眼，輕輕撞了石仁中一下，道：「鳩圖鼓——」

石仁中一怔道：「鳩圖鼓……」

金管事道：「此人善馭獸，是域外人氏，傳說他曾在印度學過瑜伽術，能吞劍吐火，本領大的很呢。」

石仁中哼聲道：「那我倒要見識見識一番……」

鳩圖鼓大聲道：「是那個宰子殺了我的虎？」

石仁中道：「在下！」

鳩圖鼓怒聲道：「我要你賠！」

石仁中淡淡地道：「死都死了，怎麼賠法？」

鳩圖鼓嘿地一聲道：「要你的命！」

石仁中嗯聲說道：「那要看你的本事囉。」

鳩圖鼓大叫道：「你看吧。」

他雙目瞪的像個銅鈴，張開大嘴，一排大黃牙又黑又壞，那樣猙獰怖厲的樣子，的確是令人有點毛骨悚然。

最令石仁中不解的，鳩圖鼓除了面部上那股怪表情外，他的動作也與常人絕然不同，十指曲伸如爪，雙腿半蹲，細一揣摸，陡然發現他所展示的樣子，與他身邊那三隻兇惡的老虎姿態一般無二，幾乎就是一隻老虎。

石仁中一震道：「這是什麼招式？」

金管事叫道：「他這是什麼式子？」

鳩圖鼓嘿嘿地道：「降虎神爪！」

話語間，鳩圖鼓領着那三隻龐然大物，自四個不同的角度，在嘯吼怒嚎中，朝着石仁中疾快的撲去。

石仁中叫聲道：「看不出來你還有一套！」

他不敢有絲毫大意，朗聲吐氣，長劍在空中捲起大半個劍花，兜起一個極大光弧，迎着疾撲而來的一人三獸，迅快無比的揮劍洒出，動作式子眞是快速極了。

鳩圖鼓並非痴者，對方的劍勢一起，他已驚覺出來勢的不妙，厲叫一聲，身子疾刹，探出的爪指硬生生的撤回去。而那三隻巨獸似乎在他久經訓練下已盡通人性，苗頭不對，居然各自退了兩步，作勢又撲。

石仁中冷笑道：「區區幾隻老虎豈能嚇倒我。」

長劍一現，一縷劍光帶着一道藍弧迅快的疾射而去，但聽一聲慘叫，一頭巨額龐虎在地上一滾而死。

鮮血噴洒，滿地皆是，那死狀眞慘。

鳩圖鼓一顫道：「你……」

石仁中冷冷地道：「你再不知進退就跟這隻老虎一樣！」

鳩圖鼓吼道：「我的神獸全給你毀了，咱們拚了吧！」

石仁中道：「滾，在下不想殺你！」

鳩圖鼓道：「我倒想殺你！」

說着從腰裏拔出那枝大响鞭，在空中揮洒了一下，拍地一聲巨响，傳遍了整個空間，鞭梢子落在地上，擊得泥石俱濺，腕勁居然大的出奇。

石仁中道：「你還有一手嘛！」

鳩圖鼓哼哼地道：「何止一手，絕活還多着呢！」

石仁中道：「好吧，在下就領教領教閣下的絕活！」

鳩圖鼓兇目怒光畢露，一臉殺氣，大吼一聲，長鞭在石仁中面前幌了一幌，七道鞭影浪似的揮了過來。

石仁中凝重的忖道：「看不出此人在鞭子上還下過不少苦功。」

他一振長劍，一縷劍光陡然閃出，但見他身形溜溜一轉，那疾掃而來的七道鞭影，不禁全數落空。

長劍接着疾翻，反點鳩圖鼓的胸前大穴，這一招迅速無比，鳩圖鼓功力雖高，也應付不了對方超快的劍術，慌亂之下，他疾將大响鞭揮舞起來，妄想封住對方的劍勢。

「嘶——」

大响鞭雖然是軟硬兼具的好兵器，但遇上石仁中手裏的鋒利神刄，無異是飛蛾撲火，雙方觸擊之下，大响鞭立刻斷爲二截，半截鞭頭登時射向空中摔落至遠處。

鳩圖鼓一呆道：「你……」

那一擋之勁雖然暫時封住了對方的寶劍，自己却將心愛的寶鞭毀於一旦，最令鳩圖鼓難堪的是對方的長劍去勢不減，直朝胸前劃來。

鳩圖鼓變招不易，勉强的翻身疾閃，只見血影一迸，長劍在他胸前已劃下了一道長口，汩汩的鮮血一直流下來……

他痛苦的呻吟了聲道：「哎呀——」

石仁中手下可謂留了極大的情份，那一招本該斜刺，臨時化爲削劃，這一轉變，對鳩圖鼓來說，無異是脫胎換骨，重拾回自己的生命。

石仁中道：「閣下是否還要指教？」

鳩圖鼓慘聲叫道：「你看我還能再鬥麼？」

石仁中道：「你願意的話，還可再過幾招。」

鳩圖鼓一擺手道：「算囉，我自己是個什麼材料我自己曉得，剛才你要不是手下留情，此刻恐怕我早撤手蹬腿，連喘氣的份兒都沒有了！」

石仁中微微一笑道：「看不出你還是個直性子的人。」

鳩圖鼓道：「江湖上都知道我是一根腸子通到底，有話直說，石兄，老實說，我很佩服你！」

石仁中淡淡地道：「那裏，那裏。」

鳩圖鼓道：「佩服是一回事，朋友又是一回事，因為我倆敵對的立場不一樣，所以，你我……」

石仁中茫然道：「在下不了解你的立場。」

鳩圖鼓道：「快意堂裏高手如雲，在下敗了並不表示快意堂就沒有高手了，石兄要闖出去，只怕要費一番工夫。」

石仁中道：「閣下好意在下心領。」

陡聞凡小青叫道：「鳩圖鼓，把姓石的帶到大堂來，今天的事總要做了斷。」

鳩圖鼓恭聲道：「是，堂主。」他朝石仁中一擺手，道：「石兄請——」

金管事低聲道：「凡小青原本要把咱們困在這裏，忽然叫鳩圖鼓帶咱們去大堂，顯然他的人手全到了，待會兒，你可要留意凡小青的詭計。」

石仁中點頭道：「我知道。」

此刻洞口已開，鳩圖鼓當先開路，領着石仁中和金管事向洞外行去，金管事傷勢頗重，由石仁中扶着踽踽行去。

大堂上，兩列漢子分立，凡小青威武至極的坐在堂正中的那張四方形檀木桌後面，兩旁各立着數名太陽穴隆鼓的老者，使人一見就知道俱都是頂尖的內家高手。

石仁中沉穩的行了出來，數十道目光刹時全場落在這位年青高手的身上，鳩圖鼓恭身道：「堂主，石朋友出來了。」

凡小青呵呵一笑道：「石兄，閣下身手已領教不少了，不瞞你說，本堂主大小陣仗不下千餘次，但能令本堂主折服的捨你而外，再無第二人了！」

石仁中淡淡地道：「堂主言重了。」

凡小青道：「石朋友，本堂主有件事，不知道能不能說……」

石仁中微微一怔道：「什麼事？」

在內心裏，石仁中卻暗暗奇怪，凡小青恨不能置自己於死地，何以會在一瞬間態度轉變，和顏悅色起來？

凡小青道：「這事最簡單不過，你只要一口答應下來，咱們這一段樑子便就此揭過。」

石仁中淡然的道：「那要先看看是什麼事？」

凡小青道：「本堂主對閣下的武功太仰慕了，願給閣下副堂主之位，做快意堂上當家的，閣下意下如何？」

石仁中一搖頭道：「在下志不在此，堂主盛情在下心領了。」

凡小青一怔道：「石朋友，你該知道，快意堂這塊牌子可不是一天打下來的，閣下能不費吹灰之力幹上二當家的，這在快意堂來說是件挺大的事。」

石仁中道：「閣下還是留給別人吧，在下謝了。」

「呸，」凡小青怒道：「你眞不知好歹！」

石仁中道：「堂主，別忘了在下來的目的！」

凡小青冷笑道：「石朋友，目前你已進了快意堂的門，要殺要剮那要看我的，你敬酒不吃，愛吃罰酒，嘿嘿……」

石仁中冷冷地道：「堂主，我先要聲明一下，如果閣下不說出殺害家父的兇手或指使人，在下決不離開快意堂一步。」

凡小青狠聲道：「你想怎麼樣？」

石仁中道：「在下要拆了快意堂，讓它片瓦不留。」

凡小青氣的一拍桌子，大聲吼道：「混帳——」

石仁中不屑的道：「是你。」

凡小青道：「好，姓石的，咱們今天是抬了棺材上坑——死定了……」他憤憤的一轉頭吩咐道：「把我的劍拿來——」

身旁一名陰沉的老者，低聲道：「堂主，跟這麼一個後生小輩何必生那麼大的氣，您老先待着，看我草上飛的，如果我不濟事，那時您老再出來不遲。」

凡小青搖頭道：「不行——」

草上飛嘿嘿地道：「堂主，難道說你連這個表現的機會都不給我？」

凡小青道：「不是不給你，而是這個人太難纏了！」

草上飛道：「諒他是個後輩，沒有什麼了不起！」

凡小青一擺手道：「退下，憑你這樣狂妄的口氣，本堂主就不能讓你出去丟人現眼，草上飛，你一定是不大服氣，為了使你死了這條心，本堂主倒有句話想先問問你。」

草上飛微楞道：「堂主，有話儘請吩咐。」

凡小青道：「你的武功與本堂主相較，誰的功夫高？」

草上飛萬萬沒有料到凡小青會有此一問，當時因為凡小青問的太突然，不禁使他目瞪口呆的僵立在地上。

良久，他如夢初醒似的道：「堂主，這……」

凡小青正色道：「說，老實話。」

草上飛半天囁嚅的道：「堂主，這話從何說起？屬下那敢跟你比，屬下和堂主從沒動過手，屬下不敢妄下論斷！」

凡小青嗯聲道：「你很會運用心機，居然在本堂主面前賣弄起來？」

草上飛急聲道：「堂主，屬下……」

凡小青道：「你的意思是沒比劃過，也許你還強過我！」

草上飛急抱拳道：「堂主，屬下沒那個意思。」

凡小青道：「別狡辯了，本事在你身上，你也不是個娘們，今天當着衆弟兄的面，你盡可攻來，能過了我這一關，你才有資格和那位朋友動手。」

草上飛搖了搖首，說道：「堂主，這不可以！」

凡小青冷冷地道：「有什麼不可以的，你我互相喂喂招，切磋一下武功，印證一番，這本來是件平常的事，為什麼顧忌那麼多——」

草上飛奸邪的一笑道：「既然這麼說，屬下就得罪了。」

說着一抱拳，畧畧退了半步。

凡小青若無其事的道：「不給你機會，你會埋怨我一輩子。」

他坐在椅子上紋風未動，雙目神光炯炯，凝視着草上飛，在那股子沉凝勁中，令草上飛心中一緊，心中的狠辣之氣頓時一消，不禁躊躕不前，遲疑不已。

凡小青冷冷地說道：「怎麼？你不敢了？」

草上飛咬咬牙道：「堂主，屬下出手了！」

當着衆家兄弟面前，草上飛恁是丟不起這個臉，暗吸一口氣，全身勁力登時佈滿雙臂，一抬手「月滿西樓」疾發而去。

掌勁如刃，勁力冲擊，吹得四週呼呼作響。

凡小青神色不動，僅僅嗯了一聲道：「好功夫。」

話語間，緩緩伸出自己的左手，迎着草上飛那勁急的掌勁，輕鬆的迎了上去，絲毫未見出力，在場中人，識者無不色變，不知者莫不為凡小青暗暗揑了把冷汗。

「砰」地一聲脆响——

雙方僅僅換了一招，架勢依舊，各在當地未移分毫，凡小青面上漸漸閃出一絲笑容，草上飛的頰額上則愈來愈黃，最令人不解者，草上飛的全身在抖顫，牙關緊抿，唇間紫青一片，眼中瞳孔愈來愈大，愈來愈恐怖。

片刻，草上飛顫聲道：「你——」一口鮮血洒了出來，人已搖搖欲墜。

凡小青冷聲道：「你是自作自受。」

草上飛抖索的道：「我自作自受。」

凡小青道：「難道不是？」

草上飛一屁股坐在地上，顫道：「堂主，你……有——意——殺——我……」

凡小青叱道：「憑你也配，草上飛，你做的事別以為別人都不知道，開封府你刦了三家大戶的銀子冒了銀泰判的名字，這件事你自認為人不知鬼不覺，殊不知早有消息通到我這裏，草上飛，你壞我快意堂名譽，難道不該死麼？」

草上飛呆了呆道：「堂主，你……」

凡小青冷厲的道：「你死有餘辜，罪不可赦。」

說着一轉首，繼續道：「拉下去，砍了——」

命令一下，快意堂兩側的高手神情同時大變，恁誰也沒有想到凡小青竟會動了大刑，草上飛傷勢極重，血水不停的沿着嘴上流下來，他聞言後，面上一片慘然，抖顫的朝前爬了半步，顫聲道：「堂主，你不能……」

此刻兩個黑衣漢子揹着刀劍走了進來，左右各自一分，雙雙伸手將草上飛自地上提了起來。

石仁中淡淡地道：「凡堂主，這未免小題大作了！」

凡小青微感意外的道：「石朋友，此言何解？」

石仁中道：「他身中閣下的『血印掌』，想活也活不下去了，你又何苦再砍了他呢？難道說……」

全場聞言俱震，異口同聲的道：「什麼？『血印掌』？」

凡小青神情微變，道：「石朋友，你怕看錯了，本堂主用的並非傳言江湖的無情劍客『血印掌』，而是普通掌法。」

石仁中不屑的道：「在下這雙招子相信還沒瞎到那個程度，你發招時故意含勁輕發，就是怕被人發現……」

凡小青冷靜的道：「石朋友，這並不能證明甚麼呀？」

石仁中道：「足够證明了。」

他大步朝草上飛走去，場中諸人俱神情緊張起來。

凡小青怒道：「拉下去砍了。」

那兩個黑衣漢子不敢遲疑，提着草上飛急下，石仁中身形一幌，迅快的攔住了對方的去路。

石仁中冷然的道：「留下他——」

那兩個漢子見石仁中在英挺中透着一股煞氣，雙目神光奕奕，盯在他倆身上，有股子冷颯颯的感覺，頓時，將這兩個漢子震住了。

草上飛顫聲道：「石朋友，你要仗義呀！」

石仁中含笑道：「你放心，有我在，他們砍不了你！」

草上飛感激的道：「謝謝，謝謝。」

凡小青怒道：「怎麼？你們反了！」

那兩個漢子不敢怠慢，拔劍往草上飛身上攻去，那料到身形方動，石仁中已一拳一脚，登時將兩個三欵流的貨色踢翻一邊。

凡小青叫道：「姓石的，本堂的家法全讓你破壞了。」

石仁中淡然的道：「路不平，有人踩呀！」

他猛地面色一冷，沉聲道：「凡小青，無情劍客是不是你？」

凡小青身子一顫，道：「不是——」

石仁中道：「你只怕賴不了。」

凡小青哼哼地道：「姓石的，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語畢，揮手朝右邊一斜，道：「蕭雲，把他拿下！」

一個眉清目秀，神逸飄忽的青年揹着一柄長劍行了出來，石仁中舉目一瞧，暗呼：「好瀟洒的人品。」不覺對這位姓蕭的青年多留上意。

蕭雲朝石仁中一拱手道：「石大哥，在下不是和你動手的。」

石仁中一怔道：「這只怕堂主不會答應。」

蕭雲道：「在下求石大哥一件事。」

石仁中搖頭道：「不敢，有話你盡管吩咐。」

凡小青見他們兩人突然閒拉上近乎了，登時氣的吹鬍子瞪眼，惱恨不已，一拍桌子，叱道：「蕭雲，你搗什麼鬼？」

蕭雲冷然的道：「堂主，你先別氣，待會兒你就懂了。」

他朝石仁中身前走了兩步，誠懇的道：「石大哥，你敢判定我們堂主剛才所施的是『血印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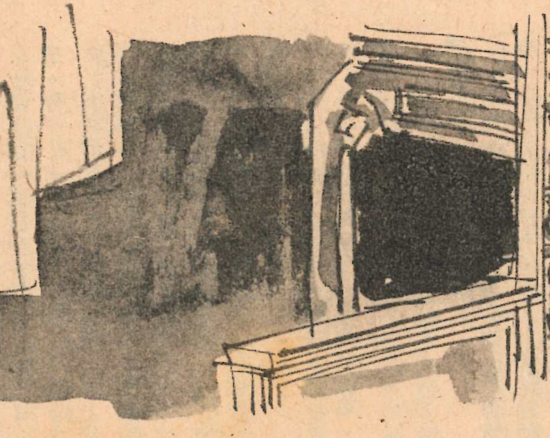
石仁中點頭道：「錯不了，只要在掌法上稍有造詣的人，大多能看出這種霸道毒功的形式，假如你有懷疑，在下相信能給你證明。」

（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非・文
盧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對於方濤夜來助康浩脫險之事，懷着滿腹疑團，翌日往見方濤，向他探詢相救原因，方濤諉稱奉復仇會主之命，要竭力維護康浩，別無他意，正談間，太平山莊少莊主來訪，堅邀康浩和方濤往西院酒敘，席中，少莊主把方濤灌醉，送他離去後，少莊主和呂師爺露出本來面目，原來竟是黃石生和宗東海所扮，三人喜慶一番後，互訴別後經過，黃石生取出冉肖蓮留書，內指一劍堡主易君俠便是復仇會主，各人對冉肖蓮反叛易君俠均感担憂，黃石生向康浩詢問在一劍堡中可曾查到什麼證據——

錯鑄齊天恨　勉訂終生緣

康浩道：「小姪來此不過數日，只查出那位方老夫子是復仇會佈置的內綫，此外尚無重要的發現。」

黃石生注目道：「秦金二老既是復仇會護法，如今又證實方濤也是一丘之貉，這豈非表示易君俠就是復仇會主麼？」

康浩搖了搖頭，說道：「據小侄所見，現在一劍堡的確已經被復仇會暗中把持控制，但若說易君俠就是復仇會主，却不太可能。」

黃石生訝道：「怎見得？」

康浩便將幾天內所經歷過，詳細說了一遍。

黃石生聽完，默然良久，才蹙眉問道：「依你看來，那歐陽佩如的病，究竟是眞的或是假的？」

康浩道：「這一點，小侄不敢擅下斷語，當她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好像確有些瘋癲，可是，從她對小侄的言談行事，看又像清醒得很。」

黃石生微微頷首，道：「看來要證實易君俠是不是復仇會主，關鍵就在他的妻子身上，我想那歐陽佩如一定有什麼難言的隱衷，所謂瘋病，只是裝出來的罷。」

康浩道：「小侄本來也這麼猜想，但前天夜晚，看見她在水潭邊焚香祭禱，言語離奇，神情痴迷，却又不像是假裝。」

黃石生道：「這容易，今天晚上你帶我去後園親自看看，不難立判眞假。」

康浩突然記起歐陽佩如中毒的事，忙問道：「四叔提到巫山百禽宮的巫老前輩，莫非就是假冒六叔誼母的那位獨臂婆婆嗎？」

黃石生笑道：「不錯，你們從前沒有見過面，以致鬧出昨夜那場誤會，事後九娘談起來人的衣着和容貌，咱們才想到可能是你。」

康浩又問：「跟巫老前輩同住的少年男女是誰？」

黃石生道：「那是九娘的外孫兒女，男的名齊放先，女的叫月眉，別看他們姊弟倆年紀輕，一身武功却已盡得百禽宮眞傳……」

康浩苦笑道：「可不是嗎，昨夜他們姊弟倆偷入後園，不知用的什麼功夫，竟將易夫人制住，混身找不出傷痕，只是昏迷不醒。」

黃石生詫道：「有這種事？他們回來怎麼沒有提起呢？」

飛蛇宗東海在旁邊笑着接道：「八成又是阿毛在賣弄他那一窩毒蜂了，他惹出事來，怕挨奶奶的駡，自然不敢提起。」

黃石生搖頭道：「這孩子太頑皮，幸虧今天咱們見了面，否則，豈不鬧出變故來！」

康浩道：「變故已經鬧出來了，只不知是否還來得及彌補？」於是，把湘琴邀約巫九娘去上房的目的告訴了黃宗二人。

宗東海失驚道：「眞讓他們祖孫三個吃下了陰陽果倒還好，怕只怕被他們看出破綻，彼此扯破了臉皮，那却不是鬧着玩的……」

黃石生催促道：「解鈴還須繫鈴人，康賢姪，你快些去一趟，先穩住湘琴，蜂毒解藥我自會送到書房來。」接着，又低聲叮囑道：「咱們的眞正身份和關係，暫時不能洩漏，言語上務必要多多謹愼。」

康浩點頭答應，匆匆離了西院，趕往上房。

一路上，想到黃石生和宗海東的突然出現一劍堡，不禁爲之興奮萬分，他正感孤立無助，難以兼顧湘琴母女，如今恰似天上飛來援兵，以後，有黃石生從旁襄助互相呼應，何愁不能對付區區一個方濤？

他心裏一陣振奮，步履也輕快了許多，轉瞬間已來到後院上房樓口，只見三四名幹粗活的僕婦，正圍在樓梯口探頭張腦，竊竊私議着，顯得驚惶不安的樣子。

繡樓上，寂然如死，不聞絲毫聲息。

康浩詫異的問道：「你們在瞧看些什麼？」

僕婦們見了康浩，都鬆了一口氣，七嘴八舌答道：「康少俠快請上樓去看看，只怕上面出了事啦……」

康浩驚道：「出了什麼事？」

其中一個口齒較伶俐的道：「咱們只知道姑娘請太平山莊的一位老太太在樓上面晤面，傳下話來，任何人都不准擅自到樓上去，可是，那位老太太來了沒一會工夫，却聽見樓上乒乓好一陣亂，就像有人在上面打架似的……」

康浩駭然道：「這是多久的事了？」

那僕婦道：「差不多快個把時辰，到現在却沒有一點聲音，也沒見客人下來，咱們又不敢上樓去看。」

康浩道：「樓上除了姑娘和客人，還有什麼人？」

那僕婦道：「只有春蘭和秋菊兩個大丫頭，全沒見下樓來。」

康浩情知不妙，連忙飛步跨上樓梯同時高聲叫道：「小琴！小琴！小琴……」

叫聲未聞回應，繡樓上珠簾深垂，紗蘿迎風，一片寥寂。

康浩顧不得避嫌禮節，揮手挑起珠簾

，一腳踏進樓上那個待客的小廳，目光掃過，却驚得倒抽一口凉氣……

小廳內，桌翻椅倒，血污狼藉，兩名丫鬟直挺挺倒臥在門邊，背上都被利劍貫穿，湘琴和袁玉釵環斜亂，嘴角溢血，雙雙昏倒在樓窗近處，巫九娘則盤膝跌坐牆下，臉部殷紅斑斑，血肉糢糊，好像被什麼滾燙的液汁澆傷，兩隻眼睛全都瞎了，正用獨臂緊緊拉着一雙昏迷不醒的孫兒女，在那兒運功調息。

那隻烏竹拐杖，却遠遠拋在對面屋角下，另外在巫九娘的左肩和身後牆壁上，分別嵌着兩枚閃閃發亮的金環。

房裏一共六個人，非死卽傷，其狀觸目驚心，慘不忍睹，唯一清醒的人，只有那雙目俱瞎，身受重傷的巫九娘了。

康浩衝進房門時，巫九娘業已警覺的中止了調息，無奈她兩隻眼睛全都瞎了，僅有的一條手臂，又緊抱着愛孫，雖然發現有人來了，却騰不出手應敵，空自眨動着一雙瞎眼，仰起血肉糢糊的醜臉，怔怔對着房門。

這情景，不問可知，必定是湘琴和袁玉性急下手，被巫九娘揭穿了秘密，才翻臉動起武來。

康浩見巫九娘猶有敵意，忙低聲說道：「巫老前輩請勿驚疑，晚輩是康浩，剛才已經跟黃四叔他們見過面了……」

巫九娘輕哦了一聲，神情畧弛，却沒有開口。

康浩又道：「這是一場天大的誤會，可惜晚輩來遲了一步……如今且先替諸位療治傷勢，慢慢再向老前輩解釋。」

巫九娘點了點頭，喘息着道：「她們不知用什麼毒物？將老婆子這兩個劣孫迷昏……康少俠，你是否能先替老婆子尋找解藥？」

康浩道：「那不是毒物，只是一種名叫陰陽果的菓子，令孫決不會有危險。」

說着，忙抱起易湘琴，放在椅上，匆匆由懷中取出「陽果」和一瓶「續命丹」，先將「續命丹」分別餵了湘琴和袁玉每人三粒，然後又倒出三粒丹丸，連「陽果」一併交給巫九娘，說道：「這枚菓子便是解藥，給兩位令孫各服一半，立可無事，另外三粒藥丸，是治療內傷的聖品，請老前輩自用。」

巫九娘伸手接過，却沒有理會那三粒珍貴的「續命丹」，只將「陽果」送進嘴邊輕咬了一口，又嗅嗅氣味，凝容問道：「康少俠，你有把握？這東西，眞是解藥嗎？」

康浩道：「決不會錯的，老前輩儘請放心。」

巫九娘遲疑了一下，說道：「並非老婆子疑心太重，只因我這兩個劣孫，比老婆子的性命更加重要百倍，如今黃宗二位都不在場，老婆子又看不見你的容貌，萬一……」

康浩道：「如果老前輩放心不下，可以將這枚陽果收好，待交給黃四叔驗看之後再吃，這東西黃四叔身上也有一份。」

巫九娘詫異地道：「他怎麼會有這東西？」

康浩道：「此事經過，一言難盡。請老前輩耐心稍待，讓晚輩先去打發了樓下的僕婦們，立卽設法護送老前輩返回西院去，一切詳情，見過黃四叔，自然就知道了。」

巫九娘沉吟片刻，終於點點頭，却將「陽果」和「續命丹」一併收進懷中，垂首運功自行調息她，顯然對康浩仍未信賴，所以連那三粒「續命丹」也沒有服用。

康浩見湘琴和袁玉尚未清醒，匆匆下樓，對那些聚集在樓梯口的僕婦們說道：「你們分一個人去西院通知太平山莊的呂師爺，請他立卽到後院來一趟，其餘的人準備兩張竹椅，用木棍搭成軟轎，聽候應用。」

僕婦們問道：「康少俠，樓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康浩畧一轉念，道：「春蘭和秋菊兩個丫頭，不知受了誰的指使，竟偷偷在茶水裏下毒害客人，幸虧被琴姑娘發覺得早，總算沒有惹出大禍來，如今姑娘們正替客人急救，兩個胆大包天的丫頭，已經被袁姑娘當場格斃了。」這話雖是信口胡謅的，但春蘭和秋菊既然都是復仇會的黨羽，而且業已死無對證，縱屬寃枉，也只好委屈她們一次了。

僕婦聽了這話，都嚇了一大跳，其中有人驚駭訝嘆，有的平時受了大丫頭的氣，藉機把兩人狠狠咒罵一番，以除胸中怨憤也有人建議應該趕緊報告方老夫子……

康浩正色道：「內堡的事，袁姑娘可以作主，現在方老夫子酒醉未醒，暫時不必去驚擾他，這件事，關係一劍堡聲譽和太平山莊情誼，決不能聲張出去，你們誰若洩漏了風聲，姑娘怪罪下來，却沒有人能替你們開脫。那一個不相信，春蘭和秋菊就是榜樣。」

僕婦們被他一嚇唬，果然不敢再多嘴了，大夥兒相約告誡，分頭而去。

康浩又回到樓上，將湘琴和袁玉移至臥室床上，自己則守在樓梯口，默默籌思善後之策。

事情既然已經發生，料想瞞不住方濤，卽使能將罪責推諉在春蘭和秋菊兩個丫鬟身上，却如何化解湘琴和巫九娘之間的毀目仇恨呢？雖說誤會係因齊效先誤傷歐陽佩如而起，但巫九娘本來就僅餘一隻眼睛，如今面容被毀，獨目又瞎，從此變成殘廢，這血淋淋的事實，豈是「誤會」兩個字能夠消解的？就算巫九娘願意寬宥不究，月眉和效先姊弟倆勢必也不肯甘休，假如因此結怨成仇，豈不是自己那一對「陰陽果」害了他們麼？

他越想越悔，只恨自己孟浪，千不該萬不該把「陰陽果」交給湘琴，更不該離開後花園，以致造成這千古憾事，觸目小廳壁角下，九娘那張血漬斑斕的面龐，竟比身受猶感痛苦。

不多久，黃石生由一名僕婦導引，倉皇趕到上房，一見樓頭慘狀，登時呆了。

康浩趁巫九娘行功未畢，悄悄將事情經過和自己虛假的藉口，大畧述了一遍。

黃石生一邊聽，一邊搖頭嘆息，沉吟良久，才神色凝重的說道：「眼前先以療傷爲重，其他的事，且等她們傷好了再說吧，今夜起更以後，你在房裏等我。」說完，走近牆邊，突然伸手疾出，點閉了巫九娘的穴道，接着又從齊效先身上找出蜂

毒解藥交給康浩。

然後用三條床單，將祖孫三人密密掩住，移到樓下軟轎上，由四名僕婦抬着逕往西院客房而去。

康浩送至樓房門口，目注軟轎去遠，這才吩咐僕婦們上樓清理小廳內的屍體和血跡，暫時將兩具屍體停放在樓下，以備查驗，自己則急趕去後花園。

袁珠正在茅屋門前引頸企盼，聽了這個消息，幾乎當場嚇暈過去，跌足恨道：「這都是二妹該死，慫恿小琴幹的，她一直嚷着要小琴先回去佈置，我就知道她有鬼主意果然被她惹出事來了……」

康浩嘆道：「事情已經發生了，也不必再責怪她，好在她和小琴都只受了點內傷。」

袁珠道：「她死了最好，只別連累小琴，別替一劍堡樹此强敵！如今事弄僵了，易伯母的解藥却怎麼到手呢？」

康浩取出蜂毒解藥，道：「這倒不用担心，易伯母是被一種毒蜂所傷，解藥已經到手了。」

袁珠驚喜道：「你怎樣弄到解藥？」

康浩笑道：「我在方濤房裏遇見了逍遙公子，承他看重，堅邀我作陪客，席間，我趁他醉了，探問出那書童慣會飼養一種毒蜂，傷人之後，情形就和易伯母一般，我故作驚訝，問他有無藥物可解蜂毒？那逍遙公子取出解藥來炫耀，被我偷了一些。」

袁珠爲人十分細心，反覆將那隻藥瓶看了又看，問道：「這瓶裏裝得滿滿的，好像還沒有使用過，莫非你竟將整瓶解藥都偷來了？」

康浩忙道：「不！他那隻盛藥的是大瓶，我偷藏了些，另用小瓶裝着。」

袁珠又問道：「毒蜂既不是逍遙公子飼養的，他怎會備有解藥呢？」

康浩一楞，險些答不上話來，心念疾轉，只得支吾其辭道：「大約他們怕毒蜂傷了自己人，所以都備有解藥……咱們別管它這許多，先替易伯母解毒要緊……」

他爲了怕袁珠繼續追問，話未說完，便急忙取了解藥，走進歐陽佩如的臥室。

歐陽佩如服下解藥不久，手足開始緩緩蠕動，似將清醒。

康浩担心她醒來會提起携帶湘琴出走的事，恐袁珠在側不便，就招招手，將袁珠叫到外間廳房，低聲說道：「這兒不會再有意外了，上房裏正亂着，小琴她們還沒有痊癒，兩具屍體，也了有處置，妳先去那邊照顧，待易伯母清醒了，我立刻就來。」

袁珠道：「上房發生的事，可會告訴方老夫子？」

康浩道：「還沒有。妳且慢些告訴他，更別讓小琴再鬧出事來，一切等我回來再從長計議吧。」

袁珠點點頭，叮囑幾句，匆匆而去。

康浩再回到臥室，却見歐陽佩如已經撐坐起來，正望着窗外呆呆的發楞，彷彿對昨夜發生的事，猶在驚疑之中。

見了康浩，微感一怔，竟詫異的問道：「你來了多久了？我怎麼睡得這樣沉，一點都不知道？」

康浩拱手笑道：「伯母已經昏睡了一天一夜，剛清醒過來。」

歐陽佩如茫然道：「昏睡了一天一夜？爲什麼？莫非我病了？」

康浩道：「伯母沒有病，只是——」話到口邊，忽然想起不必讓她知道實情，以免加深與巫九娘之間的仇恨。便微微一笑，改口道：「只是睡得比較香甜，晚輩不敢驚動，在屋外畧候了一會。」

歐陽佩如定了定神，輕哦道：「不錯，我記起來了。昨天夜晚有兩個小娃兒偷進後花園，我本想將他捉住，不知怎麼忽然覺得睏倦難當，竟糊糊塗塗在水潭邊睡熟了，後來可是你和袁大丫頭送我回房裏來的嗎？」

康浩連忙點頭道：「咱們怕伯母受凉，才由袁珠姑娘護送您回房休息的。」

歐陽佩如喃喃自語道：「這倒是件奇怪的事，好端端的，怎麼會睡熟了呢？」

康浩笑道：「伯母平時思慮太多，諸事又要親自操勢，難怪會覺得疲倦了。」

歐陽佩如聽了，似有些半信半疑，又問道：「那偷進後花園的兩個小娃兒，被你們截住了麼？」

康浩道：「他們是太平山莊的兩名屬下，一時好奇，溜進內堡來玩耍，晚輩已經叱責了一番，將他們趕出去了。」

歐陽佩如詫問道：「太平山莊的人，怎會跑到一劍堡來？」

康浩無法掩飾，只得將太平山莊少莊主慕名前來求婚的話，含糊說了一遍。

誰知歐陽佩如却當了眞，變色道：「有這種事？怎麼連我都不知道？」

康浩答道：「他們昨天傍晚剛到，現住在前堡西跨院中，等候堡主回來……」

歐陽佩如沉聲說道：「這是誰出的主意？」

康浩道：「是方濤挽留他們住下。」

歐陽佩如輕哦一聲，仰面冷笑道：「好一個老狐狸，居然想出這種卑鄙無恥的詭計來，可惜我老婆子還沒有死，却不容他擺佈我的女兒……」

語聲微頓，忽然目注康浩，凝容又道：「孩子，事到如今，你還遲疑什麼？聽我的話，快快帶着琴丫頭走吧！」

康浩吶吶道：「晚輩並非遲疑，而是……而是……」

歐陽佩如道：「而是什麼？難道你願意讓琴丫頭去嫁給那個什麼少莊主？」

康浩說道：「婚事必須父母之命，晚輩想，伯母既然反對，堡主一定也不會答允——」

歐陽佩如截口道：「你怎麼知道小琴她爹不會答允？」

康浩道：「堡主一向寵愛小琴，而且，婚配大事，他總得徵求伯母的同意才成啊！」

歐陽佩如冷哂道：「我是個有病的人，不同意也沒有用，何況——」她欲言又止，長嘆了一聲，幽幽接道：「孩子，有許多事，我無法向你解釋，你也永遠不會瞭解……總之一句話，事不宜遲。你若是眞心喜歡琴丫頭，就趕快帶她走，如等她爹回來，一切都來不及了！」

康浩駭然一驚，道：「爲什麼？難道堡主他會……」

歐陽佩如連連搖頭道：「別問我爲什

麼，也別再因循遲疑，你願意照我的話去做，最好一二日內就動身，否則，我只好另想其他辦法，希望你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

康浩心裏驚詫不已，却又無法再問，想了片刻，說道：「這件事，晚輩還沒有和小琴商議過，不知她是不是願意離開伯母？」

歐陽佩如道：「不必問她了，只要你願意，我自會說服她跟了你去的。」

康浩只得點頭道：「既然伯母如此看重，晚輩這就去請小琴到後花園來，讓伯母當面問問她的意思如何？」

歐陽佩如正色囑咐道：「你要她等到天黑之後，一個人悄悄的來，最好將隨身衣物兵刃都帶着，今天夜裏你們就走。」

康浩口裏應着，起身告退。但走到房門口，忽然想起一件事，又駐足問道：「記得伯母曾經答應賜告關於先師遺有妻兒的事，如今晚輩即將離堡，此事耿耿於心，難以釋懷，尙求伯母賜示。」

歐陽佩如似乎沒想到他會突然提起這件事，默然良久，才點了點頭道：「好吧！我答應過你，自當履行承諾，不過，這是二十年前的往事，我只能就我所知告訴你，至於他們還在不在人世？你能不能找到他們？希望恐怕十分渺茫了。」

康浩道：「晚輩但求盡心盡力，並不敢存奢望。」

歐陽佩如用手指着一張竹椅，示意康浩坐下，自己則擁被倚靠床頭，閉目凝思約有盞茶光景，方始緩緩說道：「這件事，應該從我的一位閨中好友說起，爲昔日友情，我不願說出她的眞實姓名，咱們就姑且稱她爲『黃蓮花』吧。

「俗話說：『黃蓮味苦，紅顏命薄』。這正是我那位閨中好友黃蓮花一生命運的寫照，她貌比花嬌，命如紙薄，二十年前，憑如花容顏和絕世武功，不知曾經風靡過多少出類拔萃的武林俠士，偏偏她却眼高於頂，自負太甚，視天下男子如糞土，對那些芸芸之輩不屑一顧。在她心目中，自訂了八個字作爲擇配條件，那就是『貌俊，心正，功高，年若』。必須四者俱備，才肯委身下嫁。

「其實這四個條件，前兩項似難尙易，後兩項却似易實難。皆因黃蓮花一身武功已達爐火純靑境界，武林中雖不乏品貌出衆的俠士，能在武功上勝過黃蓮花的，未必年齡相符，而那些年輕小伙子，却大都武功不及她精湛，許多少年俠士興冲冲登門求親，一場較量之後，莫不羞慚而去，從此再也不敢痴心妄想了。

「這一來，雖然減少了許多無謂的煩擾，但靑春蹉跎，奇才難求，反令黃蓮花心中生出無限落寞的感覺，因此，每當寂寞煩悶之時便遨遊天下寄情山水，咱們也就是這段時間結識成知己的。

「有一次，黃蓮花來梅谷訪我，欲邀我同遊三峽，恰巧我不在谷中，彼此竟未晤面，待我返谷得悉，再去探望她，却見她神采飛揚，滿面春風，追問之下，才知道她在歸途中，邂逅了一位外貌既英俊，年紀又相當，武功更和她難分高下的武林奇人……」

歐陽佩如說到這裏，輕噓了一口氣，臉上閃過一抹淒楚的笑容，彷彿在替那平生知己慶幸，又好像在爲她的「薄命」而感嘆惋惜。

康浩却全神貫注在故事中的每一個人物，接口問道：「但不知那位武林奇人是誰？」

「他麼？」歐陽佩如聳了聳肩，愴然答道：「他就是當年威震天下的風鈴魔劍楊君達。」

康浩失聲道：「啊！原來就是師父」——這麼說，伯母那位閨中知己，也就是晚輩的師娘了？」

這句話，問得歐陽佩如一楞，不禁苦笑出聲，搖頭道：「如果她眞做了你的師娘，這故事也就該到此結束了，可惜她福命兩薄，竟沒有這般幸運……」

康浩詫道：「那麼，晚輩的師娘又是什麼人呢？」

歐陽佩如道：「你別性急，慢慢聽我說下去就知道了……」語聲畧頓，才繼續說道：「……黃蓮花和你那師父，才貌相當，年齡相若，更難得的是，兩人一見如故，結伴暢遊巫山十二峯，儷影雙雙，郎情妾意，彼此都陷入了情網，大有相逢恨晚之感。當時連我這個做朋友的也深深替她慶幸，只說這是上蒼特意安排，一對有情人，必將結爲神仙眷屬，誰知黃蓮花却仍然有些猶豫遲疑……」

康浩忍不住岔口道：「她還猶豫什麼？難道還嫌我師父配不上她？」

歐陽佩如道：「若論品貌才學，你師父自然是足堪匹配了，唯一的缺憾是你師父秉性太剛，殺孽太重，當時名聲實在不太好……」

康浩大感不服，一挑劍眉，正想替師父辯護，却被歐陽佩如搖手止住。

歐陽佩如微笑說道：「你不必跟我爭辯，咱們這是在說當年的故事，並非評誰對誰不對，何況，關於殺孽太重這一點，令師自己也承認的，否則，他那『風鈴魔劍』的外號之中，就不會有一個『魔』字了。」

康浩倒被她說得有些不好意思了，訕訕一笑道：「伯母請說下去，晚輩不再岔嘴就是。」

歐陽佩如點點頭，又道：「……黃蓮花和令師結識的經過，我是事後由她口中聽到，其實並未目覩，不過，據黃蓮花告訴我，他們在臨別的時候，曾經互約後會，時期則定爲一年之後……」

康浩聽到了這裏，張了張口，欲言又止。

歐陽佩如問道：「你一定在奇怪，他們爲什麼要將見面的時間訂得那麼遠？是嗎？」

康浩頷首道：「是啊！一年三百六十天，豈不太長了麼？」

歐陽佩如喟然道：「說的是，相思一刻情千縷。整年睽別，的確不是一個短日子，但若用來攷驗一個人的眞情，一年時光，却也算不得長久……」話鋒一轉，接着又道：「……一年期約，乃是令師的要求，因爲他自己也承認平生殺孽太重，聲名不無瑕疵，爲了表示相愛之誠，發誓從此永不沾染血腥，並願以一年爲期，除魔嗔，振清譽，必待有了成就，然後登門迎

娶，爲武林留下萬世楷模。

「這是何等豪壯感人的誓約，相形之下，短短一年相思之苦，自是太微不足道了。臨別，令師本欲留下一件隨身玉珮作爲定情信物，但爲符合誓言，就改用兩柄風鈴短劍……」

康浩駭然一震脫口道：「什麼？師父他……竟將兩柄風鈴短劍當作信物嗎？」

歐陽佩如平靜的點點頭，道：「不錯。也就是現在你劍囊中的甲劍和乙劍。」

康浩霍地從竹椅上跳了起來，心弦震盪，說不出是喜是悲？如今，他總算打探出兩柄風鈴劍失落的謎底了，但這突來的收穫反而使他神思紊亂不知該如何是好？

過了好半晌，才顫聲問道：「伯母！求您老人家告訴我，那……那黃蓮花現在什麼地方？」

歐陽佩如道：「你想去尋她麼？」

康浩激動的道：「是的——晚輩要當面問問她，她和先師何仇恨？爲什麼利用那兩柄風鈴劍嫁禍陷害……」

歐陽佩如凄然嘆息一聲，苦笑道：「錯了，孩子。她和你師父只有愛，在她一生之中，只愛過一個男人，那就是你的師父。」

康浩道：「可是師父分明已將兩柄風鈴劍送給她作爲定情信物，如今却出現在太原大俠霍宗堯父子二人身上！」

歐陽佩如幽幽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要害令師，但我敢說，縱然有人意圖嫁禍，那人也決不會是黃蓮花。」

康浩張目道：「伯母，你怎麼知道不是她？」

歐陽佩如道：「因爲黃蓮花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去世了。」

康浩一驚，道：「怎麼？她——已經死了？」

歐陽佩如似有無限傷感，黯然道：「她一生自負自傲，從未傾心過任何男人，第一次奉獻出自己全部眞情，却換來一場羞辱，她不死還等什麼……」

康康驚詫道：「這麼說，她竟是爲了師父……」

剎那間，他恍然若有所悟，緊接着又道：「伯母，您能告訴晚輩她去世的原因嗎？」

歐陽佩如眼中淚光一閃，忽然低下頭去，揮揮手，道：「我渴了，去替我倒一杯苦藤茶來……」

顯然，她並非眞正口渴，只是急於支開康浩，不讓他看見自己即將奪眶而出的淚水罷了。

康浩却急迫的想知道黃蓮花去世的原因和經過，匆匆出去取茶，又匆匆趕了回來，一來一往，也不過霎眼工夫。

可是，當他端着一大杯苦藤茶回到臥室，歐陽佩如已經恢復了平靜，眼中淚光也消失不見了。

她接茶一飲而盡，藉那茶中苦澀味，掩去心頭悲傷，長長吐了一口氣，說道：「你現在明白了麼？咱們初次見面的時候，我曾經問你關於兩柄風鈴劍失落的原因，就因爲我當年在黃蓮花那兒，看見過那兩柄短劍，後來更親眼目睹黃蓮花將兩柄短劍，含淚交還給你師娘，這件事，你師父竟未向你提起？」

康浩搖頭道：「晚輩從師二十年，既不知當年贈劍定情的事，也不知道師父曾經娶妻生子，其中必然另有隱情。」

歐陽佩如好像有些不信，道：「這就奇怪了，就算他不好意思再提贈劍定情的往事，難道娶妻生子的事，也羞於出口不成？」

康浩道：「據晚輩所知，先師終生並未婚娶……」

歐陽佩如道：「可是，我却親眼見過你那師娘。」

康浩道：「這正是晚輩覺得可疑之處，只求伯母將當年經過情形賜告，如能尋到師娘，揭開失劍的秘密，先師的寃曲幸獲昭雪，伯母矜全之恩，沒齒難忘。」

歐陽佩如默然片刻，正色道：「令師之死是否遭受寃曲，本與我無關，若論他當年對待我知己好友的行徑，我更不該管這件事，但人死恨消，念在你和琴丫頭的情份，我只能將所見經過告訴你，這談不上什麼恩惠，但願你別像令師那般薄倖，今後好好對待琴丫頭就是了。」

微微一頓，重拾話題，接道：「……我永遠記得，那是一個深秋的夜晚，天寒地潮，百物肅殺，又接連下着淅瀝不絕的濕雨，使人臉上都快要長出霉來。在那種秋風秋雨愁煞人的季節裏，草木尙且不堪，更何況初嚐到相思苦味的人兒。

「那天晚飯後，我和黃蓮花早早就上了床，兩人擁被而坐，正在燈下玩賞着兩柄風鈴劍，一面談論着有關你師父的傳聞解悶，忽然丫鬟進來報說有客人求見。

「咱們都感到十分詫異，如此雨夜，誰會登門過訪呢？急忙披衣迎了出去，一見之下，更楞住了，原來是一位陌生女子，懷裏抱着一個也未足歲的嬰兒——那女子大約二十歲左右，大大的一雙眼睛，鵝蛋的臉龐，膚色白皙，不勝嬌慵……」

康浩忽然岔口道：「伯母請等一等……敢問她面貌和身裁上，有無較明顯的特徵？」

歐陽佩如瞑目想了片刻，搖頭道：「就我記憶所得，她是一個很美的女人，身裁嬌小，似乎畧嫌羸弱，顯得有些楚楚堪憐模樣，却沒有其他較易辨認的特徵。」

康浩又道：「請伯母再仔細回想一下，譬如她舉止神態，或者說話的口音，有什麼異於常人的地方麼？」

歐陽佩如一聲輕哦，道：「是了！提到舉止神態，我倒記起來了，她髮髻是向左梳的，抱孩子和取東西也都使用左手，可能是慣用左手的人。」

康浩大喜，點點頭道：「多謝伯母，請繼續說下去吧！」

歐陽佩如展顏微笑，似頗嘉許他的細心，然後接着說道：「……當時，咱們還沒有開口，那陌生女子却先問道：『請問二位誰是黃姑娘？』我指了指黃蓮花，反問道：『你是誰？要見她有什麼事？』那陌生女子凝目向黃蓮花看了許久，忽然苦笑着道：『小妹姓吳，風鈴魔劍楊君達就是我的夫君，黃姑娘能否摒退侍女，讓咱們私下談談？』

「這幾句話，只驚得黃蓮花當場失色，張口結舌，竟忘了回答。我雖然也暗吃了一驚，總算還有幾分清醒，急忙摒退左

女丫鬟，將房門掩閉起來，同時攙扶着黃蓮花，讓她坐下……

「那姓吳的女子待侍女們退去，竟屈膝跪倒黃蓮花面前，哽聲說道：『小妹不辭千里趕來，只求能見黃姑娘一面，如今總算讓我見到了，小妹自悲苦命，不敢冒瀆姑娘的聖潔，千言萬語，併作一句，今後，但求姑娘念在同是女兒身的情份上，多多照顧這可憐的孩子……』說着，把懷中嬰兒放在地上，却從袖口抽出一柄鋒利的匕首，猛向自己頸子抹去。

「黃蓮花早被這突來的巨變驚傻了，我眼看要鬧出人命，及時搶上前去，一把托住她的手腕，將匕首奪了過來，正色道：『天下沒有解不開的結，有話儘可商議，這樣算什麼？』直到這時候，黃蓮花『哇』地一聲掩面大哭起來。

「我一面安慰黃蓮花，一面又對那姓吳的女子道：『咱們從未聽說風鈴魔劍楊君達娶過妻室，你自稱是他的妻子，可有證據？』

「那女子含着眼淚，由貼身處取出一個小布包，說道：『小妹是兩年前才和夫君結婚，只因小妹並非武林中人，所以外面知道的人不多，但婚娶大事，豈容冒認，姑娘如果不信，請看這些證物。』

「布包中，赫然有庚帖，婚書和一枚玉符，足證那姓吳的女子，的確是楊君達的結髮妻室，我看了那些證據，再也無話可說。

「黃蓮花更是芳心破碎，柔腸寸斷，可憐她一片痴情，換來的竟是無窮羞辱和悔恨，相思難償，美夢成空。她緊緊握着我的手，連連哭着問道：『是我錯了麼？是我錯了麼？』那情景，那悲聲，縱是鐵石心腸，也將為之淚下……」

康浩沒有開口，却也忍不住鼻酸喉哽，兩行熱淚，順腮滾落。

歐陽佩如臉上早已淚水滾滾，仍然繼續說道：「……我雖然替她難受，但還强作鎮靜，詢問那姓吳的女子意欲如何解決，那女子倒很會說話，道：『事到如今，我還能再說什麼？千怪萬怪，只怪夫君薄倖，但常言說得好，一夜夫婦百夜恩。看在孩子份上，我只有忍。黃姑娘是武林俠女，我不過是個平凡庸俗的弱女子，我不敢跟黃姑娘比擬，生死禍福，但憑黃姑娘一言決定……』

「這話入情合理，但也够厲害。我只得追問道：『你的意思究竟如何？』那姓吳的女子坦然道：『黃姑娘與拙夫結識之初，不知道拙夫已有妻兒，說來也是受了拙夫的欺騙，所以我親自携子登門，將實情相告，如果黃姑娘對拙夫情難兩絕，我只有退讓，留下孩子求黃姑娘照拂，如能可憐我們母子，就請姑娘毅然揮慧劍，斬情絲，將拙夫所留信物賜還，以黃姑娘的人品武學，何愁沒有比拙夫更勝百倍的如意郎君匹配，此恩此德，我們母子倆永世感戴，决不敢忘……』

「黃蓮花沒等她說完，忽將兩柄風鈴劍擲在桌上，掩面奪門而去。我匆匆送走姓吳的女子，趕回後樓，可憐她業已服下了毒藥……毒發之前，猶以指尖蘸了血水，在桌案上留下兩行字，還君雙劍淚雙墜，恨不相逢未娶時。」

故事說到這裏，歐陽佩如語聲中輟，代之，是一片低沉的唏噓聲響，奇怪的是，康浩悲傷的程度，竟比歐陽佩如更甚。

過了許久，歐陽佩如又幽幽嘆道：「孩子，你現在總相信了，那姓吳的女子也就是你的師娘，這事雖然已隔了二十年，却是我親目所見，令師早有妻室，那是千眞萬確的了。」

康浩低頭不語，片刻之後，忽然仰面問道：「伯母怎知那庚帖和婚書不是僞造的呢？」

歐陽佩如凄然搖頭，說道：「庚帖婚書固然可以僞造，但另外一樣東西，却決不會假。」

康浩張目道：「什麼東西？」

歐陽佩如說道：「那是一枚『雙龍玉符』。」

康浩心中一動，脫口道：「什麼？雙龍玉符？」

歐陽佩如點點頭，道：「當初你師父本想以那枚玉符作為定情信物，後來又改用兩柄風鈴劍，所以，黃蓮花認得那件東西，確是你師父隨身之物。」

康浩急問道：「那玉符是不是正面雕刻着兩條龍形圖案，反面刻着『乘龍御風，飛黃騰達』八個字？」

歐陽佩如一楞，說道：「你怎麼會知道？」

康浩忙從懷中取出湘琴所贈雙龍玉符，遞了過去，道：「請伯母看看是不是這一枚？」

歐陽佩如尚未伸手來接，臉上已經變了顏色，及待接過玉符一看，神情更顯震駭，沉聲問道：「這東西你是從那兒得到的？」

康浩赧然說道：「這枚玉符，是小琴送給晚輩留作紀念的，不料，却是先師的遺物……」

歐陽佩如不悅道：「琴丫頭不懂事了，這般重要的東西，怎麼可以隨便送人呢！」說着，竟將那枚玉符揣進自己懷中，然後又靦覥一笑，接道：「並非我吝嗇區區一件飾物，其實，這玉符雖然和令師那一枚很相似，却並不是同一件東西，這是我私下仿造的，本來準備用它為黃蓮花殉葬，後來又覺得那樣一來，反令她在九泉之下，徒增傷感，所以就留下來，算是咱們相交一場的紀念——這東西你留着無益，還是由我收回的好。待會兒我一定讓琴丫頭另外送你一件更有價值的物品，你看如何？」

康浩搖頭道：「那却不必了，既是伯母的東西，理當奉還給伯母。」

歐陽佩如沉吟了一下，又道：「我要收回這枚玉符，還有一個緣故，老實說，當年你那師娘如果沒有那枚玉符，咱們未必肯相信她的身份，黃蓮花也就不一定會仰毒自戕了，可見它雖然名為『護符』，實際却是個不祥之物。」

康浩聽了這話，心中忽又一動，暗忖：既然如此，你又何須特意仿造一枚？而且保存了二十年當作紀念品呢？

不過，他心裏儘管懷疑，口上却不便再說什麼，隨即站起身來，拱手致謝道：「多承伯母賜告當年經過，此事是非曲直，晚輩不敢置啄，但願有朝一日，能尋到

那位姓吳的師娘，相信一切都會大白於世了。伯母請休息，晚輩告退。」

歐陽佩如點點頭，道：「我也希望有那一天，能够再見她一面。她是個無辜的女人，如果為了當年那件事，使她得不到令師的諒解，竟被冷落了二十年，那眞是令人惋惜的事。」隨亦起身下床，親送康浩直到茅屋門口。

臨別，又歉然問道：「孩子，你該不會為這枚玉符而耿耿於心吧？」

康浩笑道：「晚輩怎敢如此放肆。」

歐陽佩如輕拍他的肩背，欣慰的道：「好！去吧，晚上和琴丫頭早些來，我在水潭邊等着你們。」

×

康浩回到上房，湘琴和袁玉已經淸醒，正向袁珠覆述變故經過。兩人見了康浩，都愧怍的低下頭去，深悔自己太性急孟浪，以致將事情弄到不堪收拾的地步。

袁珠面帶憂容，低聲告訴道：「剛才方老夫子到上房來過了……」

康浩忙問道：「他怎麼說？」

袁珠道：「他問起出事的原因，咱們不便提到伯母，只推說小琴不滿太平山莊前來求親，約那老婆子談判，誰知春蘭和秋菊兩個丫頭竟在菜中下毒，引起這場誤會……他聽了未置可否，只冷冷道：『堡主明天就到，天大的事，等堡主回來親自處理吧。』」

康浩驚道：「他可曾提到堡主明天什麼時候到？」

袁珠搖頭道：「沒有。但照往例推想，易伯父可能今天晚上抵達長安，最遲明天午刻可到，如果得到急訊，也可能連夜趕回來。」

康浩不禁跌足道：「他若連夜趕回，那就糟了……」

湘琴却接口道：「怕什麼？爹爹回來自有我担待，我就說他們逼我答應婚事，我不肯，才跟那老婆子動起手來。」

康浩無法對她細說，苦笑一聲道：「無論如何，咱們傷了人家總是虧理的，且待我到西院去一趟，看看能否化解得開這份仇恨。」說完又匆匆離了上房。

湘琴見他神色倉皇，頗感不解，詫異地望望袁氏雙妹，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康大哥怎會變得這般胆小了？」

康浩分明聽見，只作未聞，自顧大步向前堡去——他本來準備等入夜以後再將歐陽佩如所述故事與黃石生商議，現在却因時間促迫，必須提早跟黃石生見面，以便決定應採的步驟，若等一劍堡主易君俠回來，只怕又有意外變化。

不料他匆匆趕到西跨院，却見空屋寂寂，人踪渺然，那些假扮太平山莊的人馬，早已走得一個不剩。

康浩吃了一驚，忙又折往東院，方濤也不在房中。

再趕到前廳，才遇見方濤步履蹣跚由堡外回來。康浩急問道：「太平山莊的人呢？」

方濤聳聳肩，兩手一攤，說道：「走了！」

康浩道：「你怎不挽留他們多住一日，待堡主回來再定去留？」

方濤搖頭長嘘道：「誰說沒有？怎奈人家不肯，連那位呂師爺也勸不住……唉！走了也好，如果勉强留下來，說不定會鬧出更大的亂子，反而不可收拾了。」

康浩道：「他們臨去有沒有留什麼話？」他想，黃石生必因巫九娘重傷殘廢，月眉姊弟不肯甘休，才暫時決定離堡而去，但他總該留話和自己保持連繫的。

誰知方濤却搖搖頭，道：「親家變成寃家，還有什麼話可留？人家肯這樣罷手一走，已經是天大的度量了。」康浩猜想黃石生多半並未去遠，本欲隨後追去，又恐無詞可藉，會引起方濤的疑心，只好一嘆而罷。

獨自回到書房，心裏悶悶不樂，便合衣倒在床上，瞑目假寐，籌思應變之策。

無意間，手背觸及枕套，突覺裏面有一個長長硬硬的東西，連忙掏了出來，却是一塊竹片，上面寫着幾個潦草的字——速來後山松樹坪。

竹片是由躺椅上折下來，墨跡猶新，八成兒是黃石生的手筆。

康浩大喜，一挺身跳了起來，暗道：我眞是太笨了，前堡出入不便，竟沒想到由後堡出去，只須繞過後花園，不就是終南山了麼？

×

一劍堡依山而建，歐陽佩如居住的後花園，實際已在堡墻之外，穿過後花園，山勢陡昇，茂林掩蔽，距離終南後山，不過數里之遙而已。

隣近山麓下，是一座十餘丈高的峭壁，一道山泉破空下注，匯聚成茅屋後那片水潭，壁上蘚苔潮滑，無處可登。

但這區區十餘丈山壁却難不倒康浩。

他尋了一處比較隱僻的所在，避開茅屋視綫，俯身拾起兩截斷枝，一揚手，向峭壁射去。

篤！篤！兩聲輕響，斷枝已分別插入山壁縫隙中。康浩略作束紮，吸一口眞氣，身形冲天拔起，利用那兩截樹釘般的斷枝作為搭手，兩次縱昇，便輕易的登上了峭壁。

壁頂長草沒脛，一條小溪由遠處山谷中蜿蜒而來，溪邊長滿了不知名的小紅花，景色竟然美得出奇。

康浩沿溪前行，一面留意山勢，只見峯巒重叠，極目皆是古松，却不知哪兒才是「松樹坪」？

本來嘛，何處名山不多松？在山中找松樹容易得很，在遍山松樹中要找那「松樹坪」，却有些難了。

康浩正在沉吟，忽聽一聲清越的鵰鳴，只見兩頭巨鳥由對山疾飛了過來，繞空盤旋數匝，又振翅向山谷飛去。

當時心念微動，猛想起黃石生曾經告訴過自己，那巫九娘善飼百禽，正有兩頭通靈巨鵰，連忙展開身法，跟隨着兩頭鵰鳥奔向山谷。

甫抵谷口，就瞥見黃石生站候在一塊大石上，正向自己舉手招呼。

康浩大喜，叫了聲：「四叔！」飛身一掠，也上了大石。

黃石生微微頷首，臉上却毫無笑容，用手指着峭壁下的一劍堡肅然問道：「你到這兒來，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吧？」

康浩道：「沒有啊！小侄見到竹筒，

便急急趕了來。」

黃石生又道：「也沒有發現可疑的人跟蹤吧？」

康浩搖頭說道：「小侄行動十分謹愼，並未發現有人跟蹤。四叔，有什麼不對嗎？」

黃石生正色道：「不久之前，曾有人由峭壁上來，在溪邊停留了片刻，我險些誤認是你，正想出聲招呼，那人又循峭壁下去了，從身法看武功竟異常了得……」

康浩道：「峭壁下面是歐陽佩如居住的後花園，四叔看見的人一定就是她！」

誰知黃石生却搖頭，道：「不！那不是一個女人，而是一個身裁和你差不多的少年。」

康浩吃驚道：「和我差不多的少年？那——會是誰呢？」

黃石生道：「我也正苦思莫解，據咱們知道的，一劍堡中並沒有這樣一個人物，不過，他竟然敢在大白天裏上下峭壁，毫無憚忌，分明又的確是堡中高手。但等咱們放出巨鵰臨空偵察，却再也沒有發現他的踪跡。這件事，倒是詭異得很。」

康浩駭然道：「那峭壁高達十餘丈，遍生蘚苔，滑不留手，小侄利用斷枝搭手換氣才能上來，那人竟來去自如，豈非駭人所聞？」

黃石生道：「所以我說那人武功異常了得，但願他不是復仇會的同黨才好。」微頓，招了招手，又道：「你駱伯父急待相見，跟我來！」轉身向谷中走去。

康浩疾步跟上，一面探問道：「巫老前輩的傷勢要不要緊？」

黃石生邊行邊道：「外傷倒沒有什麼，只是，她們不該弄瞎她僅剩的一隻眼睛，使她雙目俱盲，生趣全無，她活着就是為了要見贅婿齊天鵬一面，將月眉姊弟倆交還給他，這一來，什麼都完了！」言下不勝感慨。

康浩聽了，默然無語，只覺那原本輕靈的步履，也隨着心情而沉重起來——

轉過山谷入口，景象忽變，但見蜿蜒清溪，環繞着方方正正一座土山，溪外荒草漫生，亂石嵯峨，那土山上，却十分平坦，除了這大片整齊的古松，更無一株雜樹。

松林之中，隱隱現出許多牛皮縫製的帳篷，就像塞外逐水草而居的遊牧人所用的同一型式。

康浩不禁暗暗讚賞黃石生的安排，眞虧他是從哪兒弄來這些牛皮帳篷的？有了這東西，山中隨處皆可居住，如果地點隱蔽，又帶够了米粮，便是住上一年半載，也不愁被人察覺了。

兩人行到土山下，早望見千臂猿駱伯倫帶着飛蛇宗海東，黑牛李鐵心等人，飛步迎了下來。

康浩搶行幾步，屈膝跪倒，叫道：「駱伯父，二位叔叔，快請留步——」

駱伯倫獨臂疾探，將他一把挽了起來，凝目看了又看，鼻翼軒動，熱淚盈眶，好半响，醜臉上才拚力擠出一抹笑容，哽聲道：「孩子，這些日子苦了你，却想煞了伯父！」話未畢，豆大的淚水已奪眶而出。

康浩凜然道：「小侄無能，連累伯父萬里奔波，備嚐辛勞，三姑更為了小侄身負重傷，此恩此德，小侄粉身難報。」

駱伯倫含淚笑道：「這些話休要再提，能見到你平安脫險，咱們都高興來不及，些少辛苦，算得了什麼。」口裏雖然如此說，但想到孟三姑斷腿之慘，臉上在笑，心中却如刀絞般難受，那淚水就像破堤洪流，難以阻遏。

黃石生見此情狀，連忙趨前低聲道：「大哥請暫釋傷感，時光不早，康賢侄還得趕回一劍堡去，許多要緊的事尚待商議呢！」

駱伯倫點點頭，親自挽着康浩，同返土山。

及至進入松林，康浩才看清同樣的牛皮帳篷，竟達十餘座之多，此外更有草棚馬廐，炊具爐灶，儼然有如一小隊屯紮的軍營。

大夥兒入帳坐下，互叙別後，難免又是一番唏噓。然後，康浩便將不久前由歐陽佩如口中聽來的故事，大畧轉述一遍。

駱伯倫一邊聽一邊搖頭，聽完，更把頭搖得跟「貨郎鼓」似的，連聲道：「胡說！胡說！簡直是胡說八道，令師和我相交多年，彼此無話不談，若說他曾經娶妻生子，我豈有不知之理？由此看來，那歐陽佩如果然是個瘋子說的全是瘋狂話。」

康浩道：「小侄原亦不信，但聽她叙述前後經過，歷歷如繪並不像是瘋話。」

駱伯倫輕吁一聲，道：「如果確有其事，她為什麼不肯說出那位黃蓮花的眞實姓名？」

康浩道：「可是，她却告訴小侄，說那自稱是師父髮妻的女子姓吳，身裁嬌小，而且慣用左手，這些話，聽來又那麼逼眞。」

駱伯倫沉吟了一下，仍然搖頭道：「一個瘋了的人，往往最會胡思亂想，無中生有產生許多莫明其妙幻覺。何況天下身裁嬌小，慣用左手的女子，不知有幾千幾萬，却叫人到那裏去尋找？依我看，八成兒是她信口胡謅編造出來的。」

接着，回顧黃石生問道：「四弟之見，以為如何？」

黃石生微微一笑，答道：「小弟認為這件事並不重要，她姑妄言之，咱們不妨姑妄聽之。留待以後慢慢去查證。其中値得玩味的，倒是歐陽佩如和一劍堡主之間的關係。」

駱伯倫愕然一怔，道：「他們不是夫妻嗎？」

黃石生道：「夫妻固然是夫妻，却有多處可疑：其一，歐陽佩如為什麼要獨自住在後花園？其二，她為什麼急於在一劍堡主回堡之前，催促康賢侄帶易湘琴出走？其三，以她的武功，欲殺方濤只是舉手之勞，是什麼原因使她顧忌不敢動手？」

康浩道：「小侄以為這是因為方濤掌握了一劍堡主和易湘琴的性命安全，使她心生顧忌，不敢冒然動手，而一劍堡主却未能體會妻子這番苦心，反聽信方濤的讒言，拿她當瘋子看待。」

黃石生聳肩笑道：「這麼說來，那一劍堡主易君俠竟是個渾球傻瓜了？他既不知道自身的危險，更連妻子有病沒病也看不出來？果眞如此，他怎配稱為武林一代

宗師？又那裏够資格身為堂堂一劍堡的堡主？」

康浩道：「或許他身邊已被復仇會人包圍，業已身不由己，只得故作聾啞。」

黃石生大笑道：「賢侄莫非忘了？那晚在關洛第一樓，易君俠曾經單人隻劍，手刃毒手殃神游西園和復仇會大批鬼武士，他像是個身不由己的人麼？」

康浩一怔，竟答不出話來，只好搖搖頭，道：「除此之外，小侄委實猜不出還有什麼緣故了。」

駱伯倫注目問道：「四弟莫非仍在懷疑易君俠就是復仇會主？」

黃石生道：「這無須懷疑，關於易君俠是不是復仇會主？只須去問一個人，他一定知道得清楚……」

駱伯倫和康浩同聲問道：「誰？」

黃石生一字一頓道：「歐陽佩如。」

駱伯倫眼中異采連閃，頷首道：「這話不錯，就怕她不肯實說出來。」

黃石生微笑道：「正面相問，她自然决不肯說，如果畧施手段，却不愁她不說實話。」

駱伯倫忙問：「四弟有什麼妙計？」

黃石生笑道：「天機不可預洩，大哥且忍耐半日，自然就明白了。」

目光轉注康浩，接着又道：「那歐陽佩如不是要你帶易湘琴離開一劍堡麼？」

康浩點點頭，道：「不錯。小侄正感到為難——」

黃石生道：「何難之有？你儘管聽她的吩咐她，今天夜晚就帶易湘琴離堡，但不必去遠，靠近後堡山麓下有一片橘林，你們只須在橘林等候，自有接應之人。」

又向黑牛李鐵心低聲授計道：「你選幾個硬功較好，能挨打的兄弟，多帶銀兩，即刻動身，先去附近農村收購大批羊羣牛隻，假扮成牲口商人，連夜循官道往長安進發，如果途中遇見一劍堡主，就將牲口塞住在官道上，然後尋些事故，與他爭論，務必要延誤他的行程，叫他天明之前趕不回一劍堡，便是你們的功勞，但切記只可爭吵，却不能跟他動手，另外我再請月眉姊弟暗中相助，那就萬無一失了。」

李鐵心點頭答應，匆匆出帳而去。

黃石生又喚過飛蛇宗海東，吩咐道：「你也帶幾名弟兄，都要口齒伶俐的，入夜時份，逕往一劍堡求見方濤……」

宗海東一愣，急說道：「去見他幹什麼？」

黃石生道：「求見的理由隨你應變，或者說是抱陽山莊派來探聽兩位少莊主的消息，或者說是白雲山莊派來迎接莊主和兩位姑娘的也行……反正你的任務，只是負責絆住方濤別讓他有機會到後堡去。」

宗海東不禁有些作難，吶吶道：「四哥，能不能讓我和老七換一換？」

黃石生道：「他天性硬直，不善應對，怎及得你機變靈巧。」

飛蛇宗海東苦笑一聲，道：「可是，那方濤跟我見過面，萬一在語音舉止方面，被他看出了破綻，小弟就別打算再離開一劍堡了……。」

黃石生說道：「正因為你跟他見過面，愚兄才派你前去，舊地重遊，只有更方便——」

宗海東急道：「四哥，你這不是存心坑我嗎？」

黃石生搖手笑道：「你先別胆怯，只管放心去。那方濤如見你有些『似曾相識』，必然要多方試探你的身份，那樣一來，他就更不會有時間再去後堡碍事了。你只記住別多喝酒，別吹得太離譜，他縱有些疑心，不知你的企圖又能拿你如何？」

飛蛇宗海東無可奈何，只好聳聳肩頭道：「但願菩薩大發慈悲，叫那老狐狸眼睛上生出兩個痔瘡……」衆人忍俊不禁，都笑了起來。

康浩起身道：「伯父和四叔若沒有其他吩咐，小侄想去看巫老前輩的傷勢。」

駱伯倫道：「時候不早，去看望過以後，你也該早些回去，以免引起他們的疑心。」

說着，親自陪伴康浩轉入後面另一座帳篷。

那帳篷內用布幕分隔成明暗兩間，各放着一張粗陋的木架床，便是巫九娘和月眉姊弟的寢榻。帳篷頂端，歇着一對碩大的巨鵰，鋼爪鐵翎，威猛異常。

月眉姊弟正蹲在明間角落上生火煨藥，空際充斥着濃烈的草藥味，除了那瓦罐中藥汁沸騰的音響，整座帳篷寂然如死，聽不到一絲聲息。

衆人魚貫進入帳內，情不由己，都自動放輕了胸步，月眉姊弟回臉看見，緩緩站起身子，四道目光一齊投注在康浩臉上，神情十分冷漠。

駱伯倫低聲替他們引介道：「這就是康浩康大哥，特來探望老夫人的傷勢。」

月眉沒等話完，冷冷答道：「不敢當，奶奶剛睡着。」那神情和語氣，竟似對康浩不表歡迎。

康浩明白他們必是憎恨湘琴，連自己也怨上了。心裏一陣難受，拱手說道：「在下專程前來，願為這樁不幸的誤會深表歉疚之意，萬不料一步之遲，竟致遺憾終生。」

月眉冷然一笑，道：「這倒奇怪了，又不是康少俠傷了奶奶，要你表什麼歉意？致什麼遺憾？」

駱伯倫見情形不對，忙道：「眉姑娘，這件事不能怪他……」

月眉一仰臉龐，哂道：「說的是呀，咱們本來沒有怪他，誰叫他硬把事情向身上攬的？」

康浩輕嘆道：「老夫人雖非在下所傷，但禍由『陰陽果』而起，在下亦難辭其咎——」

月眉怫然變色，截口說道：「康少俠如果一定要攬下這件事，咱們也不怕，誰害瞎了奶奶，咱們一樣要他也賠上一雙眼珠！」

後面暗間忽然傳出巫九娘的聲音問道：「眉丫頭，你在跟誰吵架？」

月眉一頓，應道：「沒有。是——」

駱伯倫急忙接道：「是咱們兄弟帶領康浩來探望九娘。」

巫九娘道：「原來是康少俠來了，眉丫頭，快扶奶奶起來！」

月眉掃了康浩一眼，應聲上前挑起布幕，從床上攙扶起雙目俱瞎的巫九娘。

康浩一看，心裏不禁機伶伶打個寒噤

，前後才半日時間，那巫九娘竟似變了一個人，只見她白髮蓬亂，形貌枯槁，半個臉塗滿了藥膏，半個臉瘦削得僅一層薄皮，襯托着蒼白的膚色，峥嶸的骨骼，乍看之下，簡直就跟一具剛從墳墓中挖出來的死屍毫無分別。

一個活生生的人，竟落得這般慘狀，別說骨肉至親的月眉姊弟，便是換了自己，只怕也忍不下這口怨毒之氣，看來要想化解仇恨，實在太難了。

康浩黯然嘆息一聲，趨前兩步，在床前屈膝跪倒，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顫聲道：「老夫人，晚輩康浩向您老人家叩頭請罪——」

巫九娘舉起僅有的一條左臂，連連搖動着道：「快請起來，老婆子怎敢受這份大禮，阿毛，快替奶奶攔住康少俠。」

齊效先伸手扶起康浩，一句話沒說，自顧低頭拭淚不止。月眉眼眶一紅，急忙扭過臉去。

巫九娘神情顯得十分激動，向空招了招手，問道：「康少俠，能够過來一些，讓老婆子摸摸你的手嗎？」

康浩含淚走近床沿，將自己的手，放在巫九娘那鷄爪般的手掌內，不知為了什麼，心裏竟酸酸的恨不能大哭一場。

巫九娘緊緊握着左掌，好像怕康浩會從指縫間溜走似的，蒼白如紙的臉上，忽然泛起一抹凄涼的笑容，仰面長噓道：「二十年前，老婆子曾經親睹令師風采，想不到二十年後，又結講了他的傳人，可惜咱們沒有一天晤面，現在竟連你的模樣也看不見了。」

話畢，帳篷中唏噓四起，連駱伯倫在內，人人都流下淚來。

康浩哽咽道：「晚輩鄙俗淺薄，難及先師萬一……」

巫九娘搖頭說道：「不！强將手下無弱兵，有那樣高明的師父，決不會調教出庸俗的徒弟，老婆子雖然眼不能見，自信還不致估錯……眉兒！你說奶奶猜得對不對？」

月眉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低着頭沒有出聲。

誰知巫九娘却不肯罷休，緊緊接着又追問道：「眉兒，你是怎麼了？奶奶問你的話，你怎麼不聲不響？」

月眉被逼不過，用盡力氣才迸出一句：「奶奶猜的事……那裏還會錯……」

巫九娘欣慰的笑了起來，輕拍着康浩的手背，說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有你們年輕的一代出頭，咱們這些老廢物都可以放心去死了。」她說這些話時，神色欣悅，毫無悲傷之意，但聽在衆人耳中，却叫人倍增辛酸，無限傷感。

康浩强忍悲苦，寬慰道：「老前輩清風朗月，松柏長青，又有兩位孝順的孫兒女侍奉，且寬心將養好傷勢，安享幾十年後福。」

巫九娘搖頭道：「一個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我老婆子一向不曾服氣過誰，但掙强一生，仍得服氣命運的擺佈，我自己知道不是享福的材料，老天若能讓我無掛無牽，放放心心的死，那已經是天大的福氣了。」

說到這裏，忽然收斂了笑容，凝聲問道：「康哥兒，關於令師當年和咱們百禽宮的淵源，駱大俠想必都告訴你了？」

康浩道：「是，晚輩已畧知經過。」

巫九娘長噓一聲，道：「事過境遷，我只怨自己女兒福薄，並不敢責怪令師。但如果沒有那一次的變故，百禽宮何至於落得如此結局？憑心而論，事情雖非令師造成，實由令師而起，在道義上說，總是令師辜負了我那苦命的女兒。這一點，康哥兒你也該承認吧？」

康浩惶然道：「是——是的。」

巫九娘接着又道：「康哥兒，你是風鈴魔劍唯一傳人，也親眼看到老婆子這般光景，咱們撇開眼前的是非恩怨不談，單憑當年淵源道義，如果我老婆子懇托你一件事，你會答應嗎？」

康浩應聲道：「只要晚輩力所能及，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巫九娘肅容道：「大丈夫一諾千金，上有神明共鑒，在場諸位都是證人……康哥兒，你答應了的事，可不能反悔？」

康浩尚未回答，駱伯倫已經接口道：「九姑有話，儘請吩咐，咱們一定會督促他辦到的……」

黃石生連忙補上一句：「只要無碍情理，縱有困難，咱們也會帮助他解決。」原來他見康浩和駱伯倫答應得太爽快，萬一巫九娘提出要康浩殺死湘琴報仇，難道也照殺不誤麼？所以特意在話中預留了退步。

巫九娘狀頗振奮，回顧月眉道：「眉兒，把枕頭下面那隻小盒子給我。」

月眉伸手向枕下摸索了片刻，取出一隻長不盈尺的小巧盒子默默遞給巫九娘。

衆人頓覺眼中一亮，敢情那小盒竟是純金鑄成，上面嵌滿了珍珠翡翠，鑽石鑲邊，白金作鎖，非僅價值連城，那盒上發射出的七彩光芒，更是耀眼生輝，令人無法逼視。

巫九娘又從貼身衣襟內，解下一柄精巧玲瓏的鑰匙，然後將小盒及鑰匙，一併交給康浩。

康浩遲疑着不敢接取，吶吶道：「請問……這寶盒中放的是……」

巫九娘道：「你先收下，老婆子自然會告訴你的。」

康浩望望駱伯倫，見他頷首示意，這才雙手接了過來。

巫九娘如釋重負般吐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這一次，我老婆子總算沒有再錯過機會了。」

語聲微頓，復又緩緩說道：「小盒內，是巫山百禽宮正殿大門的金鑰，以及號令全宮的『百禽令牌』，從現在起，你就是百禽宮的主人……」

康浩吃了一驚，連忙道：「老前輩，這——」

巫九娘截口道：「別打岔，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康浩大感惶恐，低頭看看手中那隻光彩奪目的小盒子，忽然覺得它的份量竟變得沉重起來。

巫九娘頓了頓，繼續說道：「……此外，盒中還有一幅細絹圖畫和一份庚帖，那圖畫名叫『百禽翔天圖』，也就是咱們

巫山一派全部神功精萃，其中圖文兼備，以利修練，你要小心保存，千萬不可遺失了。至於那一份庚帖，却是月眉的生辰年月……」

說到這裏，連月眉也駭然一驚，失聲叫道：「奶奶，這是為什麼？」

巫九娘搖手道：「你們都不要急，慢慢聽我說下去就明白了……咱們巫山一派門庭單薄，自從月眉她娘不幸早亡，再無可傳之人，老婆子將本門金牌秘笈相贈，只是不願神功失傳，並沒有勉强你入我門下的含意，不過——」話鋒一轉，正色接道：「我老婆子有一樁心願未了，却希望你能替我完成。」

康浩道：「晚輩敬聆吩咐，誓當拚力以赴。」

巫九娘黯然道：「老婆子孤寡無依，此生別無牽掛，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有這兩個可憐的孩子，他們外公臨終的時候，遺言要老婆子尋訪他們的生父，讓他們姊弟倆認父歸宗，但以目下情形推測，這願望只怕是辦不到了。」

康浩連忙說道：「晚輩願意盡力協助尋訪……」

巫九娘搖搖頭道：「這話說來容易，成功的希望却太渺茫，時隔多年，姑無論那薄命寡義的東西是否尚在人世，即使他還活着，如果已經淪入魔道，我也不能將他們姊弟送進火坑裏，更何況歲月無情，阿毛是男孩倒不打緊，眉兒今年已經十六歲了，女孩子的終生大事，豈能等待，假如再過十年尋不到她父親，難道要她一輩子不嫁人麼？」

康浩語塞吶吶道：「這……這……」

月眉大聲道：「奶奶，眉兒寧願一輩子不嫁，侍候您老人家！」

巫九娘道：「傻孩子，奶奶年紀老了，遲早會死的，如果奶奶不在了，你怎麼辦？」

月眉道：「眉兒也跟奶奶一道去。」

巫九娘叱道：「胡說，這種話是說着好玩的嗎？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人倫之常，有什麼怕難為情的？」

接着，又轉向康浩道：「眉丫頭是我一手帶大，在沒有找到她的生父之前，婚事自該由我作主，現在我已經把她的庚帖交給你了，而且，我也知道你出道不久，尚未婚娶，剛才你又親口答應過，這件事，就這樣決定了吧！」

康浩大驚道：「原來老前輩的意思，竟是要——」

巫九娘道：「不錯，這就是我老婆子要付托你的事，我這樣做，一則使他們姊弟倆有所依靠，二則願藉此彌補她娘生前的缺憾，二十年前，她對令師一往情深，最後却抱恨而死，如今我將她唯一愛女，許配給楊君達的唯一傳人，相信她在九泉之下，也當含笑瞑目了。」

康浩聽了這番話，驚惶無措，不知該怎麼說才好，月眉却「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駱伯倫喜出望外，大笑道：「九娘如此安排，恰似一根紅綫就成了兩代良緣，在下忝為康浩的長輩，納聘之事，就由在下承當了，稍等便籌辦補送過來。」一陣大笑，正好掩去月眉的哭聲。

巫九娘道：「咱們武林中人，不用這些虛禮俗套，庚帖隨身，便是信物，但今天只能算是『下定』，正式迎娶，還須稍待一段時日。」

駱伯倫道：「說的是，婚娶大典，總得等康浩替師門伸雪了寃屈之後，再隆重行禮。」

巫九娘點頭道：「這是自然，咱們就以那一天為期，如果在這段時間內，能够尋到眉兒的生父，理當再徵求他的同意，如果尋不到，屆時只有麻煩駱大俠總成其事了。」

駱伯倫竟沒有聽出她弦外之音，連聲道：「九娘放心，都交給我駱某人了。」

黃石生和宗海東也都興高采烈，强着康浩叩了頭，告辭出來，康浩兀自捧着那隻金盒發楞，黃石生附耳低聲道：「快些收起來吧，要化解兩家血仇，這是唯一的機會了。」

康浩遲疑道：「可是，小侄總覺得愧對湘琴……」

駱伯倫笑道：「你別像你師父那樣迂腐，大丈夫三妻四妾，理所應當，一切有駱伯父替你作主，只要你有這份福氣，再娶十個八個又有何妨？」

黃石生催促道：「時候不早，快去吧……別忘了在後堡橘林中等候。」

康浩仰望天色，日影業已偏西，顧不得再說話，匆匆收好金盒，出谷而去。

他離去不到頓炊工夫，巫九娘帳篷中突然揚起一片哭聲——

駱伯倫和黃石生相顧一驚，急忙飛步趕去，才到帳篷門口，幾乎和狂奔出來的齊效先撞個滿懷，忙問道：「發生了什麼事？」齊效先掩面大哭，用手指着帳篷內，却哽咽得說不來一句話來。

駱伯倫情知不妙，撩開帳幕衝了過去，只見月眉正伏臥床上，嘶聲悲叫道：「奶奶！奶奶——」

巫九娘那條僅有的獨臂，却虛垂在床沿外，微微擺盪不已……

× ×

康浩自從午刻以前離開一劍堡，這一耽擱，已過申時，整天粒米未進，又心懸兩地，怕湘琴或方濤會發現自己不在堡中，所以一出谷口，便加快步子向前奔去。

將近小溪盡頭，突然望見峭壁頂上站着一個人……

那人背朝山谷，是以無法看見他的面貌，從背影看去，中等身裁，儒服綸巾，年紀約在二三十歲之間。

康浩心中一動，連忙頓住脚步，一閃身，輕輕躲進溪邊荒草中。暗忖道：黃四叔說在這兒發現一個武功很高的神秘少年，大約就是此人了，既然被我無意碰上，倒要看看他究竟是誰？

心念轉動，便屏住呼吸，用手撥開亂草，仔細察看了那人的舉動，但等了許久，却見那人負手而立，除了山風偶爾飄起他的衣角，竟像一尊石人似的，無聲無息，好半晌都沒有移動過一下。

他是誰？怎會出現這荒凉的山頂？瞧他那端然凝重的模樣，莫非正在思索着什麼重大的心事？康浩正自狐疑，那人突然長嘆一聲，緩緩轉過身子，舉步向小溪邊走了過來。

（未完）

兩期完新穎俠義中篇小說

司馬吟雲・文
盧　令・圖

三湘七劍（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名列三湘七劍之一的青囊神劍尹一涵，堡中賓館梅軒失火，在軒中住宿的靈鳳道長師徒及伺候的丫環等均遭焚斃，專責招待的尹一涵末徒凌星岩被發現身負重傷，尹一涵以靈鳳道長師徒未能走避，忖猜必是遭人暗算在先，遂命總管神算雙環王道行負責查緝嫁禍罪魁，那晚，王道行喬裝爲老家人，潛踪前赴城中雄風鏢局，拜訪凌星岩父親總鏢頭鐵面仙猿凌霄，請彼鼎力相助。羅洋山一荒廢神廟，住一怪老頭兒，那日晌午，一個面容清癯，身材頎長的短衣老人，大步進入這座廢廟中——

衡山論劍日　巨梟落網時

敢情這位面容清癯的短裝老人，正是掩去了本來面目的尹家堡總管——「神算雙環」王道行。

王道行拂去了攔門的一張蛛網，一腳跨進門去，頓感一股霉臭氣味直衝鼻骨，幾乎將剛下肚不久的酒菜，薰得嘔吐出來，不禁皺了皺眉頭，但終於咬牙忍住了。

進門後，便是一條碎石鋪的小徑，直通雷神殿，徑小上已是雜草沒脛，但小徑兩側的野草，更是深可及腰。

王道行邊行邊向四週打量，而且不斷的低聲呼叫着：「公孫前輩！」但毫無反應，不由暗忖：難道他還沒有回來？

碎石路的盡頭，便是雷神殿了。

雷神的全身倒還完整，祇是那座神龕已支離破碎，殿中到處塵封，地上更是積塵盈寸，但神龕前的那張紅漆長條供桌，獨纖塵不染，拭擦得光可鑑人。

王道行在雷神殿外，抱拳肅立，大聲說道：「晚輩久仰前輩爲當今武林中的神機鬼谷，鐵面天曹，特虔誠晉謁，懇請一決疑難！」

一連說了三四遍，毫無反應，王道行抱着滿腔希望而來，此時不禁有點悻悻然的感覺，深深噓了口氣，正待轉身離去，驀聞在後側有一線疾風襲至，王道行何等人物，右臂一抬，急伸拇、食二指一揑，連身體都未轉動，便將疾飛而至的暗器揑個正着。

暗器入手，王道行不禁一怔，敢情他所接住的並不是什麼暗器，而祗是一顆柔軟的紙球。

他幾十年的江湖生涯，經驗何等豐富，對這顆突然飛來的紙球，自然知道應該如何處理了。

雙眉一挑，一言不發，便轉身走出了雷神殿。

這時已是申牌光景，遙遠那輪紅烱烱的夕陽，已端端正正的擱在嶽麓山的山頭上。

王道行出了雷神廟，却不循原來上山的路徑，專揀那懸崖絶壁，斷澗深壑處飛馳，但見他竄高躍低，如履平地，而在這段時間裏，他已暗將接得的紙球展開，只見上面潦潦草草寫着：「速擺脫跟踪之人，胭脂巷孔雀斑可得胡大海蹤跡，宜善應付。餘，明丑詳叙。知名。」

他看完紙條，心裏極爲震驚，自己的行踪被人暗中綴上了，居然會毫無所覺，則此人不僅輕功了得，其機智亦非等閒，實是個不容易對付的勁敵！

該如何擺脫這暗中跟踪之人呢？他想了很多個辦法，似乎全不中意，最後噓了口氣自語道：「船到橋頭自然直，應付這等高手，也只有到時見機行事了。」

說完，將手中紙條閤在雙掌中一搓一揚，登時化作一片紙粉，隨風散去。

王道行再度來到雄風鏢局，凌霄見他雙眉緊皺，不知又遇到什麼棘手的困難問題，正待探問究竟，王道行已先開言說道：「凌兄，在下已遇到勁敵，甚感棘手，可否將龔、佘兩位鏢頭請來，商議應付之策。」

凌霄笑着打趣道：「王兄綽號『神算』，竟然也有計窮之時呀。」

王道行雙眉一揚，笑道：「你說在下計窮，可有點不服氣，因爲這是鬥智，設謀之人好比一朵紅花，須要很多綠葉來襯托，才能相得益彰，所以……」

凌霄笑着接口道：「所以，你這朵紅花，就須要我們這些綠葉來陪襯，對嗎。哈……」

一陣哈哈過後，隨即招來一個鏢伙，吩咐往請龔、佘二位鏢師，他却陪同王道行緩步走往書房。

不久，龔有恒和佘茂已相繼到來，王道行便將往訪怪老人經過，詳細說了一遍，然後才將擬定的「李代桃僵」計策說了出來，徵詢意見。

凌霄想了一想說道：「這個辦法很好，而且我這裏正好有這樣一個適合王兄用的替身。不過——由龔鏢頭化裝王兄，恐怕不太合適，因爲你們兩位的身材……」

王道行接道：「那沒有關係，因爲要等天黑後才開始行動，這樣正好使對方感到撲朔迷離，讓他自己攪亂自己陣腳！」

話聲略頓，又道：「凌兄說有適合在下用的替身，請問那人是個什麼身份？」

「是京裏一位大官派來本地收租的老管事，委託本局護送幾萬兩銀子晉京。嘿！別看那位老管事年屆花甲，生性倒風流得緊，稍有閒暇，便往胭脂巷那些地方跑，這難道不是你計策中最適用的替身！」

一切計議既定，便由佘茂已負責去將那老管事說服後，請到書房來，供王道行對照化裝易容。龔有恒則化裝成王道行此刻的模樣。

華燈初上，一切就緒。

一個華服老人，大搖大擺地離開了雄風鏢局。

同時，雄風鏢局後面，一條人影飀的竄出了後牆，因爲天色太暗，看不眞切，但那身裝束，很像王道行，不過腰圍畧粗而已。

在雄風鏢局屋頂一處陰暗的角落，却有兩道烱烱目光，緊盯着那個竄出後牆頗

似王道行之人，嘿嘿冷笑。

華服老人離開雄風鏢局後，一路直奔胭脂巷，這裏是長沙有名的青樓區，挨門逐戶，都是鶯啼燕叱，絃管之聲，不絕於耳。

華服老人走進胭脂巷後，東盼西瞧，一副色迷迷神態，最後，來到孔雀班門前，他似是躊躇了一會，但終於邁步走了進去。

撈毛的一見到這華服老人，登時眉開眼笑的跑了過來，腰彎得幾乎使頭碰着膝蓋，阿諛的說道：「華老爺，您好！寶黛姑娘正在唸着您呢。」

華服老人——華老爺哈哈笑道：「是嗎？她還會唸着我這糟老頭子。」

撈毛的一本正經的道：「華老爺，小的看您最多也不過四十出頭，也正是精力最充沛的時候，怎能說老呢。再說，寶黛姑娘確在唸着您，您可不能辜負她這番情意。」

華老爺又是一陣爽朗的哈哈，說道：「這倒難爲她有這份情意，我眞的幾乎辜負她了。」

說着，賞了撈毛的一錠銀子，便直趨後院。

華老爺在這孔雀班中顯然相當熟悉，一路上所遇到的姑娘和撈毛的，都和他點頭招呼：「華老爺好！」

穿過囂雜的大廳和一條甬道，便是一排湘簾低垂的房間，每間房的門框木，都掛着一塊姑娘花名牌。

華老爺跨進一間掛着「寶黛」花名牌的房間，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女婢，趕緊起身照顧讓座，笑道：「華老爺，您兩天沒來啦，我們小姐好想念您啊，方才還在唸着哩。」

華老爺哈哈一笑，在女婢白嫩的臉蛋上輕輕捏了一下，道：「妳的這張小嘴兒比妳家小姐還甜。妳家小姐人呢？」

女婢含笑道：「在房裏養神，小婢去叫她。」

華老爺笑着搖搖頭道：「不用了，我自己進去，妳去招呼送幾色可口的下酒菜進來就行了。」

話完，探囊取出一錠二兩重的銀子，賞給了女婢。

女婢謝過賞賜，又冲華老爺扮了個鬼臉，才一溜烟的去招呼準備可口菜餚。

華老爺似感無可奈何的輕輕吁口氣，這才放輕腳步，走進房去，目光所及，一個年約二十三四的嬌艷女郎，身着一襲薄如蟬翼的長褸，大紅抹胸隱約可見面裏倒臥在湘妃榻上，鼻息微微，似是睡的十分香甜。

他悄悄走到榻前，面對那副曲線畢露的胴體，似乎有點感到手足無措，默立片刻，才雙眉微揚，好像是毅然做了一個決定。

他慢慢的俯下身去，髭子嘴剛剛接觸到那側臥女郎又白又嫩的面頰，估不到那側臥女郎突然一翻身，改成了個四平八穩的仰臥姿勢，兩條玉臂却像兩根鱆魚的腳爪，緊緊箍住了華老爺的脖子。

幸喜華老爺的馬步站得穩，否則的話，不整個連人壓上去，才怪咧。

這湘妃榻躺着的，正是花名「寶黛」的姑娘。

她兩條玉臂緊緊繞住了華老爺的脖子，雙目微閤，小嘴兒微張，這正是個迷人的迎吻的姿勢。

可是，她等待了很久，却遲遲沒有接觸到那張使她噁心的髭子嘴，不禁感到有點奇怪。

她緩緩睜開秀目，見華老爺滿臉通紅，神色很尷尬，根本沒有吻她的打算，不由心下暗想：這老色迷今天是怎麼回事！好像變了個人似地。

幹迎新送舊這一行的，都有幾套籠絡客人的法寶，寶黛自不例外，她雖然心裏很討厭這個老色迷，但這老色迷却有像流水般化用不完的銀子。

姐兒固然愛俏，但幹上了窰姐兒這一行，白花花的銀子比俏更重要。

她記得老色迷每次來時，都先要吻個够，吻得她喘不過氣來，尤其像猪鬃般的髭子，把她又白又嫩的臉蛋兒刺得火辣辣生痛。

還有那雙可惡的手，一上一下，到處游動……

但爲了更多的銀子，她祇有逆來順受，儘管心裏滴血，臉上還得堆上熔化不開笑容。

這時，她臉色一黯，裝出一副盈盈欲泣，楚楚可憐的樣子，嘟着小嘴兒媚聲道：「爺，你今天怎麼哪？奴家可沒有得罪你啊！」

華老爺勉强的笑了笑，頭一低，在寶黛的臉上吻了一下，然後神色一正，道：「寶黛，我今天的情緒很壞，妳先起來陪我喝幾杯，解解悶。」

「好吧！」她終於鬆開了玉臂，一挺身坐了起來，「我叫春蘭去替爺招呼酒菜去。」

「我已經吩咐她去招呼了。」

不一會，女婢春蘭已端着紅漆托盤進來，裏面擺着五盤菜，一壺酒，和兩副盃筷。

他們就在房中拉開桌子，春蘭給斟滿兩盃酒後，便悄悄退到外間去了。

這頓酒，氣氛似乎很不融洽，華老爺顯然有着滿腹心事，儘管寶黛使盡了狐媚，哄騙的渾身解數，却始終解不開他緊鎖着的雙眉。

寶黛可眞有點急了，嬌嗔道：「爺，你到底有什麼心事嘛？能不能說出來聽聽，說不定奴家還可以帮你拿個主意呢，要不然，這樣的悶在心裏，是會悶出病來的呀！」

華老爺嘆口氣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幾萬兩銀子還要不了我的老命，我祇是生氣這世上的人心太險詐，毫不講一點道義！」

寶黛詫異道：「爺是不是受了人家的騙？」

華老爺嘆口氣道：「我託一位多年老友代我購買幾樣珠寶，當時便撥付他五萬兩銀子，想不到他竟見財起意，唉！從此避不見面。」

「爺那位朋友難道沒有妻室兒女？」

「嘿！妻室兒女倒有，但他棄之如敝屣。」

「難道他拐了爺的五萬兩銀子，一個人遠走高飛了？」

「沒有。」華老爺灌了一盃酒下肚，說道：「我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他還隱跡在這城裏面，而且還包了一個名叫小翠花的女人……」

說到這裏，猛的一掌拍在桌子上，恨聲道：「我只要找到他，決不與他善罷干休！假如有人能提供我綫索，我願意拿出一萬兩銀子來作爲賞格！」

寶黛心中一動，表面上却不動聲色的問道：「爺方才說他包了一個名叫『小翠花』的女人？」

華老爺突然兩眼睜得精圓，盯着寶黛問道：「妳認識『小翠花』那個女人？」

寶黛微笑道：「奴家有個姐妹淘，花名也叫『小翠花』，可不知是不是她？爺那位朋友可是姓胡？」

華老爺幾乎樂得跳了起來，連聲說道：「不錯，正是姓胡，妳知道他們住在哪裏？」

寶黛蛇腰一扭，撒嬌的道：「爺，奴家有沒有資格獲得這份賞金？」

「當然有！」華老爺斬釘截鐵的答道：「只要提供的綫索正確，能找到他！」

「可不可以先付？」

「妳這浪蹄子，倒眞難纏！」華老爺樂得哈哈大笑。

寶黛却接口笑道：「爺，你這話可就有點不對了，奴家雖浪，如沒有爺點火，奴家一個人也浪不起來喲。」

華老爺只覺一陣臉熱，不敢再往下接言了。

寶黛毫不放鬆的又道：「爺，怎麼不說話啦？」

華老爺苦笑道：「妳這張小嘴實在太厲害，算我認輸了。哦，寶黛，妳還沒告訴我小翠花的住處呢。」

寶黛撒着嬌道：「爺能不能先賜給部份賞金！」

華老爺道：「可以，祇是我那能隨身携帶恁多銀子。這樣吧，我身邊倒有顆心愛的珠子，論價值，大概不至少於五千兩銀子，就暫充抵押如何？」

說罷，小心翼翼地從胸衣裏掏出一隻五彩絲囊，解開絲帶，一粒鴿卵般大的精圓珠子，已托在華老爺掌中。

寶黛見那粒珠子晶瑩圓潤，霞光流轉，心知確是顆價值很高的寶珠，嬌笑一聲，伸手便搶。

華老爺手一縮，笑道：「慢來，妳還沒有告訴我小翠花的住處呢。」

寶黛小嘴一噘，嬌嗔道：「爺眞小氣。告訴你吧，她住在烏衣巷右首第八戶，有紅漆門廬的便是。」

華老爺一愕道：「他們不是住在『平地一聲雷』？」

寶黛笑道：「那祇是幌子，原來爺也查過了。」

一粒寶珠到了寶黛的手中，華老爺却趁機告辭。

子夜，天空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祇有一層又一層，堆積得厚厚的烏雲。

大地沉睡了——

長沙沉睡了——

祇有巍然聳立的八角亭，還獨醒的睜着閃閃發光的眼睛，看着在這深夜裏進行的一切罪惡！

——那是供奉佛前的兩盞長明燈。

黝暗中，突然出現兩條人影，一前一後，似在追逐，而後面那條人影，却不時躲躲閃閃，隱蔽行藏，又好像是在緊緊釘梢。

那兩條黑影，顯然都是武林中的高手，他們在屋面上飛馳，竟然不帶出一絲聲响。

尤其是後面的那條黑影，步履從容，身法美妙，顯較前面那條黑影的功力，要高出很多。

他們飛馳的方向，就是那座巍然高聳的八角亭。

前面那條黑影，也似有所顧忌，雖在飛馳中，仍不時回頭張望。

八角亭到了。

前面那條黑影却未直奔八角亭，而是向斜刺裏射去。

那是一片住宅區，巷道縱橫，像是孔明排的八陣圖。

當後面那條黑影趕到時，業已失去了前面那條黑影的蹤跡。

但他顯有成竹在胸，而且地形極熟，所以行動毫不慌亂。

他仔細辨認了一下這些縱橫交錯的巷子，一伏身，平竄過去，然後在右首開始數，到第八家，果然是紅漆門廬，而且後院中，還透出一線燈火。

那是一隻窗戶，裏面掛着厚厚的棉簾，因爲沒有拉合縫，才露出那一線燈光。

房內傳出很低的笑謔聲，是一男一女的聲音。

他吸了口氣，雙臂一張，一式「雁落平沙」，好俊的輕功，眞像飄落一片枯葉……不！枯葉落地還有聲音，應該說是像一簇柳絮，那樣輕盈得毫無聲息！

他運用龜息之法，閉住了呼吸，悄悄蹲在窗戶下面。

「你這死鬼，幹什麼這樣猴急嘛。」是女的的聲音。

「我的好嫂子，你不知貧道已經三日不知肉味了，蹩得眞難受，妳就行個好吧，不要再作弄我了。」

躲在窗外的人一聽，兩隻拳頭握得幾乎擠出水來，心想佟師傅料的果然不錯，眞的是靈風那牛鼻子老道弄的鬼。

「鼎一，」是女的聲音，「我看你眞是色胆包天，竟敢割你師兄的靴邊，萬一他知道了，你知道是什麼後果？」

「什麼後果都是一樣，我也沒有這樣個野狐禪師兄！娘子，妳就行行好吧。」

「鼎一，你………」

女的話到「你」字，忽倏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嘴，以下便祇賸下「嗯嗯嗯」的喉音，和悉悉率率的剝衣聲了。

蹲在窗外的人皺了皺眉頭，當然他知道房內那對奸夫淫婦繼續往下演的節目，如依他的脾氣，這對奸夫淫婦恐怕早已吻了他的龍虎雙環。

但他此時却不願打草驚蛇，因爲這對奸夫淫婦還有繼續利用的價值。

自然，他對房內那場即將開鑼的淫戲，更是噁心，實在沒有再繼續留下去的必要。

可是，當他站起身來，突然發現對面

屋頂上，大剌剌的站着一個人，而且還在向他招手呢。

他不禁大吃一驚，無暇多想，一式「孤鶴冲空」，便向對面屋頂撲去。

那人見他撲來，掉頭便跑，不但身法怪異，而且速度快得出奇！

他心裏很清楚，對方的功力決不遜於自己，就是咽不下這口氣，這也是一般學武之人的通病。

再者，從對方的舉動判斷，顯無惡意，不過他的想法認爲不無戲弄的意味。

所以，他覺得很氣憤，脚底下自然而然的跟對方較上了勁。

兩人在輕功方面的造詣，似是無分軒輊，一個疾似追雲趕月，一個快如流星過渡，兩人起步時約隔六七丈距離，追逐了盞茶光景，仍是這等距離，旣未拉遠，也未逼近。

奇怪的是前面那人始終未曾回過頭，只顧一味埋首狂奔。

一逃一追，不覺間，已是二十餘里，早將長沙府城遠遠的拋在背後了。

他們早已脫離了官道，而奔馳在窄狹的田陌上面，眼底是一望無涯的金黃色稻穗，一陣陣由稻穗散放出來的清芬，直衝鼻管。

這時，前面不遠處，突然現出一星燈火，隱約可以看到是由一間獨立農舍中照出來的。

大概前面逃的離那間農舍還有二十幾丈距離，却突然停了下來，轉過身冲着追的人，牙一齜道：「王大俠，你今晚可把老朽給追慘了。」

原來這個追人的，竟然是尹家堡的王總管。

王道行追臨切近，一見被追的人竟是隱跡雷神廟的怪老人公孫賡，不禁微感意外，忙抱拳躬身道：「原來是公孫前輩，請恕晚輩適才冒瀆之罪！」

公孫賡嘻嘻笑道：「這可是我自己找的，與你無關。倒是我引你來，有兩位武林同道要爲你引見。」

王道行道：「兩位武林同道，現在何處？」

公孫賡道：「就在前面那間房子裏，咱們走吧，酒菜恐已涼了呢。」

這是間完全用稻草蓋的房子，堂屋中間擺着一張方桌，桌上擺着五盤臘菜，一壺酒和四副盃筷，兩個老人各踞一方，正在欵欵而談。

公孫賡進門便大聲嚷嚷，王道行却愣在門口，兩眼發直。

敢情屋中的兩個老人，都是王道行的舊識：一個是「皓首神龍」柏天鵬，另外一個却是作客尹家堡，被懷疑燒死在梅軒之內的白雲觀觀主靈風道長。

不過此際的靈風道長却是一身老圃裝束，而且面色慘白，兩眼無神，似大病初癒的樣子。

靈風道長見王道行那副失神模樣，知道因爲自己驟然在此地出現的緣故，忙走過去打個稽首道：「王施主，貧道萬分慚愧，想不到貴堡竟因貧道的拜訪，招致偌大的損失和麻煩！」

王道行定了定神，才抱拳道：「道長說那裏話來，這一切錯失，都怪王某粗心大意，事前疏於防範，才予兇徒以可乘之機，也使道長……」

他說到「道長」二字，下面的話却無法接下去了，因爲他還不知道靈風道長在火焚梅軒後的遭遇。

柏天鵬適時大聲說道：「道行老弟，快進來坐下說話，事情的演變，完全逸出我們的判斷範圍，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

王道行「哦」了一聲，和靈風道長相繼入座。

靈風道長不忌酒，却不沾葷腥，所以特爲他準備了一盤毛豆炆笋干。

幾巡酒後，話入正題。

靈風道長先長長嘆了口氣，酒後面向王道行說道：「這原是本門的不幸，想不到竟使貴堡也遭到池魚之殃！」

公孫賡將滿滿一盃酒，擎着靠在下唇上，笑着道：「牛鼻子老道，你最好長話短說，不要糟塌時間。」

靈風道長點點頭道：「好吧！事情的起因是由於貧道的師弟靈雨，他在無意中得到一本『陰屍眞解』，是兩百年前『陰屍』米靈的遺錄，據說這冊『陰屍眞解』裏所記載的武功，極爲陰損，如練到爐火純靑，可以無形中致人於死命！」

靈風道長淺淺啜了口酒，又道：「不過練這種武功的人，進境到了某種程度，便會完全喪失理智，變得兇狠殘忍，仇視一切，而且，領袖慾極强，事事表現得特立異行，自以爲已君臨天下，主宰一切。想不到，貧道首當其衝，第一個遭到他的暗算。」

王道行不勝駭異的問道：「道長，請恕在下多言，令師弟得到那冊『陰屍眞解』，以及他練那種陰狠武功，難道道長全不知情？」

靈風道長道：「他得到『陰屍眞解』，並苦練『陰屍眞解』上所記載的邪門武功，除了他的幾個死黨參與外，確是極端秘密，將貧道完全蒙在鼓裏。

「後來，因他的邪功進境已達到某一程度，突然性情大變，一切反常，才引起貧道的注意，經過月餘的暗中調查，方知箇中原委，但他業已深深陷入魔道的泥淖之中，而無法自拔了！」

他嘆口氣又道：「貧道不敢自鳴清高，白雲觀雖然位列三湘七劍之一，有資格逐鹿七劍盟主的寶座，但貧道總覺得修道之人，應該與世無爭，與物無忤，所以，儘管新七劍盟主的產生，都在暗中預作佈署，但貧道却心如止水，毫未作出岫的打算。

「此次貧道赴尹家堡作客，也是因爲那不肖師弟的終日喋喋不休，使人耳根無法淸靜，才托詞先分別拜訪六劍，藉以觀察動靜。

「詎料那不肖的師弟，竟已存下篡奪掌門，並除去貧道之心！

「他居然以援技重賄，於貴堡預伏了一根內線，貧道到達時，即受命暗中在貧道的飲食內，下了一種無色無味的散功藥粉，如非頑徒鼎眞機警，貧道恐已屍骨無存了！」

王道行不勝感慨的道：「這確使人太感到意外了！」

怪老人公孫賡大笑道：「王大俠，你用不着爲牛鼻子遮掩，這絲毫也不意外，須知魔由心生，他師弟如果平日未存非份之想，便決不會秘密苦練那種明知是旁門左道的邪功，牛鼻子的這次大難，正是予他管教不嚴的責罰！」

公孫賡突然斂去笑容，向王道行道：「想不到靈雨那牛鼻子的手下，居然敢追踪王大俠追踪到老朽的寓所，若不是怕打草驚蛇，眞想給他吃點厲害的苦頭。」

暑頓又道：「王大俠暗探小翠花的香閨，可曾獲得什麼線索？」

王道行含笑點點頭，道：「公孫前輩對敝堡所發生的這件事情，好像已完全瞭然於胸了。」

公孫賡道：「大抵都已清楚了，膫下的祇有褚老婆子的那根三絕吹管，尙未查出是如何落在靈雨手中的。」

柏天鵬道：「有沒有需要去找褚老婆子當面談談，也許可以找出原因來。」

公孫賡腦袋搖得像博浪鼓似的，說道：「這條路根本走不通，那老婆子的脾氣孤癖得很，也怪異得很……」

靈風道長笑着接道：「這就奇了，想不到這世界上，還有個被怪老人批評爲脾氣怪異的老婆子，這就眞所謂是無獨有偶了。」

柏天鵬道：「這個在下知道，褚老婆子雖是武林人物，但從不與武林中人交往，黑，白兩道都沒有她的朋友，不過在下知道她有個最敬重的人，一個完全不懂武功，但才華極高的殘廢老人。」

公孫賡問道：「那殘廢老人住在那裏？他是否願意替我們辦這件事？」

柏天鵬自告奮勇道：「那老人住在益陽桃花崙，和在下倒有點淵源，這件事就交由在下來辦好了，多則五天，少則三天，一定趕回尹家堡覆命。」

公孫賡大喜道：「柏兄能解決這個問題，眞是太好了！我看事不宜遲，就請柏兄即時上道，好嗎？」

柏天鵬道：「這是何等緊急之事，自然說走就走。」

王道行急道：「老哥哥請稍待片刻，在下還有個計議……」

公孫賡一怔問道：「是否與柏兄此行有關？」

王道行道：「是的。適才柏兄提到益陽，突然觸發在下一絲靈感，但不知是否可以行得通？」

柏天鵬道：「道行老弟，不管行得通行不通，有主意總比沒主意好，你不妨說出來讓大家商量商量。」

王道行道：「現任七劍盟主『追風劍』甘棣，不是住在益陽對河的白鹿山嗎，再過三個月又該是衡山論劍，遴選新盟主了……」

公孫賡接口道：「王大俠，現在時間寶貴，衡山論劍遠水不救近火……」

王道行道：「在下當然知道衡山論劍時間尙遙，遠水救不了近火，所以才說不知道這個主意行不行得通。」

靈風道長笑道：「那就請王大俠快說出來吧。」

王道行道：「在下想，假如能商得甘盟主的同意，將衡山論劍的時間提前三個月……」

公孫賡猛的一掌拍在桌上，將盃筷都震得跳了起來，大聲道：「對呀！如將衡山論劍的時間提前三個月，不是很多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嗎！唔，我怎會沒想到這個擺在眼前的主意！」

靈風道長微笑道：「這大概就是錦心與草包心的分別吧。」

公孫賡笑着正欲回敬靈風道長幾句，王道行適時說話了，他道：「提前舉行衡山論劍，雖然可以解決我們的困難，但甘盟主是否同意這樣做，還有問題。」

靈風道長道：「甘盟主的平生爲人，貧道很瞭解；急公好義，耿介爽直，此事和他商量，可能獲得他的諒解。」

柏天鵬道：「靈雨陰謀毒斃掌門師兄，篡奪掌門之位，已是大逆不道，凡我武林同源，都應共棄共伐，何況甘大俠爲現任七劍盟主，更是職責攸關，義無反顧，我想應無問題，祇是技術上得好好研究一下。」

公孫賡道：「對！那就請柏兄詳細告訴他好了。」

柏天鵬道：「這不大合適！在下有自知之明，說話的份量不够，丟臉不要緊，誤了大事在下可担不起這個責任！還請從長計議。」

王道行想了想道：「依在下的愚見，公孫前輩雖然遊戲風塵，但在武林中威望素隆，就請公孫前輩領銜，和靈風道長及敝堡尹堡主聯名致函甘大俠，再由柏兄當面加以補充，這樣就比較週到了。」

公孫賡笑道：「王大俠果不愧『神算』之名，心竅比咱們靈光多了，就決定這樣辦！靈風牛鼻子，你喝了一肚子的墨水，也不能太辜負你，寫信之事，就由你來執筆好了。」

柏天鵬這時向王道行說道：「道行老弟，我想，你此時心裏一定有個疑問，是吧？」

王道行點一點頭，說道：「是的。小弟確是感到奇怪，老哥哥不在尹家堡，怎會突在此地出現？不過一直沒有找到機會問你。」

柏天鵬道：「我是得到公孫兄的暗中通知，要我明着離開尹家堡到城裏來的，老哥哥當時雖然感到很奇怪，但我和堡主商量後，還是決定遵照公孫兄的指示做，老哥哥一過江，便被人引到了這裏，却想不到靈風道長師徒已先我在此……」

王道行問道：「他徒弟呢？」

「靈風道長已派他潛返白雲觀。」柏天鵬說：「道行老弟，你可知道，公孫兄爲什麼要我明着離開尹家堡，過江到城裏來？」

王道行搖了搖頭。

柏天鵬笑了笑，道：「公孫兄神出鬼沒，被他竊聽到靈雨他們一個秘密的狠毒決定。」

「哦！是什麼狠毒決定？」王道行顯得很吃驚的樣子。

柏天鵬說道：「你不是曾經判斷靈雨可能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甚至綁架尹英來要脅堡主的嗎，他們果然落入你的算中了。公孫兄要我明着離開尹家堡的目的，就是誘使他們暴露陰謀……」

王道行道：「你老哥哥離堡後，堡中人手更形單薄，這不是太危險了嗎？！」

柏天鵬微笑道：「這個你倒儘可放心，公孫兄已經往訪過凌總鏢頭，請他和鏢局中的幾位鏢頭在暗中協助……」

王道行微笑道：「這倒眞與小弟所想的不謀而合了，小弟也已經和凌總鏢頭商妥，請他暗中協助呢！」

柏天鵬哈哈笑道：「這才叫做英雄所見畧同呀！」

這時，靈風道長已將書信寫好，朗誦了一遍。

他見大家均無意見，便折叠好交與柏天鵬貼胸收藏。

柏天鵬告辭離去後，三人又詳細計議了一番，這才互道珍重而別。

×　×

王道行回到尹家堡後，便和堡主尹一涵扃室密談。

他們在經過一個多時辰的密談，終於決定了三件事：

第一，如眞有人企圖擄刼尹英時，尹一涵和王道行均故裝不知，不要出面，讓暗中隱伏之人將其驚走，也就算了。

第二，即時擇地安葬罹難者。

第三，對胡大海的行動，暗中加强監視，但決不能露出絲毫痕跡。

既經決定，王道行開始執行，他先到練武場停靈之處逗留了一會，見超渡亡魂的法事，仍在繼續進行。

堡中之人，業已個個精疲力盡，很顯然的看得出來，他們都是緊咬牙齦，在很勉强的支撑着。

嚎啕痛苦的場面已經沒有了，只賸下一堆堆悲聲飲泣的家屬。

王道行不禁搖了搖頭，長長地嘆了口氣。

這時，「寒心掌」胡大海適從對面走了過來，王道行趨前招呼道：「胡兄，這幾天可辛苦你了。」

胡大海含笑道：「那裏，這是在下份內之事，總管還不也是一樣的辛苦。哦，對啦，總管不是過江去了嗎，什麼時候回來的？」

王道行苦笑道：「剛回來不久。唉！還不是爲了星岩受傷之事，想不到凌總鏢頭很不諒解咱們。」

胡大海雙目一瞪，顯出一副很氣憤的樣子，怒聲道：「那凌霄就太不够江湖義氣了，他兒子是在尹家堡學藝呢，又不是託鏢，還要負責保險呀，不要說祗是受了點傷，就算是爲師門把命送掉了，不也應該嗎！他怎能……」

王道行忙低呼一聲：「胡兄，」打斷他的話頭，「這也難怪他，凌霄已屆望六之年，就是這麼個兒子，人嘛，又不是聖賢！」

胡大海嘴角一披，「嘿嘿」連聲，表示一副很不屑的神態。

王道行向四週掃視了一瞥，又道：「這十幾具靈柩老停在這裏，實在令人頭痛，全堡之人都爲它拖累得精疲力盡了，我已經和堡主商量過，今日午後未時，一律發引安葬……」

胡大海接口道：「難道不等到向師傅和佟師傅他們回堡，萬一靈雨道長親自來了，要看屍體呢？」

王道行道：「那也祗有到時候再說了，啊，胡兄！目前柏老和尚，佟二兄均不在堡中，小一輩的弟子們，又不敢担當大事，所以，只有麻煩你和馮兄多辛勞一點了。」

胡大海慨然道：「這是在下份內應該做的嘛，怎勞總管關照。」

王道行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便逕自轉回住處。

×　×

午時一到，尹家堡內又開始大忙特忙起來了。

因爲臨時決定了未時發引，所以發引前的很多工作，都必須如時完成。

幾已近於沉寂的哭聲，又開始提到最高的一個音符。

兩班僧，道的鑼鼓，鐃鈸，鈴鐺，木魚和梵唱聲，匯成一支悲壯的交响樂章，使人震耳欲聾！

未正，堡門大開。

兩隊穿着彩色法衣的高僧高道，猛敲着法器前導，接着便是十七具靈柩，靈柩後面是堡中罹難者的家屬，和堡中參加執紼的人羣，迤邐達兩里多路，宛如一條長龍般浩浩蕩蕩的前往距堡不遠的墓地。

十七具靈柩，安葬竣事，已是申末酉初。

今晚，除了凌亂的桌椅板櫈，和油膩的碗盞傢具，酌予留人收拾洗滌外，大家總算是喘了一口氣。

戌正，尹家堡內才完全趨於靜寂。

王道行似是體念堡中人的辛勞，並未額外增加守望之人，祗是他自己却不時四處巡視，查看，倍加辛苦。

他雖不欲驚動別人，但是，暗中却有一雙灼灼的眼睛，緊緊地盯着他的一舉一動。

四更過後，他的臉上已流露出很深的倦意，但他仍然强自支持着外出巡視了一遍。

當他再度回到住處，已是呵欠連連，顯已疲倦達到極點，也許他祗是想在床上和衣靠一下，閉目養養神，想不到頭才擱到枕上，精神一恍惚，便呼呼睡熟。

四更後，是黎明前一段最黑暗的時候，不過今夜月色甚佳，全堡沐浴在奶油色的光輝裏。

突然，自梅林中竄出幾條人影，掩掩藏藏，像幽靈似的，撲向堡主尹一涵的房舍。

在尹堡主房頂一處有陰影的角落裏，也伏着一個蒙面的黑衣人，他看到那幾條竄近的人影，便探出頭去，「吱」的發出一聲鼠叫聲。

很快的，幾條人影便和伏在屋頂的黑衣人會合一處。

「老胡，怎麼啦？」這是幾條人影中的一個輕聲問。

「全都睡得像死猪！」原先伏在屋頂的黑衣蒙面人答。

「現在離天亮已不遠了，咱們得馬上動手！」

「鼎一，迷魂香帶着沒有？」

「當然帶在……」

黑衣蒙面人突然輕喝聲：「停聲！」

隨用手一指。

鼎一等人循着黑衣蒙面人所指方向一看，只見月光下，三條黑影如飛而至。

黑衣蒙人惶急地低聲道：「鼎一，現將五鼓，轉瞬天明，今晚已來不及，你們儘快離開此地，以免暴露形跡，咱們今午再連絡吧！」

說完，也不待鼎一答言，一翻身縱下房消失不見。

鼎一恨恨地輕罵聲：「猪玀！」也不知是所指爲誰，便也領着其餘幾人，藉着暗影掩蔽，相繼遁去。

三條人影轉眼間便到了尹一涵的屋面，因爲他們並未掩蔽身形，併肩站在溶溶月色下，自然可以看得十分眞切，原來是雄風鏢局的總鏢頭凌霄，和龔，佘兩位鏢師。

凌霄大聲道：「雄風鏢局凌霄請尹堡主答話！」

他這裏話聲方落，尹一涵已抱拳站在天井中，仰面道：「凌兄貪夜見訪，當有重要事故，請偕兩位鏢頭下來，入內奉茶，以便詳談。」

凌霄「嘿」聲冷笑，便和二位鏢頭連袂縱落。

王道行因寄居在尹宅前間，這時已聞聲趕了來，一見凌霄等人，忙抱拳一一道早後，笑着說道：「總鏢頭，您恁早光臨敝堡，可是來探望令郎星岩？」

凌霄正待答話，只見胡大海，馮弋飛和尹一涵的一干弟子，全都操着兵刃，蠭湧而至。

但其中獨少尹英和星岩二人。

尹一涵見狀，面色一沉喝道：「你們這是幹什麼？還不趕快都給我退下去！」

胡大海面色微變道：「堡主，這不能怪咱們魯莽，因爲我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聽到房頂上有人吼叫，尤其是本堡有了前幾天那場變故，每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和緊張，咱們還以爲來了匪徒呢！」

這眞是指着和尚罵禿驢，凌霄吃了個啞吧虧，祗有苦笑笑，自認倒楣。

王道行笑着道：「好了好了，這只是場誤會，胡師傅，馮師傅和無痕你們，還可以去多歇一會兒呢。」

尹一涵目送胡大海等人離去後，才笑向凌霄和龔，佘二鏢師道：「現在一切均已明朗，只待柏兄的佳音了！在下已在書房備有幾色下酒小菜，咱們就來個飲酒達旦吧。」

向陽和佟震宇都相繼返堡。

向陽帶回的消息，丐帮確曾於一個月前發現過一次像「殭屍門」這種形狀的人物，不過稍現即隱，再未發現，而且祗有兩個人，是否爲「殭屍門」？就不得而知了。

至於佟震宇帶回的消息，更是氣燄萬丈，咄咄逼人！

佟震宇說：「在下晝夜兼程趕到衡州白雲觀時，人和馬都疲憊到了極點，但投書求見時，並未受到應有禮貌的接待。

「靈雨道長召見時，更是拍桌打椅，口出譋言，完全沒有一點修道高人的風範，簡直就像一個狂人！

「靈雨並且大言不愧的說，業已接掌白雲觀，並且要昭告天下武林同源：『尹家堡主謀殺白雲觀主靈風道長師徒。』

「最後並提出了一個狂妄的要求：『尹家堡之人，自堡主以下，無分男女老幼，全須簑絰服喪，將靈風道長靈柩送回白雲觀……』」

當然，尹一涵和王道行既已知道靈雨道長的底細，自未將他的狂妄言行放在心上，祗是一笑置之。

尹家堡自雄風鏢局的總鏢頭凌霄，和鏢師龔有恒，佘茂已決定暫時留下作客，並允於臂助外，再加以向陽和佟震宇的相繼返堡，堡中之人亦已恢復疲勞，便由王道行調兵遣將，無分晝夜的嚴密防範。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一幌五天，總算風平浪靜，相安無事。

第五天的早上，柏天鵬風塵僕僕的回到堡內。

堡主尹一涵即着人將他請到書房，並邀請凌霄和王道行一同共商大計。

柏天鵬帶回的消息，更令人興奮！他說：「甘盟主在瞭解火焚梅軒的陰謀後，顯得非常的氣憤，一口答應了怪老人公孫廣，靈風道長和尹堡主聯名具函所提出的要求，並決定將小陽春在衡山石廩峯舉行的七劍論劍會，提前到七月望日舉行。而且甘盟主劍及履及，當卽寫妥六封書束，除尹堡主的一封，由在下揹回面陳堡主外，其餘五封，均命弟子分別以最快方法送達各劍手中。」

尹一涵拆開書束，與凌霄和王道行一同觀看。

書束中措詞極爲婉轉，雖僅以老妻纏綿病榻，去日無多爲由，但任誰看了，都會由衷的深表同情。

柏天鵬俟堡主等人看完書束，又道：「關於那根『三絕吹管』的問題，業已在下那位殘廢的朋友親自去問過褚老婆子，據說褚老婆子僅以『以僞亂眞，企圖嫁禍！』八字作答，不肯作深入交談……」

王道行頷首道：「在下也曾想到以假亂眞，企圖嫁禍這方面，祗是褚姥姥對此事的反應如此冷淡，倒出於意料之外！」

柏天鵬含笑道：「道行老弟，你不是常說，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以常理論斷的嗎？」

王道行未置可否的笑了笑，問道：「柏老哥回來時，可曾見着公孫前輩？並將一切告知？」

「見着了，」柏天鵬道：「他說七劍會衡山時，要好好導演一齣戲，看他神秘兮兮的，也不知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說到這裏，聲音突然低得像蚊子叫：「他要在下轉告堡主，動身赴衡山前，一定要將胡大海誘捕，秘密運往會場，以加强靈雨的罪證！」

×　×

我國的山水，水有五湖，山有五嶽。五嶽者：卽東嶽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南嶽衡山，在湖南衡山縣西北，西嶽華山——在陝西華陰縣西，北嶽恒山——在直隸曲陽縣西北，中嶽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北。

七劍會衡山的衡山，便是五嶽之一的南嶽衡山。

衡山高達四千多丈，迤邐八百餘里。山有七十二峯，但比較著名的有五峯

：為祝融，紫蓋，石廩，雲密和天柱。

七劍所選定「石廩」峯為每屆論劍之所，是因為石廩雖不若祝融、紫蓋之高、之秀，但險峻卻非二峯所能比擬，且山頂一平如砥，正適合武林人物的集會。

峯麓有一座山谷，名叫星子谷，谷中散佈着很多棟簡陋的木屋。

這些木屋是供七劍，以及隨同七劍參與論劍會之人的歇宿之所，其中一棟較寬敞的木屋，則為七劍於論劍前夕協調有關細節的會議室。

三湘七劍，是湖南境內七個不同的劍派。

益陽的白鹿門，掌門人「追風劍」甘棣。

衡州白雲觀，掌門人靈風道長。

長沙尹家堡，掌門人「青囊神劍」尹一涵。

湘陰白霞門，掌門人「慈航紅綫」聶倩娘。

武陵善德山莊，掌門人「鳳鈴劍」關青雲。

常寧黎郭莊，掌門人「擎天一劍」郭飛虹。

邵陽龍山門，掌門人「不老婆婆」莊蘊如。

這是三湘七劍衡山論劍的前一天——七月十四日。

參加論劍的七個劍派，已相繼趕到星子谷，到得最遲的，反倒是有地主之誼的靈雨道長及其門下。

申正——這是每屆論劍會前夕的協調會議時間。

閼為會議室的木屋裏，燃燒着八支兒臂般粗的牛油巨燭，將整間會議室，照得通紅。

這會議室中設有桌子，只有十幾張粗糙的高背木椅。

參加會議的是七個劍派的掌門人，和七個將來最有希望繼承掌門之位的弟子。

不過，白雲觀掌門人靈風道長因在尹家堡罹難，掌門之位，係由其師弟靈雨道長暫攝，故由靈雨道長携帶他的愛徒鼎一參加。

各掌門人的座位，除盟主高踞首位外，其餘均可隨意所之，祇須面對盟主座位即可。

今夜座位的排列，不知是有意？抑是無意？

五位掌門人的座位，正將靈雨的座位成半月形包圍，當然排列得並不規則。

會議開始前，盟主甘棣吩咐各派隨帶進場的一名弟子暫時離場，俟召呼進場時，再行入場。

各派弟子出場後，甘棣以盟主身份首先致詞，大意謂七劍盟的產生，主要是在消除這七個劍派相互間的磨擦，進而團結七個劍派的力量，為三湘武林造福！

盟主致詞完畢後，應該是討論論劍會的一些細節問題，但靈雨道長卻於此時以極忿恨的語調，提出了尹家堡堡主尹一涵謀殺白雲觀掌門人靈風道長的控訴。

當然這是其餘六劍所希望的，即使靈雨不提，尹一涵也會自動的把這樁謀殺案提了出來。

甘棣聽完靈雨道長的控訴，轉向尹一涵道：「尹堡主，靈雨道長的控訴，你也聽到了，希望你能提出合理的答復。」

尹一涵含笑道：「靈雨道長控訴尹某謀害他師兄靈風道長，尹某感到很遺憾，對這問題既不願作答，也不屑作答，至於尹某是否確實謀殺了靈風道長，我想，請靈風道長自已來說明眞象，比尹某的答覆要淸楚多了！」

靈雨道長聽完尹一涵的話，面上神色微變，雙目中綠芒一閃而逝。

尹一涵的話剛說完，會議室的另一度門呀的開了，從裏面緩步走出兩個全眞羽士。

前面的面容淸癯，灰白長髯，只是兩眼無神，面色慘白，赫然竟是靈風道長。

跟在靈風道長身後的，是他的得意弟子鼎眞。

靈雨一眼看到靈風師徒，眞像被毒蛇噬了一口，心頭一陣狂跳，不過，因為他苦練過「陰屍眞解」上的邪門武功，本性多已迷失，所以瞬間工夫，他又神色自若了。

靈風道長走進會議室，先向盟主甘棣打了個稽首，接着便將一切受害經過說明，然後指着靈雨怒叱道：「靈雨，這大概很出你的意料之外吧，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靈雨「嘿嘿」冷笑道：「貧道久聞尹家堡有位總管，極擅易容之術，想不到胆大包天，竟敢朦混到七劍會場來了！」

話完臂抬，他竟想出其不意，將功力全散的靈風道長，斃在他得自「陰屍眞解」上的「陰眚蝕心掌」下。

與靈雨座位較近的「鳳鈴劍」關青雲，和「不老婆婆」莊蘊如正待出手相救，但卻有人比他二人快了一步，「怪老人」公孫賡不知何時已俟在靈雨的背後，除了盟主甘棣因正面相對知道外，其餘五劍和靈雨，竟然毫無所知。

公孫賡大喝一聲：「惡道敢爾！」雙掌齊出，快如閃電，一掌印在靈雨的「脊心穴」上，另一掌，拍在他的「背井穴」上。

印在靈雨「脊心穴」上的一掌，公孫賡並未吐勁，但拍在「肩井穴」上的一掌，卻硬將靈雨的一條右臂，自肩胛處震脫了骨節，只痛得靈雨齜牙咧嘴，冷汗如雨而下。

公孫賡並不願做得太絕，一掌震脫了靈雨肩胛骨筍後，隨卽運指如飛，封閉了靈雨幾處大穴，並順手將其脫筍的骨節接上。

公孫賡這才轉到靈雨的面前，指着靈雨的鼻尖怒聲道：「靈雨，以你這種謀弒掌門的大逆不道行為，依老夫的脾氣，剛才那一掌請你去鬼門關報到了，不過你那牛鼻子師兄念及同門之誼，不忍見你遭報橫死，求我給你個反省自新的機會，靈雨，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靈雨滿面猙獰之色，厲聲道：「公孫老怪，道爺師兄已慘死在尹家堡內，你這老怪物得了尹一涵多少好處，竟敢信口雌黃，顚倒黑白。」

公孫賡冷笑道：「你眞是個絕滅人性的畜生！」

接着一聲大喝道：「將那干邪徒帶上

來！」

隨着喝聲，從靈風道長方才出來的那扇門內，湧出一羣人來，原來尹家堡中的佟兩位武師和五名弟子，押着一俗六道走了出來。

俗家裝束的，赫然也是尹家堡的武師——「寒心掌」胡大海，一路低着頭，滿面愧色，顯然良知未泯。

六個道人，包括鼎一在內，個個都是咬牙切齒，一臉充滿邪惡的厲容，這大概是入魔已深的緣故。

靈雨一見門下死黨已被一網打盡，臉上的肌肉一陣急遽的扭曲，驀地，雙目中噴射出兩股熾烈的綠燄。

這兩道綠燄確是邪惡至極，在場之人雖早已作了心理上的準備，精神並未受制，但仍難免有一絲恍惚感覺。

「好雜毛！已是堦下之囚，還胆敢逞兇！」

聲到人到，原來是個蓬首垢面的老花子。

在場老一輩的對這老花子都不陌生，因為他生性嫉惡如仇，好抱不平，江湖上的一班邪惡敗類，都恨極了他，但因他的功力太高，而且四水丐幫的勢力太大，所以雖是恨極，却是無可奈何，祇有乾瞪眼的份兒。

他是誰？四水丐幫幫主，「怪丐」單于平是也。

單于平出手如風，一掌切在靈雨頸後的「對口穴」上，使得靈雨猛一張口，他便將一顆火紅的藥丸，投入他的口中。

火紅藥丸入口卽化，登時變成一股流汁，順着喉骨，瀝瀝而下。

說也奇怪，僅一瞬間的工夫，靈雨雙目中的那道熾烈綠燄，已漸漸的淡了下去，最後終於完全消失不見。

而靈雨的滿臉猙獰之色亦隨之斂去，代以一片發自內心的愧疚紅暈，嘆了口氣，低垂下頭。

單于平哈哈大笑道：「老雜毛，這都祇怪你平日好强心太切，至為心魔所乘，到頭來求榮反辱！好在你流毒未入膏肓，還保有一點靈智，所以，服下老花子的『驅邪定神丸』，才能很快的還你本性，否則……」

靈雨一步走錯，愧恨交迸，面對師兄和一干友好，實無顏苟活，決心一死謝罪！乃趁大家一個疏神，一掌拍在天靈蓋上，一代玄門高手，只因一念之差，落得如此下場，誠可為後世之營營名利，而不擇手段者炯戒！

靈雨之死，靈風道長固然同門情重，業已熱淚盈眶。

而在場之人——當然那尚未消除魔禁的一俗六道例外，亦莫不面容慼慼，心裏難過極了！

——雖然這是靈雨道長最佳的結局！

靈風道長低首悲聲道：「單于施主，尹家堡的胡施主，和敝觀的六名弟子是無辜的，他們不過是受了靈雨的煽惑，請你看在貧道薄面，每人賞一粒靈丹給他們自新的機會吧！」

單于平沒有再說什麼，掏出一隻磁瓶，在胡大海等七人的口中，各塞了一顆火紅色藥丸。

公孫賡却一揮手道：「把他們先帶下去吧！」

盟主甘棣先請公孫賡，單于平和靈風道長入座，然後吩咐鼎眞道人去招呼同門師兄弟，將靈雨屍體舁向會議室後面的一間空房內暫時停放，一切妥當後，才深深嘆口氣道：「諸位先進，同源，今天靈雨道長的羽化，引起甘某的深深感觸，七劍盟安危同仗，守望相助，立意極佳，但錯在五年一次論劍，遴選盟主，致無端使劍海生出許多風波，今晚趁着公孫，單于兩位先進在場，在下謹提出個人的一點建議，供諸位參攷採納。」

「不老婆婆」莊蘊如道：「甘大俠的建議，老婆子大概已想到是怎麼回事，不過，還是請甘大俠快說出來，以供大家研究。」

甘棣笑笑道：「咱們七劍除聶女俠外，都已屆花甲之年，雖然對鄉梓和武林無甚建樹，但總算盡了力，也該稍息仔肩，悠遊林下，享享老福了！

「愚意以為『長江後浪推前浪』，也應該讓下一代的年輕人担担責任，給他們實際磨練的機會。」

甘棣停了一下，見無人提出反對意見，又繼續說道：「諸位如不反對的話，咱們這一代的七劍盟，就算是成為歷史的陳跡了！

「至於下一代，我想，應由咱們七劍的衣鉢弟子出面，仿效桃園結義故事，結為異姓的兄弟姊妹，以便甘苦與共，患難相扶……」

其餘六劍毫無異議地接納了甘棣的全部意見，紛紛宣佈自卽時起，封劍歸隱，從此退出江湖。

公孫賡哈哈一陣大笑，說道：「痛快！痛快！」

單于平也哈哈笑道：「看情形，我老花子的那根打狗棒，也該往下傳了！走吧！老怪物，今晚這場盛會，總算功德圓滿，咱們得找個地方，老花子請你吃富貴鷄，喝猴兒酒，不醉不休！」

「對！你老花子不提酒倒還罷了，提到酒，我肚子裏的那窩小虫子，也在鬧五臟廟了。走吧！哈哈哈！」

×　×

七劍論劍會，歷屆都是十月望日在衡山石廩峯舉行，這一天，由各地趕來觀摩論劍的武林人物，眞是車水馬龍，絡繹於途。

本屆因劍海發生譎瀾，不但提前了衡山集會的日期，而且七劍也因此動極思靜，同時宣佈從此封劍歸隱，退出江湖。

七月十五日，石廩峯頂一排肅立着五男二女，他們的年紀都很輕，最大的也不超過三十歲。

這七個年輕人的背後，都斜揹着一柄長劍，鮮紅的劍穗子，迎風飄動，分外奪目。

他們正是剛剛揷血為盟，誓言生死不渝的七位異姓兄弟姐妹，也卽是三湘七大劍派的七位新任掌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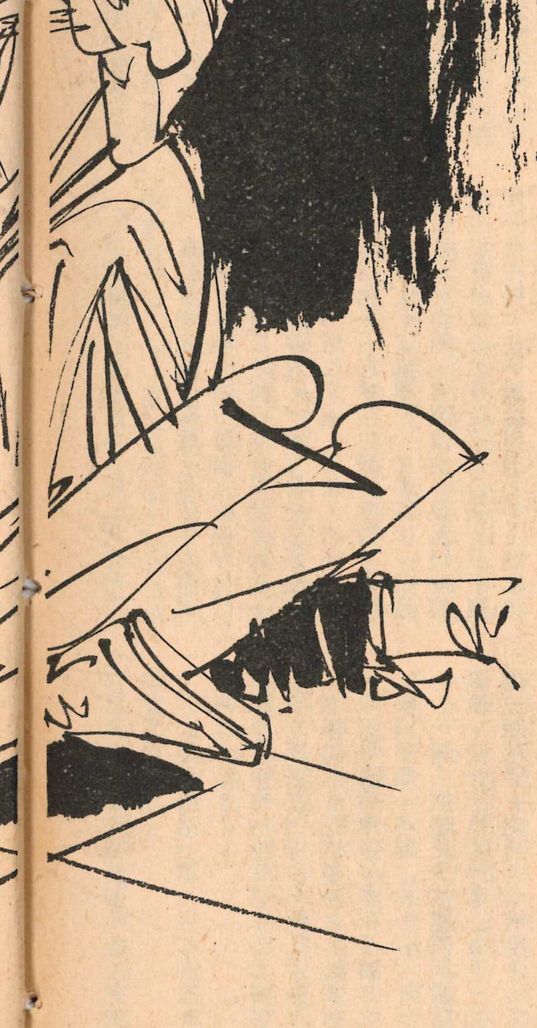
在這七位年輕掌門人的面前，巍然矗立着一塊石碑，上面刻着八個斗大的柳體字：

「三湘七劍論劍遺跡！」　（續完）

新派奇情中篇故事

梟魅

單于紅·文
黃鳴·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爲六鬼神圍攻，失敗摔崖，跌落深谷，遇一自稱死谷老人者，對之似存好感，兩人互把自身悲凄遭遇說出，原來那死谷老人竟是二十年前名震武林的大魔頭，他將他的遭遇傾吐出來後，似把積鬱於胸的悲憤平抑下去，很誠摯地鼓勵君之楓，爲復仇，爲救皇甫霏霏，奮鬥下去，並親自引領君之楓走出谷口，依依惜別。君之楓走出死谷，欲往金安藥舖找尋金蛾子，但因雙目已盲，難辨東西，地處荒僻，又不見人踪，正感不知如何是好之際，驀聽一陣蹄聲傳來，他歡喜欲狂，停立以待——

＊＊＊＊＊＊＊＊＊＊＊＊＊＊

跳出黑地獄　追緝六鬼神

君之楓揚起手中的竹竿，便想攔住來騎，不想馬上之人却率先開口喊道：「胡少俠！」

話音一落，那快騎也及時刹在君之楓跟前。

心頭一陣狂喜，君之楓激動道：「是妳……姑娘……」

身手嬌健的躍下馬鞍，來人正是金蛾子之女——慧姑娘。但見她此刻一副風塵僕僕，香汗淋淋，顯然急劇的奔波使她嬌倦不已，可是，疲備的臉龐却也流露出一股興奮，歡悅的表情，她抹了下額角的汗珠，微喘着香氣道：「胡少俠，我正找着你……」

美眸一轉，瞥見他帶血的傷口，驚叫道：「啊！你受傷了？」

柳眉一蹙，又緊着問：「怎不見劍痴和追風大俠兩位前輩？」

君之楓此刻的心情眞有如滔滔波浪，一波又一波。他原本沮喪，哀傷，不想會遇到了紫衣少女，他何等的興奮啊！但紫衣少女一連串的發問重又把他壓抑在哀傷裏，他感到傷口在發痛，他原本幾乎已忘却的，他更感到疲憊，饑餓。他又哀傷追風俠和劍痴的死去，他悲慟皇甫霏霏的生死不明……

慧姑娘見他這等模樣，心知不妙，她急急道：「皇甫姑娘呢？」

努力抑住着心中的哀傷，君之楓搖了一下頭，道：「沒救出來。」

「沒救出來？」吃了一驚，紫衣姑娘道：「那兩位前輩……？」

咬了一下牙，君之楓悲憤道：「他兩位被六鬼神殺死了。」

「當眞？」這一驚非同小可，紫衣姑娘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輕聲一歎，君之楓接着把追風俠和劍痴的慘死，以及自己如何掉入死谷，如何獲生而認識死谷老人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與紫衣少女聽……

紫衣姑娘聽完，既哀痛追風俠和劍痴二人的死去，也歡喜慶幸君之楓的大難不死，她嬌歎一聲，說道：「六鬼神眞如此厲害麼？」

「他們六人的聯手，威力的確很厲害。」君之楓唏噓道：「我身手不方便，而且追風俠和劍痴兩位前輩幾天來一直爲我奔波，早就累了，六鬼神以逸待勞，我們當不是他們的敵手。唉！我爲甚麼如此衝動，當時不注意到這點呢？」

「這怎能怪你？」紫衣姑娘慰藉着道

：「我們終要殺死六鬼神的！」

君之楓悽然道：「皇甫姑娘落入敵手，可能是凶多吉少了。」

紫衣姑娘本想說現在立刻去救皇甫霏霏，但她深知那是不可能的，君之楓和追風俠，劍痴都失敗，難道自己會强過他們嗎？當然是不會，那麼自己去徒然是送死吧。紫衣姑娘只好安慰道：「吉人自有天相，皇甫姑娘會安然無恙的。」

君之楓也明知現在哀傷是無濟於事的，他轉變話題道：「幸好遇見姑娘，否則我眞不知怎辦才好！」

嬌柔一笑，紫衣少女道：「我見你們久去不回，便瞞着家母跑出來……」

詫異的哦了一聲，君之楓插口道：「令堂不知道姑娘出來。」

訕訕一笑，紫衣少女道：「她老人家在休息養傷，我不敢驚動她，只好偸偸跑出來了。」

君之楓感激地道：「謝謝姑娘你的關懷。」

嫣然一笑，紫衣少女拂了一下烏黑秀髮，嬌聲道：「少俠你是我們的恩人，我們不能幫助你救出皇甫姑娘已是非常的歉疚的了……」

美眸流盼，紫衣少女又說道：「爲今之計，少俠請你節制哀傷，待家母爲你醫愈創傷，再行爲死去的兩位前輩復仇，救出皇甫姑娘，你以爲如何？」

輕輕一頓，眸珠子瞥向君之楓的傷口，關注地問道：「少俠，你這傷還挺得住嗎？」

點點頭，君之楓暗咬牙道：「我已敷上藥，想是沒有打緊。」

細細打量着，紫衣少女接道：「血流得不少，我們趕快回去，再爲你查看傷勢，好麼？」

說着扯住韁繩，一頓脚尖便想躍上馬，忽又想起君之楓此刻行動不便，不禁着實楞了下來……

她當然不能自己騎馬讓君之楓走路，也不可能讓他坐騎而自己趕路，勢必是要兩人同坐一騎的了，雖說男女授受不親，但江湖兒女也不十分拘泥這些，問題是君之楓瞎盲，且是受傷之軀，自是不能騎馬趕路的了，那只好靠紫衣少女來併轡策馬，旣如此，君之楓不握轡騎馬便得坐在前頭——關鍵地就在這裏，紫衣少女一個女人家的身形當然比不過君之楓一個大男人的身軀，那麼君之楓坐在前面，豈不讓在後頭併轡者的紫衣少女添上了無比的麻煩——它可能遮住或阻礙了她的視綫！如果說君之楓坐在後頭，那他勢必要攬住紫衣少女的腰肢，紫衣少女一個淸白女兒身，她怎「敢」呢？但如果坐在前頭的話，君之楓就得「窩」在紫衣少女的懷裏，那豈不更「糟」？

這怎生是好？

一時，紫衣少女粉頰泛上兩片緋雲，嬌羞不住，却也無法抉擇定奪，她踟躕猶疑着……

雖說君之楓因受到撞擊而致失去記憶，但那也只是說他記不得從前的事情而已，並不指他的腦瓜子已失去作用，他依然能思考，而且很靈光，他實際上並沒有費很大的力勁，便也想到了紫衣少女的困窘情形……

他躑躅了一會，道：「姑娘，我想我是挺得住的，我還走得動……」

「那怎麼成？」搖着螓首打斷他的話，紫衣少女道：「你這等傷勢加上饑乏，一般人就早倒了，你怎能再走……」

說着，一咬銀牙，紫衣少女似已下定決心，她道：「到這種地方我也顧不了這麼多了，我們同是武林中人，江湖兒女，何避男女之嫌？少俠，你以爲是麼？」

心中暗暗歡喜，君之楓知道紫衣少女決定與自己同騎。說老實話，君之楓此刻不僅感到傷口發痛，尤其是渾身的疲勞和腹中的饑餓，使得他像虛脫一樣，幾乎就要站不住脚，他不過是在咬牙硬撐吧。但他雖歡喜，口中却也不得不故作羞赧狀，道：「姑娘，妳我……」

吹彈得破的艷頰倏又昇起兩朵紅雲，紫衣姑娘一咬下唇，搶着道：「少俠，你是正人君子，而且是奴家的救命恩人，今爲救少俠你的傷勢，共坐一騎，乃不得已之事。」

微微躬身，君之楓恭謹的抱拳道：「只怕委屈了姑娘你。」

紫衣姑娘深吸了一口氣，不再打話，便紅着臉去攙扶君之楓……

似乎是很艱辛，但總算君之楓是上了馬，紫衣姑娘也踏馬蹬躍上馬鞍——果然不錯，君之楓幾乎遮去了她大半的視野，她簡直看不見前頭！

本是咚咚而跳的芳心更是加速度的跳了，紫衣少女羞紅了整個秀娟的臉龐，她儘量抑住着急促的呼吸，她也儘量的使自己的嬌軀不與君之楓的身軀作太多或太緊密的接觸，她更儘量的裝成若無其事，她理了理微亂的鬢絲，但這動作只證明了她的急促，緊張和不安，她顫抖着唇角，細若蚊聲的道：「少俠，你，你低些身子，我看不淸前面。」

事實上君之楓的一顆心也轆轆的跳，這不能怪他，任何人也要這樣的——那撲鼻的淡淡幽香，那微貼着背的暖烘烘的嬌軀——那個男人不感到心胸撲跳，乃至於心猿意馬呢？當然啦，君之楓是絕不敢有一絲的邪念，這並不是表示他如何聖人，只是他認爲「發乎情，止於禮」這種情操，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是應該具有的，尤其是在此時此地！

所以，儘管當他彎低下身子——那幾乎像是躺在紫衣少女的懷裏了——的時候，他更加認眞和努力的控制自己，他竭盡所能使自己平靜，安詳……

緋紅着臉蛋兒，紫衣少女輕咬着紅潤的下唇，長長一吸氣，陡地嬌喝一聲，猛一扯韁索，只見胯下之騎，一聲嘶鳴，驀地四蹄猛張，如箭矢般射去，捲起滾滾塵揚……

馬兒急奔着，也顚簸得厲害，這使得君之楓的身子幾乎是全躺在紫衣少女的懷裏了，如此的耳鬢廝磨，確實使他們感到「不好受」，但他們只是默默無言，這樣看起來可以表示「沒甚麼」。

一個時辰多一點，終於回到了「金安藥舖」。

嬌滴滴的一仰身，紫衣少女在空中轉了個漂亮的觔斗躍於地面，伸手扶下君之楓之後，她一個箭步跨上門階，輕輕敲着門環。

不過片刻，門被打了開來，探出一個頭來：「噢，姑娘，是你回來了。」

開門的丫環一見是紫衣少女，連忙笑顏彎腰道：「夫人找得你好急呢。」

「哦，知道了。」輕頷螓首，紫衣少女回過身輕拉着君之楓進入屋裏……

紫衣少女把君之楓帶至原先他睡過的厢房裏，她吩咐丫環們爲君之楓洗滌傷口，自個兒之找她娘金蛾子去。

君之楓的傷口很快的被洗滌好，而且被敷上藥和包紮好，緊接着，丫環們也爲他送上了一盤食物。

肚子差點沒餓扁，君之楓也着實不客氣的狼吞虎嚥一頓。正獨自吃着，紫衣少女回來了。

君之楓正吃得起勁，這也難怪他，他的的確確是餓過了頭，竟沒發現紫衣少女進了來。

在他對面的椅子坐下，紫衣少女也不哼聲，凝着兩眸，水汪汪的望着君之楓一勁子的吃相，唇角兒含着一絲淺淺的甜笑，顯然君之楓的吃樣使她感到有趣。

「噗哧！」着實忍不住，紫衣少女掩唇輕笑。

猛發現有人，君之楓差點沒梗住了喉頭，他拉長頸子，用力吞下一口飯，伊唔着道：「誰？」

「少俠，是我。」掩唇忍笑，紫衣少女道：「你儘管吃，不礙事。」

「是你，姑娘。」

放下碗筷，君之楓想不到有人進來竟不知道，只顧埋着頭與肚子拚命，想是自己方才那副饞像盡落人家眼底，一塲醜是出盡了，不禁紅下了臉，訕訕抹了一下嘴角，尷尬的道：「姑娘……」

話一出口，紫衣姑娘顯然知道他在難爲情，連忙幫他下台，輕笑着打斷他的話頭道：「對不起，我沒聲沒响的闖了進來，沒嚇了你吧。」

輕輕一頓，接着嬌道：「我心中因爲想着一宗事情，以致於進門未忘了敲門，少俠你不見怪吧？」

微笑着搖頭，君之楓坐正身子，朗聲問道：「大夫呢？」

面色凝重，紫衣少女輕掠鬢絲道：「我方才說想的一樁事情，便是指家母。」

微感詫異，君之楓道：「怎麼？大夫怎麼了嗎？是否她的傷……」

微笑着打斷他的話，紫衣少女道：「家母那點傷早就無關緊要了。我說的並不是指那個……」

軒了軒濃黑的劍眉，君之楓道：「說得是，這等傷都挺得下，大夫那點傷自是沒甚麼了。」

眨了眨眼，紫衣少女面露不解的道：「家母又採藥去了。」

輕輕一楞，君之楓顯然不能了解她這句話的意思。紫衣少女似乎也發現自己那句話說得太沒頭緒，她趕忙接道：「方才我去家母房裏，發現桌上留下一封信，她說她採藥去並沒有說明甚麼時候回來。」

怔忡了一下，君之楓道：「大夫採藥要多少日子呢？」

輕搖螓首，紫衣少女道：「通常都是好幾個月。」

吃了一驚，君之楓詫異道：「好幾個月？那麼久嗎？」

紫衣少女輕吟道：「家母每年都要至深山荒谷去採集藥草，最久曾經達半年才回來。」輕輕一頓，柳眉蹙了蹙，紫衣少女顯現得很迷惑似的接道：「但是，今年已去過了，她老人家爲甚麼又去了呢？」

楞了半晌，君之楓囁嚅着道：「那，那……」

瞟了他一眼，紫衣少女似乎知道君之楓要說甚麼，她輕啓紅潤潤的櫻唇道：「關於少俠你的傷勢問題，家母已在信上詳細的交代我。」

輕捏手心，君之楓微顯緊張道：「大夫怎麼說？」

美眸凝視着他，紫衣少女拂了一下烏溜溜的秀髮，嬌道：「家母囑咐我爲你治療。」

輕怔，君之楓旋抱拳道：「有勞姑娘，在下在此先向姑娘你致謝了。」

還了一禮，紫衣少女道：「少俠不該如此客氣。只怕奴家的醫術不能及家母項背，而不能……」

君之楓打斷她的話語道：「姑娘你太謙遜了。」

輕露淺笑，紫衣少女道：「我說的是實話，憑我的醫術差家母何啻是天壤之別？幸好家母將醫治的秘方也一併在信箋上告訴了我，我將盡力而爲……但是……」

語鋒輕轉，低說一聲但是便停了下來。

輕揚眉毛，君之楓蠕了蠕嘴沒說話，他等待紫衣少女繼續說下去。一停之後，紫衣少女接着說：「但是，家母只提到少俠的眼睛，關於如何恢復你過去的記憶，却……」

詫異非常，君之楓急道：「大夫如何說呢？」

紫衣少女道：「家母說待治癒你的眼睛之後，囑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君之楓道：「誰？」

紫衣少女眨了一下眸珠子，道：「回春仙子。」

「回春仙子？」一蹙劍眉，君之楓輕唸着：「回春仙子……回春仙子？……」

君之楓突然陷入沉思，口裏依然喃喃唸着：「回春仙子……我好像……哦，我想不起來！」

見他表情，紫衣少女問道：「你知道那人麼？」

用力旋轉了一下腦子，君之楓緩緩搖頭道：「不知道。」

隨又問道：「見她作啥？」

紫衣少女道：「家母說她能恢復你過去的記憶。」

大喜，君之楓道：「那太好了！她人呢？」

紫衣少女說道：「家母說，她可能在洛陽。」

「洛陽？」又是一怔，君之楓輕聲細語道：「洛陽，我彷彿對它很熟悉……但是……」

他用力甩了甩頭，道：「我想得頭痛了，我記不起來啦。」

盯視着他，紫衣少女安慰道：「別着急，待我爲你治好雙眼之後，再到洛陽找

回春仙子恢復你的記憶，那時你一切都可以想起來了，不是麼？」

「是的！」一股濃濃的希望以及一股濃濃的喜悅塡滿君之楓的心房，他在期待着，深切的期待着那天到來，噢，那將是多麼令人高興的日子啊！他低着聲，但却掩藏不住他的歡愉與興奮，道：「那天的到來，我就是我了！」

白花花的雪片，像鵝毛，在空中飛舞着，亂飄着。

放眼大地一片無垠的銀白，好漂亮好漂亮哦。

哦，已是隆冬了。

「光陰似箭啊！」君之楓如此歎惜飛逝去的日子，好生的快，三個月的日子已成了昨日黃花。

君之楓在雪中躊躇着。

他如此彳亍當然不是在欣賞雪景，事實上他的雙眼還被一層白布包裹着，他只是午睡醒後感覺到萬般無聊，到外頭的庭院裏散散心吧。他嗅着涼冰冰的空氣，這使他鬱悶的心胸感到舒展，他靜聽雪片墜地的聲響，這又使他覺得大地有生氣。

他負着雙手，踱着方步，看起來是那麼一股子的洒脫味道。

可是，再仔細瞧瞧他依然滯留有些些睡態的臉孔，却又是一片的肅穆，陰霾和沉鬱。

他在想着什麼嗎？

是的，他在想皇甫霏霏，劍痴和追鳳俠。這些日子來，每當午夜夢醒，便要情不自禁勾起往日愁腸。他料想皇甫霏霏是凶多吉少了，一旦落入六鬼神那般兇殘之輩的手裏，她不被凌辱而死嗎？每憶及此，君之楓便怒髮衝冠，悲憤塡膺，痛不欲生！他想起自己這條命是皇甫霏霏幫自己檢回來的，而自己却不能幫她掙脫魔掌，讓她幾番吃苦受難，終至落入歹人手裏。他無時無刻在痛恨自己的無能，自疚自己的疏忽。他總覺得要不是自己把她一個人撇在客棧裏，她怎會被六鬼神那些鼠輩抓去？他想起在茅屋的那段日子，有歡笑，有眼淚的日子，尤其一想起她那甜蜜蜜的一吻，君之楓眞是心痛如絞，久久不能自已。

他也時常會想起他不曾看淸他們的面孔，而却爲他殺身殉命的追鳳俠和劍痴。他和他倆不過是萍水相逢，而追鳳俠和劍痴却對君之楓推心置腹，以致於肝胆塗地，捐軀殞命，這債，何等的沉重啊！……

每每想到這裏，君之楓便要哀傷欲絕，痛不欲生！

正當君之楓淪於愁緒萬轉，哀腸百結之時，身後傳來了一聲輕盈的嬌喚：「胡兄。」

輕哦一聲，君之楓轉過了身子，道：「慧姑娘。」

「胡兄，你又在想什麼了？我一連叫你好幾次你都沒聽見哪！」

隨着嬌滴滴的聲音傳來，一名身裁窈窕，模樣兒可人的姑娘走下了階梯——正是小慧。她的身後跟着一名年齡相彷彿的俏丫頭，她拎着藥箱子。

拂去鼻尖的雪花，君之楓從容道：「我想，大概是我太用心聽雪片墜地的聲音吧。」

仰起俏臉龐望望空中，小惠嬌笑道：「雪片墮地的聲音很輕微你也喜歡聽？」

聳了一下肩，君之楓道：「我看不見，我只好用聽的了，是不？」

「可是……」忍住笑，小惠道：「雪早就不下了呀。」

「噢！……」猛一愣，再細心聽聽，果眞雪停了，君之楓不禁尷尬萬分，想不到自己搪塞之言不拆自穿，一時竟也接不上話來……

「這回你可賴不着了吧。」

小惠嬌聲笑着，顯然她和君之楓很熟絡了，她睨着美眸，噘着小嘴道：「告訴我，你在想什麼？」

莞爾一笑，君之楓反問道：「你以爲我在想什麼呢？」

眨了眨眼簾，小惠嬌道：「我猜哪，八成兒你又在想皇甫姐姐了，對不？」

臉色一黯，君之楓道：「我想她是凶多吉少了。」

「胡兄，我已經和你說過很多次！」小惠凝眸道：「家母曾爲她相命，皇甫姐姐決不是兇死之輩，吉人自有天相哪，你何用操心呢？」

搖了一下頭，君之楓苦澀的道：「相命術再準也不過是臆測之言，它究竟不是事實啊！」

輕跺一下脚，小惠似乎有些不高興，她呶着嘴兒道：「你怎麼不相信家母的相命術呢？我跟你說過家母的相命術很準很準咧！」

不知道她是有意在安慰自己，還是當眞堅持她娘的相命術？君之楓也不想去拂逆她，只是默默的垂下頭，不發一言……

似乎不忍他那副模樣，小惠走近他輕聲道：「胡兄，皇甫姐姐被蛇怪那麼厲害的蛇咬着都沒有死，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她一定安然無恙的……」

一提起蛇怪，君之楓禁不住渾身怒火中燒，他咬牙，他切齒，他緊握着雙拳，怒不可遏的道：「六鬼神，我會把他們的肉一塊一塊的撕下來！」

被他那副神情嚇得一楞，小惠輕聲道：「胡兄，你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六鬼神遲早會償命的。」

輕撫着環目的白布，君之楓輕聲歎息道：「只是這兩隻眼睛害苦了我，否則我早就……」

言下之意不勝悲切！

見他那副悽苦神情，小惠無限歉疚道：「胡兄，原諒我至今仍不能讓你重見光明，我，我很抱歉！」

「不！惠姑娘，請你不要這樣說，這樣只有增加我心中的不安。」君之楓連忙道：「我給你添的麻煩太多了，而你給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又是何其的多，你的自責只給我太多的不安，甚至於痛苦。要是我能夠看見你的話，相信三個月前的你和今天的你，一定消瘦了不少，我無法說出我心中對你的感激，我更不知如何的來報答你，眞的，我……」

抬起頭來打斷他的話，小惠灼灼的逼視他道：「我們都不要再說這些好嗎？」

君之楓欲言又止，一聲輕歎，俯首不語，他發現：他一直欠人家的債——人情債。

仰首望了一下穹蒼，小惠扯緊了繡花衣領，柔聲道：「外頭有些冷，我們進去好麼？我們必須換藥了。」

說着，伸出纖纖玉手，帶引君之楓入房裏去……

廂房裏，君之楓端坐着，小惠小心翼翼的爲他解下眼上的白布，當白布被拿開之後，現出的是一層黑色藥粉模樣敷在君之楓的雙目上，婢女端上一碗淸水，小惠用一塊乾淨的白布沾濕了以後，然後輕輕擦拭君之楓的兩眼……

她顯然是非常小心而且仔細，她全神貫注着一點也不敢分心，她顯得很熟練但却很緩慢的輕擦那層薄薄的黑色藥粉，每當她擦了兩下，白布被沾黑以後，便把白布浸入碗裏的淸水，但祇見那黑色藥粉一浸入碗裏的淸水，立即化爲烏有，顯然那碗裏的淸水並不是單純的白水而已。

小惠如此返復的擦拭着，但速度着實的緩慢，彷彿快了會弄痛君之楓的眼睛。這工作看來一點也不繁鉅，而且簡單極了，但它事實上是一項具有高度技巧與非常耐心的工作——那黑色藥粉具有强烈的滲透作用，所以它雖敷在眼皮上，實則藥力深入眼睛內部裏去，但它如果不小心被弄散在面部上，也會滲入肌膚裏去，那就造成了不對部位下藥了，這不打緊，黑色藥粉是主治眼疾，但一旦滲入其他肌膚裏去的話，反使內肌腐蝕潰爛，後果堪虞！

是以，小惠決不能大意，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在君之楓那張俊美英挺的臉龐印上個疤，那才眞糟！

當小惠擦淨君之楓的左眼時，幾乎費了半個時辰，而她也累得香汗淋淋了。

丫環看得過意不去，張嘴道：「姑娘，讓奴婢來爲公子擦拭，你休息吧。」

掏出絲帕擦擦額上的汗，小惠搖頭道：「不，還是我自個來。」

說着，繼續她的工作……

將近一個時辰，小惠總算順利的擦淨那層粉末，她輕吁一口氣道：「胡兄，好啦。」

俯下一直仰着的臉龐，君之楓轉動着頭項，輕笑道：「這次怎麼比往日要久？天，我的脖子幾乎要僵過去了哪。」

小惠和丫環不禁掩唇輕笑。小惠喜形於色，道：「這是好現象，藥粉不好擦表示藥力深達眼睛內部裏去，這有助於胡兄早日恢復光明。」

心頭竊喜，君之楓興奮道：「我眞希望現在就能張開眼睛，以便能一睹佳人眞面目。」

芳心一陣羞喜，小惠忸怩道：「瞧你也跟我饒舌起來了。」

說着，蹲下嬌軀，小惠接過丫環的另一塊藥布，細心的在君之楓的眼簾上一陣輕拭之後，嘴裏問道：「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挺了挺腰桿子，君之楓說道：「怪怪的。」

蹙起蛾眉，小惠神情倏地凝重起來。她問道：「怎麼怪法？」

軒了軒兩眉，君之楓沉聲道：「我說不出來……嗯，不太舒服哩。」

芳心猛地一跳，小惠大爲緊張起來了，她急急道：「會痛麼？」

蹙起了額角，君之楓道：「不像是痛，倒像是酸澀的感覺。」

大爲疑惑，小惠陷入了一片沉思，她口裏喃喃的自語着道：「奇怪……我弄錯了麼？我是依照娘開的藥方配的呀……」

突然，君之楓雙手捂眼睛，痛聲叫了起來：「哎唷！痛死我了！」

小惠花容失色的扶着他的肩胛，緊張問道：「胡兄，你忍受得了嗎？」

說着，轉首朝身旁也嚇得臉發白的丫頭急促道：「快拿止痛藥來！快！」

丫環慌忙翻藥箱子去了……

君之楓顯然痛苦非常，他哼叫着，竟然捂着雙眼在地上打滾！他祇覺得兩眼像火在燒，針在刺！痛得他渾身打顫，冷汗直冒，不一會，他整個臉，倏忽地蒼白起來！

小惠急得眼淚直流，她驚慌得手足無措，顯然君之楓的疼痛並非在她的意料中，她幾乎是哭着道：「胡兄您忍忍……」

這時丫環七手八脚的送上一瓶藥水來，小惠用嘴咬開塞子，便要把藥水灑在君之楓的眼上；可是君之楓打滾得很厲害，她洒出的藥水不但不能灑在君之楓的眼上，反而把君之楓的棉襖弄濕了一大片！

丫環見狀，上前去抓住君之楓的兩臂，企圖不讓君之楓滾轉。但君之楓似乎疼痛得失去了理智，他一味的打滾翻轉，力大無窮，纖弱的丫環怎能制服，此刻看來像瘋獸的君之楓，一不小心，她反被君之楓摔了出去，摔跌兩尺之外！

那名丫環不知道是不懂武功，抑或是摔跌的勁道太大？祇見她櫻桃小嘴一張，嚶嚀一聲，倒在地下昏厥不起！

小惠見狀叫了一聲，跑前去想扶她起來，但君之楓的大嚷大叫却使她兩頭無法兼顧，站在那兒，眼淚直流，恨不得此身能一分爲二！

就在她十分爲難，不知所措當中，幸好來了四、五名家丁，他們顯然是聞到君之楓的叫喊聲才來看個究竟的。

於是乎，兩名家丁看顧暈迷的丫環；另外三名身强力壯的家丁七手八脚，費了九牛二虎之勁，方把君之楓滾翻的身子按捺住，讓小惠能順利的爲君之楓擦上止痛藥水。

那止痛藥水顯然非常靈驗，不過一下子，君之楓便感不痛了，自然，他的號叫也停止了。

而此刻那名丫環也悠悠醒過來，看來她沒有什麼礙事，只是受了些驚嚇，兩名家丁扶着她下去休息了。

另外三名家丁小心的把君之楓抬放到床上躺着，見已沒事，也皆退下去。

君之楓靜靜的躺着，他看來是好受多了，只是仍有微些的喘息。

小惠淚痕未乾，餘悸猶存，一顆芳心仍怦怦的跳着，她搬了張椅子坐在君之楓身旁，兩眸瞬也不瞬的注視着君之楓，深怕他又有什麼變化；她蠕了蠕嘴，怯怯的叫了一聲：「胡兄。」

「唔。」君之楓輕應了一聲。

掏出絲帕輕拭着他的額角、臉頰，小惠關注道：「還痛不？」

嘴角露出一絲微笑，君之楓道：「一點兒也不痛了。」

美眸眨了眨，倏然，淚水又簌簌的落了下來，小惠哽着聲說道：「我，我感到抱歉……」

君之楓連忙張口道：「惠姑娘，請妳不要這樣，妳瞧，我不是不痛了嗎？」

淚水成串的滴了下來，小慧淚汪汪的道：「三個月了，這麼長久的日子，我非但不能讓你重見光明，今天反使你吃了這麼大的苦。」

君之楓支起上半身，想坐起來，但小慧按住他的肩胛，示意他躺回去；君之楓只得依舊躺在床上，他道：「慧姑娘，在下請求妳不要再說這種話好麼？妳該知道妳這樣做，將給我太多的不安。」

輕輕一頓，話鋒一轉，君之楓接道：「方才，我的失態，還請慧姑娘妳不要見笑吶。」

「才不會的。」收束淚痕，小慧緊蹙蛾眉，接道：「奇怪，我完全依照家母告訴我的方法調醫配藥，怎會使你的眼睛疼痛呢？」

深思了一會，接着問道：「方才是怎麼個痛法？」

面上露出餘悸，君之楓道：「起先是感覺怪怪的，慢慢的有酸癢的感覺，後來就疼痛起來，直至最痛我實在受不了，兩顆珠子像針紮刺，如火在灼燒，現在想起來，我還有點怕哩。」

靜靜的聽完，小慧凝思了半晌，又道：「那現在的感覺呢？」

挑挑眉角，聳動了一下眼皮，君之楓說道：「現在有一股冰涼的感覺，但很舒適。」

「眞的！」面露驚喜，小慧連忙道：「你快睜開眼來看看，說不定就好哪！」

君之楓聞言，一骨碌的坐了起來，心中的狂喜自是不可言，他努力想打開眼睛，但却硬是掀不開眼簾，大急道：「慧姑娘，我睜不開眼。」

「噢，我眞傻！」

恍然大悟的叫了一聲，小慧趕忙起身奔向藥箱子，一陣翻倒，又拿了一瓶藥水似的，急急跑前來道：「胡兄，我忘了你的眼皮閉闔塗着一種兒有強烈黏性的藥膏，那是防止你在換藥期間無意睜開來，而招致不乾淨的東西飛入眼裏的……」

邊說着，她要君之楓重新躺回床上，然後和原先一樣，拿了條淨潔的白布，沾了沾瓶中的藥水，便在君之楓的眼簾睫毛地方，輕輕的擦拭着……

這回可不像原先那麼費時了，只不過片刻工夫，小慧便道：「胡兄，你現在試試看。」

君之楓依言試着啓動眼簾，他無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是如何的興奮和如何緊張，他只不過輕輕一張，眼簾便被掀開了一條小小的縫兒！

但！就這麼一張而已，他突然又猛地用力閉下眼簾，一臉滿是激動！激動！

被他這種怪樣兒弄得芳心猛一跳，以爲又有什差錯，小慧緊張道：「怎麼？」

顯然是在竭力的抑制着如澎如湃的激動情緒，君之楓彷彿費着很大的勁，他顫着唇角，他抖着聲音道：「慧姑娘，我看到了！看到了光……噢！那強烈的光使我害怕……」

「眞的？」嬌呼一聲！小慧激動的道：「你快睜開眼來，哦，不！慢慢的！慢慢的！」

緩緩的透了一口氣，然後緩緩的啓動眼簾，君之楓只覺得一股強烈的光線像箭似的直刺了進來，刺得他好生疼痛，但也刺得他好生高興；他停頓了一會，直到那光線使他不再覺得那麼紮刺，然後再緩緩的，慢慢的繼續啓動眼簾……

他是不敢一下子便完全睜開眼睛，他是受不了那一大把驟來的光線的，他分着好幾次，每當他睜開到覺得刺眼的時候，便停住不再繼續下去，然後，一直到能適應的程度之後，再慢慢的，緩緩的睜開眼簾……

如此反覆着好幾次，他終於完全睜開了眼睛！

起先，他只覺得映上的景物是一片模糊，但漸漸的，那映像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明顯！

他終於看清楚了，那張臉龐——美俏而姣好的瓜子臉兒，如遠山含笑的兩道蛾眉底下，兩顆水汪汪的眸珠子一瞬也不瞬的，如粉的腮頰未乾的淚痕，如紅的櫻桃小嘴微張着——它組合構成一幅美好的圖案，太美了！而這美的圖案此刻正洋溢着十分十分的歡愉意味。

閉下了眼，君之楓此刻需要有很多的時間來証實這是眞的，而不是夢；當他再次睜開眼時，那張美的圖案已劃起一痕幅度很大的微笑，而那兩顆水汪汪的眸珠子也變成了淚汪汪了，哦，那是喜極而泣，他知道，知道。

輕唆一聲，小惠唇角的微笑一直在增大，而淚珠兒也像斷線珍珠的制止不住了，她顫聲道：「胡兄，我，我太高興了，您終於重見光明了……」

濃厚的興奮裏滲入了無比的激動，君之楓艱澀的扯動喉結，但他却一句話也說不出，可是他此刻想說的話，全寫在他的臉上——那是感激，感激！無盡的感激！

突然！他一把躍下床沿，咚的一聲，朝着小惠便跪拜下去！

似是料不到有此着，一楞之後，小惠忙掙着力把他扶起來，口中急道：「胡兄，您這是什麼意思？你想折殺奴家嗎？」

君之楓的身子硬被拉了起來，他激動的道：「慧姑娘，妳讓我重見光明，脫離黑暗的痛苦，使得我黯淡坎坷的前途露出了無限光明與希望，此恩此德，恩同再造，難道我的一拜妳也不接受嗎？」

小惠用衣袖輕輕擦去淚珠兒，臉上的歡愉笑一直沒有消失，她嬌聲道：「胡兄，您此時此刻的心情我能了解，深深的。只是，把你那份感激置心底，而我亦於心底誠眞接受你心底的感激，不表於形式，你不覺得這樣好麼？」

被說得一陣啞口無言，君之楓的心，輕輕顫動着，滿腔的感激又增添一份淡淡的敬慕與愛慕，他感動莫名的道：「惠姑娘……」

但不過一開口，小惠便搶着道：「得了，我們何必站在這裏嚼牙咬舌的呢？你既然可以看見東西了，何不到外頭去欣賞雪景呢？你一定會喜歡的。」

說着，拉起君之楓的手便往外走……

當然，小惠如此用意自是可以說爲君之楓感到高興，希望他到外頭瞧瞧，重新拾回他失去已久的光明；但也可以說不讓君之楓再說些感恩言謝的語錄。她是不是令人感到很直爽？

君之楓步出外面，心頭的喜悅，自是勿庸贅述；他認眞的欣賞着一景一物，一樹一石。他幾乎是四個月這麼長久的時間沒有這麼高興過了，他有着恍如隔世之感，他現在才深切的體會出大地是如此的美，他抓起一把雪泥，緊緊的握在掌心裏，他擁有一股眞實感……

像小鳥依人般的在他身畔，小惠一一的，一點也不煩厭的爲他介紹院裏的紅亭，假山，結凍的水池，屹立的松柏；然後又帶着他穿過迴廊，幫他介紹大廳，正堂，廂房，藥舖，乃至於廚房。這當中，每遇到家丁或丫環之時，她便以萬分愉悅的口吻告知他（她）們君之楓重見光明的消息，很快的，整個金安藥舖洋溢着歡欣的氣氛……

× ×

三日後，金安藥舖的門口忽地熱鬧起來。

但祗見門前階下備着兩頭背掛金鞍，雄偉驃悍的駿馬，馬鞍上各坐着一男一女。男的身材頎瘦而健壯，髮紮逍遙白巾，身穿淡藍繡龍夾襖，下着絲褲、絲鞋，面貌英挺俊帥，正是不瞎眼君之楓。女的自然是金蛾子之女小慧了，她一身裝扮着實惹人迷，如雲的秀髮紮着銀光閃閃的金釵，上罩淺綠色風帽，帽正中鑲嵌一枚姆指大的琉璃，流光閃爍，美觀甚煞；嬌小而妙美的身軀被一襲暗紫色勁裝裹着，另外上半身加穿上對鈕，領上有白色絨毛的變層淡紅絲襖，腳下一雙勾鞋也三五的分佈着琉璃玻珠，碎碎迷光，惑人心眩；再且肩上披罩着一件與風帽同色的大披風，披風上繡刺着一對金色鳳凰，栩栩如生，隨風撲展，躍然欲飛，幾可亂眞。

他倆這身裝扮，論氣質，是可稱人中之龍、人中之鳳也；論氣派，更可論萬富千金，大家手法也，不像一股莽莽之江湖行走人。

金安藥舖的所有男女老少都送行了。

小惠跨上馬鞍之後，俯首朝着一名老家丁叮嚀道：「老吳，我陪胡少俠去洛陽這段期間，家中大小瑣事一切由您老看料；主母如先回來，就把這事稟告她，事情辦好我便回來。」

老吳恭謹的道：「姑娘妳此去須加謹戒愼惕，江湖上人心險惡，風詭波譎，防人之心不可無。快去快回，免得家中大小操念。」

輕拂鬢髮，小慧微笑道：「我記着就是。」

君之楓也蹬上了馬鞍，向衆人一一拜別……

於是，兩人便在衆人的揮手之下，漸漸隱於道路盡端……

他倆此行當然是要去洛陽尋找「回春仙子」恢復君之楓從前的記憶。

不過，他們的第一站還是先到三水鎭找六鬼神算總賬，當然，主要的是要救皇甫霏霏。

小慧對附近地理自是較熟悉，爲的節省時間，所以他們捨棄大道不走，改走小路抄捷徑；幸好這兩天都沒下雪，雪積得不很深，路雖小，却也不怎麼難走，不過一個時辰多一點，便快到三水鎭了。

一路上，他倆有說有笑，甚是歡愉。尤其小慧像是隻百靈鳥似的，銀鈴之聲不絕於耳；而君之楓自從重見光明之後，他陰鑼愁鬱的心胸開朗了不少，是以他也怡然自得，話語頻頻，頗爲暢爽。

語話間，君之楓突然轉變話題，他道：「慧姑娘，我有一件事情感到很疑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請教妳？」

眨眨眼，小慧微嗔道：「瞧你，恁生疏的，咱相處這麼久了，有什麼話不能直說的？」

微感尷尬，君之楓笑了一下，訕訕道：「其實這也沒什麼，我只是覺得奇怪，令堂說她能讓我恢復從前的記憶，爲什麼又要我們去洛陽找回春仙子呢？」

「胡兄，你問得好。」小慧輕蹙眉心，嬌聲道：「老實說，我對這問題早就覺得奇怪了。事實上，她老人家爲什麼要把醫您眼疾的工作交給我，而逕自不告而別去採藥？我都感到百思不解呢！」

「哦——」長長的哦了一聲，君之楓見問無頭緒，遂又岔開語鋒道：「我很遺憾，受了令堂這麼大恩惠，而不能瞻仰她老人家慈顏，太遺憾了……」

「這還不容易麼？」小慧睨着眼眸，輕笑道：「家母採藥一般是兩三個月便回來，最長也不過半年，她老人家已去了三個月啦，相信也快回來了；縱算再三個月才回來，那時我們把事情辦完回來，便可以看到她老人家了，你說是嗎？」

輕輕一頓，小慧凝眸睇着他接道：「我的意思是說：如果胡兄願意再次臨寒舍的話。」又是一頓，然後緩緩的道：「你願意嗎？」

「當然願意了！」君之楓答道：「令堂對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向她老人家面申謝意，於心怎安？只要這回『回春仙子』醫好我從前的記憶力，我自當陪同姑娘拜登府上，在令堂足前叩謝！」

歡欣的瞟了他一眼，小慧道：「胡兄此話當眞？」

「這當然是眞的了。」顯得沒好氣似的，君之楓笑道：「這又不說笑，怎會是假？」

脉脉含情的，小慧凝睇着他道：「我只怕你騙我吧。」

一接她眸光，心中不由自主的怦然一跳，君之楓連忙別過頭去，故裝爽朗道：「看妳，居然如此不信任人。」

掩唇輕笑，小慧捉狹道：「沒聽老管家說麼？防人之心不可無哪！」

一陣好笑，君之楓道：「瞧，說那去了？」

語畢，兩人同聲輕笑。

笑聲中，他們已走完小路，接上大道了，三水鎭已歷歷在目！

輕勒馬韁，君之楓瞇了一眼道：「眼前的就是三水鎭麼？」

「是的。」小慧也勒韁止馬，轉首道：「胡兄，我們如何找六鬼神？」

微一沉思，君之楓道：「我和六鬼神是在一家酒樓幹上的，自是那酒樓去探個

究竟。」

小慧嬌道：「那太好了，此鎮只一家酒樓而已，不用我們太費周章，走吧！」

於是兩人驅馬入鎮。

他倆緩緩的在街道上走着。由於他倆的一身裝扮金光耀眼，不同凡俗，而且是男才女貌的外來客，尤其是小慧的天姿麗容，引起了路人的側目，乃至於停立觀看；一些頑童甚至隨尾跟行，指指點點，顯然他們爲這小鎮帶來了一點騷動，嗯，可能的話，或許也會帶來一場殺刼流血也說不定呢！

拐了個街角，一張金字招牌——「萬人酒樓」四字赫然入目！

君之楓不期然的停騎觀望，也發現這家酒樓煥然一新，而且由單樓變成了雙樓，他轉首向小慧道：「記得三個月以前，我和六鬼神幹鬧的時候，我被逼得往上竄，我一衝便衝上了屋頂，雖然我當時看不見這酒樓，但我敢肯定它那時是只有單層的，否則我不會那麼容易便衝上了屋頂。可是，現在它却變成了兩層樓哪。」

小慧一面打量着酒樓，一面回道：「依我看，可能是當時被你攪得太壞了，而再翻新重蓋的。」

眉宇間泛起一股陰霾，眼眸閃閶間隱隱透出一撮殺氣，君之楓冷笑一聲道：「希望它不致於再翻修到三層樓去。」

說畢，策馬前去；小慧也扯韁隨上。

他們不過甫到酒樓門前，已有一名頭戴皮帽胖都都的伙計哈腰迎上，眉開眼笑的道：「公子爺，姑娘，請裏面坐。」

一面說着，一面向內高聲發話道：「來人哪！貴客到！」

話聲甫落，店裏响起一聲洪啍，急忙跑出了兩位伙計，分別爲君之楓和小慧拉韁扯馬。

顯然那正在滴滴都都敲着算盤的掌櫃，也被君之楓和小慧的氣派所攝住，只見他扶着老花眼鏡，老遠的就像個駝子似的，哈着腰，彎着背，佝僂迎來。

兩人下馬，也不打話，逕自走向裏頭；掌櫃老頭兒親自在前迎迓，又擺手，又打揖，滿臉堆笑，露出滿嘴金光閃閃得令人目眩的假牙，極盡諂媚之能事，口中不斷道：「公子爺，姑奶奶，請樓上高座，請樓上高座。」

但君之楓却偏偏在樓下的一角檢了個位置坐下，掌櫃的連忙恭腰打揖道：「你官爺，這兒吵雜，樓上清雅舒適，請兩位樓上高坐。」

一抬眼，君之楓道：「怎麼？這兒不能坐麼？」

「不，不，小的不是這個意思。」掌櫃老頭連忙諂笑道：「小的是說：在樓上好侍候公子您。」

一擺手，君之楓不耐的道：「我就喜歡這兒！」

微一楞，掌櫃的似想再說什麼，但也只是唯唯喏喏，拱手而退。

拿下風帽，順便也解下肩上的劍，一併擱在桌上，小慧美眸環轉，睿睿打量了一下四周……

但只是此刻非進膳時，食客不多，寥若晨星，不到三成，盡皆是屠夬走販之流，是以人雖少，但此起彼落的猜拳酒令聲以及充盈於耳的嬉言笑語，匯成一股哄哄雜聲。尤其是他們見到一對穿着耀眼，氣派非凡的外來客，更是哄然，而小惠的貌美更讓那些走卒之輩一陣騷然……

雙眉微鎖，小慧道：「掌櫃的說上頭雅靜，何不上樓？」

微微一笑，君之楓故作神秘的道：「慧姑娘，你姑且莫問，瞧我演場戲給你看看。」

落話間，一名伙計哈着腰，滿臉諂笑的送上兩條香噴噴的熱毛巾以及兩杯熱噴噴的香茗，殷勤的道：「公子爺，姑娘，您暖暖熱。」

擺好毛巾，放好茶，伙計恭敬非常的問道：「請問二位吃些什麼？」

「唔——」長長的唔了一聲，君之楓仰首望着牆壁貼着的菜單，凝視良久，顯然在考慮點些什麼菜。

那名伙計在旁，垂手恭立，一動也不動……

半晌，君之楓終於開口：「兩碗羊肉麵。」

「羊肉麵？」

狀似大吃一驚，伙計以爲是聽錯了，他問道：「客官爺，您吃羊肉麵？」

似乎，那名伙計想不到君之楓這身穿着竟會叫羊肉麵，他不相信的眨眨眼，「您吃羊肉麵嗎？」

「嗯！」嗯了一聲，君之楓點了一下頭。

兀自睜着眼，滿臉疑惑的呆立如地，伙計竟似楞了過去……

微一皺眉，君之楓哼聲道：「怎麼？沒有羊肉麵？」

「哦！有！有！」

如夢初醒，伙計翻着眼連道有，然後他轉身退下去，口中大喊着：「羊肉麵兩碗！」

君之楓接着道：「小的！」

又是一楞，那名伙計轉過身子，上下打量着君之楓，然後又轉身高叫道：「小的！」

伙計這一嚷，立刻引起四座的譏笑，顯然，君之楓的羊肉麵很不符合他的「身份」。

連連眨眼，小慧吶吶道：「胡兒。」

不等她說完，君之楓笑着道：「慧姑娘，妳不喜歡吃羊肉麵？」

搖了一下螓首，小慧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

搖手制止她說下去，君之楓笑道：「慧姑娘，妳靜觀下去就是了。」

小慧只好止口不言，心中好生納悶。

不一會，伙計端上兩碗熱氣四溢的羊肉麵。這回，他臉上沒那副笑容了，繼之而起的是一臉鄙夷與輕蔑，他毫不客氣的，咚的一聲，把麵放在桌上，掉頭便走！

這前恭後倨的奚落，使得嬌生慣養，養尊處優的小慧心中好不是味道，但只見她氣得粉臉煞白，似想發作……

君之楓只是含笑自若，慢條斯理的端起兩碗羊肉麵，然後一放！

但聞一聲「鏘鎯」，那兩碗香噴噴的羊肉麵已告報銷，流溢於地。

頓時，驚動了整個酒樓！

那名伙計不過走了一半路，連忙氣急

敗壞的轉回來急道：「怎麼一回事？」

他連「客官爺」的稱呼都省掉了。

「太燙了。」懶洋洋的，君之楓哼了一句。「太燙了。」

伙計顯然不能了解他的意思，指着地下的殘汁碎片，楞頭楞腦的道：「怎麼攪成這樣子？」

挑了一下眉梢，君之楓道：「你別管，再端兩碗來就是了！」

雖仍莫名其妙，也只得瞪了一眼，伙計悻悻的離去；另外來了一名在收拾地下的湯汁碗片，臉上是一副的不高與哪。

疑惑的望着君之楓，小惠不解的道：「胡兒，你肚子裏賣啥藥？」

搓着手，呵了一口氣，君之楓微笑道：「慧姑娘，妳等着瞧就是。」

「不嘛！」翹起了紅「都都」的小嘴，小慧嬌嗔道：「人家現在就想知道，你別賣關子嘛！」

君之楓本想不說，但禁不住小慧的半撒嬌半催促，只得道：「慧姑娘，妳知不知道我和六鬼神如何結下樑子的嗎？」

輕頷螓首，小慧道：「知道，你曾告訴過我。你說是因爲殺了他們的朋友，對不？」

君之楓接着問道：「妳知道我爲什麼殺他們的朋友嗎？」

搖了一下螓首，小慧道：「這你就沒告訴我了。」

「好，我告訴妳。」君之楓沉聲道：「四個月前，我和霏霏爲找尋殺她爺爺的仇人，而致來到這家酒樓，當時我和霏霏的穿着扮相雖不致於窮到叫化的地步，但也差不了多少，尤其和現在我們的衣裝比起來，簡直就是天壤之別。而當時我倆雖衣裝襤褸，但却叫了上好的酒席大吃大喝，不想到引出了那牛鬼蛇神——飛天霸、十字鏢以及生死判官筆的尋釁……」

聽得入神，小慧問道：「那爲的什麼呢？」

「妳道是啥？」笑了一聲，君之楓道：「他們笑我們土包子，不自量力的大吃大喝。」

「竟有這等事？」美眸圓睜，小慧驚異道：「又不花他們的銀子，關他們啥事呢？」

「這就是所謂的地頭蛇作風了！」君之楓嘿笑道：「他們看我們土，吃定了我倆，先以穢言污語調戲霏霏，那時霏霏剛遭喪祖之痛，而我也甫受創傷，彼此的心緒惡劣到沒地方發洩……」

輕笑一聲，小慧接着道：「所以你倆便下重手，痛宰他們？」

「誰叫他們沒長眼睛？」冷哼一聲，君之楓道：「事實上，這等魚肉良民的地頭蛇是該殺，饒他不得，免得在地方上做惡爲害！」

話落，伙記已重新端上兩碗滾燙燙的羊肉麵，往桌上一擺，掉頭便走……

粉臉沉凝，小慧嗤道：「這伙計眞氣人！」

「知道爲什麼嗎？」君之楓含笑道：「方才他們對我們是一副卑躬屈膝、搖頭擺尾相向的咧！」

微睜眼眸，小慧不明白的道：「我正想不清楚，他們怎的前後兩種面孔？」

君之楓道：「這難怪，等你以後涉世頗深，江湖上的事閱歷多了，便曉得這便是人世間最醜惡的東西——勢利現實！」

「勢利？現實？」蹙起眉心，小慧輕聲唸着。

「我和霏霏穿粗衣舊布坐上席，人家譏笑；你我金裝却下座吃羊肉麵，你看不出人家也在譏笑我們麼？」

君之楓邊說着，這兩手緩緩端起羊肉麵，一手一碗，繼續說道：「世俗人的眼光通常只看外表的。方才咱一到，連掌櫃的都親自出來迎接，以爲是財神爺降臨了；但我們不願到樓上去吃大菜，却在此啃羊肉麵，連伙計都擺起架子來了。另外，旁邊那些食客甫見到我們，投射過來的眼光是欽羨的；但及至我們吃羊肉麵，發出的笑聲却是嘰嘲的。這前後不同的轉變便是勢利、現實。」

「哦……」

似有所悟的輕哦一聲，小慧眨眨美目，正想發話，君之楓忽地雙手一放，但聞一聲「乒乓」碎响，如同方才一樣，那兩碗麵已報銷矣！

這回可眞驚動了整個酒樓，樓下之食客紛紛投來驚訝的眼光，即連樓上也有人探出頭來看究竟。

而店中伙計更氣急敗壞的擁了上來，他們到君之楓跟前，一店伙顯然是發作了，他雙手插腰，氣沟沟的道：「喂！你倆是想來找渣砸招牌的嗎？」

緩緩的從懷裏揣出了一錠雪花花的銀子，然後砰的一聲，用力放在桌上，君之楓懶懶的道：「羊肉太老了，換過！」

眼睛猛地一亮，滿臉的怒氣立刻換爲諂笑，伙計抓起那錠銀子在手中稱了稱，頓見他財迷心竅的哈笑兩聲，又使出了他的「彈簧腰」，點頭如搗蒜，口中連道：「謝公子爺賞賜，謝公子爺賞賜，小的馬上爲您換過，馬上爲您換過！」

說着一面吩咐另外伙計打掃地下的湯汁，一面退下去……

美眸圓睜着，小慧望着伙計與高采烈的模樣，訝異的道了一聲：「他……」

「慧姑娘，你生活在美好的環境裏，對人世間的喜怒哀樂，人情冷暖，以及對於『人性』不能夠有深透的了解……」君之楓微笑着道：「像這名伙計仁兄，只要給他銀子，叫他一聲龜兒子，恐怕他也唯唯喏喏哩！」

睜動着眼簾，小慧問道：「照你這麼說，人都不是好東西囉？」

笑將起來，君之楓道：「這太偏激了，我們不能以偏概全，凡事有正亦必有反，我們人亦有善有惡。但能擇善固執，曉明大義，不屈於威武的人不多，一旦有了利益或是關係到自己危亡的時候，那些平時看來是好人的人，很可能便放棄他的立場，而去找尋他的利益去了。」

輕輕一頓，接道：「當然，能擇善固執，行仁行義的人也有，這種人便是仁者賢人，甚至於聖人；但這種人不多。」

小慧凝神的聆聽着，她顯然對君之楓的一番話感到興趣和訝異，她道：「怪不得老管家在我臨走時，一直叮嚀我『防人之心不可無』，起先我還嫌他嚕嗦呢，現在聽了胡兒這番話，才使我茅塞頓開，恍

然大悟。」

微一停，含笑嬌道：「眞是聽君一席話，勝讀萬卷書哪！還望胡兄今後不吝指教。」

被恭維得不好意思，君之楓笑道：「你別挖苦人……」

正說着，那名伙計又端上兩碗香噴噴，熱溢溢的羊肉麵。這回他可不像上兩次那般往桌上一擺轉頭便走了，只見他老遠便哈腰點頭，滿臉堆笑的招呼着：「客官爺，羊肉麵給您公子送來啦！」

小心翼翼的、輕輕的把麵放在兩人面前，然後垂手恭立，諂笑着問道：「嘿，公子爺，姑娘，您們還有什麼地方要小的効勞的？」

揚揚手，君之楓道：「你聽着我的招呼便是了。」

「是，是。」一連點了四、五個頭，伙計唯唯着道：「只要客官爺您隨時吩咐，小的隨時侍候……」

噁心的瞪了他一眼，小慧不耐的道：「好啦！好啦，你快下去吧！」

碰了個釘子，伙計討個沒趣，訕訕的退下去……

望了一下羊肉麵，小慧好笑道：「是不是又要摔了？」

君之楓也感到好笑，他道：「你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做嗎？」

搖了一下頭，小慧道：「我正想問你哪。」

輕頷了一下頭，君之楓道：「這裏既是六鬼神的地盤，我們只要在這裏興風作浪，一定能引出他們的嘍囉爪子，這樣便能找到六鬼神了。」

軒了一下柳葉眉，小慧頗不以爲然的道：「六鬼神旣是盤據在這裏的地頭蛇，我們只消問問伙計，便可以得到一個口實，又何必轉了個這麼大的彎子呢？」

微笑了一下，君之楓道：「大凡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尤其像六鬼神那般人都是陰險狡詐，虛虛實實，欺欺詐詐，狡滑至極；尤其靠靠在他們手裏生死不明，如果我們貿然找他們；不免會有投鼠忌器，受他們要挾之險，慧姑娘，你以爲是嗎？」

輕哦一聲，小慧讚佩道：「胡兄，你眞精明我相信你以前一定是個老江湖。」

君之楓打趣道：「幸好你沒說我是個老狐狸。」

「瞧你！」小慧佯嗔道。接着眨眼問道：「如果引出了他們的人，又要怎麼辦呢？」

沉凝了一會，君之楓答道：「這很難說，這必需要看是怎樣的一個場面，事情的發展如何才能決定。」

一停之後，又補充道：「但有一個原則可循，兵不厭詐。」

「兵不厭詐？」凝眉皺鼻，小慧顯然還不太懂他的意思，她道：「怎麼個詐法呢？」

搓了搓手，君之楓道：「你如果想儘快的知道，我便必儘快的再把這兩碗麵摔出去。」

說着，緩緩的端起桌上的麵條……

小慧連忙道：「如果摔下去，還是沒動靜呢？」

「不會的。」君之楓微笑道：「第一次，他們以爲是偶然發生的；第二次，便覺得不對頭了，這次勢必引起這們酒樓的騷動。只怕他們的人在這裏，如有，何怕他們不出來？慧姑娘你不妨拭目以待。」

語畢，兩手一放，乒乓！一聲大响！果然，君了楓的第三度摔碗，已使人意識到他是故意的了。只見一片嘩然騷動，樓下所有食客俱皆投目於他……

這當中，樓梯响起了咚咚的脚步聲，還不見人下來，已聽到了一陣粗暴的聲音：「他娘的！怎麼攪的？」

君之楓神色自若，朝小慧微笑道：「瞧，不是來了嗎？」

落話中，樓梯口已出現了四、五條人影……

（未完）

下期預告

高皐先生繼「羽林箭」後又一精心作品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之二

「血扇」

（由下期起連載刊出）

本故事氣魄雄厚，蕩氣廻腸，閱來心曠神怡，處處緊湊，絕無冷場，情節哀感動人，變幻莫測，捧讀之下，保證拍案叫絕。下期刊出，敬請垂注。



發行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